



绣像版古典名著丛书

XIU XIANG BAN GUDI BAN MEI ZHU COLORED ILLUSTRATION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 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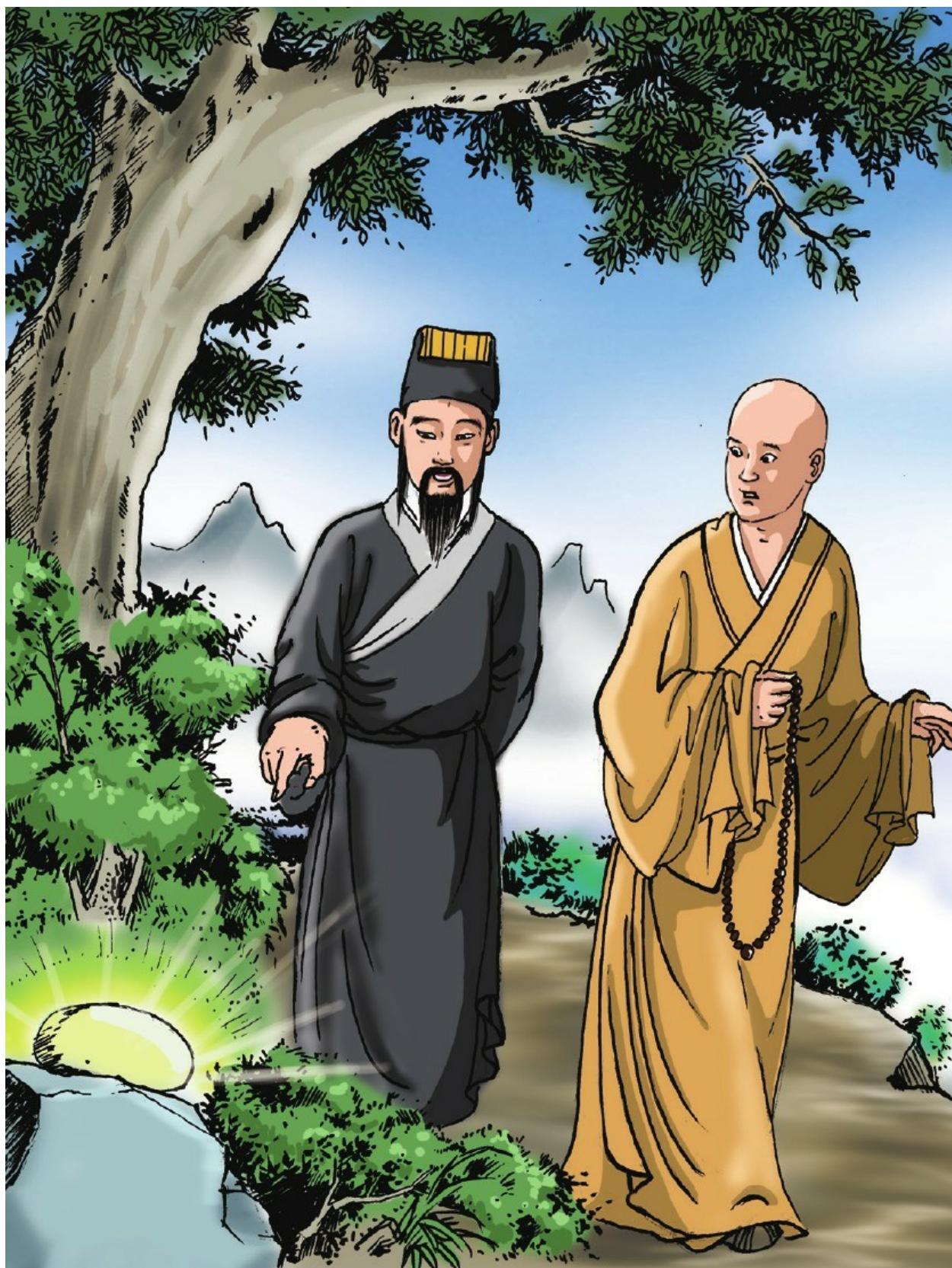


# 第一回 通灵玉转世红尘中

话说上古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的时候，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了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每块顽石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女娲娘娘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剩下一块没有用，便将它遗弃在了此山的青埂峰下。谁知道这块石头经过煅炼之后，竟然具有了灵性，看到众石都可以补天，而自己却废弃在这里，便自怨自叹，日夜哭泣。

一天，正当它惭愧感叹的时候，走过来一僧一道，二人说说笑笑走到了峰下，坐在石边高谈阔论起来。他们先是说了些神仙玄幻的事，接着又说到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这石头听了，不由动了凡心，便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愚笨，不懂礼数，望莫见怪。刚才听到二位谈那人世间的荣耀繁华，向往不已。如承蒙二位慈悲，带弟子去那红尘<sup>[1]</sup>中走一遭，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将感激不尽。”

二仙听后，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的确有些乐事，但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何况‘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往往转瞬间便又乐极生悲，物是人非，倒头来还是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谁知这石凡心已动，哪里听得进去，仍旧再三苦求。二仙叹道：“既然这样，我们便带你去享受享受，只是到不得意时，你可不要后悔。”这石头听了，连连道谢。那僧便念咒作法，把它变成了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又刻上了几个字，将它托在手掌上，笑道：“这样子倒也是个宝物了！就带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书香门第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快活吧。”说着，便将这石放入袖中，同那道人飘然而去，也不知投奔哪里去了。



后来，又不知过了多久，有个空空道人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写满了字。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说的就是那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石头，承蒙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这便是《石头记》。空空道人将此《石头记》从头至尾抄录了回来。后被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题名曰《金陵<sup>[2]</sup>十二钗》，并赋诗一首：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石头上的故事要从东南方向的姑苏城<sup>[3]</sup>说起。在姑苏城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其窄狭，被人们称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甄士隐。家中虽不是大富大贵，却也衣食宽裕，过得很好。这甄士隐性情恬淡，不爱功名利禄，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悠闲自在倒是神仙一般。甄士隐已年过半百，与妻子封氏只有一个女儿，乳名叫作英莲，今年三岁。英莲生得眉清目秀，眉心中有颗胭脂痣，性情又很乖巧，被甄士隐夫妇视为掌上明珠。

夏日的一天，甄士隐在书房闲坐，感到疲倦便朦胧睡去。梦中自己来到一处，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忽见那边来了一僧一道，只听道人问道：“你带着这个蠢物，要去哪里？”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风流冤家，还没有投胎人世。正好趁此机会，将它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不知它将落于什么地方，经历一段怎样的尘事？”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奇事。在西方灵河岸上的三生石畔，有一棵绛珠草。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每天都用甘露灌溉它。这绛珠草受天地精华，又有雨露的滋养，日子久了，竟变幻成了人形，是个女子。因对神瑛侍者心存感激，便要找机会报答他。恰巧近来这神瑛侍者动了凡心，想要去人世间历练一番，已在警幻仙子那挂了号。绛珠草想趁此报答他的灌溉之情，也要去下世为人，并把一生所有的眼泪偿还给他。因为这件事，就勾出了不少的风

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的确罕见，还没有听说过还泪报恩的。看来这段故事，比以往的更加琐碎细腻了。你我何不也一起去，在人世度化几个有缘人，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先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蠹物交割清楚，待将这风流孽鬼的事了结后，你我再去。”道人道：“既然这样，咱们就走吧。”

甄士隐听得明白，但不知他们所说的“蠹物”指的是什么东西，所以禁不住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甄士隐说道：“刚才仙师所讲的事，实在是人世罕有的。但弟子愚钝，不能体会明白，望大师指点迷津。”二仙笑道：“此乃玄机<sup>[4]</sup>不可泄漏。”甄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而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所说的‘蠹物’，可否让我见识一下？”那僧便取出递给甄士隐看，原来是块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甄士隐正要仔细看时，那僧说已到了幻境，强行拿走了宝玉，与道人经过一大石牌坊<sup>[5]</sup>，上面写着“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还有一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甄士隐

甄士隐也想跟着过去，忽然听到一声霹雳，好像山崩地陷一般。甄士隐睁眼一看，原来是做了一场梦。正好奶妈抱了英莲走来，甄士隐见女儿越发粉妆玉琢，乖巧可爱，便伸手接来，抱在怀里，带她到街前去看热闹。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二人疯疯癫癫，谈笑而来。看见甄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道：“施主<sup>[6]</sup>，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东西，抱在怀内干什么？”甄士隐知道他说的是疯话，便不去理睬。那僧又说：“你把她给我吧！”甄士隐不耐烦，抱女儿撤身要回去，那僧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甄士隐听得明白，想要问他们的来历。只听那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历经三劫之后，我在北邙山等你，到时同往太虚幻境销号。”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踪影。

甄士隐心想这两个人必有来历，忽见在隔壁葫芦庙内寄住的穷书生——贾雨村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本是湖州人氏，也是诗书官宦之家，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因而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现于葫芦庙中安身，每日以卖字作文为生。雨村见了甄士隐，忙上前施礼。甄士隐与雨村携手至书房，仆人端上茶来，二人谈论诗文，很是投机。



◆贾雨村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甄士隐邀雨村来饮酒赏月。渐渐雨村有了几分酒意，便勾起了心事，想到自己功名不成，流落他乡，不觉伤感起来。甄士隐劝慰道：“凭老兄的学识，总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的。”雨村叹道：“倒不是酒后狂言，功名一事，我自己还有把握，只是如今没有盘缠……”甄士隐忙说：“既然是这样，老兄怎么不说。”当下便命小童进去，取来五十两白银，还有两套冬衣赠给雨村。雨村收了银子与衣服，略微谢过几句。第二天一早，甄士隐又替雨村写了两封举荐书信，差人去葫芦庙里请雨村。不料雨村来不及面辞，已经走了。

时间过得飞快，又是元宵佳节。甄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回来时，却不见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到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有英莲的踪迹，霍启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甄士隐夫妇

见女儿一夜没回，猜到有些不妙，差人去找，回来皆是没有音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因此伤心不已，昼夜啼哭。

不想三月十五这天，葫芦庙中做道场，那些和尚不小心竟使油锅起火，引起了火灾。这葫芦庙原本就已古老，再加竹篱木板都是容易着火之物，于是接二连三，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可怜甄家只在隔壁，早已烧成了灰烬，只保住了他们夫妇和几个家人的性命。甄士隐失去了爱女，又遭了这场火灾，真是雪上加霜。甄士隐只得将田庄都变卖了，带着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了。他岳丈名叫封肃，见女婿这般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满，将甄士隐折变田地的银子半哄半赚，只给他一些薄田破屋。甄士隐是读书之人，本不会打理庄稼之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每次见他，都要说些一味好吃懒做之类的话。甄士隐心中不免悔恨，再加上年岁也大了，贫病交加，竟渐渐的不中用了。

一天甄士隐拄了拐杖来到街前散心，忽然那边来了一个跛脚的道人，疯癫地念着诗词：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甄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真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你可知道这世间万事，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如果不了，就是不好；要想好，就得了一。我这歌就叫《好了歌》。”甄士隐本是有慧根<sup>[7]</sup>的，一听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而笑道：“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

出来怎么样？”道人笑道：“你解，你解。”甄士隐说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好，解得好！”甄士隐便说一声“走吧！”将道人肩上的褡裢<sup>[8]</sup>抢了过来背着，同那疯道人飘飘而去。

封氏听说后，哭得死去活来，派人各处寻访，哪有音信？没有办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好她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度日。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却也无可奈何。



## 人物谱

### 甄士隐贾雨村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甄士隐读作“真事隐”，贾雨村读作“假语存”。一曰“梦幻”，一曰“风尘”，一曰“识通灵”，一曰“怀闺秀”，前者为真，则灵性也，脱俗也，出世也；后者为假，则名利也，世俗也，沉迷也。一真一假，一清一浊，高下之分立判，作者之褒贬亦明，然含蓄若此。

顽石苦求二仙携入红尘，二仙师叹曰：“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劫数也！”“静极思动，无中生有”八个字触人眼目。这一部煌煌大书，均从寂静虚无中来，复归于寂静虚无。书中种种悲欢离合、风云际

遇，书中人痴迷沉溺，却不知全是一无用之顽石凡心偶炽，遂有这一番遭际，实如一场大梦，觉来已无痕。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几句或可为宝玉写照。由顽石而思凡，入红尘而为玉，历声色而蒙垢，得知己而性灵，睹兴衰而悟道，返大荒而完劫。情僧者，实宝玉之谓也。

此乃开卷第一回。甄士隐与贾雨村二人，前者由顺而逆，最后跳出红尘；后者由逆而顺，反深陷俗世之中，不可自拔。前者已彻悟“了”，后者尚沉迷于“好”。其意何其深远，其笔何其幽曲，识者当于细微处着眼，往大处推求，方不失作者本意。

[1][红尘]原意指繁华的都市，出自西汉班固的《西都赋》，此指世俗生活。

[2][金陵]南京古称金陵，因钟山而得名。

[3][姑苏城]苏州的别称，也称作“姑胥”。

[4][玄机]佛家、道家称奥妙的道理为“玄机”。

[5][牌坊]为宣扬礼教、标榜功德、荣宗耀祖、旌表贞烈而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又叫“牌楼”。

[6][施主]僧道等称施舍财物给佛寺或道观的人，也泛称一般的在家人。亦称“檀越”。

[7][慧根]观达真理，称为慧，智慧有照破一切、生出善法之能力，可成就一切功德，以至成道，故称慧根。

[8][褡裢]一种中间开口而两端装东西的口袋，大的可以搭在肩上，小的可以挂在腰带上。

更多电子书资料请搜索「雅书」：<http://www.yabook.org>

## 第二回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贾雨村那年得到甄士隐的资助后，随即起程赴京赶考，居然中了进士<sup>[1]</sup>，如今正巧任此地知府。在街上偶遇封氏的丫鬟后，才得知甄家落破到此，不免有些感叹。于是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给封氏，并答应尽力探访英莲的下落。

雨村虽有些才干，但却十分贪财，且又脾气傲慢，其他官员对他很是不满。不久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生性狡猾，且贪赃枉法，勾结乡绅等，使得龙颜大怒，将他革了职。雨村虽然心中恼怒，脸上却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仍是谈笑自若。因他在任时搜刮了不少钱财，所以在交代过公事并将家人送到原籍安排妥当后，便独自一人到处游玩去了。

一天，雨村到了扬州。因偶感风寒，病在旅店一个月才渐愈。听说巡盐御史<sup>[2]</sup>家想要聘请私塾，便托朋友帮忙，谋了这个差事。且说这钦点御史姓林名海，表字如海，是上次科考的探花。如海年已四十，有个三岁的儿子，可是又于去年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二人因没有儿子，所以爱她如珍宝，看她聪明清秀，便也想让她读书识字，权当儿子一般教养。

雨村这个女学生年纪小，身体又极柔弱，功课不多，因而十分省力。这样过了一年，谁知女学生的母亲贾氏夫人竟因病而终。在母亲生病时，这女学生便侍汤奉药，而后又为母亲守丧<sup>[3]</sup>尽哀。因女学生过于哀痛，使得旧症复发，所以几天不能来上学。雨村闲居无聊，便出来散步。

这天，雨村散步到城郊，想要找个地方去喝酒。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个酒馆。雨村刚一进门，里面就有一人起身大笑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原来是旧相识，在京城古董行中做生意的冷子兴。二人相见落座，饮酒闲谈，说了一些离别之后的事情。

雨村问道：“近日京城中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老先生你的同宗<sup>[4]</sup>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

村笑道：“我没有什么族人在京城啊，这话从何说起？”子兴笑道：“你们同姓，怎么不是同宗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道：“荣国府贾府中，没有玷辱先生的门楣吧？”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可高攀不上。”子兴叹道：“老先生不要这样说。如今这宁荣两门，也都有些衰落了，不比往日的光景了。”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极多，怎么就衰落了呢？”冷子兴道：“此事说来话长。”雨村道：“去年我到金陵去游览，那天从他家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这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都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可是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的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蔚然润之气，哪里像是衰败的样子？”冷子兴笑道：“亏你还是进士出身，难道没有听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像往年那样兴盛，但与平常的官宦之家相比，气象也是不同的。如今人口增多，家事也多，主仆上下，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却都不会操持家用。这大家大业的，喜爱讲究排场，又不知节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早已入不敷出了。这还都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思量道：“这样诗礼之家，怎么会不懂教育的道理？别的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是长兄，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只到八九岁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只好仙道，终日烧丹炼汞，其他的一概不在心上。幸而他早年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做神仙，把官位让给了他。这位珍爷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哪里肯读书，只是玩乐。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再说说荣府你来听，刚才所说的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

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他，原想是参加科考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抚恤先臣，额外赐了贾政一个主事之衔，如今已升为员外郎了。贾政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了，却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出生嘴里就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石，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宝玉。你说奇怪不奇怪？”



雨村笑道：“果然是奇事。只怕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大家都这样说，因而他祖母便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让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把那些脂粉钗环抓了来。政老爹大怒，说：‘将来肯定是个酒色之徒！’可史老太君<sup>[5]</sup>还是把他当作命根一样。说来也怪，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顽皮，但要说聪明乖巧，恐怕是一百个也不及他一个。这孩子说起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必是色鬼无疑了！”

雨村神色一变，止住冷子兴道：“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为他是淫魔色鬼了。”子兴听后，忙向他请教其中的缘故。雨村道：“天地间的人，除了大仁大恶两种外，其余的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想那些大仁者，都是应运而生的；而大恶者，则是应劫而生。大仁者，能治理天下；大恶者，却扰乱天下。仁者所秉承的是清明灵秀的天地正气；而恶者所秉承的是残忍乖僻的天地邪气。这宝玉就是所谓的仁者，将他放在万人中，他的聪俊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而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的样子，又是在万万人之下的。如果生在公侯富贵之家，他就是情痴情种；如果在诗书清贫之族，则是逸士高人；假使生于贫寒的人家里，也肯定是不甘受别人驱使的走卒，必为奇优名倡。”

子兴道：“照你这样说来，则是‘成则王侯败则寇’了。”雨村道：“正是此意。你还有所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刚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到了大概也是这一派人物。远的不说，只这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知道吗？”子兴道：“没有不知道他家的！这甄府和贾府既是老亲，又为世交。两家来往，是极其亲热的。就是我也和他家来往不是一天两天了。”雨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曾有人举荐我到甄府教书。我这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考举人<sup>[6]</sup>的还要费心。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须得有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才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

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以。’他虽性情暴虐浮躁，顽劣憨痴，但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就温厚平和，聪敏文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为此，他父亲也曾下死打过几次，但他就是不能改。每当打疼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什么？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你岂不愧些！’他回答得最妙，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觉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爱不明，因为孙子而责怪老师和儿子，因此我就辞了这差事，如今在巡盐御史林家教书了。你看，这等子弟，是不能守祖父根基，听从师长规谏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姐妹都是少有的。”



◆张如圭

子兴道：“贾府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政老爹的长女，是正月初一日生的，所以叫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二小姐是赦老爹的妾生的，名叫迎春；三小姐是政老爹小妾所生的，名为探春；四小姐是宁府珍爷的妹妹，名唤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所以都跟在祖母这边一起读书，听说个个都很不错。而现在你东家林公的夫人，就是荣府中赦，政二公的妹妹，在家时名叫贾敏的，也是不错的。”雨村拍案笑道：“怪不得这女学生凡读到书中有‘敏’字的，都念作‘密’字，每次都是这样，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两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天听你一说，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其他女子相同。今天才知她是荣府的孙女，可惜她母亲上个月病逝了。”子

兴叹道：“老姐妹四个，这个是最小的，也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不知这小一辈的，将来会怎样呢。”

雨村道：“刚才说这政公，有衔玉而生的儿子，还有长子所留下的一孙。难道这赦老就一个儿孙也没有？”子兴道：“政公有了宝玉之后，他的小妾又生了一个，但不知怎样。你要说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年二十多岁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的内侄女。这位琏爷也是不肯读书，在世面上往来应酬。现在在政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谁知自娶了他的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在男人中也是万不及一的。”雨村道：“只顾说话，竟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看，说道：“天也晚了，怕关了城门。我们进城再慢慢谈吧。”

于是，二人起身，算完酒账。刚要走时，听见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雨村回头看去，原来是旧日同僚<sup>[7]</sup>一起被革职的张如圭。他打听到京城中有消息说，被革职的人经奏准后可以复官，便四下寻找门路。正遇见雨村，所以连忙道喜。雨村听后很是欢喜，匆忙说了几句，就各自回家了。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去找林如海，让他帮忙去求贾政。

[1][进士]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始见于《礼记·王制》。

[2][巡盐御史]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官职，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出巡盐务时即称为巡盐御史，一般同设几个，按地区划分。

[3][守丧]古代因父母过世而要进行的礼节，一般为三年，期间不得嫁娶，不得着喜服。

[4][同宗]宗法社会指同一大宗。后泛指同一家族或同姓。

[5][老太君]古代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老年妇女的称呼。

[6][举人]本指被荐举之人，汉代令官员举贤才，因称“举人”，唐宋时设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称为“举人”，明清时则称乡试中试者。

[7][同僚]旧时称同朝或同官署做官的人。

### 第三回 林黛玉抛父进京城

第二天，雨村去见了林如海，并说了想要请他帮忙复官的事。林如海道：“先生的事，理应效力。自从内人去世以后，岳母因小女无人照看，很是惦念，并已派了船只来接，只因小女病未痊愈，所以迟迟没有动身。小女承蒙先生训教，在下感激不尽。复官之事，但请放心。”说毕就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雨村，让他去找妻兄贾政，请他帮忙疏通打理，并说所需费用也不用雨村担心，他在信中都已说明白了。雨村鞠躬弯腰，谢不绝口。林如海又说：“小女定下初二进京，尊兄可一起同往，岂不是两全齐美？”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

那女学生黛玉，身体刚愈，原本不忍心弃父远去，无奈她外祖母三番几次来接，林如海也是劝了又劝，黛玉只好洒泪拜别父亲，带了奶娘及荣府的几个老妇人登船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跟随黛玉而行。

没几日，便到了京城。雨村整理衣冠，带着小童，来到了荣国府。贾政看了妹夫的书信，又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语不俗，便竭力从中协助。不到两个月，雨村便补缺了金陵应天<sup>[1]</sup>府一职，拜辞贾政，便择日上任去了。

且说黛玉自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的轿子和车辆等候了。黛玉原来听母亲说过，她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今见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家里。因此她便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

坐上轿子，进了京城。黛玉从纱窗看到了街市的繁华，人烟的兴盛，想这京城的确是与别处不同的。又走了半天，见到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坐着十来个穿着华丽的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sup>[2]</sup>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的长房<sup>[3]</sup>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正是荣国府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

轿，赶上前去。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又抬起轿子。众婆子随着来到一垂花门前。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叨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通报：“林姑娘到了。”



◆林黛玉

黛玉刚进入房间，就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妇迎上来，黛玉便知是自己的外祖母。想要拜见时，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

肝儿宝贝儿的叫着大哭起来。两旁侍立的人，也都掩面涕泣，黛玉更是哭个不停。一会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才拜见了外祖母。——这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史氏太君，贾赦、贾政的母亲。

然后贾母让黛玉拜见了旁边的两个舅母和嫂子李纨。贾母吩咐：“请姑娘们来。今日有远客，可以不必上学去了。”

不一会儿，只见三个嬷嬷<sup>[4]</sup>和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认过坐下后，丫鬟们上来倒茶。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但举止言谈不俗，而身体也虚弱，就问她情况。黛玉说：“我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现在没有断过，请了不少名医开方配药，也都不见效。如今我还在吃人参养荣丸。”贾母说：“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话还没说完，只听后院中有人笑着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闷：“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人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钗，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髻，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你只叫她‘凤辣子’<sup>[5]</sup>，就是了。”黛玉正不知怎么称呼，众姐妹忙告诉她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认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侄女，自幼假充男儿

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叫她“嫂子”。

熙凤拉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sup>[6]</sup>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念念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不要提以前的事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妹妹几岁了？上过学没有？现在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自端茶递果。

王夫人道：“该拿出两匹绸缎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去拿，可别忘了。”熙凤道：“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贾母

吃完茶果，贾母让黛玉去拜见两个舅舅。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道：“我带外甥女过去，倒也方便。”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吧，不必过来了。”邢夫人就带了黛玉来见贾赦。下人来回话说：“老爷说了：‘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若有什么委屈，只管说出来，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坐了一刻，便要告辞，邢夫人要留黛玉吃晚饭，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推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望舅母容谅。”于是黛玉回到荣府去见二舅舅。众嬷嬷领着黛玉穿过正室“荣禧堂”，来到东边的耳房内。

王夫人携黛玉上炕，挨着自己，说道：“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赶明儿再见吧。只是有一句话要嘱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只是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sup>[7]</sup>’，今天到庙里还愿去了，还没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道了。以后你不要理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也听母亲说过，二舅母家的表兄，是衔玉而生的，顽劣异常，不爱读书，外祖母极其溺爱他，无人敢管。于是黛玉说：“舅母说的，可是衔玉所生的那位哥哥？在家时也曾听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我来了，自然只和姊妹同处，兄弟们也是在别的院里，哪里惹得到他呢？”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他与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同姊妹们一起娇养惯了。若姊妹们有几天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理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你不要信他就是了。”正说着，一个丫鬟来回：“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带着黛玉来到贾母住处。

进入后房门，有许多人在这伺候，见王夫人来了，便安设桌椅。贾珠的遗孀李纨端饭，熙凤摆放筷子，王夫人也去进羹。贾母自己在正面榻上坐着，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

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人，应该这样坐的。”黛玉这才坐了。其他姐妹也按次序坐下。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氏与凤姐站在桌旁忙着照顾。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也听不到。



吃完饭后，丫鬟们用小茶盘捧上茶来。以前林如海教导女儿要惜福养身，说饭后要将饭粒咽尽了，过一会儿再喝茶，这样不伤脾胃。现在黛玉见这里许多事情和家里不一样，不得不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见别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洗完手后，又端上茶来，这才是喝的茶。



◆贾宝玉

贾母说道：“你们去吧，让我们说会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带着凤姐和李氏退下。贾母问起黛玉念什么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8\]](#)。”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什么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瞎罢了！”话还没说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个

怎样的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

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穿着华丽无比，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大吃一惊，心下想道：“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竟然这样眼熟！”

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让宝玉先去见过母亲。

宝玉回来后，已换了衣服，只是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贾母笑道：“外客还没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来作揖。细看与众不同：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不由得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她？”宝玉笑道：“虽然没有见过，但我看着面善，心里就像是旧相识，今天只当远别重逢，有什么不可的？”

说完，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问道：“妹妹读过书没有？”黛玉道：“只上了一年学，认得几个字罢了。”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有何出处。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这两个字，岂不更妙！”探春笑道：“恐怕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接着宝玉又问黛玉：“你有玉没有？”黛玉说：“我没有。那玉是一件稀罕的东西，怎么能人人都有。”宝玉听了，立刻发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狠命摔在地上，骂道：“什么稀罕物，我不要这东西了！”吓得众人赶忙去拾玉。

贾母忙哄他说：“你这妹妹原来是有玉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便随身带了那块玉下葬了。”说着，亲自从丫鬟手中接过玉，给宝玉戴上。宝玉感觉有道理，也就不再吵嚷了。

一会儿，奶娘来问黛玉住哪个房间。贾母说：“将宝玉挪出来，和我住在套间暖阁儿里，把林姑娘先安置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另作安排吧。”宝玉道：“好祖宗，我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就很好了，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贾母想了一想说：“也是。”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也是自幼随身的，名叫雪雁。贾母见雪雁还小，王嬷嬷又太老，照顾黛玉都不是很放心，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叫鹦哥的给了黛玉。于是，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宝玉的乳母李嬷嬷，和大丫鬟名叫袭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

这袭人原来也是贾母的奴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怕宝玉的奴婢不尽心，便将心地善良、尽职尽责的袭人给了宝玉。宝玉知道她本姓花，又曾见“花气袭人”的诗句，所以给她改名为袭人。

当晚，宝玉已睡了，袭人见里面黛玉和鹦哥还没有睡，便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休息？”鹦哥笑道：“林姑娘正伤心呢，今儿才来，就惹出哥儿的狂病。”袭人道：“姑娘不必愧疚，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事儿还有呢！如果为他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过来呢。快别多心了！”大家又说了一会儿话，才各自睡下。

### 人物谱

#### 林黛玉



金陵十二钗之一。黛玉从小聪明清秀，绝丽无双，气质脱俗，淡雅若仙。与诗书为伴，但父母让她读书识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

膝下荒凉之叹。”母亲去世后黛玉进京，与宝玉一同深得贾母关爱。不久父亲病故，她便长住贾府，逐渐与宝玉相知相爱。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天真率直，和宝玉同为封建的叛逆者，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官道路，她蔑视功名权贵。她和宝玉有着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尽管府中上下“无不认定一对好夫妻”，但在高鹗续书中，这一段木石姻缘却被贾宝玉之母王夫人与薛姨妈等人残忍地扼杀了。最后“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宝玉与宝钗二人成婚的一刻泪尽而逝。

[1][应天]即今南京市，朱元璋于公元1356年攻占集庆，并改名为应天。

[2][角门]边门。

[3][长房]家族中长子一支。

[4][嬷嬷]老年妇女的通称，又专指乳母。《红楼梦》里，嬷嬷是老年女仆人的称呼。

[5][辣子]辣椒的俗称，亦比喻作风泼辣的人。

[6][嫡亲]嫡系亲属。

[7][混世魔王]比喻扰乱世界、给人们带来严重灾难的人。有时也指成天吃喝玩乐、到处胡闹的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

[8][《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儒家经典著作的总称，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 第四回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第二天一早，黛玉问候过贾母，就到王夫人这里来了，正赶上王夫人与凤姐在看一封金陵来的书信。原来金陵城中的薛姨妈的儿子薛蟠倚财仗势，竟然打死了人，现在应天府正审理此案。薛蟠的舅舅王子腾得了消息，所以派人来告诉这边，想要叫他到京城来躲一躲。

且说雨村，任职到了应天府，刚一上任就有一件人命官司案。有两家争买一个奴婢，各不相让，以至于出了人命。雨村立即传原告来审讯。那原告说：“被打死的人是小人的主人。因那天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人贩子拐来卖的。这人贩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主人说三天后是好日子，再接入门。不想这人贩子又悄悄卖给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找他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家主人竟打死了。凶手现已逃走，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为民除害！”雨村听了大怒道：“竟有这样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哪有拿不来的！”因此发签差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并要签发海捕文书<sup>[1]</sup>。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站着的一个门子<sup>[2]</sup>使眼色，叫他不要发签。雨村觉得奇怪，就停了手，退堂来到密室，只留门子服侍。

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看着很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的事了吗？”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才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sup>[3]</sup>，寺庙着火之后，无处安身，便干脆还俗，在应天府当了门子。雨村忙拉着他的手笑道：“原来是故人。”于是让门子坐下说话。雨村问他刚才为何不让发签，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什么是‘护官符’？我竟不知道。”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都不知，这官怎能当得长远！如今凡是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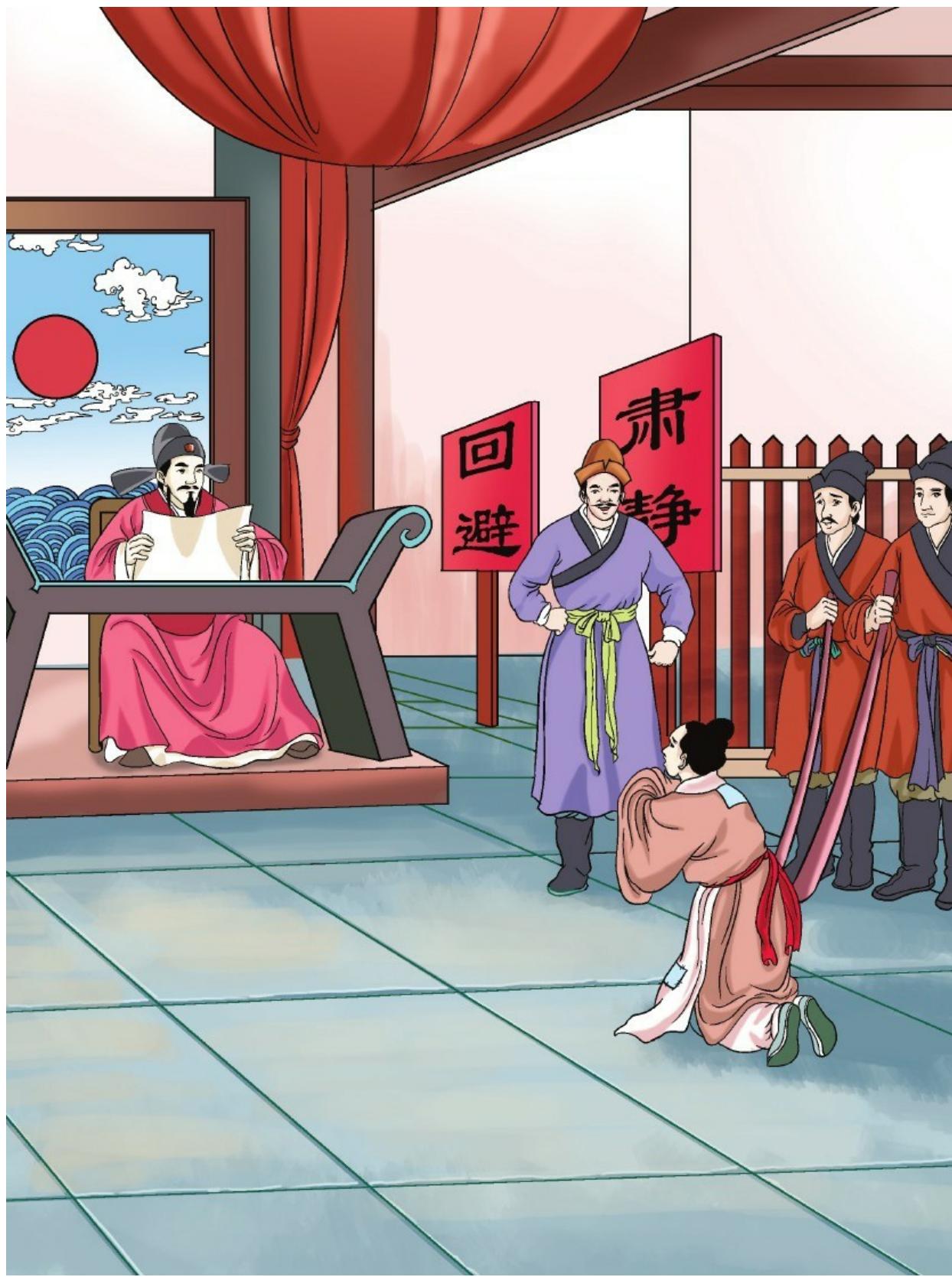
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假如不知道，一旦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位，只怕连性命也保不成呢！所以被叫做‘护官符’。刚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怎能惹他呢！”一面说，一面从口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给雨村看，上面都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雨村细看，只见上面写着：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门子说：“这四家都连着亲戚，一损皆损，一荣皆荣。今天打死人的薛家，就是丰年大雪的‘雪’。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照你这样说来，应该怎么了结此案？”门子笑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死的，是本地一个小乡绅的儿子，名叫冯渊，他自幼父母早亡，又没有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遇见这人贩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要买来作妾，并想三日后过门。谁知这人贩子又偷着卖给了薛家，想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没想被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谁都不肯要银子，只要领人。薛家公子喝着手下人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后死了。薛公子原是定了日子要上京去的，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像没事人一样，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老爷可知这被卖的丫头是谁？”雨村笑道：“我怎么知道。”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叫英莲的。”雨村道：“原来就是她！听说五岁时被人拐去了。”门子道：“这英莲小的时候我们就天天哄她顽耍，虽然隔了七八年，然而大概的相貌是没有变的。况且她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是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是认得的。假如卖给他人还好，这薛公子的外号叫‘呆霸王’，且挥金如土，他将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雨村听了，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绝非偶然。不要议论他，只是今日这官司，该怎么了断呢？”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老爷明日升堂，只管虚张声势，发签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要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同写一张证明来。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行，五百也行，那冯家也没什么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些银子，想来也就无话可说了。老爷认为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

第二天升堂，雨村便按照门子所说的，徇情枉法，胡乱判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话可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写书信二封，给贾政和京营节度使<sup>[4]</sup>王子腾，不过说“外甥的事已处理完，不

必担心”等话。这主意都是由葫芦庙内的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怕他对人说出从前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将他发配到远处充军<sup>[5]</sup>去了。

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也是金陵人氏，本是书香世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可怜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未免溺爱纵容，以至老大无成。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整天只会斗鸡走马，游山玩水。对于生意应酬方面，全然不知，不过是仗着祖父的旧情分，在户部挂个虚名，支领钱粮罢了。他的寡母王氏是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的妹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姐妹。除薛蟠外，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他父亲在世时，很喜爱她，便令她读书识字，比她哥哥竟强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体贴母亲，她便多留心家务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薛蟠

近来，朝廷选聘世家名门之女进宫陪伴公主郡主，薛姨妈因宝钗自幼读书识字，举止稳重，想要她入选，所以全家进京，一则报名待聘，二则探望亲戚。薛蟠听说京城是最为繁华的地方，便想趁此机会去游玩一番。不想偏遇见了人贩子，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就想买下她来。在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后，将家中事务一一嘱托给族中人和几个老家人，便带着母亲和妹妹起身入京去了。人命官司的事，他只视为儿戏，自认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路行走，即将到达京城时，忽然听说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sup>[6]</sup>，奉旨出都查边去了。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舅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于是便和母亲商议，想要自己去找地方住，可是薛姨妈却不同意在外面住，薛蟠见拗不过母亲，只得吩咐人马一路奔荣国府来。

听到家人传报薛姨妈合家进京，正在门外下车，王夫人高兴得带着侄女、媳妇连忙去大厅，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姐妹相见，悲喜交加地聊了一番后，又去拜见贾母，并送上了带来的各种特产。全家人一一拜见过后，就摆上了酒席为他们接风洗尘。薛蟠已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带他拜见了贾赦、贾珍等人。贾政派人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年纪也不小了，外甥又年轻不懂事，在外住着恐怕有人惹事。咱们东北角梨香院的十来间房子空闲着，打扫出来，请姨太太他们住在那里不是挺好吗？”王夫人还没说话，贾母就派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也亲密些。”薛姨妈正想和姐姐住在一起，所以连忙答应了。

从此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这梨香院是荣国公晚年时静养的地方，大概十多间房屋，前厅后舍都有。另外有一个门通着大街，薛蟠家人就从这个门出入。在西南有个角门，穿过夹道就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每天饭后，或者晚间，薛姨妈就过来与贾母闲谈，或者与王夫人聊天。宝钗每天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起，看书下棋，或者做些针线，倒也十分快活。而薛蟠刚来时，原本不愿在贾宅居住，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贾宅族中的子侄就已认识了一半，那些纨绔子弟与他

今天喝酒，明天观花，甚至聚赌嫖娼，引诱得薛蟠比原来更坏了十倍。况且这梨香院又有街门另开，可以自由出入，因此他也就将移居的念头渐渐打消了。

### 人物谱

#### 薛蟠



薛姨妈之子，薛宝钗之兄。与贾宝玉是姨表亲。为人骄横自负，好色无知，又没有心机，被贾府之人称为“呆霸王”。

[1][海捕文书]旧时官府通令各地捕拿逃犯的公文，相当于后世的通缉令。

[2][门子]旧时在官衙中侍候官员的差役。并非指看门人。

[3][沙弥]指佛教中已受十戒，未受具足戒，未满二十岁的僧侶。

[4][节度使]官名，总管一地兵马调度。

[5][充军]古代的一种刑罚，判处有罪的人到边疆去当兵服役。

[6][统制]官名，北宋时，于出师作战时设都统制一名，总辖诸将。

##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且说林黛玉自到荣国府以来，贾母对她万般怜爱，寝食起居方面都和宝玉一样，比对待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还要好。就是宝玉和黛玉也比其他姐妹亲密友爱，每天同食同睡，一起玩耍，不分彼此。没想到现在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相差不大，却品格端正，容貌丰美，行为豁达，不像黛玉那样孤高自许，目下无人，所以竟把黛玉给比下去了。为此黛玉心中有些忿忿不平，宝钗却没有察觉。宝玉天性愚拙，与姐妹弟兄相处并没有亲疏远近的分别，因与黛玉随贾母住在一起，所以比别的姐妹更熟悉些。二人亲密无间，宝玉反而少了顾忌，不免有时会挑剔责怪黛玉。经常不知为什么，他们两个就会拌起嘴来，黛玉气得在房中哭泣，宝玉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就去低三下四地陪不是，黛玉才渐渐好起来。

近来东边宁国府中花园里的梅花盛开，别有一番景致。贾珍的妻子尤氏就摆酒设宴，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过来赏花。贾母等人吃过早饭，就来到花园里游玩。喝茶饮酒过后，大家就聚在一起闲聊。宝玉有些犯困，想睡个午觉，贾母命人好好看着，休息一会儿再来。贾蓉的妻子秦氏便忙笑着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好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给我就是了。”又对宝玉的奶娘丫鬟说道：“嬷嬷、姐姐们，请宝叔跟我来。”贾母知道秦氏是个极为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为人处事又温柔平和，是重孙媳中最让人满意的。由她去照顾宝玉，自然是很放心的。

当下秦氏带着一簇人来到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虽好，故事却是《燃藜图》，心中便有些不快。还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到了这两句，即使再精美华丽的房间，宝玉也不肯在这里呆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那还要去哪里呢？要不然到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有一个嬷嬷说道：“哪有叔叔去侄儿房里睡觉的

理？”秦氏笑道：“嗳哟哟，他才多大，就忌讳这些个！上个月你没看见我弟弟来了，和宝叔同岁，看着比宝叔还要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见过？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哪里带去，以后见的日子有呢。”说着大家来到秦氏的房中。刚走到门口，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飘来。宝玉觉得眼迷骨软，连说“好香！”往墙壁上看，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是宋学士秦太虚<sup>[1]</sup>写的一副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被子，拿来了枕头。于是众奶奶服侍宝玉睡下，只留袭人、晴雯几个丫头陪伴。

宝玉刚合上眼，便朦胧地睡去，好像秦氏还在身边，所以迷迷糊糊地跟着秦氏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个是人迹罕至，飞鸟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地方真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即使没有了家也愿意，总比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强呢。”正胡思的时候，忽然听山后有女子唱歌：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宝玉看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跹袅娜，与众不同。宝玉见是一个仙姑，欢喜地忙来作揖，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如今要往哪里去？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还望能为我指点指点。”那仙姑笑道：“我住在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是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专管人间痴男怨女的情感纠葛。近来因有风流冤孽在此处缠绵，所以来访察。今天与你相逢，并非偶然。这里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远，我有亲自采的仙茶，亲自酿的美酒，能歌善舞的美人和新填曲的《红楼梦》十二支，你可愿意随我去游览一番？”宝玉听说，便忘了秦氏在哪里，跟着仙姑去了。



◆警幻仙子

走着走着，看到一个石牌，上面写着“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是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转过牌坊，有一座宫门，上面横书四个大字：“孽海情天”。也有一副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宝玉看了，心里想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什么是‘古今之情’，什么是‘风月之债’？今天倒要领略领略。”

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两边配殿也都有匾额对联，一时看不过来，只见有几处写的是：“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宝玉向仙姑问道：“仙姑带我到那各司中去游玩游玩，不知可不可以？”仙姑道：“这各司中蕴藏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你这肉眼凡胎<sup>[2]</sup>，是不方便与你泄露先知

的。”宝玉听了，自然是不肯，所以又再三央求。仙姑无奈，说：“也罢，就带你到此司内随便看看吧。”

宝玉喜不自胜，于是来到了“薄命司”，两边对联写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进入门来，只见有十几个大橱，都用封条封着。封条上，写的都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想挑自己家乡的封条看，也就无心看其他省的了。只见那边橱的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sup>[3]</sup>正册”。再看下面的两个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的橱打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一看，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幅画，不是人物，也没有山水，不过是水墨渲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写的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宝玉看了，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诗词，写的是：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宝玉看了不明白。于是放下这个，又去打开了副册的橱门，拿起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后面写着：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宝玉看了还是不明白，便又放下了，再去取“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诗词，写的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宝玉看了依然不明白。想要问警幻，又知她绝不肯泄漏天机。所以又往后看，只见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也有一首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后面又画着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哭泣的样子。也有四句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后面又画了几缕飞云，一湾逝水。有词曰：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

在这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有诗为：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后面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想要把她吃掉。写诗为：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后面便是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上面写到：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后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诗为：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织。上面写道：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

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

后面又画着一盆茂兰，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也有一首诗：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后面又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上面写道：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宝玉还想看时，那仙姑知道他天分高明，性情聪慧，恐怕他把仙机<sup>4</sup>泄漏，所以就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不如和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这里打这闷葫芦！”宝玉恍恍惚惚地放下了卷册，又随着警幻来到后面。只见这里画栋雕檐，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是个好地方。接着又带宝玉进了另一间屋子，只闻见一缕幽香，警幻道：“此香在尘世中是没有的，它是各名山胜境内刚生长出来的奇异花卉里的精华，加上各种宝林珠树的油脂制成的，名叫‘群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羡慕不已。

大家入座，小丫鬟捧上茶来。宝玉觉得清香异味，纯美非常，所以问是什么茶。警幻道：“此茶长在放春山的遗香洞里，是仙花灵叶上的甘露所煮，所以名为‘千红一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宝玉又问众仙姑的姓名：一个名为痴梦仙姑，一个名为钟情大士<sup>5</sup>，一个名为引愁金女，一个名为度恨菩提，每个人的道号<sup>6</sup>都不一样。不一会，有小丫鬟来调桌安椅，设摆酒席。饮酒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奏什么词曲。警幻道：“就演新制的《红楼梦》十二支吧。”说完，回头命小丫鬟拿了《红楼梦》的原稿来，递给宝玉。宝玉接来，一面看曲谱，一面听歌曲。

宝玉听了这些曲子，觉得声韵凄惋，竟能销魂醉魄。因此也没有问其来历，就当是解闷而已。其实《终身误》、《枉凝眉》等十二支曲子，说的也是宝玉身边十二个女子的命运，但是宝玉当时并不明白。

歌毕，还要接着唱副曲。警幻见宝玉不感兴趣，于是叹道：“痴儿竟还没醒悟！”宝玉叫歌姬们不必再唱了，他只觉得朦胧恍惚，想要去睡上一觉。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到了一个地方。屋内的陈设之物，都是他所未见过的。更惊奇的是，还有一位女子在内，其美艳妩媚，好像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警幻道：“这是我的妹妹，乳

名兼美，字可卿。”

第二天，宝玉与可卿牵手出去游玩时，来到一个地方。只见荆棘遍地，狼虎成群，迎面的一道黑溪阻拦了去路，并且没有桥梁可以通过。正在犹豫时，忽见警幻从后面追来，说道：“这是迷津。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间没有小舟可通，只有一个木筏，由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他们不受金银之谢，只许有缘人渡。你如今游玩到了这里，假如堕落其中，则有负我之前对你的谆谆警戒了。”话还没说完，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sup>[7]</sup>海鬼要将宝玉拖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失声喊叫：“可卿救我！”袭人等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此时，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好看着猫儿狗儿，不让它们打架。忽然听到宝玉在梦中唤她的小名，因而纳闷道：“我的小名这里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他怎么在梦里叫了出来？”想要问时，却又不好开口。

### 人物谱

#### 秦可卿

秦可卿，贾蓉的妻子，金陵十二钗之一。可卿是她的乳名。她是营缮司郎中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大名兼美。她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行事又温柔平和，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但公公贾珍与她关系暧昧，致使其年轻早夭。

[1][秦太虚]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北宋文学家、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

[2][肉眼凡胎]佛经中有“天”、“肉”、“慧”、“法”、“佛”五眼，肉眼为肉身之眼，也称俗眼，肉眼凡胎指尘世中的平常人。

[3][金陵十二钗]是太虚幻境“薄命司”里记录的南京十二个最优秀的女子。钗，女子头发上的饰品，这里用来指代女子。

[4][仙机]旧时谓神仙异人所作的预言或暗示。

[5][大士]指佛教的佛和菩萨。

[6][道号]指道士的名号或尊号。

[7][夜叉]佛教护法神，也指恶鬼。

## 第六回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话说在京城附近有个姓王的小户人家，祖上曾做过小小的一个京官，从前和王夫人的父亲认识。因为攀附王家的势力，便连了宗，自认作侄儿。现在祖辈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儿子，小名叫狗儿。他的妻子刘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板儿，已有五六岁了；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青儿。还有一个岳母刘姥姥，一家五口，以务农为业，勉强度日。



◆刘姥姥和板儿

这年初冬，家中连过冬的衣食也没有置办，狗儿不免心烦，喝了几杯闷酒，在家乱发脾气，刘氏也不敢顶撞。刘姥姥看不过去，于是说道：“姑爷，你别怪我多嘴。咱们庄稼人，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你就是吃喝惯了，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这京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光在家发脾气有什么用啊。”狗儿听说，冷笑道：“有办法还等到这会儿。我既没有收税的亲戚，也没有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

子可想？便是有，也只怕他们未必答理我们呢！”刘姥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从前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sup>[1]</sup>的，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趟，他们家的二小姐也没有看不起我们。如今她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说上了年纪，却越发怜贫恤老了。你何不去走动走动，要是她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谁知狗儿名利心最重，听她说完，心里便活动起来。他笑着接道：“姥姥既然这样说，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儿就走一趟，先试试风头再说。”刘姥姥道：“嗳哟哟！‘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身份，他家人又不认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儿笑道：“没事，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带了外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这周瑞过去曾交往过，我们关系是很好的。”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只是这么长时间不走动了，也不知道他如今怎样了。那我就舍着我这老脸去碰一碰。”



◆周瑞家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刘姥姥便带板儿进了城，找到了荣府。她先绕到后门，去找熟人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周瑞家的忙将她们请进屋，边命小丫头倒茶，边问刘姥姥：“今日是路过，还是特意来的？”刘姥姥说：“是特来瞧瞧嫂子你，顺便也请姑太太的安。假如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要是不能，便请嫂子代我向姑太太致意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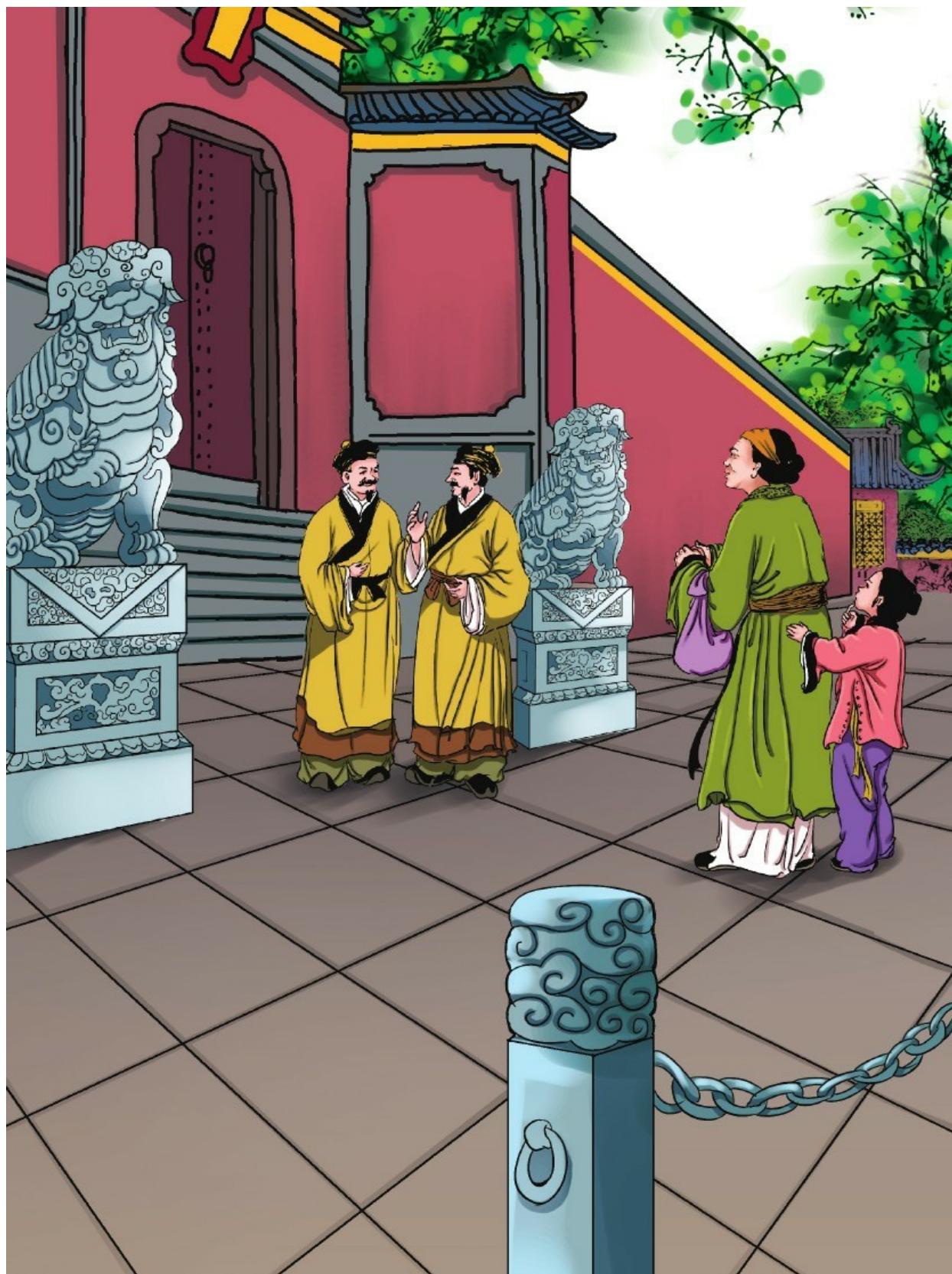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笑着说道：“姥姥你放心。你大老远的来了，哪能不让你见个真佛去呢。只是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管事，都是琏二奶奶管家了。这琏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

刘姥姥听了，吃惊道：“原来是她！难怪呢，我原来就说她不错的。这么说来，我今儿还得见她了。”周瑞家的道：“这是自然的。如今

太太事多心烦，有客来了，能推得过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凤姑娘接待。今儿宁可不见太太，也要见她一面，才不枉你来一回。”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全仗嫂子了。”周瑞家的道：“说哪里话。我只不过通报一声罢了。”说着，便叫小丫头悄悄打听打听，老太太屋里摆饭了没有。

小丫头出去了，二人又说些闲话。刘姥姥说：“这凤姑娘今年还不过二十岁罢了，就这么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真是难得。”周瑞家的听了道：“我的姥姥，你还不知道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少说也得有一万个心眼。若要论口齿伶俐，十个能说的男人也比不过她呢。就是对待下人有些太严厉了。”说着，只见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已摆完饭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快走，快走。趁着她吃饭这个空子，咱们先赶着去。要是晚一步，找她问事的人多了，难说话。”说着一齐下了炕，整理整理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随着周瑞家的，往贾琏的住处来。

刚进屋子，刘姥姥便闻见一阵香气，也不知是什么气味，身子仿佛在云端里一样。再看满屋中的摆设都耀眼夺目的，使人头晕目眩。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便问好让坐。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貌的，当她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听见周瑞家的称她是平姑娘，又见平儿叫周瑞家的为周大娘，才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罢了。



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sup>[2]</sup>，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倒了茶来吃茶。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不免东瞧西望，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一样的东西，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正想着，只听小丫头们说：“奶奶回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迎出去。

刘姥姥侧身坐着，等了半天，才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她。刘姥姥会意，于是带了板儿下炕，朝这边屋里来。凤姐儿带着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筷儿<sup>[3]</sup>拨手炉<sup>[4]</sup>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一个小小的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地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旁边站着呢。



◆平儿

凤姐忙想起身，还未起身时，便满面春风地问好，又怪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又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了，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也不知是什么辈份，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说道：“这就是我才说的那姥姥了。”凤姐点头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嫌弃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些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到这来，只会给姑奶奶丢脸。”凤姐儿笑道：“这话说的，我们不过是借着祖父虚名，做了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说着，又叫周瑞家的去回太太。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给板儿吃，与刘姥姥说了会儿闲话。不多

时，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没空，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要是有什么事，只管告诉二奶奶就是了。”一面说，一面递眼色给刘姥姥。刘姥姥会意，红着脸说道：“按道理说，今儿初次见姑奶奶，本不该说，只是大老远的奔你这里来，也不得不说。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没有办法，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你来了。”说着又推板儿道：“你爹在家怎么教你来的？叫咱们干什么来了？光知道吃果子。”凤姐早已明白了，见她不会说话，笑着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然后又问周瑞家的：“这姥姥吃过饭没有？”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哪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听说，忙命传饭来。周瑞家的带了刘姥姥和板儿去旁边屋里吃饭。

凤姐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她刚才太太还说了些什么。周瑞家的道：“太太说，咱们和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是偶然连了宗的。这几年也不大走动。今儿他们来了，也不可怠慢了她。要是有什么事，叫奶奶裁度就是了。”凤姐听了说道：“我说呢，既是一家子，我怎么连影儿也不知道。”说话时，刘姥姥已吃完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舔舌咂嘴地道谢。

凤姐笑道：“请坐下，刚才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要说亲戚之间，原本就该有个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事太多，太太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的也是有的。况且近来是我接管这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二来外头看着我们家虽是烈烈轰轰的，却不知大也有大的艰难，说出来别人也未必信。今儿你大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我怎好叫你空手回去呢。正好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要是不嫌少，就先拿去吧。”

刘姥姥先听诉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凉了半截。后来听见给她二十两，喜得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哎，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见她说得粗鄙，只管用眼色制止她。凤姐看见，只是笑

而不理睬，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凤姐说道：“这是二十两银子，给这孩子做件冬衣吧。这钱雇车坐吧。改天无事，只管来逛逛。天也晚了，就不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儿吧。”

刘姥姥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跟着周瑞家的来到外面。刘姥姥要留下一块银子给周瑞家孩子们买果子吃，周瑞家的执意不肯。刘姥姥又感谢了一番，便从后门回去了。

### 人物谱

#### 刘姥姥



王板儿的姥姥。一位具有非凡公关才能的老太太。见证了贾府兴衰荣辱的全过程。刘姥姥与贾府的渊源还得从他的女婿王狗儿说起，王狗儿的祖上曾经是一个小小的京官，与贾府王夫人的父亲认识，又因同是姓王，借着“一处做官”的机缘便“连了宗”成了“本家”。于是王狗儿家就结了贾府这一富户。后来偏偏这王狗儿家不争气，弄得家业萧条，就搬出了城住到了乡下。到了年冬岁末，王狗儿家无以为计，顾头顾不得尾，岳母刘姥姥只好借着这个关系到贾府攀亲，寻求救济，于是就有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连过宗]指封建社会中，同姓而没有宗族关系的认作本家。

[2][炕]用砖或土坯砌成的床，上面铺席，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

[3][火筷儿]烧火棍类的东西。

[4][手炉]冬天暖手用的小炉，可捧在手上，笼在袖内。

## 第七回 通灵玉巧遇黄金锁

周瑞家的送走了刘姥姥后，便往梨香院来了。宝钗正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描花样子呢。见她进来，满面堆笑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这日子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是你宝兄弟惹你生气了不成？”宝钗笑道：“哪里的话。只因我的病又复发了，所以这两天没出屋子。”周瑞家的说：“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儿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除了根才是。”宝钗听了便笑道：“为了我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呢。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假若只吃寻常药，是不管用的。他开了个方子，名为‘冷香丸’。他说发病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有效果。”

正说着，薛姨妈把周大娘叫了过去说：“我这里有十二支纱做的花儿，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何不给她们姐妹们戴去。你今儿来的巧，就带了去吧。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凤姐吧。”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顺路来到了迎春这里，恰巧探春也在，便将花一齐送上，并说明缘故，二人起身道谢，叫丫鬟们收了。

周瑞家的又到了惜春这里，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一起顽耍呢。周瑞家的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正和智能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我若是剃了头，这花儿可戴在哪里呢？”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收了花。



◆薛宝钗

周大娘又和智能唠叨了一会儿，便往凤姐这来。凤姐正睡觉呢，周瑞家将四枝花儿交给了平儿。

然后周瑞家的往贾母这边来找黛玉，谁知此时黛玉正在宝玉房中解九连环玩呢。周瑞家的说明原委，黛玉问道：“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也不言语。宝玉便问起宝钗，听说她生病了，忙派人去问候。

第二天，贾珍的妻子尤氏请凤姐到宁国府去做客，宝玉知道，便也要去。凤姐只得答应，姐儿两个坐了车，一起来到宁国府。秦氏笑道：“今儿巧，上回宝叔要见的我那弟弟，他今儿也在这里，正在书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一瞧？”凤姐听了也要见见，便叫人将秦钟带过来。只见他比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

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凤姐见了很喜欢，就令他在身旁坐了，还送了很多礼物给他。

饭后，凤姐与尤氏等人玩牌，宝玉和秦钟一起玩。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就亲密起来。说起读书，两人计划回去同家人商量一同去学堂念书，也好互相为伴，使学业有所长进。二人计议完后，又去看她们玩牌。众人看天色已晚，便回去了。宝玉和贾母说起了秦钟要上家塾[1]的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读的朋友，又称赞秦钟的人品好，凤姐也在一旁帮腔，贾母听了很高兴，也就同意了上学的事。

宝玉忽然想起昨日说宝钗病了，便来到梨香院中看望宝钗。薛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颜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也不觉得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问：“姐姐的病可好了？”宝钗抬头见宝玉进来，连忙起身含笑答说：“已经好多了，倒多谢记挂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又命莺儿斟茶来。



◆莺儿

宝钗看见宝玉脖子上挂着的那块宝玉，笑着说道：“成日家说你的这玉，还没有细细地鉴赏过，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从项上摘下了玉，递到宝钗手里。只见这玉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宝钗看完，又翻过来细看，嘴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鉴赏鉴赏。”宝钗被缠不过，只得解开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sup>[2]</sup>掏出来。

宝玉忙托了细看，果然见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写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便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宝钗不等她说完，便叫她去倒茶。

宝玉此时与宝钗很近，只闻见一阵阵甜丝丝的幽香，但不知是什么香气，于是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然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胡闹了，药也是瞎吃的？”

正说着，林黛玉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得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更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了。”黛玉笑道：“要来一起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怎么不懂这意思？”



◆林黛玉

此时薛姨妈摆了几样茶果叫他们吃茶。宝玉夸前日在珍大嫂子那里吃的鹅掌鸭信好吃，薛姨妈听了，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给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薛姨妈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嬷劝阻宝玉不要吃酒，宝玉和两个姐妹说说笑笑的，哪里肯听。李嬷嬷说：“你小心老爷今儿在家，提防问你的书！”宝玉听了这话，心中大不自在，慢慢地放下酒，垂了头。黛玉忙说：“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你在这儿呢。”那李嬷嬷不知黛玉的意思，说道：“林姐儿，不要由着他了。你要是劝劝他，只怕他还听些。”林黛玉冷笑道：“我为什么由着他？我也犯不着劝他。你也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也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的。难道姨妈这里是外人，便不能在这里吃吗？”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

道：“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宝钗也忍不住笑着，在黛玉腮上一拧，说道：“林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众人又吃了一会儿，宝玉和黛玉便起身告辞了。



次日秦钟来到贾府，宝玉领他去拜见贾母。贾母见秦钟形态标致，举止温柔，心中十分喜欢，便留茶留饭，又命人带去见王夫人等。众人平时都很喜爱秦氏，今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贾母送了一个荷包与一个金魁星<sup>[3]</sup>，意为“文星和合”。又嘱咐他说：“你家住得远，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只管住在这里。和你宝叔在一起，别跟着那些不长进的东西们学。”秦钟一一答应着。

宝玉因急于要和秦钟一起，所以定了后天去上学。这天一早，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收拾得妥妥帖帖。见宝玉起来，就伺候他梳洗，并嘱咐宝玉道：“念书的时候要专心，别和他们一起顽闹。虽说是勤奋要强，但身子也要保重。”袭人说一句，宝玉应一句。

辞了贾母、王夫人和贾政后，宝玉忽然想起还未辞黛玉，便又忙到黛玉房中来作辞。正赶上黛玉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学再吃饭。还有胭脂膏子也等我回来再制。”唠叨了半天，才撤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宝玉笑而不答，和秦钟上学去了。

[1][家塾]私塾的一种。指请塾师在自家设学，教导本家子弟的一种私塾。

[2][璎珞]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

[3][魁星]即北斗七星的第一颗（一说为前四颗），又名奎星，乃二十八宿中奎木狼，又名文曲星，主文运。

## 第八回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这年快到冬至，秦氏忽然病了。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与她说说家常，并劝慰她安心养病。初二这天，凤姐吃过早饭，到宁国府看望秦氏，秦氏已是骨瘦如柴了。尤氏与凤姐商量，要提前给秦氏预备后事冲一冲。回到贾府，凤姐告诉贾母：“现在还没事，精神挺好的。”

谁知冬底，林如海寄来书信，因身染重疾，特来接林黛玉回去。贾母听了，未免又加忧闷，只得匆忙打点黛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无奈父女之情，也不好阻拦。于是贾母让贾琏送黛玉回去，探望完毕仍由贾琏将黛玉带回来。挑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坐船往扬州去了。

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凤姐儿心中实在没意思。这天夜间，凤姐和平儿睡下，屈指算着贾琏他们的行程，不知不觉到了三更。凤姐刚觉得有些困了，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子睡得好香！我今天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咱们平时相处得好，我舍不得婶子，所以来和你告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要告诉婶子。”凤姐听了，恍惚问道：“你有什么心愿？只管托付给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比不过你，你怎么连两句俗语也不知道？常言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有数百年。万一乐极生悲，假若有一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白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说的极是，但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保万全？”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呀。否极泰来<sup>[1]</sup>，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哪里是人力可能保全的。但如今能在荣耀时筹划下将来衰时的事业，也可谓保全了。”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依我之见，趁今日富贵，在祖坟附近多买些田庄、房舍、地亩，祭祀供给的费用都可以出自此处，还可将家塾设在这里。即使以后有了罪，别的东西可以充公，这祭祀产业是不用的。假若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

退步，祭祀也可长久。要是只看眼前，以为荣华不绝，不考虑以后的事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眼看不用几天又有一件非同寻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一样的繁盛。不过要知道那也只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此时如果不早作打算，到时只怕后悔也来不及了。”凤姐忙问：“那可有什么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想问时，只听有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一听，吓了一身冷汗，连忙穿衣，往王夫人处来。长辈的想她平日孝顺，同辈的想她和睦亲密，小辈的想她素日慈爱，就连家中的仆从老小也都想她怜贫惜贱、慈老爱幼的恩德，都忍不住悲伤痛哭起来。宝玉听说爬起来，换了衣服，来见贾母，立刻就要过去。贾母命人备车，多派跟随人役，拥护前来。

到了宁国府前，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哄哄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宝玉下了车，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贾珍哭得泪人一般，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众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没有用，还是商议如何料理要紧。”

贾珍选了上等棺木，决心大办丧礼，又为贾蓉捐了官，以使丧礼更加风光。前来吊丧的人很多，但尤氏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能料理事务，贾珍惟恐亏了礼数，遭人笑话，因此心中不自在。宝玉为他举荐了凤姐来帮忙。

贾珍于是来找邢夫人，说要凤姐来帮忙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邢夫人笑道：“原来是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王夫人心中怕凤姐没有经过丧事，怕她料理不清，惹人耻笑。见贾珍苦苦说着，心中已活了几分。凤姐平时最喜欢管事，好卖弄才干，见贾珍说得情真，王夫人也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哥说得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吧。”贾珍见凤姐应允了，又陪笑道：“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凤姐接了宁府的管理大权，便一个人心中思考管理办法。



◆贾珍

宁国府中的总管来升听说请了凤姐来管事，便告诫大家小心：凤姐厉害，不要让她抓住错处。正说着，凤姐传来升媳妇，并要家里人口花名册来查看，告诉大家第二天一早到齐听她分活儿。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问了来升媳妇几句话，便坐车回家了。

第二天，凤姐到得很早，宁国府中的仆人都到齐了。只听凤姐与

来升媳妇道：“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错我半点儿，不管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律处治。”说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地唤进来看。看完后，又吩咐了众仆人的职责。众人领了东西，也都有了投奔，不像原来只拣便宜的做，各房中也不会趁乱失迷东西。即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像以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正陪举哀，又顾接客。凤姐见自己威重令行，这些都有了头绪，心中十分得意。此后凤姐每天都准时来到宁府，不辞劳苦，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全族上下无不称赞。

到了五七<sup>[2]</sup>，吊丧的人更多，凤姐一大早就起来，到灵前哭祭了一番，然后开始点名。所有的人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凤姐很生气，那人道：“小的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儿起晚，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了。”说着拉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凤姐一人管理宁府与荣府事务，人来人往不绝。那被打之人含羞去了，这才知道凤姐的厉害。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

这天，有人来报：“苏州去的人昭儿来了。”凤姐急忙唤进来。昭儿向凤姐请安后说道：“二爷打发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已时<sup>[3]</sup>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问老太太有什么吩咐，还瞧瞧奶奶家里可好，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说完，连忙退去了。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她不知哭得怎样呢。”说着，蹙眉长叹。

因出殡的日子近了，事务更多，凤姐一心想把每样事情做好，忙得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到了出殡时，所有执事陈设，浩浩荡荡，摆了三四里远。送殡的王孙公子，不可胜数，大小轿子、各色车辆，不下百十辆。

一路上，彩棚高搭，和音奏乐，有东平、南安、西宁、北静王四家王府祭棚，又有各位亲友路祭。在这四王当中，只有北静王功高，且性情谦和，考虑到祖父在的时候两家相交的情分，荣辱与共，不能当作异姓；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一天已经探丧上祭，如今又亲自设下路奠，在路上等候。

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边过来。宁府的开路传事人看见，连忙回去禀报贾珍。贾珍命前面停住，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北静王水溶<sup>[4]</sup>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并命长史代奠。贾赦等一旁还礼后，又上前来谢恩。

水溶十分谦逊，问贾政道：“哪一位是衔宝出生的？”贾政听说，忙回去，命宝玉脱去孝服，领他前来。宝玉平日就听说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只是没有机会相见。今见水溶来叫他，自是欢喜。

宝玉抬头见北静王水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是好俊美的人，于是忙抢上来参见，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见宝玉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接着问他道：“衔得那宝贝在哪里？”宝玉连忙从衣内取出递了过去。水溶仔细看了，又念了那上头的字，一面称奇，一面理好彩绦，亲自给宝玉带上。又拉着手问宝玉几岁，读什么书。宝玉一一回答。



水溶见他语言清楚，谈吐有致，便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将来前途不可估量啊。”说着，又将腕上一串念珠摘了下来，递给宝玉说：“今日初会，仓促间竟没有礼物，这是前天圣上亲赐的香念珠一串，只当作见面礼吧。”宝玉连忙接了，回身奉给贾政。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于是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请王爷回府，水溶觉得逝者为尊，不肯先行。贾赦等没有办法，只得告辞谢恩回来，命人赶紧过去。水溶这才回去。

出了城，这宁府送殡队伍便直奔铁槛寺。因为要处理停灵的事，凤姐住到了灵堂附近的馒头庵。庵里只有一个尼姑静虚和两个徒弟。

晚上，静虚见左右无人，便对凤姐说：“我有一事，想求奶奶帮个忙。”原来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看中了守备公子的未婚妻张金哥，张家贪财势，想请贾府帮忙退婚。

凤姐本不想管，不料静虚说：“倒显得府里没本事。”凤姐一听便来了劲头说道：“不管是什么事，我说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帮他这个忙！”静虚高兴得一个劲儿给凤姐拍马屁，说得凤姐连劳累都忘了。

凤姐帮张家退了婚。谁知张小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竟悄悄地自尽了，守备公子听说也投了河。凤姐顺顺利利地得了三千两银子，谁也不知道。从此，凤姐的胆子更大了。

### 人物谱

#### 王熙凤



贾琏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金陵十二钗之一。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攻于心计，虽然文化不高，却有主见、有胆识，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是贾府的大

管家。

[1][否 (pǐ) 极泰来]坏的到了尽头，好的就来了（否，泰：六十四卦中的卦名，否是坏的卦，泰是好的卦）。

[2][五七]古代从人死到出殡要经过四十九天，每七天为一七，四十九天时称为断七。

[3][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古代以十二地支计时，一个时辰为两个小时。

[4][北静王水溶]北静王，是王爵的封号，比公爵高一级的爵位。水溶，北静王的姓名。

## 第九回 贾宝玉试才大观园

一日正是贾政的寿辰，宁荣二府的人都一起庆贺，很是热闹。忽然传来圣旨，宣贾政入朝，贾母等人进宫。原来是贾政被选进宫的女儿元春被封为凤藻宫尚书<sup>[1]</sup>，又加封为德妃。听到这个消息，宁荣两府上下人等无不欢天喜地。自此，宁、荣两府，真是贵上加贵了。

且说林如海已入葬祖坟，所有的事都办妥当后，贾琏便带着黛玉回来了。宝玉与黛玉相见，悲喜交加，难免大哭了一场。宝玉细看黛玉，出落得越发超逸了。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忙着打扫卧室，安插器具，又将纸笔等物分送宝钗、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的香串珍重地取出来，转赠黛玉。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需要！”宝玉只得收回。



◆贾政

贾琏回家见过众人后，回到房中。凤姐一一说了家里的事，贾琏很是感激凤姐。正说着，贾赦派人来叫贾琏、贾珍，说皇上开恩，凡在京城有重宇别院的人家，恩准贵妃回家省亲<sup>[2]</sup>，共享天伦之乐。并告诉他们要在府中修一座省亲别院，作为元春省亲的别墅。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建造，到十月，各处的工程都已结束。贾珍来回报，只等贾政看过了，好题匾额对联。贾政听了，当下便招呼众客一同去，顺便议议，等贵妃游幸时好定名。众客听了都说愿意“献丑”，一齐跟着贾政来看这新建的别院。

将要到园门口，恰巧宝玉带着仆人从里面出来，迎面碰上了。宝玉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得退到一边站着。贾政最近听私塾先生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虽不喜欢读书，倒还有些歪才。今天偶然撞见，便命他跟来。

到了园门口，贾政吩咐说：“把园门关上，我先瞧瞧外面。”贾珍命人将门关了。贾政居中站定，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泥鳅脊，门栏窗格都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的水磨墙下是白石台阶，果然不落俗套。

开门进去，只见迎面有一座假山，像屏风似地遮住了园内景物。贾政说：“假如没有这山，一进来就瞧完全景，就少了趣味。”众人也都说是好山。贾政命贾珍在前面领路，自己扶了宝玉，进入山口。抬头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的地方。贾政回头笑道：“各位请看，此处题什么名最好？”众人听了，有说该题“叠翠”二字，也有说该提“锦嶂”的，又有说“赛香炉”的，还有说“小终南”的等等。原来众客心中知道贾政要试宝玉的学业进展如何，所以只说些俗套的来敷衍。贾政回头命宝玉来拟。宝玉道：“古有人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且这里并不是主山正景，不过是探景第一步，不如用‘曲径通幽’这句旧诗。”众人听了，都拍手叫好，一齐夸赞宝玉。

说着，便进入石洞来。只见这里佳木葱茏，奇花闪耀，在丛木的深处流出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桥，桥上有座亭子。有人题‘翼然’，也有

人说‘泻玉’，宝玉道：“用‘泻玉’二字，不如‘沁芳’二字。”贾政又命宝玉赋诗一首，宝玉念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政听了，点头微笑。

众人出亭过桥，忽然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墙，里面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大家来到后院，看到有大株的梨花和芭蕉。有人说这里应题“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另一个说“睢园雅迹”。贾政道：“也俗。”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sup>[3]</sup>的地方，应该歌颂皇恩才行。我看应用‘有凤来仪’四字。”众人都哄然叫妙。

转过山怀，隐约露出一带黄泥筑的矮墙，墙头都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像喷火蒸霞一样。墙里是几间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的枝条编就的青篱，一派田园风光。宝玉也不等贾政的命令，便说道：“旧诗上说‘红杏梢头挂酒旗’，我看不如用‘杏帘在望’四字。”众人都说：“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就俗陋不堪了。古人云‘柴门临水稻花香’，就用‘稻香村’怎么样？”众人听了，拍手称妙。

大家一路品题着，继续向前观赏。忽见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众人都道：“迷路了。”贾珍笑道：“跟我来。”大家跟着他一直走到山脚边，一转便是平坦宽阔的大路，大门就在眼前了。于是大家出来。

宝玉一心记挂着里边，又不见贾政吩咐，不得不跟随着到书房。贾政忽然想起他来，喝道：“你还不去？难道还没逛够！逛了半天，老太太一定惦记着。快进去，疼你也白疼了。”宝玉听说，才退了出来。



来到院外，就有跟着贾政的几个仆人上来拦腰抱住，都说：“今儿亏我们，老爷才高兴，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多亏我们回说高兴，不然，要是老太太叫你进去，就不能展示才华了。他们都说，你的那些诗比别人的都强。今儿得了这样的彩头<sup>[4]</sup>，该赏我们了。”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钱。”众人道：“谁没见过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吧。”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

见过贾母，听说没有难为着他，贾母心中很高兴。不一会儿，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身边佩物一件也没有了，于是笑道：“带的东西又是被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黛玉听说，走来一瞧，果然都没有了，便问宝玉道：“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是不可能了！”说完，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让她做的那个香袋儿拿过来铰了。

宝玉见黛玉生气了，忙赶过来，却见香囊<sup>[5]</sup>早剪破了。宝玉见过这香囊，虽还没做完，但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工夫。现在无故剪了，也很生气。便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递给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知道是怕人拿去，因此又后悔自己太莽撞，低头一言不发。

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不愿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一起还给你，怎么样？”说着，扔给她便走。黛玉见了，更加生气，眼泪又汪汪地滚下来，拿起荷包来又剪。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它罢！”黛玉将剪子一摔，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擦着眼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又拿起荷包来带上。黛玉被宝玉缠不过，说道：“你说不要了，这会儿又戴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说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妹，明儿另替我做个香袋儿吧。”黛玉道：“那也得看我高兴不高兴了。”二人说着，来到王夫人的房中。

一会儿林之孝家的来回：“从苏州买来的十个女孩子到了，还请了辅导老师，僧袍、道袍也做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姑娘，也是苏州人，家里过去是读书做官的。这位姑娘从小多病，出家后病才好了，所以就带着头发做了尼姑。经文极为熟练，也不用再学了，模样儿长得也很好，今年才十八岁，法号妙玉。现在父母都已经死了，她师父临死的时候嘱咐她不要回家乡。”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既这样，我们为何不把她接来。”林之孝家的回道：“她说‘候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是不去的。’”王夫人笑道：“她既是官宦小姐，当然骄傲些，就下个帖子请她吧。”林之孝家的答应出去，找相公写请帖去请妙玉了。

王夫人等人天天忙着，直到十月末，才差不多准备完。工程各个项目的账都清了，古董等装饰品也都摆好了，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也都放养了。贾蔷那边的小戏班也学会了演出二十出杂戏，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

贾政心里这才轻松了些，又请贾母等进园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遗漏不当的地方。于是贾政向皇上请示，皇帝传下圣旨，第二年正月十五上元节，恩准贾妃省亲。贾府得了消息，更是日夜做准备工作，连年也没好好地过。

### 人物谱

#### 贾政



贾政，字存周，工部员外郎，贾母和贾代善之次子。自幼好读书，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惟失之于迂腐。他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物，他孝顺贾母，亦想严厉管教子女；他想作好官，但可惜不谙世情，受人蒙骗，弄得声名狼藉。他是封建时代正统主义的悲剧人物。他既是

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

[1][尚书]古代官名，古代皇帝之下设三省六部，尚书为六部中各部最高长官。

[2][省亲]结婚后，女方回家看望父母就叫省亲。

[3][行幸]古代专指皇帝出行。也指皇帝留宿妃妾宫中。

[4][彩头]旧时称各种游艺、赌赛所得的好处、财物。

[5][香囊]又名香袋、花囊，内装香料，古代用于提神和配合身份。

## 第十回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正月十五日晚上，贾母等有官位有爵位的人，都按品级穿上了正式的礼服或官服。省亲别墅里，张灯结彩，摆着鲜花，点着名香，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等着，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

不大一会儿，见一对红衣太监<sup>[1]</sup>骑马缓缓走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障外面，就垂手向西站住。过了半天又来了一对太监，也是这样。不多一会儿，便听到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一队队太监过完后，后面才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黄绣凤的大轿，缓缓地过来。贾母等连忙在路旁跪下。有几个太监飞跑过来，扶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来。大轿抬进大门，到一座院落门前停下，太监们都退下去了，昭容、彩嫔等引领元春下轿。

院内灯火通明，最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进屋，换了衣服出来，坐着轿子进了省亲别墅。只见别墅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贾妃在轿内看到这园内外如此豪华，只默默感叹太过奢华了。太监请求登舟，贾妃下轿上船。



只见一条小河曲曲折折的，栏杆上挂满了玻璃灯，岸上每棵树都挂着几盏灯。因为是冬天，树上没有树叶，就用绸缎等做成树叶粘在上面。另外还用羽毛等东西做成荷叶、水鸟等放在水里。船上也挂满了盆景和花灯。

不久，船进了一个石港，上面挂着一个作匾的花灯，上面写着“蓼汀花溆”四个字。这些名字都是上一次贾政让宝玉写的，不知怎么就都用上了。原来元春是大姐，宝玉是小弟。因为母亲年龄很大了才生了这个弟弟，所以元春特别疼爱宝玉。宝玉三岁时，元春就手把手教他读书识字。进宫后，常常捎信出来给父母：“一定要好好抚养，不严格不能成材，过于严格恐怕影响他的健康成长。”考虑到这些，贾政就用了宝玉题写的名字和对联。那天没有写完的，后来也都补上了。

再说元春看了这四个字，笑着说：“‘花溆’二字就行了，何必再用‘蓼汀’？”旁边的太监听了，立刻下了小船上岸，把贵妃的话传给贾政。贾政听了，立刻命令赶快换掉。元春看了一会儿，便登船上了岸。见前面石牌坊上写着“天仙宝境”四字，贾妃忙命人换成“省亲别墅”。然后又进了行宫<sup>[2]</sup>。

只见火树银花，金窗玉槛。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贾妃于是问道：“这个殿为什么没有匾额？”随从的太监听着回答说：“这是正殿，别人不敢题写。”贾妃点头没有说话。

礼仪太监听示元春坐下受礼，两边奏起了音乐。太监听贾赦、贾政等人在大殿外面站好，元春让女官传话：“免礼。”太监听带领贾赦等人退出去。又有太监听带领荣国公老太君等人在殿外站好，女官再传话：“免礼。”于是她们退下去了。

贾妃起身，音乐就停止了。她进入偏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省亲别墅，来到贾母的住处，想要用家里的礼节为她们行礼，贾母等都赶快跪下。贾妃满眼泪水，上前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心里都有许多话，却说不出来，只管在那呜咽哭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等，都在旁边，哭着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贾妃才忍住悲伤，强笑着安慰贾母、王夫人道：“既然送我到那不能见亲人的地方，好不容易今天回娘家待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儿我走了，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贾母等人让贾妃坐下，和大家一一见过面，免不了又哭泣一番。

宁荣两府的家人都在厅外行礼。贾政只能在帘子外面向元妃请安，父女见面，却只能按君臣之礼，说些皇恩浩荡的勉励之话。元春命请薛姨妈、宝钗和黛玉，叙些离别情景以及家务私情。又命宝玉来见。小太监出去领宝玉进来，先行国礼，然后元春将他搂在怀里，又摸着他的头颈笑道：“比原来长大了好些……”一句话还没说完，又泪如雨下。尤氏、凤姐等人请元春入宴。元春让宝玉带路，和大家一起参观园子。元春见处处铺陈不一、桩桩点缀新奇，于是，极口称赞，但又劝道：“以后不可太奢华了。”来到正殿，免礼坐下，大开筵宴。贾母等人在下座陪着，尤氏、李纨、凤姐等人负责端茶倒水。



◆王熙凤

饭后，元妃命人拿来笔砚，亲自书写，选择几处她所喜欢的赐予名字：“顾恩思义”为匾额；“大观园”是园子的名；“有凤来仪”赐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为“怡红院”；“蘅芷清芬”赐名为“蘅芜苑”；“杏帘在望”赐名为“浣葛山庄”……并题了一首诗为：衡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写完后，向姐妹们笑道：“我写诗的才能一般，今天是勉强写一首。妹妹们也各自题写一个门匾的名字，写一首诗，可长可短，不用拘束。宝玉也能题名写诗了，我很高兴。‘潇湘馆’和‘蘅芜苑’是我最喜欢的，再有就是‘怡红院’、‘浣葛山庄’。这四个地方，宝玉再写四首诗，让我好好看看，看看有没有辜负我从小教育你的苦心。”宝玉只得答应下来。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之中，要算探春最出众了，但也比不过薛宝钗与林黛玉，只得勉强写了一首。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元春依次看过，称赞一番后，笑道：“还是宝钗黛玉两个妹妹的与别人不同，不是我们家姐妹们能比的。”

原来林黛玉原想在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料贾妃只让写一首，于是便胡乱作了一首五言律诗。这时宝玉还没有作完，刚作了“潇湘馆”与“蘅芜苑”二首，正作“怡红院”一首，只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趁众人不注意时，急忙回身悄悄推他说：“她因不喜欢‘红香绿玉’四个字，而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儿偏用‘绿玉’二字，这不是有意和她过不去吗？况且蕉叶的说法也很多，再想一个字改了吧。”宝玉见宝钗这样说，便擦汗道：“我现在也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听了，恍然大悟道：“该死，该死！就在眼前的偏倒想不起来了，你真可谓‘一字师’了。从此以后我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也悄悄地笑道：“还不快作上去，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说完便抽身走开了。



◆林黛玉

宝玉写了三首。此时林黛玉因没能施展抱负，心里很不痛快。见宝玉自己写四首，就想帮他。于是走到宝玉案旁，悄悄问：“都写完了吗？”宝玉道：“才写了三首，只差‘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你只抄录前三首好了。这首我替你作了。”说完，低头一想，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扔在他跟前。宝玉打开一看，觉得这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都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连忙抄上了。



这四首是：

《有凤来仪》

秀玉初成实， 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 个个绿生凉。  
迸砌妨阶水， 穿帘碍鼎香。  
莫摇清碎影， 好梦昼初长。

《蘅芷清芬》

蘅芜满净苑， 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  
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怡红快绿》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元春看后，高兴地说：“果然是有进步了！”又说“杏帘在望”这首比其他三首都好，于是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

这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唱戏的女子，在楼下正等得着急，只见一太监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单来！”贾蔷急忙把戏单送过去。元春只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



◆太监

演员们很卖力，演得惟妙惟肖。刚演完了，一个太监捧着糕点进后台：“谁是龄官<sup>[3]</sup>？”贾蔷知道是赏赐，赶快接过来，命令龄官磕头感谢。太监又道：“贵妃说‘龄官演得好，让她再演两出戏’。”贾蔷忙答应了。于是龄官又演了《相约》、《相骂》二出。元春看后很高兴，说：“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要好好教她。”然后又额外赏了两匹宫缎，两个荷包与金银锞子，食物等。



◆龄官

听完戏就撤了筵席，继续游玩还没看到的地方。见到寺庙后，元春马上洗净手进去烧香拜佛，又题一个门匾“苦海慈航”，还赐给了尼姑和道姑们很多东西。过了一会儿，太监启奏道：“赏赐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元春从头看后，便命令照此执行。太监听了，下来一一发放。

给贾母的是金、玉如意<sup>[4]</sup>各一把，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贵长春”皇宫专供缎子四匹，“福寿绵长”皇宫专供绸子四匹，紫金“笔锭如意”锭子十个，“吉庆有鱼”银锭十个。邢夫人、王夫人与宝玉、探春姐妹等其他人都有，连房中的奶娘众丫鬟也都有份儿。

众人谢恩后，主事的太监道：“现在已是凌晨两点四十五了，请贵妃回宫吧。”元春听了，不由得眼泪又滚下来。她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紧紧不愿放开，并再三叮咛：“不用挂念，多注意身体。如今皇恩浩荡，一个月允许进宫一次，见面的机会有的是，何必这

么伤感。如果明年皇上仍允许省亲，千万不可这样奢华靡费了！”贾母等哭得说不出话来。元春虽然不忍分别，但皇家规矩又不得违犯，只得硬下心上车回去了。

## 人物谱

### 元春

贾政与王夫人的女儿，贾宝玉的姐姐，因生于正月初一，所以名元春。贾元春自幼由贾母教养。作为长姐，她在宝玉三四岁时，就已教他读书识字，虽为姐弟，犹如母子。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起初掌管王后的礼职，充任女史，不久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后来，蒙天子降谕特准鸾舆入其私第，大观园即为其省亲所造。贾元春在书中出场不多，但她却是贾府的政治靠山，皇宫通过这个贵妃娘娘的关系，促使了贾赦、贾珍、贾琏等人有恃无恐地进行打点进贡，太监勒索，开支日繁，也加速了这个封建家族的衰落灭亡。

[1][太监]也称宦官，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2][行宫]古代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官署或住宅。

[3][龄官]贾家买来的十二个唱戏的女孩之一，小旦，其演技得到元春的称赞。素与贾蔷相好。戏班解散后，离开贾府。

[4][如意]一种象征祥瑞的器物，用金、玉、竹、骨等制作，头灵芝形或云形，柄微曲，供指划用或玩赏。

## 第十一回 贾宝玉闻香编典故

贾妃回宫后，第二天就去向皇上谢恩，并说了归省的事，皇上听后很高兴，又将彩缎金银等，赏赐给了贾政及家人。荣宁二府因省亲的事，连日用尽心力，人人都是筋疲力尽，又将园中的陈设等东西收拾了三天才完。

这天一大早，袭人的母亲亲自向贾母请示，接袭人回家团聚，到晚上才能回来。贾珍请宝玉过去看戏，宝玉看后觉得没意思，就和仆人茗烟来花家看袭人。

袭人的母亲和哥哥都非常惊讶，不知如何招待宝玉，又是摆饭，又是倒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是知道的。果子也不用摆，不敢乱给他东西吃。”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炕上，让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给宝玉垫了脚，并从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把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盖好后，放在宝玉怀里，然后用自己的茶杯倒了茶，递给宝玉。

袭人怕宝玉有什么闪失，让他待了一会儿，就让哥哥去雇一乘小轿，送宝玉回去。

晚上袭人回来后，试探宝玉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等一年，明年他们来，就要赎我出去呢。”宝玉听了这话，问：“为什么要赎你？”袭人说：“我又不是你家生的，一家子都在别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这怎么行？”宝玉道：“我不让你走。”袭人坚定地说：“没有这个道理。就算是在皇宫里，也有约定，不能把人永远地留下啊，别说你了！”

宝玉低头想想，觉得她的话有理，不过还不甘心，又说：“老太太不放你，你就走不了。”袭人反问：“为什么不放？我从小就到这里来了，跟着老太太，先伺候了史大姑娘几年，现在又伺候了你几年。现在我们家来赎我，老太太可能连钱都不要，就开恩放我走呢。如果说因为伺候你伺候得好就不让我走，那更不可能。伺候得好是分内的事，我走

了，还有好的丫鬟来，不是没有了我就做不成事了。”

宝玉发了半天呆，然后说：“你是走定了？”袭人点点头：“走定了。”宝玉心想：“谁知她竟然这样无情无义。”他叹口气：“早知道你们要离开，我就不该让你们来，省得最后只剩我一个孤魂野鬼。”说着，他就赌气睡觉去了。

原来袭人回家，听见母亲和哥哥要赎她回去，她哭着说死也不回去。她母亲今天见宝玉来了，看他们二人又那么亲密，便放下心来，不再有赎她的念头了。

袭人知道宝玉从小性格怪癖，仗着祖母溺爱，更是无拘无束，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袭人早就想劝劝他，但估计他是不会听的。今天正巧有赎身的事，袭人就想借这件事试探试探宝玉，然后才好劝说。

见宝玉躺在床上泪流满面，袭人就笑着说：“别伤心了，你真心留我，我就不走了。”宝玉听出有活口，着急地说：“你倒是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已经把话都说尽了。”袭人笑了：“我有两三件事，你如果答应了，才算是你真心留我。如果这样，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绝对不会走的。”

宝玉笑着催促：“你说，哪几件事？我都答应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都答应。我只求你们一起看着我，陪着我，等我有一天化成了灰——灰还不好，灰还有痕迹——等我化成一缕轻烟，风一吹就消失的时候，你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没等他说完，袭人忙捂住他的嘴：“好好的，干嘛说这样的狠话。”宝玉忙说：“再不说这样的话了。”袭人说：“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要再说，你就拧我的嘴。还有什么？”

袭人说：“第二件，你真喜欢读书也罢，假喜欢也罢，只是你别老是笑话人家喜欢读书的是“书虫子”，你一定要做出个读书的样子。要不然，外人怎么看你？老爷能不生气打你吗？”宝玉笑着答应：“再也不说了。那些话都是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的。再也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

袭人接着说：“再不能乱说僧、道的坏话，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再不许吃人家嘴上擦的胭脂了，再不能随便和女孩胡闹。”宝玉道：“都改，都改。还有什么，快说。”

袭人笑着说：“没有什么了。如果你真答应了我，就是拿八抬大轿也抬不走我。”宝玉笑着说：“你在这里住长了，不怕没八抬大轿<sup>[1]</sup>让你坐。”袭人冷笑：“这我可不想要。就算坐了，也没什么意思。”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便各自睡了。

第二天，宝玉去找黛玉。他揭起软帘进到里屋，见黛玉在睡午觉，忙走上来推她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黛玉见是宝玉，说道：“你先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过了困劲儿

就好了。”

黛玉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是歇一歇，你先到别处去玩一会儿再来。”宝玉推她道：“我哪里也不去，别人都没意思。”黛玉笑道：“你要在这里，就到那边老老实实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想躺着。”黛玉道：“那你就躺着。”宝玉说：“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黛玉道：“胡说！外头那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就行了。”

宝玉到外间看了看，回来笑道：“我不用那个，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你真就是我命中的‘魔星’！枕这个吧。”说着，将自己枕的推给宝玉，起身又拿了一个枕头来，两人对面躺下。

宝玉只闻见一股幽香，是从黛玉袖中散发出来的，闻着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看里面有什么。黛玉笑道：“寒冬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然没有，这香是从哪里来的？”黛玉道：“我不知道。可能是柜子里头的香气或者是衣服上熏染的。”宝玉摇头道：“不对，这香味很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sup>[2]</sup>’、‘真人<sup>[3]</sup>’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给我做。我有的只不过是那些俗香罢了。”

宝玉笑道：“我只要说一句，你就说上这么多，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今天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最受不了挠痒，没几下，她便笑得喘不过气来，说：“宝玉，你再闹，我就生气了。”宝玉这才住了手，笑问道：“你还说不说这些了？”黛玉笑道：“不敢说了。”一面梳理着头发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有些不明白，便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叹笑道：“真是个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宝玉这才听出来，笑道：“刚才求饶，现在说得更狠了。”说着，

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要想饶你也行，只是得把袖子给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闻个不停。

黛玉收回袖子说：“这你该走了吧。”宝玉笑道：“我不走。咱们斯斯文文地躺着说话儿。”说着，就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黛玉也不理他。宝玉问她几岁来的京城，路上有什么景致古迹，扬州有什么遗迹故事、土俗民风等，黛玉也不回答。



宝玉怕她睡出病来，便哄她道：“嗳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事，你可知道？”黛玉见他说得郑重，且又很严肃，以为是真的，便问：“什么事？”宝玉便忍着笑顺口胡说道：“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瞎说，没听说过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还都知道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道：“那你说。”宝玉又说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有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召集大家开会。它说：‘明天就是腊八节，世上的人都熬腊八粥。我们洞里吃的东西太缺乏，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多偷些东西。于是，派遣一个能干的小耗子去侦查情况。不久，小耗子回来禀报：‘侦查清楚了，山下的庙里东西最多’。老耗子又问：‘有几样米？几样果啊？’小耗子说：‘大米豆子一大囤，数不清。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子听了大喜，拔出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接了命令去偷米。又拔出一支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了命令去偷豆。一项一项都安排好了，最后只剩下偷香芋了，他又拔出一支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最弱小的一个小耗子举手说：‘我愿意去偷香芋。’老耗子们看小耗子年纪小、身子弱，不准它去。小耗子说：‘我虽然弱小，但有法术，聪明伶俐，我可用巧妙的方法去偷！’老耗子们就问：‘什么巧妙方法？’小耗子说：‘我摇身一变，先变成个香芋，滚到香芋堆里，别人看不出来，然后慢慢地用分身法搬运。这办法巧妙吧？’老耗子们都说：‘妙是妙，不过你能不能变啊，先变个让我们瞧瞧。’小耗子笑着说：‘这个容易。’说完，她说声‘变’，竟变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位小姐。耗子们都笑了：‘变错了，变错了。说是变香芋的，怎么变出个小姐来？’小耗子现出原形，笑着说：‘你们没见过什么世面，只认识有种果子是香芋，却不知道管理盐业的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撕烂了你的嘴！我就知道你是编的。”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好妹妹，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香，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黛玉笑道：“编

出来骂了，还说是典故呢。”

一句话没说完，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问：“谁说典故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坐，笑道：“你瞧瞧，还能有谁！他编了骂人，还说是典故。”宝钗笑道：“原来是宝兄弟，这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典故是多。只可惜一件，该用典故的时候，他就忘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厉害，宝玉你终于也遇上对手了。遭报应了吧。”三个人说笑了一会儿，便各自回去。

[1][八抬大轿]八个人抬的轿子，古代轿子因轿夫人数不同有大小之分，八人以上为大轿。

[2][罗汉]佛教说法，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佛陀弟子修证的最高果位。

[3][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

## 第十二回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天早晨，宝玉没事可做，吃了饭到薛姨妈那里闲逛。贾环<sup>[1]</sup>也到薛姨妈这里玩，正碰上宝钗、香菱、莺儿三个人扔色子<sup>[2]</sup>赌小钱，贾环也要跟着玩。宝钗一向看待他就像看待宝玉一样，听他说要玩，就让他玩。玩了一会儿，贾环输了便耍起赖来。莺儿满心委屈，嘴里嘟囔说：“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儿我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么多，也没着急。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宝钗不等她说完，就叫她不要说了。贾环道：“我拿什么和宝玉比呢。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了。宝钗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又骂莺儿。

正在这时候，宝玉恰好来了，问发生了什么事。贾环不敢出声。宝钗知道他家的规矩，凡是做兄弟的，都害怕哥哥。宝钗恐怕宝玉训斥贾环，所以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就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反而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可能那一件东西好啊，你就丢了这件拿那一件嘛。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儿就好了吗？你本来是来找乐子的，找不到乐子，就到别处去找。哭一会儿，难道就有乐子了吗？”贾环听了，也没说什么就回去了。

赵姨娘见他这样，便问：“又给谁当出气筒去了？”问了第二遍贾环才说：“同宝姐姐玩，莺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就撵我回来了。”赵姨娘听了，啐道：“谁叫你去那里玩了？没脸的东西！哪里不能玩？谁叫你跑去讨人嫌！”正说着，正巧凤姐从窗外过，听到便隔窗说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哪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没有的干什么！不管他做了什么，有太太老爷管他呢，你怎么能大口啐他！他现在是主子，就算犯了错，有负责教育他的人，与你有什么关系！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



◆莺儿

贾环平时就怕凤姐，听见叫他，忙答应着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出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没出息！平常就和你说：要吃，要喝，要玩，要笑，想和哪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谁玩。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得歪心邪意。自己不自重，要往下流走，还怨人家偏心。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儿！”贾环诺诺地说：“输了一二百。”凤姐道：“亏你还是爷，输了一二百就这样！”回头叫丰儿取一吊钱来，把贾环送到后面和迎春她们玩去了。

宝玉正和宝钗说笑，听见有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起身就要去看。宝钗笑道：“等着，咱们两个一起去。”说着下了炕，和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



史湘云正大说大笑的，见他们两个来，忙问好相见。正巧林黛玉也在旁边，便问宝玉：“在哪待着了？”宝玉说：“在宝姐姐家。”黛玉冷笑道：“我说呢，就是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宝玉笑道：“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尔去她那里一趟，就说这话。”林黛玉道：“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你从此也可以不理我！”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

宝玉忙跟了来，问道：“好好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也应该坐在那里，和别人说笑一会儿。你这不是自己找气吗？”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当然不敢管你，只是不想看着你自己作践了身子。”林黛玉道：“我作践坏了身子，我死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宝玉道：“你这是何苦呢，大正月里，说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说死！我现在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行了吧？”宝玉笑道：“如果总是这样闹，我还怕死呢？还不如死了干净。”黛玉接着说：“对了，要是这样闹，还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别听错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黛玉更生气了，独自在窗前流泪。

没两盏茶的工夫，宝玉又来了。林黛玉见了，更是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宝玉见这样，知道难以挽回，便想多说一些好听的来劝慰黛玉。不料自己还没张口，就听黛玉先说道：“你又来干什么？反正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还干什么来？死活都别管我了！”

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地说道：“你这么聪明，难道连‘亲不隔疏<sup>[3]</sup>，后不僭先<sup>[4]</sup>’也不知道？我虽然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第一，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她比你远。第二，你先来的，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她是才来的，我怎么会为她疏远你？”

林黛玉啐道：“我叫你疏远她了吗？那我成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却不知我的

心不成？”林黛玉听了，低头一语不发，半天说道：“你只怨别人错怪了你，你却不知道你自己惹得人家多难受。就拿今天天气来说，都冷成这样了，你怎么倒把个青狐皮披风脱了呢？”宝玉笑道：“本来穿着，见你生气，我一烦躁就脱了。”林黛玉叹道：“看等会儿回来伤了风。”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在一起玩，我好不容易来了，你们也不理我。”黛玉笑道：“咬舌子吧还偏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头玩围棋儿，你又该喊‘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她，以后连你也咬起来呢。”

史湘云道：“你不能宽容一点儿吗？专挑别人的不好。你自己就是比别人都好，也用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她，我就服你。”黛玉忙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吗？就算你是好样的，我不如你，难道她也不如你吗？”黛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她！我哪里敢挑她呢。”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岔开。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是赶不上你了。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让你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是我看到报应啊！”说得众人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

史湘云怕林黛玉追上，就跑了出来，宝玉在后面忙说：“小心别绊倒了！她哪里会追上你？”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笑劝道：“就饶她这一次吧。”林黛玉扳着他的手说道：“我要是放过云儿，就不活了！”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想黛玉也不能出来，便停下脚笑道：“好姐姐，饶我这一回吧。”正好宝钗在湘云身后，也笑道：“我劝你们看在宝兄弟的份儿上，就别计较了。”黛玉说：“我决不饶过她。你们是一伙的，都在戏弄我！”宝玉劝说：“谁敢戏弄你！你不拿她开玩笑，她怎么敢说你。”几个人正闹成一团，有仆人来请吃饭，他们才一起到贾母那里去了。

[1][贾环]是贾政的妾赵姨娘生的儿子。

[2][色(shǎi)子]一种游戏用具或赌具，用骨头、木头等制成的立体小方块，六面分刻一、二、

三、四、五、六点，有的地方叫骰子。

[3][亲不隔疏]亲近的人不会被疏远的人隔开。

[4][后不僭先]后来的人不超越先来的人。形容排列有序，先后有别。

## 第十三回 史湘云快嘴黛玉恼



◆史湘云

史湘云在这住了两日，就要回去。贾母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吧。”史湘云听了，就又住下。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欢她稳重平和的性格，赶上她在这过的第一个生日，又是及笄<sup>[1]</sup>之年，便亲自拿出二十两银子，交给凤姐置办酒席和唱戏。凤姐开玩笑说：“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既然想要高兴热闹，不至于就掏出这发霉的二十两银子来，你这意思还叫我赔上啊。要真是拿不出来也就算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折腾我们。您看看眼前的人，哪个不是您的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一个给您养老送终

吗？那些积蓄只留着给他，我们不配使也就罢了，但也别叫我们往外掏钱啊。”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

贾母也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是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呢。你婆婆也不敢犟嘴，就你和我对着干。”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呢，倒说我犟嘴。”说着，又逗贾母笑了一会，贾母十分高兴。

到了晚上，众人都在贾母这里说笑，贾母便问宝钗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宝钗深知贾母年纪大了，喜爱热闹的戏文，爱吃甜烂的东西，便依着贾母平时所喜欢的说了出来。贾母听了，更加喜欢她了。第二天便派人送过去衣服玩具等礼物，王夫人、凤姐、黛玉等人也都随了份子。

第二天，在贾母的院子中搭了小戏台，预订了几出小戏。酒席就安排在贾母的屋里。饭后点戏时，贾母叫宝钗先点。宝钗推让一遍，没有办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然是喜欢，然后便让凤姐点。凤姐也知贾母喜爱热闹，更喜欢滑稽搞笑的，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是更加喜欢，然后又让黛玉点。黛玉点完，贾母又让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这些戏将就着看吧。”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就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那你还真是不懂戏。这里有一首热闹的，里面有一支《寄生草》，词填得极妙。”

宝玉见说得这么好，便央告：“好姐姐，你念给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漫？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高兴地拍着腿，称赏不已，又赞叹宝钗读过的书多。林黛玉道：“安静地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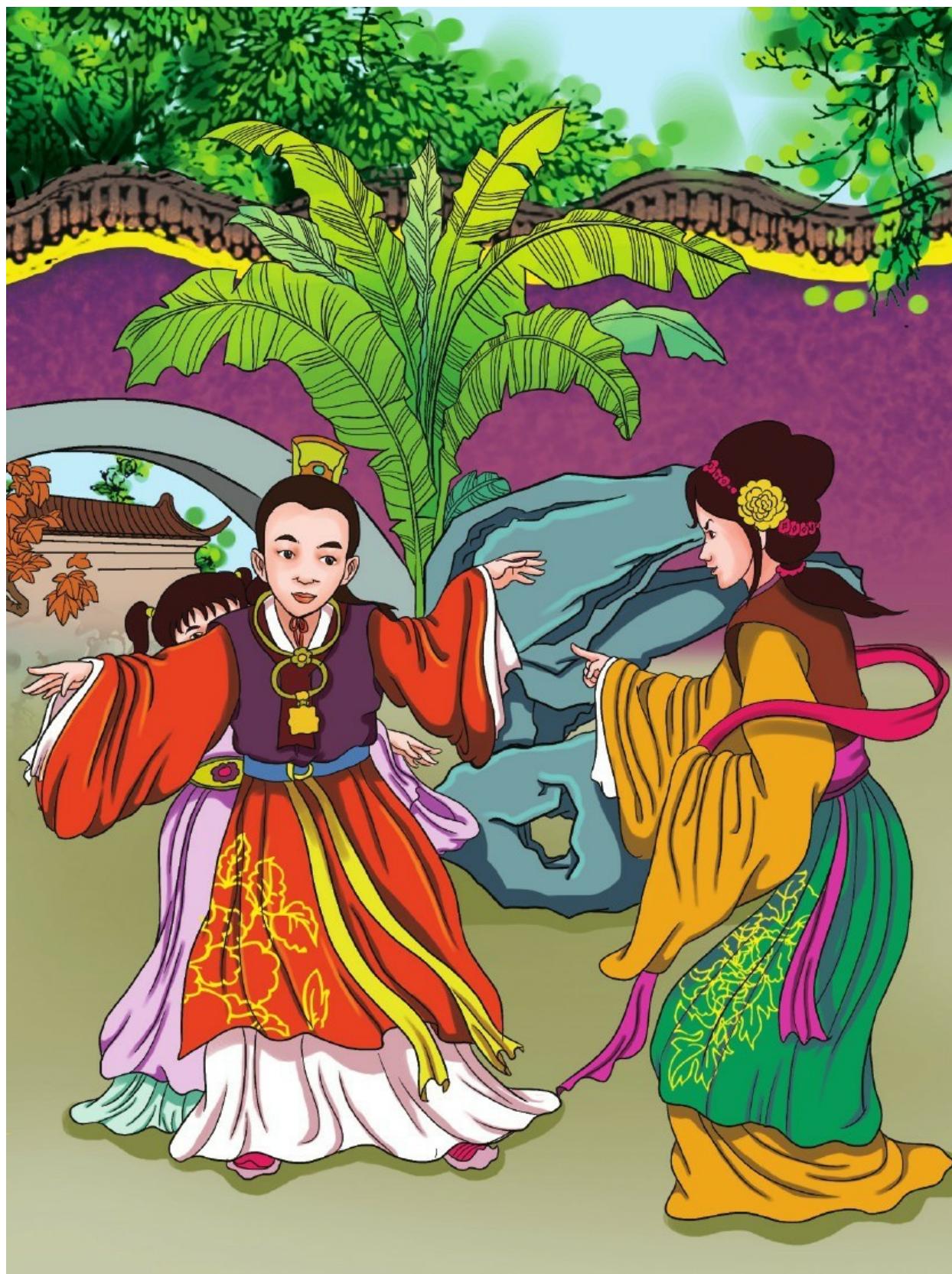
散戏的时候，贾母最喜爱那个唱小旦<sup>[2]</sup>的与一个扮小丑的，便命人带进来，越看越觉得可怜。因他们的年纪小，小旦才十一岁，小丑才九

岁，大家叹息一回。贾母令人拿些肉果给他们，又另外赏了两串钱。凤姐笑道：“这个孩子长得真像一个人，你们看出来了吗？”宝钗心里也知道，但只是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也没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很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看了一眼湘云，向她使个眼色。众人听了这话，仔细一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不错。

晚间，湘云换衣服时，便让翠缕把包拿来要收拾东西，翠缕说：“忙什么，等走的时候再收拾也不迟啊。”湘云道：“明儿一早就走。在这里干什么？看人家的脸色，有什么意思！”宝玉听了，忙上前拉她说道：“好妹妹，你错怪我了。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也看出来了，但是都不说，因为怕她生气。偏你就说了出来，我是怕你得罪了她，所以才向你使眼色。你这样说，可真是委屈我了。”湘云摔手道：“你少拿花言巧语哄我。我知道自己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可以，我说了就不行，我根本就不配说她。她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她，可是不行的！”宝玉说道：“我本是为了你好，要是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踏！”湘云道：“大正月里，少胡说八道。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去说给那些使小性儿、爱生气、能管住你的人听去！”说着，就气汹汹地到贾母屋里，躺着去了。

宝玉没意思，便又来找黛玉。刚到门槛前，黛玉便推他出来，把门关上了。宝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在窗外叫“好妹妹”。黛玉也不理他，宝玉便呆呆地站在那里。黛玉以为他回房去了，便起来开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反而不好意思了，便转身上床躺着去了。

宝玉跟着进来问道：“什么事都有个原因，好好的你就生了气，这是为什么啊？”林黛玉冷笑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来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sup>[3]</sup>取笑。”宝玉道：“我并没有拿你比，也没有笑，为什么生我气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别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宝玉听了，不吭一声。



黛玉又说：“这些也就算了，那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难道她是公侯<sup>[4]</sup>的小姐，我是贫民的丫头，不配和她玩。你又拿我做人情，说我小性儿，容易生气。你怕她得罪了我，怕我生她的气。我们俩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宝玉知道刚才和湘云说的，黛玉都听见了。细想自己原本是为她们好，才从中调和，没想到调和不成功，反倒落了两人的埋怨。

于是他想起前天看的《南华经》里面的文章来：“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若不系之舟”，还有“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当，将来犹欲为何？想想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便转身回房去了。黛玉见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就更生气了，说道：“走就走，一辈子也别和我说话。”

宝玉回房躺在床上，眼直直地望着天。袭人知道不能劝，就说别的事情，想把话题引开：“今儿看了戏，就又勾出几天的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请的。”宝玉冷笑道：“她还不还，关我什么事。”袭人又笑道：“这话是怎么说的？好好的大正月里，大家都欢天喜地的，你怎么又这个样了？”宝玉冷笑道：“别人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关。”袭人笑道：“大家彼此互相照应，不是很好吗？”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她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到这儿，不觉流下泪来。袭人见他这样，便不再说什么。宝玉仔细想想这句话，不禁大哭起来，起身来到桌边，提笔写了一个偈子<sup>[5]</sup>：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自己又念一遍，心中舒服，便上床睡了。

黛玉见宝玉生气地走了，就借口找袭人，到他房间里探探情况。袭人见她来了，马上笑着说：“他已经睡了。”黛玉听了就想走。袭人又说：“姑娘请等等，你瞧瞧这是什么意思。”说着，袭人把宝玉写的偈子和唱词拿给她。黛玉一看就明白，知道这是宝玉一时生气写的。她感觉又好气又好笑，对袭人说：“写着玩儿的，没什么关系。”黛玉把宝玉写的东西拿回去给湘云看了，第二天又给宝钗看。宝钗看完，笑着

说：“都是我的错。我给他说了一段唱词，竟然惹出他这么多想法。”说着，她把宝玉写的东西撕得粉碎，交给丫鬟说：“快烧了吧。”

黛玉笑道：“不该撕，等我拿去问他。你们跟我来，我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邪话。”于是三人来宝玉屋里。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你有何贵？你有何坚？”宝玉竟然不能回答。三人拍手笑道：“这么钝愚，还参禅<sup>[6]</sup>呢。”黛玉又说：“你那偈子说‘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好固然是好，不过在我看来，还不是最好的。我再续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宝钗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以前南宗六祖惠能，为寻找师傅来到韶州，听说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当了做饭的僧人。五祖想要选拔继承人，便让徒弟们各做一个偈子。上座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时惠能在厨房里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是很美，只是意思还没有说透。’便也念了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便让他做了继承人。刚才做的偈语，和他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宝玉说得还没有彻底参透啊！”

黛玉笑道：“现在不能回答，就算输了，这会儿答不上也就算了，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道的，你都不明白，还去参禅呢。”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了，没想到被黛玉、宝钗一问一说，还不比她们知道的多呢。而她们还没有参透，自己又何必自寻苦恼。便笑道：“谁参禅了，不过是一时的玩笑话罢了。”说着，四人和好如初。

[1][及笄]指女子年满十五岁（笄：束发用的簪子。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

[2][小旦]传统戏中扮演一些小女孩的角色。

[3][戏子]旧时对演戏的演员的称呼，带有轻蔑的意思。

[4][公侯]泛指有爵位的贵族和官高位显的人。

[5][偈子]又名偈颂，因为大多是诗的形式，又名偈诗。

[6][参禅]指佛教徒静坐冥想领会佛理。

## 第十四回 宝黛共读《西厢记》

元春省亲回宫去后，便命探春将那天大家所写的诗词，依次抄录整理好，自己亲自审查编辑，下令雕刻到大观园的石碑上，以此流传千古。贾政马上挑选能工巧匠，在大观园树碑刻字，贾珍带领贾蓉、贾萍等人负责监工。

元春在宫中编辑完大观园诗词之后，忽然想起那大观园中的美景，自己临幸过之后，贾政一定会封上，不叫人进去骚扰，那样岂不是太冷清了。况且家中的几个姐妹能诗会画，何不让她们进去居住。又想到宝玉从小在姐妹丛中长大，要是不让他进去，只怕他不高兴。想后便命太监到荣国府下一道旨意，命宝钗等进园中居住，宝玉也随姐妹们进去读书。



◆林黛玉

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sup>[1]</sup>，便来回明贾母，派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别人听了这事儿没什么反应，只有宝玉高兴得不得了。见林黛玉正在那里，宝玉便问她：“你想住在哪啊？”林黛玉正琢磨这事，见宝玉问她，便笑道：“我觉着潇湘馆很好，十分喜爱那几竿竹子，比别处幽静。”宝玉听了拍手笑道：“和我想的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离得又近，又都清幽。”两人正商量，贾政派人来回贾母说：“二月二十二是个好日子，哥儿姐儿们正好搬进去。这几天派人进去收拾收拾。”

于是薛宝钗住了蘅芜苑，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迎春住了缀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蓼风轩，李纨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各自的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在内，另外还有专管打扫卫生的。到二十二日，大家一起搬了进去，园内顿时热闹起来。

宝玉自从进入大观园以来，心满意足，也没有别的乱想法了，每天就和姐妹、丫鬟们在一起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要不就描画刺绣、做游戏，倒也十分快乐。

谁想时间长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了，干什么都觉得没有趣味。茗烟想哄他高兴，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他到书店里，买来许多传奇小说，比如写赵飞燕、武则天、杨贵妃等的小说，交给宝玉看。宝玉一见，就像得到了宝贝，爱不释手。茗烟又嘱咐他：“别带进园子里，让别人知道了，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园去，犹豫再三，就挑了几本好的带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偷着看。



◆宝玉

三月中旬的一天，吃完早饭，宝玉带上了一套《会真记》[\[2\]](#)，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打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他正看到“落红成阵”，巧的是，一阵风吹过，桃花吹下来一大半，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他怕让脚踩脏了，就兜着衣服上的花瓣，来到水边，抖了进去。那些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最后流出沁芳闸去了。



回来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想怎么办时，只听背后有人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宝玉一回头看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扛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放在那水里。我刚才放了一些在那里呢。” 林黛玉道：“放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但一流出去，就和脏的臭的混到了一起，还是把花糟蹋了。畸角那我有一个花冢，现在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子久了也就随土化了，那样不更干净？”

宝玉听了高兴地笑道：“等我看完书，帮你来收拾。” 黛玉道：“什么书？” 宝玉慌忙藏起来，说道：“不过是《中庸》<sup>[3]</sup>、《大学》<sup>[4]</sup>。” 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装神弄鬼。趁早儿给我看，好处多着呢。” 宝玉道：“好妹妹，要说你，我是不怕的。但你看了，千万别告诉别人去。这真是好书！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一边说，一边递了过去。

林黛玉把花具都放下，接过书来看，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全看完了，只觉得诗词优美，内容感人。看完了书，心里还在默默地记诵。宝玉笑道：“妹妹，你说这书好不好？” 林黛玉笑道：“真是很有趣。”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林黛玉听了，脸一下就红了，竖起了眉毛，瞪起了眼睛，满脸带着怒气对宝玉道：“你又胡说！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 说到“欺负”两个字时，眼圈都红了，转身就走。

宝玉着急了，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你就饶我这一次吧，是我错了。我要是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让癞头鼋吞了，变个大王八，等你赶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去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说得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看你吓的这样。‘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枪头。’” 宝玉听了，笑道：“你也说这书上的话了，我也告诉别人去。” 林黛玉笑道：“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咱们快把花埋了吧，别提那个了。”



二人收拾落花，刚掩埋完，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到处找你也没找到，原来在这呢。那边大老爷生病了，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告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服来了。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想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就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知道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往前走着，忽然就听到了两句戏文，唱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

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十分感慨缠绵，便停下脚步侧耳细听。

只听又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点头自叹，心里想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上的人只知看戏，却未必能领会这其中的趣味。”又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听了这两句，黛玉如痴如醉，便在一块山石上坐下，仔细体会“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又想起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句子，还有刚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她将这些聚在一处，正胡思乱想时，有人在她背上打了一下，原来是香菱。

林黛玉被吓了一哆嗦，说道：“你这个傻丫头，吓了我一跳。你这是从哪来啊？”香菱嘻嘻地笑道：“我是来找我们姑娘的，但是没找着。你们紫鹃也找你呢，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走吧，回家去坐着。”一边说着，一边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了。

### 人物谱

#### 贾宝玉



贾宝玉，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主、富贵闲人。出生时口含一块玉，是贾府的宝贝。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

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他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曾说“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从小在女儿堆里长大，喜欢亲近女孩儿，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世间少有的纯纯之爱。但是大观园被抄检后女儿散尽，美好也就随之毁灭。而他和黛玉的爱情，也惨遭扼杀。黛玉在他和

宝钗结婚的时候抱恨而亡，使他失去了灵魂上的依靠，从此对家族和人生彻底绝望，最后在考中举人后出家，撒手而去。

[1][谕]旧时指上对下的文告、指示。

[2][《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唐代诗人、小说家元稹写的小说。人们熟悉的《西厢记》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而成的。

[3][《中庸》]儒家基本经典之一，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4][《大学》]儒家基本经典之一，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全面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及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

## 第五回 魔魔法姐弟逢五鬼

这天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sup>[1]</sup>，王夫人原本是要去的，见贾母不舒服就没去。只叫薛姨妈带凤姐儿和贾家几个姐妹，宝钗，宝玉一齐都去了，要到晚上才能回来。

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让他来抄个《金刚经》。那贾环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灯，装腔作势地抄写。一会儿叫彩云倒杯茶来，一会儿又叫玉钏儿来剪剪蜡花，一会儿又说金钏儿挡了灯影。众丫鬟们平时就很讨厌他，都不搭理。只有彩霞倒了一杯茶来递给他，并悄悄向贾环说道：“你安静些吧，何必这么招人烦呢。”贾环道：“我也知道，你不用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就不搭理我了。”



◆贾环

两人正说着，凤姐回来了。王夫人便问她生日宴会上的事，说了没几句话，宝玉也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说了几句话，就命人摘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用手抚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王夫人道：“儿子，你又喝多了酒，脸上滚热。去那边安静地躺一会儿吧。”说着，便叫人拿个枕头来。

宝玉在王夫人身后躺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和彩霞说笑，见彩霞不大搭理，两眼却向贾环那边看。宝玉便拉她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和我说句话吧。”一边说，一边拉她的手，彩霞挣扎着不肯。

贾环平时就恨宝玉，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便更加生气了。但又不敢说出来，只能暗暗下手，现在机会难得，那就是用蜡灯油烫瞎宝玉的眼睛。他装作失手，猛地把那蜡灯往宝玉脸上一推。

只听宝玉“嗳哟”了一声，满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灯挪过来，又将里间屋的灯拿了三四盏过来看，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一面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还是这么毛手毛脚的，我就说你上不得高台盘<sup>[2]</sup>。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不骂贾环，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的孩子来，也不管管！几次三番的我都不计较，你们却蹬鼻子上脸了。”赵姨娘虽然时常有嫉妒之心，对凤姐宝玉两个不满，但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贾环又惹了事，所以不但忍气吞声，还要去替宝玉收拾。

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儿燎泡出来，幸而没伤到眼睛。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贾母问不知怎么回答，急得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然后又去安慰了宝玉，又命人取消毒消肿药来敷上。宝玉说：“有些疼，但也没什么。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凤姐笑道：“即使说是自己烫的，老太太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



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觉得闷闷的，没个可说话的人。到晚上打发人来问，说烫着了。黛玉便赶紧过来看，只见宝玉正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敷了一脸的药。黛玉以为烫得十分厉害，忙上来问怎么烫了，要瞧瞧。宝玉见她来了，因为知道黛玉爱干净，所以忙把脸遮着，摇手叫她出去，不肯叫她看。

黛玉知道宝玉心里怕她嫌脏，笑着道：“我瞧瞧烫了哪里了，有什么遮着藏着的。”一面说一面就凑上来，强搬着脖子看了看，问他疼不疼。宝玉道：“也不很疼，养一两天就好了。”黛玉坐了一会，就回房去了。

第二天，宝玉见了贾母，虽然承认是自己烫的，与别人没有关系，但免不了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过了一天，宝玉的干娘马道婆<sup>[3]</sup>进荣国府来请安。见了宝玉，吓一大跳，听说是烫的，便在宝玉的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口内嘟嘟囔囔了一阵，说道：“不要紧了，一定能好了。”

马道婆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来到赵姨娘房内。赵姨娘问道：“前天我送了五百钱去，在药王跟前上供，你收了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口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的钱要是宽裕些，肯定会经常供奉，只是心有余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将来等环哥儿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多少钱掏不出来？”

赵姨娘听了，笑道：“罢，罢，再别说了。我们娘俩怎么能和人家比啊！宝玉还是小孩子，长得讨人喜欢，大家都多疼爱他一点也就算了，我就是不服这个人，她凭什么呀。”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儿来。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琏二奶奶？”

赵姨娘悄悄说道：“可不是吗，她快把家产全搬到她娘家去了。”

马道婆见她这样说，便探她口气说道：“你们也没别的想法，就随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明着不敢怎样，暗地里还做不成吗？”

赵姨娘听这话有道理，心里暗暗高兴，便说道：“背地里怎么做呢？你要是教给我这法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马道婆听她这样说，便笑道：“我还真不忍心看你们受罪，可说到谢我，你可就说错了。再说，就算我要你谢我，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赵姨娘听她口气松动了，便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了？你如果想办法把他们都灭掉了，这家产不就都是我环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行啊？”

马道婆听了，低了头，过了一会儿说道：“无凭无据，到那时候，你还认账吗？”赵姨娘道：“这有什么。我现在手里有一些私房钱，还有几件衣服和首饰等，你先拿些去。欠着的钱，我写个欠条给你。”说着，当即写了个五百两的欠条，并按上手印，然后又从橱子里拿出些私房钱。

马道婆看着白花花的一堆银子，还有欠条，就什么也不顾了，满口答应着，伸手先把银子掖了起来，收起了欠条，又在裤腰里掏了半天，掏出十个用纸剪成的小鬼和两个纸人，递给赵姨娘。又悄悄地教她道：“把她们两个的生辰八字<sup>[4]</sup>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再把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自的床上就完了。我在家里作法<sup>[5]</sup>，就会灵验的。”

却说黛玉见宝玉近日烫了脸，总不出门，便时常和宝玉在一处说说话儿。这天饭后，她又来到怡红院。刚进院门，就听见房内有笑声，原来李纨、凤姐、宝钗都在这里。众人一见她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一个。”黛玉笑道：“今儿来得这么齐，是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哪儿去了？”林黛玉笑道：“哦，你说倒忘了，多谢多谢。”凤姐又道：“你尝了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便说道：“我喝着不太好，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味道清淡，只是颜色不大好。”

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来的。我喝着也没什么味儿，还不如我平时喝的呢。”林黛玉道：“我喝着挺好的。”宝玉道：“你要是爱喝，把我这个也拿去喝罢。”凤姐笑道：“你要爱喝，我那里还有呢。”林黛玉道：“真的，那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凤姐道：“不用去取，我打发人

送来就是了。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喝了他们家一点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好啊你，还说起闲话来了，又喝茶又喝水的。你既然喝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当媳妇呢？”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

林黛玉红了脸，一声儿不吱，便回过头去了。李纨笑着对宝钗说：“还是我们二婶子说话风趣啊。”林黛玉道：“什么风趣，不过是要贫嘴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有什么不好？”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是人儿、门第<sup>[6]</sup>配不上，根基配不上，还是家私配不上？哪一点还委屈了你？”林黛玉抬身就走。宝钗便叫：“颦儿回来，走了倒没意思了。”说着便站起来拉住她。

刚走到房门前，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看宝玉。凤姐只顾和黛玉说笑，连正眼也不看他们。宝钗刚要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李纨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宝玉道：“林妹妹，你先等一下，我有话要和你说。”凤姐听了，回头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说话呢。”说着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一同去了。

宝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地笑，心里有话，嘴里却说不出来。黛玉禁不住脸红了，挣着要走。宝玉忽然“嗳哟”了一声，说：“好头疼！”又大叫一声：“我要死！”便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

黛玉和丫头们都吓呆了，忙去告诉王夫人、贾母等。大家一起赶来时，只见宝玉正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和王夫人吓得浑身直发抖，一声“儿”一声“肉”地放声大哭。亲戚朋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被惊动了，全到大观园里探望，园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突然，凤姐手拿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冲进园子，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大家更慌乱了。周瑞家的连忙带着几个有力气、胆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她，把刀夺下来，把她抬回房去。平儿、丰儿等人哭得天昏地暗。贾政他们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当下众人七言八语，但什么办法都没有作用。第二天，王子腾又来探望。接着，史家、邢夫人的兄弟们也都来探望。大家又都想了很多办法，仍然没有效果。凤姐和宝玉两个人神志更不清醒，睡在床上，浑身热得像火炭一样，嘴里一直说着胡话。到了晚间，把他们二人抬到了王夫人的上房内，派贾芸等人轮班看守。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等寸步不离，只是围着哭，也没有办法。

贾赦还到处去找能治病的和尚和道士，贾政见都没有效果，便劝阻贾赦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实在没办法，也就只能这样了。”贾赦并不理他，仍是继续到处寻找。眼看着三天过去了，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呼吸都快没有了。全家人都说没了指望，就安排把送葬的衣服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这几个人哭得死去活来。赵姨娘、贾环却称心如意了。

到了第四天早晨，贾母等正围着宝玉哭时，只见宝玉睁开眼睛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一下，打发我走吧。”贾母听了这话，就像被摘去了心肝一样。赵姨娘在旁边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宝玉看样子是不行了，不如把他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得受苦。”话没说完，就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烂了舌头的混帐婆子，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你怎么见得他不中用了？你想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就和你们要命。平日里都是你们调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见了他老子像个避猫鼠儿似的。都是你们调唆使坏！”

贾政在旁边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难过，便喝退赵姨娘，自己上来劝解。不一会儿又有人来回说：“两口棺材都做齐了，请老爷出去看看。”贾母听了，如火上浇油一般，便骂：“是谁做的棺材？”并连声说要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

正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时，只听见阵阵木鱼声响，外面有人念着：“南无解冤孽菩萨。专治疑难杂症、小鬼附身。”贾母、王夫人听见这话，忙命人快去请进来。众人一看，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脚

的道人。



◆赵姨娘

贾政问道：“不知二位道友在哪个庙里修行。”那僧人笑道：“长官不用多说。听说府上有人病了，我们是特来医治的。”贾政道：“是有两个人中邪，但不知你们用什么办法？”那道人笑道：“你家有现成的宝物，为何还要问我们？”贾政听这话有意思，心中一动，便说道：“小儿出生时是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说能除邪祟<sup>[2]</sup>，谁想竟然不灵验。”那僧道：“长官你哪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因为它被美色、金钱、名利等迷惑了，所以就不灵验了。你快去取来，我们念念经就好了。”

贾政听说，便从宝玉脖子上取下那玉来递给他们二人。那和尚接过宝玉，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眨眼已经过了十三年了！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过去你的生活多自由啊！”说着又念了一首诗：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

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他感叹一声，又念了一首：

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

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

念完后，又抚摸了一会儿玉，说了一些疯话，才递给贾政说：“已经灵验了，把它挂在门框上，将他们两个人放在一间屋里，除了自己的母亲外，不能让任何女人接近。三十三天之后，包管什么病都没有了。”说着回头便走。贾政追着表示感谢，可他们早就走远了。贾母派人去追，却连人影也没看见。

于是，大家就按照僧人的吩咐去做，到了晚上，他们两个竟渐渐醒过来，直喊肚子饿。贾母和王夫人高兴坏了，马上让人熬了米汤给他们喂下去，两个人的精神也好了起来。

李纨、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平儿、袭人她们都在外屋等消息。听说吃了米汤，醒了过来，别人还没开口，林黛玉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回头看了她一眼，“嗤”的一声笑了。惜春问：“宝姐姐，有什么好笑的？”宝钗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现在才好些，还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林黛玉不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你们这些人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姐贫嘴烂舌地学。”一边说，一边摔帘子出去了。

[1][寿诞]中国民俗文化中对“庆祝生辰”的书面敬称，俗称“做寿”。

[2][高台盘]比喻高级的或上等的场合。

[3][道婆]指年长的女道士。

[4][生辰八字]指人的出生年月日，迷信的人用这个来预测人的命运祸福。

[5][作法]旧时指道士施行法术。

[6][门第]指家庭或家族的社会地位。

[7][邪祟]旧指作祟害人的鬼怪。

## 第十六回 泣残红黛玉葬花

宝玉休养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而且连脸上的疮痕都没有了，仍回大观园去住。

这天闲来无事，宝玉便来到了潇湘馆。刚走到窗前，就闻见了一股幽香。宝玉将脸贴在纱窗上，正往里看时，就听见细细地长叹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见是黛玉在床上伸懒腰，便笑道：“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边说，一边掀帘子进来了。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一碗给我吃。”紫鹃道：“哪里有好的？要好的，等袭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端洗脸水去吧。”紫鹃笑道：“他是客人，当然是先倒了茶后再给你弄水去。”说着，便倒茶去了。

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林黛玉立即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在外头听了村话，就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给爷们儿解闷的了。”一边哭着，一边下床来往外就走。

宝玉不知她要干什么，心里慌了，忙赶上来说：“好妹妹，是我该死，你别去告状。我要再敢说，就叫我嘴上长个疔<sup>[1]</sup>，烂了舌头。”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好像晴空听到了霹雳，什么也顾不上了，赶紧回去换衣服。

出了大观园，他看见焙茗在等着，就紧张地问：“你知道为什么叫我吗？”焙茗说：“你就快出来吧，到那里就知道了。”转过大厅，宝玉心里还在猜测，只听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回头只见薛蟠拍着手走了出来，笑道：“要说姨夫叫你，你哪里会出来得这么快。”原来是薛蟠假借老爷之名哄宝玉出来给自己过生日。大家玩到很晚才散。

宝玉回到园中后，宝钗过来聊了一会儿。黛玉听说贾政叫宝玉去了，心里正替他担心。到晚饭后，听说宝玉回来了，便过来看看怎么样了。她来到怡红院，只见院门关着，黛玉便用手敲门。

谁知晴雯和碧痕刚吵了架，见宝钗来了，晴雯就把气移到宝钗身上，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更加生气，也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林黛玉知道丫头们彼此顽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准是她的声音，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吗？”晴雯偏是还没听出来，使性子说道：“管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

黛玉气得愣在那里，自己又寻思一番：“虽然说舅母家就和自己家一样，但到底是客人。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边想，一边又滚下泪珠来。又听里面有人在说笑，仔细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黛玉心中更加生气了，越想越伤感起来，也忘了风大天凉，站在墙角的树荫里，轻声地呜呜哭起来。

不一会儿，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等送了出来。黛玉想要上去问问宝玉，又恐怕当着众人问不好。她觉得没意思，便转身回到潇湘馆，无精打彩地卸了妆，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直坐到二更天才睡了。

第二天是芒种<sup>[2]</sup>节。因为一过芒种，就是夏天了，百花凋谢，花神退位，所以人们要摆上各种礼物，为她送行。女孩子们对这个活动特别重视，所以大观园里的人都早早起来了，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人和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黛玉。宝钗往潇湘馆来寻黛玉，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兄妹间不避嫌疑，况且黛玉又好弄小性儿的。想到这儿，便转身往回走。



正要到别的姊妹那里去，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对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飞舞，十分有趣。宝钗想要抓来玩耍，便蹑手蹑脚的，跟着蝴蝶来到了池中的滴翠亭上。她累得气喘吁吁的，就站住脚擦汗，刚想要回来，只听滴翠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

宝钗停住脚细听，原来是坠儿和宝玉房里的丫头红玉正说贾芸捡了红玉丢失的手帕之事。两人怕隔墙有耳，便打开窗户看有没有人经过。宝钗躲闪不及，只好来了个‘金蝉脱壳’，她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边说，一边故意往前赶。亭内的红玉和坠儿刚一推窗，听宝钗这样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愣了。宝钗反向她们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坠儿道：“没有看见林姑娘啊。”宝钗道：“我刚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别是

藏在这里头了。”一边说一边故意进去找了一遍，嘴里还说道：“一定是又钻到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她一口就好了。”宝钗说完转身就走，心中觉得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

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信以为真，等宝钗走远了，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听见了。要是宝姑娘听见，也还罢了。可林姑娘尖酸刻薄，要是被她走露了风声，可怎么办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司棋、侍书等上亭子来了。她俩只得停住这话，和她们聊起天来。

这时见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红玉连忙跑到凤姐跟前，堆着笑问：“奶奶有什么事？”凤姐打量了一下，见她长得俏丽，干净利落，便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我来。我这会儿想起一件事来，要派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得清楚不清楚？”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凤姐笑道：“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六十两，给绣匠的工钱，等张材家的来要，当面称给她瞧了，再让她拿去。还有，在里头的床头间有一个小荷包，你把它拿来。”

红玉办完事去找凤姐，口齿伶俐地说着办事的经过。凤姐越看越喜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不知你愿不愿意？”红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告辞去了。

黛玉因昨天夜里失眠，起来晚了，知道众姊妹都在园中作饯花会<sup>[3]</sup>，怕人笑话她懒惰，便忙梳洗了出来。刚到院中，见宝玉进门来笑着说：“好妹妹，你昨儿告我的状了吗？叫我惦记了一夜。”黛玉正眼也不看他，出了院门找别的姐妹去了。

宝玉心中纳闷，一边想，一边随后追了来。他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鹤舞，却没看到黛玉，知道她又躲到别处去了。他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她的气消了再去找她。宝玉低着头，忽然看见许多凤仙、石

榴等花瓣落了下来，厚厚的、像织锦一样铺了一地，就长叹一声：“她心里有气，也顾不上来收拾落花了。还是我送过去，明儿再去问她。”于是，宝玉把那花兜了起来，奔着那天和黛玉葬桃花的地方来。快到花冢，还没有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哭泣的声音，听起来哭得特别伤感。宝玉放慢脚步，听她哭道：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宝玉在山坡上听见了，不断地点头感叹，当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些诗句时，伤心痛苦地倒在了山坡上，怀里兜着的落花撒了一地。他想到黛玉这样的花容月貌，将来也会变得无影无踪时，悲伤得肝肠寸断！再想一想，宝钗、香菱、袭人这些人，也总有一天会死去，自己也不知道死在哪里了。那么，现在的大观园、百花、垂柳，所有的这些美景，又会成为谁家的东西？他越想越远，越想心里越难受。



黛玉正独自伤感，忽然听到山坡上也有哭声，心里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呆的人吗？”想着，抬头一看，见是宝玉。便说道：“呸！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嘴捂住，长叹了一声，自己转身便走了。

宝玉悲恸了一会儿，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知道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没意思，便抖抖土起来，下山往怡红院来。正好看见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说道：“你先站住。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我们就各不相干了。”黛玉回头见是宝玉，本来不想理他，但听他这话里有文章，就站住说道：“只有一句话，那就说吧。”宝玉叹道：“当初姑娘来了，不是我陪着说说笑笑？我喜欢的东西，你想要，马上就拿去；我爱吃的东西，听说你也爱吃，我赶紧收拾好了等你来吃。我们在一桌子吃饭，在一个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你生气，替丫头们想到。我心里想：姐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心意到了，才能见到两个人的真正感情。现在呢，谁知道你人大心也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爱搭不理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姐妹和我在一起——虽然有两

个，你难道不知道她们和我不是一个母亲吗？我和你是一样的，都是孤身一个人啊。我的心思算是白费了，有冤没处诉！”说着不由得滴下眼泪来。

黛玉听了这话，内心被触动了，也流下泪来，低着头不说话。宝玉见她这样子，于是又说道：“我也知道我有不好的地方，但我再不好，也不敢在妹妹你面前犯错啊。就算有了错误，你可以骂我打我，我都心甘情愿。可是你总不理我，我也不清楚错在哪里啊。就算死了，我也是个屈死鬼，还得你说清楚原因，我才能托生啊！”

黛玉听了这话，不由得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道：“你既这么说，昨儿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宝玉诧异道：“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么做了，立刻就死！”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来就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宝姐姐去坐了一坐，就出来了。”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得动，编瞎话呢。”宝玉道：“可能是。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她们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假如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说完抿着嘴笑。

[1][疔 (dīng)]疔疮。中医指发病迅速并有全身症状的小疮，坚硬而根深，形状像钉。

[2][芒种]芒种是反映物候的节令。“芒”就是指一些有芒作物，如大麦、小麦开始成熟，将要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稷等作物播种最忙的季节。

[3][饯花会]为送别花神举办的饯别会。

## 第十七回 贾宝玉偶获金麒麟

端午节下，元妃打发夏太监出来，赏了端午节的节礼。宝玉回房后，袭人将元妃所赐的东西取了出来，只见有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两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sup>[1]</sup>一领。宝玉见了，很是喜欢，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吗？”袭人道：“你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的一样。”宝玉听了，笑道：“这是怎么回事？林姑娘和我的不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能错呢！”宝玉便叫紫绡来：“把这个拿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叫她喜欢什么就留下。”紫绡答应了，拿了去，不一会儿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让二爷留着吧。”宝玉便命人收起来，洗了脸往贾母那里请安去。

宝钗因往日听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话，所以总躲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觉得很没意思。今儿又巧了，偏偏在贾母这儿遇见了宝玉。只听宝玉笑问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红麝串子？”宝钗左腕上正好戴着一串，见宝玉问，便拉起袖子往下褪手链。她长得丰满，还不大好褪。宝玉见宝钗生得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有一种妩媚风流，不觉看呆了。宝钗见他愣住，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转身要走。只见林黛玉踩着门槛子，嘴里咬着手帕笑呢。

宝钗道：“你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林黛玉笑道：“刚才是在屋里的。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唤，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一瞧。”林黛玉道：“我刚出来，它就‘忒儿’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嗳哟”一声，吓了一跳。黛玉摇着头笑道：“对不起，是我失了手。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看，不想失了手。”宝玉揉着眼睛，想要说什么，又不好说。

过了一会儿，凤姐来了，约宝钗、宝玉、黛玉等人到清虚观<sup>[2]</sup>看戏去。

到了初一这天，荣国府门前车马拥挤、人头攒动。贾母坐一乘八人抬的大轿，李纨、熙凤、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抬的轿子，宝钗和黛玉共坐一辆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车。然后是那群丫鬟们，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彩云也跟着去了。



◆金钏儿

快到清虚观时，就听到钟鼓齐鸣，张法师带领道士们已经在路旁迎接了。轿子刚进山门，就看到了守门大帅、千里眼、顺风耳等塑像，贾母命令停轿。贾珍也派人来接了。众人下了轿，进了屋，张道士在旁边陪着笑对贾珍说：“论理我该进屋伺候，但是有小姐、太太们在里边，我不敢随便进去。现在，向您请示一下。”

贾珍知道这张道士的身份，所以不敢怠慢，领着张道士进来，对贾

母说：“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道：“快请。”贾珍忙去搀了过来。张道士哈哈笑道：“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众位奶奶小姐都好？最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贾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张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福，我身体还算好，就是很惦记公子宝玉。前天我邀请他来玩，怎么说不在家？”贾母说道：“那天真不在家。”说着又回头叫宝玉过来。宝玉刚解手回来，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公子越来越英俊了。”又叹道：“我看见公子的这个容貌身段，言谈举止，就同当日的荣国公一个样子！”说着就流下泪来。贾母听了，也不由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的这些儿子孙子，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

那张道士又呵呵一笑，道：“前天在一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生得个好模样儿，又聪明伶俐，家庭也不错。我看和宝玉公子很般配，不知老太太您看怎么样？”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大一些再定吧。你帮着打听打听，别的不要求，只要模样、性格好就行。”

说完，只见凤姐笑道：“张爷爷，我们丫头的寄名符<sup>[3]</sup>儿你怎么还不给啊。前天你还好意思派人向我要鹅黄缎子！我不想给你，又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寄名符早准备好了，现在我就去拿来。”

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会儿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托出符来。凤姐笑道：“拿出来就行了，还用个盘子托着干什么？”张道士道：“手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你拿出盘子来，倒吓我一跳。我看你不是送符，倒像是向我们化缘要钱呢。”众人听说，哄然一笑，连贾珍也忍不住笑了。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并不为化布施，而是要将哥儿的这玉请了下来，托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与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听说，就让宝玉摘下通灵宝玉来，放在盘子里。张道士小心翼翼地捧着走了出去。

贾母与众人又各处游玩了一会儿，刚要上楼，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公子的玉，真是个稀罕物。也没什么敬贺的东西，这是他们各人传道的法器，就算是敬贺之礼。”贾母听说，看盘内有金璜，也有玉，还有事事如意或岁岁平安等，都是珠穿宝贯，玉琢金镂，共有三五十件。其中有个金麒麟<sup>[4]</sup>，上面装饰着翠鸟的羽毛。这种工艺叫“赤金点翠”。贾母拿起它来，笑着说：“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宝钗笑着回答：“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一些。”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忙将那金麒麟拿起来揣在怀里。

大家看过戏，下午就回来了。黛玉中了暑，宝玉放心不下，饭也懒得去吃，时不时过来探望。黛玉怕他有个好歹，便说道：“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在家里干什么？”宝玉因昨天张道士提亲，心中不舒服，现在听黛玉这样说，心里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也就罢了，连她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里的火气就控制不住了，没头没脑地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算了，算了！”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哪里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呢。我知道，昨天张道士说亲，你怕影响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就拿我出气。”

宝玉听见黛玉说“好姻缘”三个字，更加发怒了。但嗓子发干说不出话，就赌气从脖子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跺脚往地下一摔，大喊：“什么破玩意儿，我砸碎你就没有烦恼了！”好在这块玉非常坚硬，摔了一下，一点伤痕都没有。宝玉见没摔碎，就回身找东西来砸。



黛玉见他这样，早已哭起来，说道：“何苦呢，你摔那不能说话的物件，还不如来砸我。”二人闹着，紫鹃、雪雁等忙来解劝。见宝玉下死力砸玉，忙上来抢，又抢不下来，就赶紧跑去叫来了袭人。袭人忙赶了来，抢下了那玉。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东西，关你们什么事！”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见他气成这样过，就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和妹妹吵架，犯不着砸它，要是砸坏了，叫她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黛玉哭着，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还没有袭人了解自己的心思，便更加伤心地大哭起来。这一生气，把刚才吃的香薷饮解暑汤“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雪雁也上来捶背。

紫鹃说：“虽说是生气，姑娘也该自己保重。这吃了药刚好些，却因和宝二爷吵架，又吐出来。要是犯了病，宝二爷心里怎么过得去呢？”宝玉听这话说到了自己心坎儿上来，想着黛玉还不如紫鹃。又见黛玉脸红头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又是汗又是泪的。宝玉见了后悔刚才不该和她计较，这会儿这样，我又替不了她。心里想着，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袭人见他们两个哭，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鹃一边收拾，一边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她见这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不由得伤心起来，拿手帕擦起眼泪。

四个人都不说话，只是对着哭。一会儿，袭人勉强笑着对宝玉说：“不看别的，光看这玉上穿的穗子<sup>[5]</sup>，你也不该和林姑娘吵架。”黛玉听了，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袭人紫鹃刚要抢，却已经被她剪成了几段。黛玉哭道：“我是白效力了。他也不在乎，自然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袭人忙接了玉说：“这是何苦呢，是我刚才多嘴了。”宝玉对黛玉说：“你只管剪，反正我是不戴了。”

再说那些婆子们，见事情闹大了，就一起去向贾母和王夫人报告。贾母和王夫人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兴师动众地赶过来，将袭人、紫鹃数落了一顿。

过了一天，是薛蟠生日，大家都去看戏，只有宝黛二人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说不去。贾母急得抱怨说：“我这个老不死的，怎么偏偏遇到这么两个让人操心的小冤家啊。真像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什么时候我断了这口气，你们就是闹上天，我也眼不见心不烦。”这话传入宝玉和黛玉的耳朵里，他们好像明白了很多东西，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不知不觉就潸然泪下了。

袭人劝宝玉说：“千不对，万不对，都是你的不对。平常你经常骂别人蠢，不懂得体贴女孩儿们。现在你也这样了。明天就是初五，过端午节了，你们再这样像仇人一样，老太太就更生气了，我们也跟着受罪。你先主动认个错，大家还像原来一样，那多好啊。”

黛玉也正后悔与宝玉吵架呢。紫鹃劝她说：“要说前天那件事，还是怪姑娘你太浮躁了。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还不知道吗。为那块玉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黛玉说道：“你倒来说我的不是了。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的，你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如果说宝玉有三分不对，那姑娘就有七分。我看他平日对姑娘很好，都是因为姑娘小性儿，惹恼了他，他才这样了。”

林黛玉正要说话，只听院外有人叫门。紫鹃一听，笑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林黛玉听了道：“不许开门！”紫鹃道：“姑娘又错了。这么热的天，晒坏了他怎么办呢！”说着便出去开门，果然是宝玉。紫鹃笑道：“我以为宝二爷再也不来我们这了。”宝玉笑道：“你们把小事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就是我死了，魂也要一天来一百趟。妹妹好吗？”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太好。”宝玉笑道：“我知道她有什么气。”一边说着，一边进来了。

黛玉因听见宝玉来，忍不住又伤心地哭起来。宝玉笑着走近床来，说：“妹妹身体可好？”黛玉擦着眼泪，没有说话。宝玉坐在床沿上，笑着说道：“我知道妹妹不生我气了。如果不来，别人还以为我们又吵嘴了呢。如果等别人来劝咱们，那咱们也显得太生分了？不如我过来，你要打就打，要骂要骂，但是千万别不理我。”接着，他“好妹妹，好妹

妹”地叫了几万声。

黛玉心里本是想不理宝玉的，但听他说得有道理，忍不住哭着说：“你也不用再哄骗我。从今往后，我也不敢再亲近二爷，二爷就当我走了吧。”宝玉笑着说：“你去哪里啊？”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着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听这话，立刻放下脸来，问道：“你胡说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命去做和尚？”

他们正说着，只听有人喊道：“好了！”二人被吓了一跳，回头看见凤姐跳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你们有什么可吵的，三天两天就闹一次，越大越像孩子了！快跟我去见老太太吧，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说着拉了黛玉就走。

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叫她们干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边说，一边拉着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等我到那里，人家两个人正在一起互相道歉呢。两个人就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你的手紧拉着我的手，还用得着别人劝吗？”说得满屋子的人都笑起来。

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见宝钗在这里，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今天过生日，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觉得太热，就借口说身体不好，到这里来了。”

宝玉看出宝钗是在讽刺自己撒谎，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贵妃，原来也是身体丰满怕热啊。”宝钗听了，非常生气，想了一会儿，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宝玉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更加不好意思，便又同别人闲聊去了。

黛玉听见宝玉挖苦宝钗，心中很得意，便笑道：“宝姐姐，你听了

两出什么戏？”宝钗看见黛玉得意的样子，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罪。”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宝黛二人知道这是讽刺宝玉向黛玉道歉的事，羞得脸都红了。

凤姐虽然听不懂这三个人的话，但观察他们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笑着问大家：“这样的大热天，怎么还有人吃生姜啊？”其他人都愣了，就奇怪地说：“我们没有吃生姜啊。”凤姐故意用手摸摸腮帮，装作惊讶地说：“既然没人吃姜，怎么脸上都辣辣的？”宝玉和黛玉听了这话，就更不好意思了。宝钗想乘胜追击，再讽刺几句，但看到宝玉已经非常羞愧了，只得一笑收住。

[1][簟]席子。

[2][清虚观]道观，道教教徒修行的场所。清虚是道观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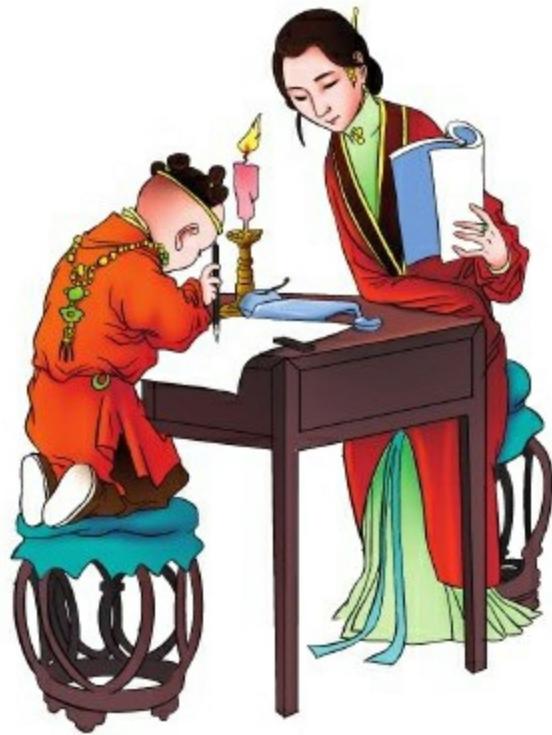
[3][寄名符]古代为了儿女容易成长，就把他送到僧道处做寄名弟子，以求神佛庇佑。这个寄名的师傅就要给这个小孩子寄名符佩带。

[4][麒麟]传说中的神兽，古人把它当作仁兽、瑞兽。

[5][穗子]丝、绒等扎成的如禾穗状的饰物。

## 第十八回 晴雯撕扇为一笑

盛夏午后，主人和下人们都在睡午觉。宝玉来到王夫人的屋里，见几个丫鬟手里拿着针线，正打盹呢。王夫人在里间的凉榻<sup>[1]</sup>上正睡觉，金钏儿坐在旁边给她捶腿，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要睡着了。宝玉轻轻地走过去，动了一下金钏儿的耳环，笑着说：“瞌睡成这样了？”金钏儿抿嘴笑一笑，摆着手让他出去，仍旧闭上眼打盹儿。宝玉悄悄地探头看看王夫人闭着眼，便掏出润喉的香雪润津丹<sup>[2]</sup>，递到了金钏儿嘴里。金钏儿也不睁眼，只是用嘴含住了。



◆李纨

宝玉又上前拉住她的手，笑着说：“我明天向太太说要你去，让你和我在一起。”金钏儿什么也没说。宝玉又说：“要不然，等太太醒了我

就说。”金钏儿睁开眼，推了宝玉一下，笑着说：“你急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面，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时，王夫人翻身坐起来，照着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她骂：“小贱人，好好的男人，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醒了，早一溜烟儿地跑了。

金钏儿的脸火辣辣的，但一句话也不敢说。王夫人又叫来玉钏儿说：“叫你妈来，把你姐姐带出去。”虽然金钏儿苦苦哀求，王夫人仍不肯改口，金钏儿只得含羞忍辱地出了贾府。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午间，王夫人备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人吃饭。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只当是因为金钏儿的事，更加不理他。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缘故，心中不自在，也就懒懒的。凤姐昨天晚上就从王夫人那里知道了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心里不舒服，哪里还敢说笑，只得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大家都觉得气氛尴尬，坐了一坐就各自散了。

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到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巧晴雯上来换衣服，不小心把扇子掉在地上，跌折了。宝玉叹道：“真是个蠢材！将来怎么办？明儿你自己当家，难道也这么毛手毛脚的？”晴雯冷笑道：“二爷最近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给脸色看！以前连那么贵重的玻璃缸、玛瑙<sup>[3]</sup>碗都不知道摔碎了多少，也没见生这么大气，这会儿一把扇子就急了？要嫌弃我们就打发我们走！”宝玉听了这话，气得浑身乱颤，说道：“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听见争吵，忙过来问道：“好好儿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然这么会说，就该早点过来，也省了爷生气！”袭人见宝玉已经气红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光明正大的，哪里就称上‘我们’了！”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心起来，含泪说道：“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行！”宝玉理也不理，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真的去找太太，也不嫌害臊？就是她真的要走，也要等气消了再回太太也不迟。”宝玉坚持要去回太太。袭人、麝月、秋纹等众丫鬟跪下求情。这时黛玉进来，见此情形，打趣道：“大过节的怎么好好儿的闹起来？难不成是争粽子吃争恼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黛玉回去后，薛蟠又来请宝玉喝酒，到晚上才回来。宝玉带着几分醉意，踉跄着回到自己院内，只见有个人在院中的乘凉枕榻上睡着了，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她。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你何苦又来招我！”宝玉一看，原来竟是晴雯。宝玉将她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娇惯了，我只不过说了你两句，你就扯出那么多话来。说我也就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连带上她。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叫人看见像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然知道不配，干吗还睡在这上面？”晴雯“哧”地又笑了，说：“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宝玉笑道：“我也没洗，既这么着，你也不许洗去，只洗洗手拿果子来吃吧。”晴雯笑道：“我毛手毛脚的，连扇子都跌折了，哪里还配吃果子？要是再打碎了盘子，那还了得？”宝玉笑道：“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本就是给人用的，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随性情去罢了。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只是不可生气

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摔了也可以，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道：“那好啊，你就拿扇子来让我撕，我最喜欢撕了。”宝玉听了，便笑着把手中的扇子递给她。晴雯果然接过来，“哧”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哧哧”又撕几下。宝玉在旁笑着说：“撕得好，再撕响些。”正说着，麝月走过来，笑道：“少作些孽吧。”宝玉一把夺过她手里的扇子也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个稀烂，二人都大笑。麝月道：“你们干嘛拿我的东西开心？”宝玉笑道：“打开扇子匣子你随便挑新的去，又不是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然这样，不如把匣子搬来，让她撕个够，岂不更好？”宝玉笑道：“你这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孽。她也没折了手，叫她自己搬去。”晴雯笑着说道：“我今儿也累了，明天再撕吧。”宝玉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多少钱！”

### 人物谱

#### 晴雯



晴雯是宝玉的丫鬟，“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晴雯从小被卖给贾府的奴仆赖大家为奴。赖嬷嬷到贾府去时常带着她，贾母见了喜欢，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这种被奴才当作礼物送给主子的奴才身份是最低下的。晴雯唯一的亲人是姑舅表哥多浑虫和与贾琏有染的多姑娘。她长得风流灵巧，水蛇腰，削肩膀，眉眼有点像林黛玉，又称“黛影”。口齿伶俐，针线活尤好。聪明绝顶，个性刚烈，反抗性极强，敢爱敢恨。

她深得贾母的喜爱，可正是因为她模样长得稍好一些，经常和贾宝玉说说笑笑，就被王夫人误以为晴雯带坏宝玉，驱逐她出府。晴雯被逐出大观园不久，就病死了，死在其姑舅表哥家，有的人也说，晴雯就是黛玉的影子，她的死也就是黛玉的写照。

晴雯在大观园中的所作所为是光明磊落的，她虽然和宝玉情投意合但却不会象袭人那样“鬼鬼祟祟”的有肌肤之亲，虽然无依无靠家境贫寒却不会象别的小丫头那样偷偷摸摸，她看不起那些狗仗人势欺负奴才的奴才，在抄检大观园的一幕里，晴雯的言行像一颗瞬间升起的绚烂的流星，刹那间照亮了大观园那黑漆漆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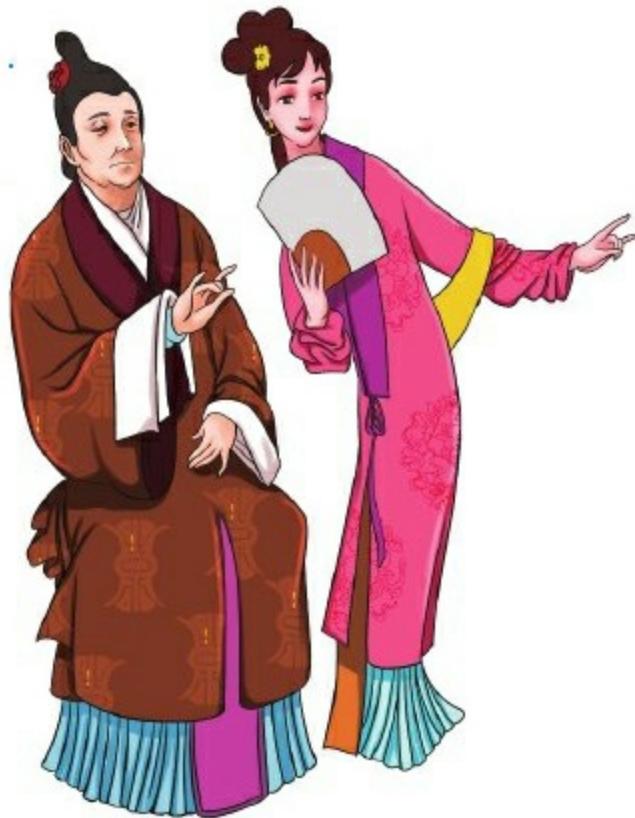
[1][凉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卧式家具。

[2][香雪润津丹]一味中药，夏天服用可以解暑、清火。

[3][玛瑙]自然界中分布较广，质地坚韧，色彩相当有层次，常用做饰物或玩赏用。

## 第十九回 贾宝玉诉衷情

第二天中午，王夫人、宝钗、黛玉和众姐妹正在贾母房内坐着，史湘云来了。宝钗、黛玉等忙出来迎接，姐妹们多日不见，亲密得不得了。进到房里，贾母说：“天热，把外头的衣服脱了吧。”湘云忙起身脱衣。王夫人笑道：“穿这么多干什么？”湘云笑道：“是二婶婶叫穿的。”宝钗在一旁笑道：“姨娘不知道，她还爱穿别人的衣服呢。记得有一年她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靴子都穿上，猛一看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了两个耳环。她站在椅子后边，老太太以为是宝玉，就说：‘你过来，省得上头挂的灯穗子<sup>[1]</sup>掉下灰来迷了眼。’她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撑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说‘装扮成男人还挺好看’。”



◆宝钗

黛玉说：“这算什么，前年正月里接了她来，住了没两日就下起雪来，老太太的一个新的大红猩猩毡<sup>[2]</sup>斗篷放在那里，谁知一眼没看见她就披上了，又大又长，她就拿个汗巾子拦腰系上，和丫头们去后院堆雪人儿去了，不小心摔了一跤，弄了一身泥水。”这一说，大家想起那件事，便都笑了起来。

宝钗笑着问湘云的奶妈：“周妈，你们姑娘还是那么淘气吗？”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气也就罢了，我就嫌她爱说话。睡在那里还唧唧呱呱，笑一阵，说一阵的，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话。”

湘云问道：“宝玉哥哥不在家吗？”宝钗笑道：“她只想宝兄弟，两个人都是傻乎乎的。可见还没改了淘气的毛病。”正说着，宝玉来了，笑道：“云妹妹来了。前儿打发人接你去，你怎么不来？”黛玉道：“你哥哥有一样好东西，给你留着呢。”湘云好奇地问：“什么好东西？”宝玉笑道：“你别信她！几天不见，长高了。”湘云笑道：“袭人姐姐可好？”宝玉道：“多谢你记挂。”湘云道：“我给她带好东西来了。”说着，拿出手帕来。宝玉道：“什么好东西？你倒不如把前天送来的那种红色绎石的戒指儿带两个给她。”湘云笑道：“看这是什么？”说着便打开。众人一看，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绎纹戒指，一包四个。

贾母对湘云说：“喝了茶歇一歇，看看你的嫂子们去。园里也凉快，和你的这些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将四个戒指儿包上，歇了一会儿，便起身要瞧凤姐等人去。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会儿，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坐了一会儿，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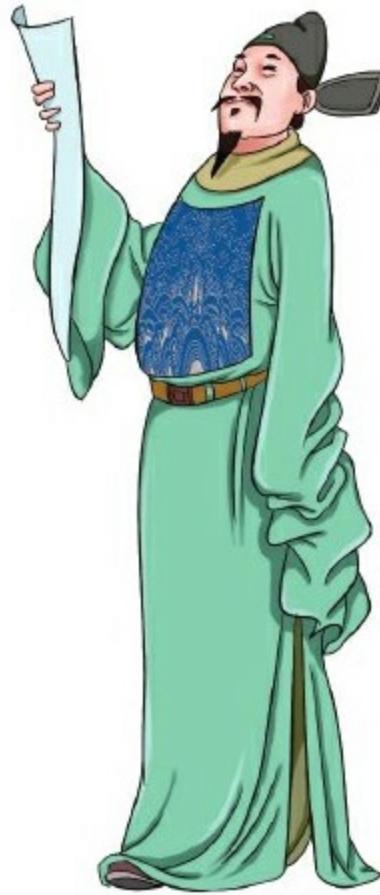
湘云和丫鬟翠缕边走边说着，刚到蔷薇<sup>[3]</sup>架下，湘云说：“你看那是谁掉的首饰，金晃晃的。”翠缕听了，忙上前捡起来笑道：“是件宝贝。好奇怪！我从来没见这里有人戴这个。”湘云一看是个金光闪闪的麒麟，比自己戴的那个还大还耀眼。

湘云拿在手上，只是默默地不说话，正在出神，宝玉从那边来了，笑问道：“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怎么不去找袭人？”湘云连忙将那金麒麟

藏起来说：“正要去呢。咱们一起走吧。”说着，大家进入怡红院。袭人正在台阶下乘凉，见湘云来了，连忙迎下来，拉着手说笑。进来坐下，宝玉笑道：“你早就该来，我有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说着，在身上乱掏，掏了半天，问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吗？”袭人说：“什么东西？”宝玉道：“前天的那个金麒麟。”袭人道：“你天天带在身上的，怎么问我？”宝玉听了，将手一拍说道：“可能是丢了。”说着就要起身去找。

湘云听了，才知道那是他丢的，便笑着问道：“你什么时候又有金麒麟了？”宝玉道：“前儿好不容易得的呢，不知什么时候丢了，我也太糊涂了。”湘云笑道：“多亏丢的是玩的东西。你做事还是这么慌慌张张的。”说着，手一伸说：“你瞧，是不是这个？”宝玉一见，高兴得不得了。

宝玉乐得跳起来说：“多亏是你拣到了。你是从哪里拣的？”湘云笑着说：“幸亏是这个东西，明天做了官把官印<sup>[4]</sup>丢了，那可怎么办呢？”宝玉马上说：“丢了官印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丢了这个东西，我就该死了。”



◆贾雨村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客。”宝玉听说贾雨村来了，心里很不高兴。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边蹬着靴子，一边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行了，每次都叫上我干什么。”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笑道：“还是改不了老脾气。现在你也长大了，就算不愿意读书考举人、进士，也该多结交一些做官的，和他们交流官场上的学问，以后也多几个朋友，好在社会上做事。你不能总在女人堆里混啊！”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到别的姐妹屋里坐吧，小心我这里脏了你的官场学问。”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了。上次宝姑娘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不管人家脸上是不是挂得住，‘哼’了一声，站起来就走了。宝姑娘话还没说完，见他走了，羞得满脸通红，整

个人就僵在那里了。幸亏是宝姑娘，要是林姑娘，还不知又哭成什么样呢。宝姑娘真让人敬重，我以为她肯定生气了，可她还是和原来一样。谁知道这一位爷反倒对宝姑娘冷淡了。如果你是这样对林姑娘，你得道多少次歉，鞠多少次躬才行啊。”宝玉道：“林姑娘说过这些混账话吗？她要是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就离她远远的了。”袭人和湘云都无奈地点头笑道：“这原来是混账话。”

黛玉知道湘云在这里，她想宝玉过来一定会说金麒麟的事。她知道，宝玉经常看一些爱情书，上面的才子佳人都是因为一些小玩意才认识的，比如首饰、手绢等，都借着这些东西确定了恋爱关系。她担心宝玉和湘云会借着金麒麟在关系上再走近一步，所以就过来侦察一下。不想还没进屋，正好听见湘云说仕途的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要是说了，我也和她生分了。”

黛玉听了这话，真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喜的是，宝玉果然是自己的知心人。惊的是，宝玉竟然这么公开地表白感情，夸奖自己。叹的是，你我都是知己了，为什么又出现“金玉良缘<sup>[5]</sup>”的说法，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悲的是，父母早早地去世了，虽然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能说给谁听呢，又有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主呢。她又想自己每日神思恍惚，身体这么虚弱，恐怕是个短命之人。这么好的知己和感情又有什作用呢！想着想着，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样也没法进去了，她转身，边抹着眼泪，边往回走。

这时宝玉急忙穿了衣裳出来，正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好像在擦眼泪，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要去哪里？怎么又哭了？是谁得罪了你？”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没有哭。”宝玉笑道：“你看看，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一边说，一边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擦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要死啊！干嘛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光顾着担心你了，也就顾不了死活了。”黛玉道：“你死了倒没什么，只是丢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办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道：“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

我还是气我呢？”黛玉想起前天的事来，于是又后悔自己说错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是我说错了。这有什么的，筋都暴起来，急得一脸汗。”一边说，一边也禁不住上前伸手替他擦脸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才说了“你放心”三个字。黛玉听了，愣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真不明白这话？难道我在你身上的心思都用错了？”黛玉道：“我还是不明白。”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骗我了。要是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的心思白用了，就连你对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都是因为不放心，才搞得一身的病。如果能放心，这病也不至于一天比一天重啊。”黛玉听了这话，就好像被电击着一样，非常震惊。她感觉宝玉的话简直就是从自己的心里掏出来的，那么准确，那么真挚。她心里有千万句话要说，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痴痴呆呆地看着宝玉。宝玉心中也有千言万语，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痴痴呆呆地看着黛玉。

两个人愣了半天，黛玉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转身就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你先站一下，听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边拭泪，一边用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要说的话我早知道了！”说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宝玉站在那，又发起呆来。袭人见宝玉忘了拿扇子，怕他热，就赶来给他，见宝玉站在那里不动，便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带扇子，幸亏我看见了。”宝玉出了神，把袭人当成了黛玉一把拉住说：“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就是死了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藏着。只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能好呢。我就是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魂都没了，推他道：“这是哪里的话！是不是中邪了？”宝玉一下醒过来，看是袭人送扇子来，羞得满面通红，抢了扇子，便匆忙抽身跑了。

袭人见他去了，想他刚才的话一定是要对黛玉说的。于是，她就开始担心宝玉和黛玉会闹出丢人现眼的事。她仔细想想宝玉的话，越想越

害怕，浑身直发凉，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这时宝钗从那边走来，笑着问她：“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袭人笑道：“刚才和她说了一会儿闲话。你瞧，我前天粘的那双鞋，想明天叫她帮我做呢。”宝钗听见这话，看两边没人，便笑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这时候就不会体谅人了。最近看云丫头的神情，再加上听到的一些议论，我觉得云丫头在家里一点儿事情也不能做主。他们家为了节省开支，就没有雇用做针线活的人，穿的衣服、鞋子大部分是云丫头她们亲自动手做。这几次她来了，总说家里累得很。我再问她，她就连眼圈儿都红了，但具体的情况也不肯说。她从小就没了爹娘，心里苦啊。看着她这样子，我就伤心得不得了。”

袭人听了，将手一拍，说：“是这么回事。难怪上月我让她帮忙打十根蝴蝶结，过了好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还说‘打得有些粗，等以后过来住着再好好打吧’。如今听宝姑娘这话，想来是我们麻烦她，她又不好推辞，不知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地做呢。”宝钗道：“上次她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深夜，如果替别人做一点点活，她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就生气。”

袭人道：“偏偏我们那个犟脾气的爷，不论什么东西，一律不让那些仆人们做。我一个人又做不过来。”宝钗笑道：“你别理他！只管叫人做去，说是你做的就完了。”袭人笑道：“骗不了他，他认得出来。没办法，我自己慢慢地做吧。”

两人正说着，见一个老婆子匆忙走来，说道：“也不知道是什么！金钏儿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袭人吓了一跳，忙问“哪个金钏儿？”老婆子道：“还有两个金钏儿不成？就是太太屋里的。前天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在家里哭天哭地的。刚才打水的人在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打捞起来一看是她。”袭人想着以前和金钏儿的交情，不觉地流下泪来。宝钗听见这话，忙着过来安慰王夫人。

宝钗见王夫人在房间内独自流泪，便不好再提这事，就在一旁坐了。王夫人哭道：“你知道发生了一件怪事吗？金钏儿投井死了！”宝钗

忙接上话茬儿：“就是奇怪，好好的投井干什么。”王夫人道：“前天她打碎了一件东西，我一时生气，就打了她几下，把她赶了出去。我本来想过几天就叫她回来，谁知她气性这么大，竟然投井死了。这都是我的错啊。”宝钗叹道：“姨娘是太善良了，所以这么想。要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的井，也许是失足掉下去的。就算是她生气了，那也说明她不通人情、不懂道理。姨娘心里实在不好受，就多赏几两银子给她办丧事，也就算尽了一份心了。”王夫人道：“刚才我赏了她娘五十两银子，还想把你妹妹们的新衣服拿两套给她。凤丫头说正巧都没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为你林妹妹过生日新做了两套。你林妹妹那个孩子喜欢多心，况且她也总是生病，给她过生日的衣服，送给死人穿，肯定犯了忌讳。没办法，我只好让裁缝紧急做两套了。如果是别的丫鬟，赏她几两银子就行了，只是金钏儿就和我的女儿一样啊。”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宝钗忙道：“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她不就省事了嘛。我从来不忌讳这些的。”说着起身就走。

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流泪。王夫人正在说他，见宝钗来，就闭嘴不说了。宝钗善于察言观色，也大致能猜到事情的原因了，但她什么也没说，放下衣服就走了。

### 人物谱

#### 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早就放风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人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薛宝钗忠诚地信奉封建礼教，特别是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道德。她曾多次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之道，她也多次向黛玉、湘云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之类的封建说教。

宝钗信奉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她认为读书是为了明理而辅国治民，因此她的理念虽然没有超越时代，但是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1][灯穗子]灯笼下部的垂饰。

[2][大红猩猩毡]一种御寒衣料。这是用猩猩血染成的一种名贵的红色毛毡，因为猩猩血染的布料永不褪色。

[3][蔷薇]是一种蔓藤爬篱笆的小花，耐寒，有野生的，可以药用。

[4][官印]官印是官员权力的象征，官员品级的高低主要以官印尺寸和质料来区别。官职越高，

官印越大，权力就越大。

[5][金玉良缘]泛指金玉一样美好的姻缘。在这里指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姻缘，宝钗有金锁，将来要找一个有玉的男子来结婚，刚好宝玉有玉，于是就有了宝玉将要和宝钗结婚的说法。

## 第二十回 贾政怒打不肖子

宝玉会见过贾雨村回来，听见金钏儿含羞赌气自尽了，伤心得不得了，又被王夫人教训了一顿。见宝钗进来，他才有机会出来。他背着手，低着头，一边感叹，一边往前走，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厅。刚转过一道门，和对面过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正是他父亲，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便低头垂手在一旁站了。



◆贾政

贾政道：“好好的，你垂头丧气的干什么？刚才贾雨村来了要见你，你半天才出来，说话行动表现得那么差。现在又唉声叹气的？”宝玉平时虽是口齿伶俐，此时心里正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跟了金钏儿去死。父亲说的话根本就没听到，只是傻愣愣地站着。贾政见他这样，更生气了。刚要说话，有人来回说：“忠顺亲王府里有人过来，要见老爷。”贾政听了，心下想道：“平时并不和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天打发人来？”

来人是忠顺府的长史<sup>[1]</sup>官，贾政忙迎进客厅献茶。还没说什么，那长史官先说道：“我是奉忠顺亲王的命令来的，有一件事要求您老人家。”贾政听了这话，摸不着头脑，忙陪笑起身问道：“王爷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那长史官道：“我们府里有一个唱小旦的琪官<sup>[2]</sup>，出去四五天没回来，派人到处找也找不到。人们都说，他最近和你家宝玉公子交上了朋友。所以，请大人告诉你的公子，请把琪官放回去。这样，一方面王爷可以安心，另一方面我也不用再费力到处找了。”

贾政听了这话，又惊又气，立刻叫宝玉进来，问道：“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就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个琪官是为忠顺王爷服务的人，你这个卑贱的东西，为什么去勾引他？”宝玉吓了一跳，忙回道：“‘琪官’是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去勾引呢！”说着便哭了。

不等贾政说话，那长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饰。你说不认识琪官，他的红汗巾<sup>[3]</sup>怎么扎到公子腰里了？”宝玉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心里暗想：他连这样秘密的事都知道了，大概别的也瞒不过他。只好说了琪官出走买房置地之事。

贾政此时气得嘴都歪了，一边送那个长史官，一边回头指着宝玉说：“不准走！等会儿有话问你！”

贾政送完客，刚一回身，看见贾环带着几个小仆人一阵乱跑，就大声地喊：“给我打！”贾环吓得骨头都软了，赶紧低头站下。贾政问他：“你跑什么？”贾环见父亲怒气冲冲的样子，便乘机说道：“刚才看

见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所以吓得跑了过来。”贾政听了奇怪，问道：“好好的，是谁跳井了？”他命令快叫贾琏、赖大、来兴。贾环赶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衣襟，跪下来说：“父亲千万不要生气。除了太太屋里的人，别人也不知道。我听我母亲说……”说到这里，他回头往四处看了看。贾政明白他的意思，用眼睛示意了一下仆人们，他们赶紧退了下去。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天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成，就打了她一顿。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话没说完，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喊“快把宝玉弄过来！”一边往书房里走，一边下令：“今天再有人劝我，我就把全家都交给他！我免不了要做个罪人，干脆把头发剃光，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结束一生。生下这个不成器的孩子侮辱了祖宗啊。”

贾政气喘吁吁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满脸泪痕，一口气说道：“把宝玉抓来！拿大棍！用绳索捆上！把各个门都关上！有人敢去报信的，立刻打死！”仆人们只得答应着来找宝玉。

宝玉听见贾政叫他“不许动”，早知道是凶多吉少，哪里想到贾环又说了那么多的坏话。宝玉在厅上干转，找不到人去给王夫人和老太太送信。正着急时，见一个老婆子出来，忙赶上来拉住她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赶紧，赶紧！”谁知那老婆子偏是个聋子，宝玉急得直跺脚。

贾政一见到宝玉，眼睛都红紫了，也不问他所犯的罪行，便下令：“堵起嘴来，往死里打！”仆人们不敢违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子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打板子的，自己抢过来，咬着牙狠命打了三四十下。门客们见打得不轻，忙上来劝。贾政哪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那些勾当能饶恕吗！平时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惯坏了，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来解劝。”众人知道贾政气急了，忙找人进去送信。

王夫人得到消息，没敢惊动贾母，穿好衣服赶了过来，直接就闯进了书房，门客和仆人们回避都来不及了。见王夫人进来，贾政更如火上

浇油，那板子打得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仆人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了了。贾政还要打时，王夫人抱住了板子。贾政道：“今天是一定要气死我才完啊！”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可这大热天的，老太太身体也不大舒服，打死宝玉事小，要是老太太生了气，事就大了！”贾政冷笑道：“少说这样的话。我养了这个孽障<sup>[4]</sup>，已经是不孝了，现在想教育他，你们又都拦着，干脆勒死他吧，省得以后麻烦！”说着，便要拿绳索来勒死宝玉。

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应当管教儿子，我也不敢劝阻。可我已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打死了他，那不就是要我的命吗。要勒死他，先勒死我吧，好让我们到阴间有个依靠。”说完，就趴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这话，长叹一声，坐到椅子上，默默地流眼泪。

王夫人抱着宝玉，见他脸白得像纸一样，裤子上已经满是血迹，拉下裤子再看，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破一块烂一块，已经没有好皮好肉了。她放声大哭道：“苦命的儿子！”忽然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的名字哭道：“要是你还活着，就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李纨、熙凤与迎春姐妹们听说后也过来了。王夫人哭着叫贾珠的名字，李纨也忍不住地放声哭起来。贾政听了，眼泪不住地滚了下来。



◆贾母

正在这时，忽听丫鬟说：“老太太来了。”只听窗外颤颤巍巍的声音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那样不就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气喘吁吁地走来。贾政上前躬着身子陪笑道：“大热天，母亲何必亲自过来？有话吩咐儿子过去就是了。”贾母站住，先喘了一阵，攒足了底气，才厉声说道：“我倒是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没个好儿子，叫我和谁说去！”

贾政忙跪下含泪说道：“我教训儿子，也是为了光宗耀祖<sup>[5]</sup>。母亲说这话，叫我这做儿子的怎么受得起？”贾母听说，便呸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受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受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这样教训你的

吗？”说着，就滚下泪来。

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心，都是儿子不对，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我本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趁早儿离开你，大家都省事！”说着便令人去准备车子、轿子，“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恐怕早把你这当娘的忘了。你现在不疼他，将来还能少生一口气。”贾政听出这是在讽刺他，忙磕头哭道：“母亲这样说，我就没法活了。”贾母冷笑道：“是你不让我们活！我们走了，你就好了，看你打谁！”贾政不停地磕头认错。

贾母心里记挂着宝玉，忙进来看，见打得这么严重，抱着宝玉就痛哭起来。王夫人和凤姐等劝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地停住了。丫鬟媳妇们上来要换宝玉，凤姐便骂道：“糊涂东西！打成这样了，还能换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sup>[6]</sup>抬出来。”众人听说连忙抬出春凳来，将宝玉送到了贾母房中。



这时贾政见贾母气还没全消，不敢离开，也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一声，“肉”一声，“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珠儿，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会儿你要是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谁啊！”贾政听了，也后悔不该下毒手打得这么狠，就过去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要眼看着他死了不成！”贾政听说，忙退了出来。

此时薛姨妈和宝钗、香菱、袭人、湘云也都在这里。袭人也很伤心，但有这么多人，倒水的，扇扇子的，根本轮不到自己插手。她干脆走了出去，叫过焙茗来询问：“刚才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你也不早来报个信儿！”焙茗急得说：“正赶上我没在跟前，打到一半才听见。原来是为琪官和金钏儿姐姐的事。”袭人道：“老爷是怎么知道的？”焙茗道：“琪官的事，估计是薛大爷挑唆的。金钏儿的事是三爷说的，我也是听见老爷的人说的。”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回来见众人都忙着替宝玉治伤，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了半天，才渐渐散去。

### 人物谱

#### 王夫人



王夫人，贾政之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薛姨妈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她虽是贾家的二儿媳，也不太说话，但深得贾母的信任，是贾府的实权派。她年事已高，把大权交给自己的侄女王熙凤。不过，一些大事凤姐仍须向她请示汇报。

王夫人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统治者形象。她疼爱宝玉，在宝玉被贾政暴打时会死命保护。但在事关家族大事上，她立即就成为一个冷酷的统治者。在宝玉的终身大事上，她一点也不手软，坚决促成金玉良缘，

最后使得宝玉撒手而去。

[1][长史]官名，秦时设立，相国、太尉、司徒、司空、将军、郡王府各置长史，理府事。这里指忠顺王府的高级官职。

[2][琪官]全名蒋玉菡，忠顺亲王府里唱小旦的戏子，小名琪官。他生得妩媚温柔。宝玉和他是好友。有一日，宝玉赠他一个玉扇坠，他回赠宝玉一条大红汗巾子。

[3][汗巾]此处指腰带。

[4][孽障]一是佛教指妨碍修行的罪恶，二是旧时长辈骂不肖子弟的话。

[5][光宗耀祖]宗：宗族；祖：祖先。指子孙做了官出了名，使祖先和家族都荣耀。

[6][春凳]又叫懒凳，可供人躺卧。

## 第二十一回 呆霸王错怪亲妹妹

袭人见贾母、王夫人等去后，便到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给打成这样了？”宝玉叹气说道：“还不是为了那些事，问它干什么！只是下半身疼得很，你看看打坏了哪里。”袭人见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宽的僵痕高了起来，便咬着牙说道：“怎么下这样的狠手！你要是听我一句话，也到不了这地步。幸好没动筋骨，要是打出个残疾来，可让人怎么办呢！”

正说着，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了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就好了。”说完，递给袭人，又问道：“这会儿可好些了吗？”宝玉谢说：“好些了。”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放下心来，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止住，后悔说的话急了，一下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宝钗

宝玉听这话很亲切，里面似乎还有些别的意思，再看她红着脸，低头摆弄衣服，羞羞怯怯，娇娇滴滴，很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便将疼痛丢到了九霄云外，心想：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表现得这么伤心。要是死了，她们还不知怎么悲伤呢！如果我死了她们能这样，那真是死而无憾了！”

正想着，只听宝钗问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话说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见袭人说出来才知道。他听到又拉上了薛蟠，怕宝钗多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可不能瞎猜测。”宝钗听说，知道是怕她多心，心

中暗暗想道：被打成这样了，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我们心里不舒服，可见对我也算是真心的。你怕我多心，难道我就不了解自己的哥哥吗？他平时就大大咧咧的，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那一次为了一个秦钟，就闹得天翻地覆，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想到这，她笑着说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的。要我说，还是怪宝兄弟平时做事不注意，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的。也可能我哥哥说话不小心，一下子说出宝兄弟来，那他也不是有意挑拨：一来他说的也是实话；二来他本来说话就不注意嘛。袭人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你哪里见过像我哥哥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

袭人说出薛蟠来，见宝玉拦她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说得太唐突了。听宝钗这样说，更觉得羞愧了。这时，宝钗起身说道：“明儿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着吧。我拿了药来交给袭人，晚上敷上就好了。”袭人送她到院外，说：“姑娘费心了。改天宝二爷好了，亲自去谢你。”宝钗回头笑道：“没什么。你只劝他好好静养，别胡思乱想就好了。”说着就去了。

宝玉昏昏沉沉的，好像看到琪官走了进来，诉说忠顺府捉拿他的事情，又看见金钏儿进来哭着说为他投井的真情。恍恍惚惚地，他忽然感觉有人推他，还有哭泣的声音。他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黛玉。宝玉以为是梦，忙又欠起身来，仔细看了看，只见她的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儿一样，满面泪光，不是黛玉是谁？宝玉身上疼痛难忍，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倒下，叹了一声，说道：“你又跑来做什么！虽说太阳落下去了，但地上的余气还没散，走两趟又要中暑。我虽然挨了打，但是也不疼痛。我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她们的，你可不要当真啊。”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而越是这种无声的哭泣，越让人感觉喘不上气来。过了好半天，她才抽抽搭搭地说：“你从今往后就改了吧！”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就算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宝钗从宝玉那儿回来就到她母亲那里去了。原来，宝钗了解薛蟠的脾气，本来就怀疑是薛蟠指使人告了宝玉，又听了袭人的话，就更相信了。薛蟠的名声是不大好，但这一次还真不是他干的。可是，宝钗和薛姨妈偏认准就是他了，薛蟠是有口难辩。

这天薛蟠从外头喝了酒回来，见过母亲，又见宝钗在这里，就问：“听见宝兄弟挨了打，因为什么啊？”薛姨妈正为这件事生他的气，见他问，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东西，都是你闹的，还有脸来问！”薛蟠听说，便愣住了，忙问道：“我闹什么了？”薛姨妈道：“你还装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薛蟠道：“人人都说我杀了人，你也就信？”薛姨妈道：“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难道她也赖你不成？”宝钗忙劝道：“妈和哥哥先别叫喊，慢慢说，就清楚了。”接着便跟薛蟠说：“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反正都过去了，也就不必追究了。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在外头少胡闹，少管别人的事。你又不知道防着别人，出了事，不是你干的，别人也都怀疑是你干的。不用说别人，我就先怀疑。”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听宝钗劝他不要胡闹，他母亲又说宝玉挨打是他挑唆的，早已急得乱跳，并发誓说不是自己干的。他生气地骂道：“谁这样陷害我？我把狗娘养的牙给揍掉！难道宝玉是天王老子啊？他父亲打他一顿，所有的人都要跟着受罪。现在把我都拉上了！既然拉上，我也不怕，干脆把宝玉打死了，我给他偿了命，大家都干净。”一边嚷，一边抓起一根闩门的门闩就跑。

薛姨妈一把抓住他骂道：“找死的东西，你打谁去？你先打死我吧！”薛蟠急得眼睛都瞪圆了，嚷道：“这是何苦！又不叫我去，又在这赖我。宝玉活一天，我挨骂一天，不如大家死了清净。”宝钗也忙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吧。别说是妈，就是旁人来劝你，也都是为你好，你怎么还逞上能了。”薛蟠道：“这会儿又说这话。都是你说的！”宝钗道：“你只怪我说，怎么不想想自己做事不稳当，顾前不顾后呢。”

薛蟠道：“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后，你怎么不怨宝玉在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不说别的，就拿前天琪官的事说给你们听：那琪官，我们见过十来次了，我也没和他说过一句亲热话，怎么前儿他见了，连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儿给他了？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薛姨妈和宝钗急得说道：“还提这个！可不就是为这个打他呢。看来真是你说的了。”薛蟠道：“真是气死人了！为一个宝玉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宝钗道：“谁闹了？你先持刀动杖地闹起来，倒说别人闹。”

薛蟠见宝钗的话句句有理，比母亲的话还难以反驳，就想说几句有力量的话反击她，所以也顾不上合不合适了，便说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知道你的心思。原来妈和我说过，你这金锁要找有玉的男人才能嫁，你见宝玉有玉，自然就处处护着他。”话没说完，把宝钗气得愣住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薛蟠见妹妹哭了，知道是自己冒失了，便赌气回房里去了。

薛姨妈气得浑身发抖，劝宝钗道：“你也知道这臭小子说话不经过大脑，别生气了，明天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宝钗满心委屈，又担心母亲生气，于是就含泪回去，到自己房里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理整理，就来看望母亲。正好遇见黛玉一个人站在花阴里，问她去哪里，宝钗说了句“家去”，就直直地往前走。黛玉见她无精打采的样子，脸上有哭过的痕迹，就在后面笑着说：“姐姐要保重啊。就是哭出两大缸眼泪来，也治不好棍子打的伤啊。”宝钗听见黛玉取笑她，因记挂着母亲和哥哥，不想和她计较，头也不回地走了。

### 人物谱

#### 薛姨妈

薛蟠与薛宝钗之母，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姐妹。她随薛氏兄妹寄居贾府，以“慈”著称。由于举止言行得体，贾母常愿与她对坐聊天。

薛姨妈性子温和、处事圆滑，因丈夫早逝，未免纵容溺爱儿子，遂使薛蟠生活奢侈，言语傲慢，老大无成。她为宝钗的婚事颇费心机，但终究还是“金玉成空”。薛姨妈和人冲突时往往很懦弱，因此后来常被薛蟠之妻夏金桂欺负。

[1][门闩]门关上后，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木棍或铁棍。

## 第二十二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薛姨妈和宝钗到怡红院来看宝玉，见院子里站着许多丫鬟和老婆子，就知道贾母她们都在这里。见宝玉躺在床上，薛姨妈问他好些了吗？宝玉忙欠了身，答应着“好些了”，又说：“只是惊动了姨妈和姐姐，我真是不好意思啊。”薛姨妈忙扶他躺下，又问他：“想要什么，就告诉我。”宝玉笑道：“我想起来，就会和姨妈要的。”王夫人又问：“你想吃什么？我回去做好给你送来。”宝玉笑道：“也没什么想吃的，就是想起那回做的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很好吃。”

贾母听了便叫人去做。凤姐嘱咐仆人多做一些，让大家也尝一尝。宝钗在一旁笑道：“我来了这么几年，仔细观察，凤丫头怎么巧，也巧不过老太太去。”贾母听说，便答道：“我如今老了，哪里还巧什么。我像凤哥儿这么大的时候，确实比她巧。她比你姨妈可强多了。你姨妈可怜巴巴的，不大说话，就像块木头，在公婆面前不会表现。凤丫头嘴巧，所以就招人疼。”

宝玉笑道：“要是这么说的话，不大会说话的就没人疼了？”贾母道：“不大会说话的又有他的可疼之处，嘴巧的也有讨厌的地方。”宝玉笑道：“这样就对了。大嫂倒不大说话呢，老太太把她像凤姐姐一样看待。如果是只疼会说话的，这些姐妹里边也只有凤姐姐和林妹妹值得疼了。”



◆赵姨娘

贾母道：“提起她们姐妹们，不是我当着你姨妈的面奉承，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都不如宝丫头。”薛姨妈听说，忙笑道：“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宝玉勾着贾母原是想称赞黛玉的，不想反赞起宝钗来，感到有些意外，就看着宝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

这时有人来请吃饭，贾母站起身来，又嘱咐了好一会儿，才让凤姐扶着，请着薛姨妈，一起出了房门。大家说着往前走，出了园子，王夫人怕贾母疲劳，就请她先到上房里休息。赵姨娘推说有病没到场，周姨娘和老婆子、丫鬟们忙着跑到前面去掀帘子，放靠背，铺褥子。贾母走进屋，和薛姨妈分宾主坐下。宝钗和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自捧着茶

一杯伺候贾母，李纨捧茶给薛姨妈。

过了一会儿，放下桌子，开始摆饭。凤姐用手巾裹着一把筷子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妈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点点头。于是凤姐放了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的，两边是薛宝钗史湘云的。王夫人、李纨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凤姐忙着要来干净的盘子，替宝玉挑菜。

一会儿，荷叶汤做好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那边，便叫玉钏儿给宝玉送去。凤姐说：“她一个人拿不去。”正巧莺儿和喜儿也都来了。宝钗知道她们已吃了饭，便对莺儿道：“宝兄弟叫你去打络子<sup>[1]</sup>，你们两个一起去吧。”莺儿答应着，和玉钏儿一起出来了。



到了怡红院，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闹着玩呢，见她俩来了，忙站起来，笑道：“怎么这么碰巧，你们两个一齐来了。”宝玉见莺儿来了，很高兴。又看见了玉钏儿，便想到她姐姐金钏儿，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便把莺儿丢下，来和玉钏儿说话。袭人见莺儿在这里也没意思，就拉着莺儿出去，到旁边屋里喝茶说话。

麝月等人预备好了碗筷来伺候吃饭。宝玉没吃，问玉钏儿：“你母亲身体可好？”玉钏儿满脸怒气，正眼也不看宝玉，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个“好”字。宝玉觉得很没意思，一会儿又陪笑问道：“谁叫你给我送来的？”玉钏儿道：“当然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她还是这样哭丧着脸，便知道她是为金钏儿的原因，想要低声下气地哄哄她，又见人多，就想办法把人都支出去，又开始陪着笑脸问长问短。

玉钏儿见宝玉这样，自己倒不好意思了，脸上才有了点笑容。宝玉笑着求她：“好姐姐，你把汤拿来我尝尝。”玉钏儿道：“我不会喂人买东西，等她们来了再吃吧。”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因为我走不了，所以让你递给我，你也好早点回去交代，然后好吃饭啊。我怕耽误时间，你岂不是饿坏了。你要不想动，那我就忍着疼自己去拿好了。”说着便要下床来，疼得“嗳哟、嗳哟”直叫。玉钏儿见他这样，忍不住起身说道：“躺下吧！我哪辈子做了坏事啊，老天非要让我遇上这样的事！”说着，“哧”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汤来。

宝玉笑道：“好姐姐，你在这里可以随便生气，见了老太太、太太可要注意，不然就要挨骂了。”玉钏儿道：“吃你的吧！不用和我甜言蜜语的，我可不相信这样的话！”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宝玉故意说：“不好吃，不吃了。”玉钏儿道：“阿弥陀佛！这还不好吃，那什么好吃。”宝玉道：“一点味儿也没有，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玉钏儿真就赌气尝了一尝。宝玉笑道：“这可好吃了。”玉钏儿听说，才明白是宝玉想哄她吃一口，便说道：“你既说不好吃，这会儿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忙赔笑哀求，玉钏儿也不搭理他，叫人来伺候吃饭。

袭人带着莺儿过来，问宝玉打什么络子。宝玉笑着向莺儿说

道：“刚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麻烦你来是想叫你替我打几根络子。”莺儿道：“要什么样的络子？”宝玉便笑道：“不管什么样的，你就每样打几个吧。”莺儿拍手笑道：“这还了得！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吧。”

袭人笑道：“先挑重要的打两个吧。”莺儿道：“什么重要啊，不过是扇子、香坠儿、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行。”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宝玉道：“大红的。”莺儿道：“大红的配黑络子才好看。”宝玉道：“松花色配什么？”莺儿道：“松花配桃红。”宝玉笑道：“这才娇艳。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莺儿道：“葱绿柳黄是我最喜爱的。”宝玉道：“打一条桃红，再打一条葱绿的。”莺儿道：“什么花样呢？”宝玉道：“共有几种花样？”莺儿道：“一炷香，朝天凳，像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宝玉道：“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莺儿道：“那是攒心梅花<sup>[2]</sup>。”宝玉道：“就是那样的好。”说着叫袭人拿线来。

宝玉一边看着莺儿打络子，一边说着闲话，正说着，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怎么这么安静啊！”原来是宝钗来了。她往莺儿手里一看，才打了半截，于是笑着说：“这有什么意思，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缠上呢。”宝玉兴奋地直拍手，说：“姐姐说得对了，我怎么就忘了。只是配什么颜色才好呢？”宝钗慢条斯理地说：“杂色绝对不能用，大红又重了颜色，黄的不起眼，黑的又过暗。不如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搓在一起，打成络子，那就好看。”宝玉听说，高兴极了，便叫袭人来取金线。

宝玉正看着打络子，邢夫人那边派了两个丫鬟送了两样果子来给他吃，问他：“能走了吗？要是能走，就叫哥儿明儿过来散散心，太太心里记挂着呢。”宝玉忙道：“要是能走了，一定过去给太太请安。已经好些了，请太太放心吧。”一边叫她们坐下，一边又叫秋纹来，把刚才拿来的果子拿一半送给林姑娘去。

人物谱

## 贾母



贾母，又称史太君，贾代善之妻，出嫁前为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贾母是贾府的最高权位者。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她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才坐稳了贾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她虽已年老，也不管家，但余威犹在。当她发现有下人在园中聚赌时，便立即一一查实，并作严厉的处罚。她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太喜欢大儿子贾赦和大儿媳邢夫人，偏爱小儿子贾政和小儿媳王夫人。她喜欢众孙女，溺爱孙子宝玉。

贾母福寿双全，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她有满堂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重孙女、重孙媳妇孝敬她；有数不完认不清的丫鬟、婆子、小厮服侍她。特别是掌家的孙媳妇王熙凤千方百计地孝顺她、迎合她，使贾母尽情享乐。贾母的八十寿辰，正日子是八月初三，从七月二十八就开始在荣、宁两府齐开筵宴，直到八月初五，整整七日。热闹豪华，非往日家庆活动所比，显示了这位太夫人的尊荣。

贾府被抄后，贾母日夜不宁。她曾虔诚地向天祷告，保佑她的儿孙们。她拿出了自己全部的财物，分给儿孙。没过多久，这位“生来就是为了享福”的老太太，终于在看到贾家一败涂地后，在忧戚中辞世。死时，贾母八十三岁。因为贾家衰败，丧事只是草草了结。

[1][络子]中国传统绳编工艺品，就是随处可见的中国结的复杂形式，多用于玉器坠儿。

[2][攒心梅花]是络子的花式。

## 第二十三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贾母见宝玉的伤一天比一天好，心里很高兴。怕将来贾政又叫他，于是命人将贾政的随从叫来，吩咐他：“以后要是再有会见客人这样的事，老爷要叫宝玉，你就回他说我说了：一是打重了，得养几个月才能走；二是算了卦，说他过了八月才能出门。”那仆人听了，答应着去了。贾母又命李嬷嬷、袭人等将刚才说的话告诉宝玉，让他放心。宝玉听了这些话，得意极了。



◆李嬷嬷

这一年，贾政又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定下八月二十日动身出差。这天，贾政到供奉祖宗的祠堂<sup>[1]</sup>里行了礼，又去向贾母告别，这才出门。宝玉及诸子弟把他送到了洒泪亭。自从贾政走后，宝玉每天在园中任意

玩乐，真是光阴虚度，岁月空添。

这天正无聊的时候，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花箋<sup>[2]</sup>递给他。宝玉打开花箋一看，原来是探春约大家去商议办诗社的事。宝玉高兴地拍手笑道：“还是三妹妹高雅，我现在就去商议。”宝玉和翠墨来到秋爽斋，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都已经在那里了。黛玉道：“既然要起诗社，咱们就都是诗翁了，得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称呼改了才不俗。”李纨道：“就是，大家起个别号，互相称呼才文雅。我是定了叫‘稻香老农’，这可是没有人用过的。”探春笑道：“那我就叫‘秋爽居士’吧。”宝玉道：“居士、主人的说法不好，并且显得累赘。这里有梧桐芭蕉，借着它们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爱芭蕉，就称‘蕉下客’吧。”大家都说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她去，炖了脯子喝酒。”大家不明白。黛玉笑道：“古人曾说‘蕉叶覆鹿’。她自称‘蕉下客’，可不就是一只鹿了？快用她去做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也笑道：“你别忙着取笑我了，我已替你想了个极恰当的美号了。”又对众人说：“娥皇女英<sup>[3]</sup>洒泪在竹上成斑，所以斑竹又叫湘妃竹。现在她住的是潇湘馆，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就都叫她‘潇湘妃子’好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头不说话。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有三个字，就叫她‘蘅芜君’，你们觉得怎么样？”探春笑道：“这个封号极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宝钗笑道：“你的号早就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得很。”李纨道：“你还用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宝玉笑道：“小时候的事，还提它做什么。”探春道：“你的号多的是，不用另起了。我们爱叫你什么，你答应着就是了。”宝钗道：“还是我送你个号吧。有最俗的一个号，却最适合你了。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不能都有的东西，你却都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吧。”宝玉笑道：“这个号我可不用，还是随你们混着叫去吧。”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了个什么号？”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作诗，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道：“虽然如此，也得起一个才

是。”宝钗道：“她住的是紫菱洲，就叫她‘菱洲’；四丫头在藕香榭，叫她‘藕榭’就完了。”

李纨道：“这样就很好。按年龄我最大，你们都要听我的安排，保证大家都满意。我们诗社共有七个人，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得让我们三个各管一件事。”探春笑道：“都已经有号了，你还这样称呼，还不如没有号呢。我们制定一条规矩，谁再忘了叫号，就要受惩罚。”李纨道：“等诗社正式建立起来了，再制定奖罚的规定。我那里地方大，我们就在那里活动。我虽然不能写诗，但你们诗人也不讨厌我们俗人，我就做个东道主，也就跟着变高雅了。如果让我当社长，我还得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两位，一位出题，一位监督。如果遇到简单的，我们也随便写一首。你们四个每次都必须写。如果同意呢，我就参加。如果大家不同意，也就不敢高攀大家了，我退出。”

迎春、惜春本来就不擅于诗词，又想宝钗和黛玉比自己水平高，听了这话便都说：“这样很好”。探春等人也知道她们的想法，笑着说：“行是行啊，不过我可委屈啊，明明我是发起人，最后却让你们三个来管着了。”宝玉道：“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去稻香村吧。”李纨道：“就你着急，今天不过是商量罢了，等着我来请你们吧。”宝钗道：“还要定一下几天聚一次才好。”探春道：“聚会次数多了也不好。一个月活动两三次比较好。”宝钗点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定下了日期，就风雨无阻。除了这两次，如果有人来了兴致，想增加一次活动，或者邀请大伙儿到他那里去，也是可以的，这样不就灵活有趣了吗。”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探春道：“建立诗社首先是我出的主意，我应该先做个东道主。”李纨道：“既这样说，明天你就先组织一次活动怎么样？”探春道：“明天不如今天，现在就很好。你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迎春道：“按我说，也不一定非让谁出题了，还是抓阄公平。”李纨道：“刚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要不就拿它作题来写？”迎春道：“花还没赏，怎么先写起诗来。”宝钗道：“不过就是白海

棠，又何必一定要看见了才能作诗。古人的诗赋，都不过是借物来抒发感情罢了。如果是等见了才写，也就没有现在的这些诗了。”

迎春道：“既然这样，我来限定韵脚<sup>[4]</sup>。”说着，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集来，随手一揭，是一首七言律诗，递给众人看了，要求都写七言律诗。迎春又对一个小丫头说道：“你随便说一个字。”那丫头正倚门站着，便说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一定要有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

侍书准备好四份纸笔，便都悄悄地各自思索起来。只有黛玉一会儿抚摸梧桐，一会儿观看秋色，一会儿又和丫鬟们说笑。迎春让丫鬟点了一支“梦甜香”。这“梦甜香”有三寸来长，比较细，很快就能烧完。点上这个香，就是计算时间，香烧完了，如果还没写完就要挨罚了。

一会儿探春先写出来了，又改了一下，递给了迎春。又问宝钗：“蘅芜君，你想出来了吗？”宝钗道：“想出来了，只是不太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走来走去，又对黛玉说道：“你听，她们都想好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见宝钗已誊写出来，便说道：“了不得了！香只剩一寸了，我才想起四句。”又对黛玉道：“香快烧完了，你还蹲在那里干什么？”黛玉也不理他。宝玉道：“不管你了，好歹也先写出来吧。”说着走到案前写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看完了还不交卷是要挨罚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然不善于写诗，但善于评价诗。你做裁判我们都服气。”

于是先看探春的稿，写的是：

###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再看宝钗写的是：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李纨笑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以后，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正要说宝钗的诗显得很得体、很大气，忽然想起来，又忙着催促黛玉。黛玉问：“你们都写出来了？”说着，她拿起笔，唰唰唰，一气呵成，连改也不改，扔给了大家。李纨等看她写的是：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说“怎么想出来的呢！”又看下面：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大家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和别人想得不一样。”又看下面是：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大家看了，都说这首最好。李纨道：“如果论别致精巧，应该是这首；但如果说到含蓄浑厚，还是蘅芜君的好。”探春道：“这样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说：“怡红公子倒数第一，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是不好，这样评公平。”又笑道：“不过，蘅芜君和潇湘妃子两首诗的排名最好再讨论讨论。”李纨道：“说好都听我的评判，谁再多说话就该惩罚他了。”宝玉听了，只得作罢。



◆袭人

李纨道：“从此以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聚会，出题限韵都要听我的。如果你们高兴，只管另外选日子活动，就算天天都活动，我也不管。但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天，必须到我那里去。”宝玉道：“还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气了不好，太新、太怪也不好。正好是从海棠诗开始的，干脆就叫海棠社吧。虽然有些俗，但因为有这件事，就不影响了。”说完大家又商议了一会儿，就各自散去了。

宝玉回来，告诉袭人诗社的事。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她。我就觉得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她去。这诗社里要少了她

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叫贾母叫人接去。贾母说：“今儿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闷闷地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又去贾母处逼人接去。直到午后湘云来了，宝玉才放了心，见面就把诗社的事告诉她，又把诗拿给她看。李纨等说道：“先别给她看，先给她说说韵脚的要求。她是后来的，先罚她写诗。如果写得好，就让她加入诗社；如果不好，还要罚她做东道主请客。”史湘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拿韵来，我虽作得不好，只得献丑了。只要让我加入诗社，扫地倒水我都愿意做。”大家见她这么有趣，更加高兴，都埋怨昨天怎么忘了她，于是告诉她韵。湘云在兴头上，也不推敲，也不打草稿了，说说笑笑着就想好了，抓起笔写了出来。笑说道：“我写了两首，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按你们的要求作的。”说着递给众人。大家道：“我们那四首，把意思也算想绝了，再写一首也不可能了。你倒弄了两首，怎么可能呢，肯定是重复我们的意思。”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其一）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其二）

大家看一句，惊讶一句，都说：“这个不枉作了海棠诗，起名叫海棠社真是没错。”湘云道：“明天先罚我做个东道主，就让我组织一次诗社行吗？”众人道：“这更妙了。”

晚上，宝钗叫湘云来蘅芜苑住。湘云在灯下考虑该如何出题。宝钗听她说了半天，都不妥当，便对她说道：“虽然说这是一个娱乐活动，但也要考虑周全，自己要方便，又不能得罪人，这样活动才圆满。你在

家里又不能作主，一个月的月钱<sup>[5]</sup>也没有多少，如果出钱搞这种活动，你婶子知道了，肯定会训斥你。况且你把积蓄都拿出来，也不够花费啊？”一席话提醒了湘云，她又发愁起来。

宝钗说：“这个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里有一种肥螃蟹。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算起，园子里的人有一多半都爱吃螃蟹。前天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呢。你先不要提诗社的事，只说是普通的请客。等老人们都走了，我们就开始活动，想写多少诗都行。我和我哥哥说说，要几篓子又肥又大的螃蟹来，再从他那里拿几坛子好酒，再摆上四五桌子水果点心，又省事又热闹。”湘云听了，心里很感激，称赞她想得周到。

宝钗又对湘云说：“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奇了。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太特别的限韵，是不能写出好诗的。只要立意清新，后边的用词就不会俗气了。”湘云答应着，笑道：“我现在心里想着，昨天作了海棠诗，明天就作个菊花诗怎么样？”宝钗道：“菊花倒也合适，只是前人做得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恐怕落了俗套。”宝钗想了想，说道：“有了，我们把人作为主要的意思，把菊花放到次要位置，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用‘菊’字，虚字就用双关的。这样既是咏菊，又是写事，前人也没写过，不会落了俗套。”

宝钗又笑着说：“《菊梦》就好。”湘云笑道：“很好。我也想起一个，《菊影》怎么样？”宝钗说：“也可以。只是过去有人写过，不过加上也可以。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怎么样？”湘云拍案叫妙，接着说道：“我也有了，《访菊》怎样？”宝钗也赞有趣，说：“干脆写出十个来，写完了再想。”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写，宝钗念，一会儿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干脆凑成十二个吧，也像别人的字画册子一样。”



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个题目。又说：“既然这样，干脆编出个先后次序来。”湘云道：“这样更好，竟弄成菊谱了。”宝钗道：“开头是《忆菊》，忆不起来，就去访，第二是《访菊》；访到之后，就去种，第三是《种菊》；种好了，花开了，就对着菊花赏看，第四是《对菊》；赏完了，折一枝放到花瓶里，第五是《供菊》；有菊花不歌咏它，就没有意思了，第六就是《咏菊》；接着还要用笔墨去勾画它，第七就是《画菊》；这时候就该问一问菊花的好处，第八就是《问菊》；菊能让人欢乐，第九就是《簪菊》；菊还有歌咏不完的地方，《菊影》《菊梦》就排在第十、第十一；结尾就用《残菊》总结。秋天的美景好事就都有了。”

湘云把题目写出来，又看了一会儿，问“该如何限韵呢？”宝钗道：“我最不喜欢限韵，咱们出题不限定韵脚。本来就是为了高兴才写诗的，何必再难为人。”湘云说：“说得也是。但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了。要求写七言律诗，明天贴在墙上。谁选哪个都可以。有能力的，十二个题目都写也可以；不能写的，一首都不写也可以。写得又好又快的是冠军。如果十二个题目都写完了，就不能再写了，就必须罚他了。”湘云道：“这样也好。”二人商议完了，才熄灯睡觉。

[1][祠堂]又称宗庙，祖祠。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

[2][花笺]精致华美的信笺、诗笺。

[3][娥皇女英]中国古代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姐妹同嫁帝舜为妻。

[4][韵脚]成韵的诗文中押韵的句末字。

[5][月钱]按月付给的零用钱。

## 第二十四回 林潇湘夺魁菊花诗

第二天，湘云就请贾母等人来赏桂花、吃螃蟹。中午，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薛姨妈等人进园来，到藕香榭赏花。

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正好，河里的水又清澈，坐在河当中的亭子上，看着水，眼睛也清亮。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摆着杯筷酒具，另一个上头摆着各色茶具。那边有两三个丫头在煽风炉煮茶，另外有几个丫头煽风炉烫酒呢。贾母高兴地笑道：“这弄得很好，而且地方、东西都干净。”湘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贾母道：“我就说这个孩子细致，凡事都想得妥当。”

说着，大家一起进入亭子，献过茶，凤姐忙着搭桌子，要杯筷。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是史湘云、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门一桌是李纨和凤姐的，但二人都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凤姐吩咐：“螃蟹别多拿，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完了再拿。”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剥出来先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给了贾母。第二个剥好后给了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sup>[1]</sup>来，预备着洗手。

凤姐一边张罗，一边逗贾母高兴，又和李纨、鸳鸯等人打闹玩笑，一派喜气洋洋。黛玉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儿夹子肉。贾母一会儿也不吃了，大家都洗了手，有的去看花，有的弄水看鱼。王夫人见风大，就和贾母先回去了。湘云和宝钗叫人收拾一下，另外摆酒桌。宝玉道：“也不用重新摆，咱们先作诗吧。把那大圆桌就放在中间，酒菜都放着。大家随便坐，想吃什么就去吃。”宝钗道：“这话很对。”湘云道：“虽是这样说，但还有别人呢。”便又命人另摆了一桌，拣了热螃蟹来，请袭人、紫鹃、司棋、入画、莺儿、翠墨等一起来坐。又在山坡桂

树底下铺了两条花毡，让老婆子和小丫鬟们都坐下，随便吃喝。



◆鸳鸯

湘云取了诗题，用针别在墙上。大家看了，都说新奇，随后开始构思。黛玉因为不大喝酒，又不吃螃蟹，就令人拿了个绣墩子倚着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会儿，站在水边逗鱼玩。探春和李纨、惜春站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独自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黛玉放下钓竿，走到座间，拿起乌银梅花自斟壶，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丫鬟看见，知道她要饮酒，忙着走上来。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让我自己倒，这才有趣儿。”说着便倒了半盏，一看却是黄酒，说道：“我吃了一点儿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必须得

热热地喝口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说着便令将那合欢花<sup>[2]</sup>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只喝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钗也走过来，另拿了一只杯，也饮了一口，便蘸笔到墙上把头一个《忆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个“蘅”字。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四句了，你让我作吧。”宝钗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着急成这样。”黛玉也不说话，接过笔来把第八个《问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也贅一个“潇”字。宝玉也拿起笔来，将第二个《访菊》勾了，贅上一个“绛”字。探春走来看看道：“竟没有人作《簪菊》，那让我作这《簪菊》好了。”说着，湘云走来，将第四、第五《对菊》、《供菊》一连两个都勾了，也贅上一个“湘”字。宝钗道：“你也该起个号。你们家不是有个水亭叫‘枕霞阁’吗，我看这名字不错。”宝玉不等湘云动手，便代将“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

一顿饭工夫，大家把十二首菊花诗都写好了，各自交给迎春，又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全都誊录出来。李纨等从头看起：

**【忆菊】<sup>[3]</sup>蘅芜君**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痴，  
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

**【访菊】怡红公子**

闲趁霜晴试一游，酒杯药盏莫淹留。  
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愁。  
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  
黄花若解怜诗客，休负今朝挂杖头。

**【种菊】怡红公子**

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故故栽。  
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  
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护惜，好知井径绝尘埃。

【对菊】枕霞旧友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供菊】枕霞旧友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  
隔座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  
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  
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

【咏菊】潇湘妃子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画菊】蘅芜君

诗余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  
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  
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  
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

【问菊】[\[4\]](#)潇湘妃子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

【簪菊】蕉下客

瓶供篱栽日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

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  
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菊影】枕霞旧友**

秋光叠叠复重重，潜度偷移三径中。  
窗隔疏灯描远近，篱筛破月锁玲珑。  
寒芳留照魂应驻，霜印传神梦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谁醉眼认朦胧。

**【菊梦】[\[5\]](#)潇湘妃子**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残菊】蕉下客**

露凝霜重渐倾欹，宴赏才过小雪时。  
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  
半床落月蛩声病，万里寒云雁阵迟。  
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



大家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已。李纨笑道：“让我来评价一下。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好的诗句。总体来说：《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潇湘妃子自然是第一了。”宝玉听说，高兴地拍手叫：“很好，太公平了。”之后大家互相点评对方的妙句，又要了热蟹来，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会儿。宝玉笑道：“吃螃蟹赏桂花，也不能没有诗。我已经想好了一首，你们谁还敢写呢？”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宝玉笑道：“你现在诗才已经用尽了，还敢笑话别人。”黛玉听了，并不说话，也不思索，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

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

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烧去，笑着说道：“我的不如你的好，我烧了它。你的那个很好，比刚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它给人看。”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作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吧。”说着也写了出来：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

又看底下道：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大家看完，都说这是最好的螃蟹诗，写这样的小题目，必须表达深刻的意思才算有才能，只是讽刺人讽刺得太不留情面了。

### 人物谱

#### 李纨



李纨，字宫裁，贾珠之妻，金陵十二钗排名第十一。贾珠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李纨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李纨被礼法束缚了个性，使她不得不在礼法的夹缝中生存。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李纨都在场，可是她永远只能充当“敲边鼓”的角色，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这也许正符合她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性格——荣国府的大嫂子，一个恪守封建礼法、与世无争的寡妇，从来安分顺时，不肯卷入矛盾斗争的旋涡。

在大观园中她分住的是“稻香村”，书中描写是“数楹茅屋”，外面“编就两溜青篱”“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俨然是一派“竹篱茅舍”的农家风光。这个住所非常符合主人清心寡欲、自甘寂寞的性情。在后来探春结社的时候，李纨就自定了个“稻香老农”的雅号。她的形象既是贤妻良母，也是个典型的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牺牲品。

[1][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古代澡豆的一种延续，把绿豆面与桂花蕊等天然香料密封在一起，让绿豆面染上桂花香气，吃螃蟹之后，可以去除手上的腥气。

[2][合欢花]别名夜合树、绒花树、鸟绒树、马头缨花。合欢花有宁神作用。

[3][《忆菊》]其实是忆人。宝钗这首诗预示了她将来独居时的“闷思”、“断肠”的凄凉情绪。

[4][《问菊》]就是黛玉问自己，菊花的寂寞正是她孤独心理的深切写照。

[5][《菊梦》]此诗是写菊花之梦，也是写咏菊者之梦。其实这正是林黛玉对爱情理想生活的追求破灭的反映，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黛玉对悲剧命运的预感，此诗令人感到极其悲凉。

## 第二十五回 刘姥姥游历大观园

平儿离席回去后，见上次来的那位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送了些自家产的枣子、倭瓜<sup>11</sup>和野菜来。刘姥姥因为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份，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说：“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稼忙。好不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蔬菜也丰盛。这是头一茬摘下来的，没敢卖呢，留着最好的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味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平儿忙道：“多谢费心。”



◆平儿

平儿问道：“见过奶奶了？”刘姥姥道：“见过了，叫我们等着

呢。”说着又往窗外看看，说道：“天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要是关了城门出不去就麻烦了。”周瑞家的道：“这倒也是，我替你瞧瞧去。”说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老太太想见见你呢。二奶奶说，晚了就住一夜明儿再回。刘姥姥道：“我这个样子怎么好见的。好嫂子，你就说我走了吧。”平儿忙道：“你快去吧，没关系的。我们老太太最惜老怜贫的。你要是害怕，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带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

平儿等来到贾母房中，这时大观园中的姐妹们都在贾母这玩呢。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也不知都是什么人。见一张床上躺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仙女一样的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站着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行了礼，嘴里说：“给老寿星请安。”贾母也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搬过椅子来坐着。

贾母道：“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健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纪，还不知能不能动呢。”刘姥姥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要是我们也这样，那些庄稼活儿也就没人做了。”

贾母笑道：“我刚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正想弄些现摘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刘姥姥笑道：“这是野味儿，不过吃个新鲜。我们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贾母又道：“今儿既认着了亲，就别空着手回去。不嫌弃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走。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回家去，也算你看亲戚一趟。”凤姐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吧，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给我们老太太听听。”刘姥姥喝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贾母听得津津有味。正说着，凤姐便令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给刘姥姥吃。

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刘姥姥坐在贾母床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这时宝玉姐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哪里听见过这些话，觉得比那些瞎子先生说的书还好听。刘姥姥虽是个农村人，却有一些见识，况且年纪大了，经历过的事情也多，见贾母高兴，这些哥儿姐儿们又都爱听，没得说了就编出些话来讲。这一席话，着实合了贾母的心意，连王夫人都仔细听了。

贾母和王夫人商量在园子里给史湘云还席。第二天清早，李纨早早起来，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正忙活着，见贾母带了一群人进来，刘姥姥、板儿也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这么早过来了。我还以为没梳头呢，才摘了菊花要送去。”这时，碧月早捧过一个大荷叶样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放着各种颜色的菊花。贾母便挑了一朵大红的插在鬓上。回头看见了刘姥姥，忙笑道：“过来带花儿。”话没说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笑道：“让我帮你打扮一下。”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地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得不得了。刘姥姥笑道：“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她脸上呢，把你打扮得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



◆李纨

大家说笑之间，就来到了沁芳亭子上。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sup>[2]</sup>上。贾母靠着柱子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问她：“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底，都上城里来买画儿贴。闲时聊天大家都说，怎么也得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画儿上的也都是假的，哪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一看，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如果有人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画，让我带回家去，给村里人看看，他们就算死了也不会后悔了。”贾母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她就会画。等明儿叫她画一张怎么样？”刘姥姥听了，高兴地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你年龄这么小，模样又这么好，又这么能干，肯定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吧。”

贾母歇了一会儿，就领着刘姥姥到处都参观参观。先是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都是翠竹，地上布满了苍苔，中间是一条石子铺的路。刘姥姥让出路来给贾母她们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着她说：“姥姥，你上来走，小心苍苔滑了。”刘姥姥道：“没事的，我们走习惯了，姑娘们只管走吧。可惜你们的绣鞋，别沾脏了。”她只顾和人说话，没注意脚底下一滑，咕咚摔倒在地上。大家都拍着手哈哈地笑起来。贾母笑骂道：“还不快搀起来，就顾站着笑。”说话时，刘姥姥已爬了起来，自己也笑了，说道：“才说嘴就打了嘴。”贾母问他：“扭了腰了吧？叫丫头们捶一捶。”刘姥姥道：“哪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哪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

紫鹃打起湘帘<sup>[3]</sup>，贾母等进来坐下了。黛玉亲自用小茶盘端了一碗茶来给贾母。刘姥姥见窗下案上摆着笔砚，又见书架上都是满满的书，便说道：“这必定是哪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才笑道：“这哪像个小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说笑一会儿，贾母见窗纱的颜色旧了，便叫人把窗纱换了。刘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是威武。那柜子比我们的一间房子还大还高。现在又见了这小屋子，比大的更加齐整了。满屋里的东西都好看，就是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舍不得离开这里了。”凤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带你去瞧瞧。”说着大家就离开了潇湘馆。

众人坐船去了秋爽斋用早饭。鸳鸯笑道：“我听说老爷们喝酒吃饭都要找一个活宝，大家拿他取乐儿。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女活宝了。”凤姐一听就知道是说刘姥姥了，也笑说道：“咱们今儿就拿她取个笑儿。”

二人商议好后，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悄悄地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又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若错了我们就笑话呢。”刘姥姥道：“姑娘放心。”

刘姥姥入了坐，拿起筷子来，沉甸甸的不顺手。原来是凤姐和鸳鸯

商量好了，单独拿一双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刘姥姥见了，说道：“这筷子比俺那里的铁锨还沉，我还使唤不了它了。”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上菜时，凤姐偏挑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鼓着腮帮子不说话。大家先是愣住了，后来一听，全都哈哈地大笑起来。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扣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妈叫揉一揉肠子。大家没有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姊妹们换衣裳的，只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刘姥姥拿起筷子来，觉得不好用，又说道：“这里的鸡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先挟一个。”众人才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得眼泪出来，琥珀在后面捶着。凤姐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吧，凉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伸筷子要夹，可哪里夹得起来，在碗里摆弄了半天，好不容易夹住一个，伸着脖子刚要吃，一用力蛋偏又滑落到地上，她马上放下筷子去捡，早有丫鬟捡了拿出去了。刘姥姥叹口气：“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大家已没心思吃饭，都看着她笑。



◆鸳鸯

贾母又说：“现在拿出那个筷子干什么，又不请客摆大筵席，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sup>[4]</sup>儿闹的。还不换了它。”丫鬟忙收了过去，换上一双

乌木镶银的。刘姥姥道：“拿走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还是不及俺们那个顺手。”凤姐道：“菜里要是有毒，这银筷子下去就能试出来。”刘姥姥道：“这个菜里要是有毒，俺们那菜都成了砒霜了。哪怕毒死了也要都吃了。”贾母见她这么有趣，吃得又香甜，把自己的也端过来给她吃。

一会儿吃完饭，贾母等人都到探春房里去说闲话。李纨和凤姐又摆了一桌开始吃饭。刘姥姥感叹说：“你们这样的大家庭做事的规矩就是多。”凤姐赶紧笑着说：“你别多心，刚才不过是开一个玩笑。”鸳鸯也进来了，笑着说：“姥姥千万可别生气，我给你老人家道歉了。”刘姥姥笑道：“姑娘说哪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可生气的！你一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儿。我要是生气，也就不说了。”

凤姐等人来到探春房中，见她们正一起说笑。忽然，一阵风吹过，隐隐传来鼓乐的声音。贾母就问：“这是街上谁家娶媳妇呢？”王夫人她们笑着说：“街上哪里听得见，这是咱们家的戏班子排练呢。”贾母马上提议：“那就让她们进来排练吧，我们也乐呵乐呵。”凤姐忙命人出去叫来，又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说：“就铺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咱们就在缀锦阁喝酒。”大家都说那里好。

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吧。她们姐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还是去船上喝酒吧。”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哪里的话，我们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还怕你们不来呢。”贾母笑道：“还是三丫头好，只有那两个玉儿讨厌。一会儿喝醉了，咱们偏要去她们屋里闹去。”说着，众人都笑了，一齐出来。

## 大观园

大观园是贾府为贾妃省亲而修建的行宫别墅，元春看后作诗形容：“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它不仅是红楼人物活动的艺术舞台，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

家曹雪芹总结当时江南园林和帝王苑囿创作出来的世外桃源，大观园的园林设计对后世的园林建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倭瓜]也就是南瓜，俗名是倭瓜、番瓜、北瓜。原产亚洲南部，另一说为中南美洲，很早以前就传入我国。

[2][榻板]固定在回廊栏下部供人小憩的榻形长板。

[3][湘帘]用湘妃竹做的帘子。

[4][促狭鬼]指使坏的人。这里指贾母对凤姐的喜爱称呼。

## 第二十六回 枕翠庵识妙玉

走了没多远，就看到船早就撑过来了。大家上了船，宝玉说：“这些破荷叶太讨厌，怎么还不派人拔掉。”宝钗笑着说：“天天有人逛，哪里还有空闲啊。”黛玉盯着水面说：“我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但特别喜欢其中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偏你们不让留着荷叶。”宝玉道：“果然是好句子，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溆夢港，就见到处是衰草和枯荷，风凉飕飕的，让人感觉到秋天真正到了。

大家上了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起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奇花异草仍然苍翠，都结了珊瑚豆子样的果实，非常可爱。进了宝钗的屋子，像雪洞一样，一样玩的东西都没有，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sup>[1]</sup>中供着几枝菊花，还有两部书，以及茶具茶杯。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被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摆设，怎么不和你姨娘要些。”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和玩器来，重新布置了一番。

大家坐了一会儿，来到缀锦阁楼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问“演习什么曲目”。贾母道：“就挑你们还不熟的练一练吧。”文官她们就去准备了。凤姐带着人摆设整齐，大家坐下，贾母先笑道：“咱们今天喝酒，也要玩玩酒令才有意思啊。”薛姨妈等笑道：“老太太一定是有好酒令，我们怎么会呢，这不是要我们醉吗？我们都喝两杯就是了。”贾母笑道：“姨太太今儿也谦虚起来了。”薛姨妈笑道：“不是的，只怕说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笑道：“说不上来，就多喝一杯酒，醉了睡觉去。”薛姨妈点头笑道：“那就听老太太的。老太太还是先喝一杯才能下命令啊。”贾母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喝了一杯。

凤姐忙过来，笑道：“既要行令，还是叫鸳鸯姐姐来主持最好。”说着便拉了鸳鸯过来。鸳鸯还没开口，刘姥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别这样捉弄人家，我回家去了。”众人都笑道：“这可不行。”仆人们上来把

刘姥姥拉了回来，刘姥姥叫着“饶了我吧！”鸳鸯道：“谁再多说话，就罚她一壶。”刘姥姥才闭了嘴。鸳鸯道：“现在我说骨牌，从老太太起，顺着说下去，到刘姥姥停止。比如我说一套牌，把这一套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后说第三张，说完了，还要合成这一套牌的名字。你们说诗词歌赋或者成语、俗话都行，必须和上句押韵。错了的要罚一杯。”大家笑道：“这个有意思，快说吧。”



◆妙玉

鸳鸯道：“有一副牌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大家说：“好。”鸳鸯道：“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么’。”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sup>[2]</sup>

腿。”说完，大家笑说：“说得太妙了。”贾母喝了一杯。接着是薛姨妈、湘云、宝钗，然后到了黛玉。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她。黛玉只想着怕罚，所以没注意宝钗的表情。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玉座引朝仪。”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药花。”说完，喝了一口。

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浓。”众人道：“说错了韵，而且也不像，该罚。”迎春笑着饮了一口。凤姐儿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故意都說错，受了罚。到王夫人时，鸳鸯代说了一个，接下来就该刘姥姥了。刘姥姥道：“我们庄稼人闲时也会玩这个，但说得没有这么好听。”众人都笑道：“很容易的。你只管说，没关系。”

鸳鸯笑道：“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天，说道：“是个庄稼人吧。”众人哄堂大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众人笑道：“是这样，就说你们农村话。”鸳鸯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姥道：“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大笑起来。

刘姥姥端起杯来喝了，又逗趣笑道：“说实话，我的手脚粗笨，又喝了酒，千万可别打碎了这瓷杯子。有木头的杯子吗，给我拿个来，掉在地下也不碍事。”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听她这样说，便忙笑道：“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它都是一套，要喝一套才行。”刘姥姥听了便说：“先拿来再说。”凤姐叫丰儿去将那十个竹根的套杯取来，鸳鸯笑道：“你那十个杯子太小了。再说，你刚才说的是木头杯，拿来的却是竹根子杯，不好看的。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树根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她十下子。”凤姐笑道：“更好了。”鸳鸯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

连十个，依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像小盆子，第十个最小的也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那杯的上面雕刻着山水、树木、人物，还有文字和印章。刘姥姥忙说道：“拿那小的来就是了，怎么这么多？”凤姐笑道：“这套杯子没有喝一个的规矩。姥姥想要，好不容易找了出来，一定要都喝一遍才行。”刘姥姥吓得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吧。”

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她这上了年纪的人，喝多了受不了，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能多喝，只喝小杯吧。”刘姥姥道：“阿弥陀佛！我还是用小杯喝吧。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喝。”鸳鸯只得命人倒满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点，别呛了。”

薛姨妈又命凤姐上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来，我夹了喂你。”刘姥姥道：“我能知道什么名儿，每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子夹些给她。”凤姐听说，便夹些茄子给刘姥姥，并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能出这个味儿，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好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不骗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天。姑奶奶再夹给我些，我细嚼嚼。”凤姐又夹了些给她。刘姥姥细嚼了半天，笑道：“虽然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怎么做的，我也做着试试。”凤姐笑道：“这也不难。你把茄子去皮，将净肉切成碎丁，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肉和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都切成丁，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丁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还得十来只鸡来配它，难怪会有这个味儿！”



这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sup>[3]</sup>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渡水而来，自然使人心旷神怡。刘姥姥听见这音乐，且又有了酒，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宝玉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传说古代圣人的音乐一响，动物们都跟着跳起舞来，现在不过才刘姥姥这一头牛啊。”众姐妹都笑了。

酒后，贾母等人用过茶点，又带了刘姥姥到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贾母看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说：“到底是念佛的人，没事常常修理，花木长得比别处的好看。”说着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着往正堂让，贾母道：“我们刚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有菩萨，冲撞了那可是罪过。我们就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喝一杯就走了。”妙玉听了，忙去煮了茶来。只见妙玉亲自端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着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递给了贾母。贾母说：“我不喝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sup>[4]</sup>。”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去年存下的雨水。”贾母喝了半杯，便笑着递给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一口喝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妙玉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她出去，宝玉也悄悄地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她们在小配房内，宝钗坐在床上，黛玉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烧了水，泡了一壶茶。宝玉走了进来，笑道：“好啊，你们偷着喝好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来蹭茶喝。这里没有你的。”

妙玉刚要去取杯，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杯来。妙玉忙命：“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宝玉知道她是因为刘姥姥喝了，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外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耳朵，杯上刻着“晋王恺珍玩”，还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倒了一杯，递给宝钗。又用一个形状像碗，是犀牛角做的，叫“点犀杯”的倒了茶给黛玉。然后她把自己常用的那只绿玉斗，倒了一杯给宝玉。宝玉笑道：“她们俩用古玩奇珍，我就用个俗气的了。”妙玉道：“这是俗气的东西？不是我说大话，只怕你家里也未必找得出这么

一个俗气的来呢。”宝玉笑道：“俗说话‘入乡随俗’，到了你这里，当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他这样说很高兴，于是又找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杯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能喝这一大杯吗？”宝玉高兴地说：“能喝，能喝。”妙玉笑道：“你虽然喝得了，可是也没这么多茶给你糟蹋呀。你没听人们说，‘一杯是品茶，二杯就成了解渴的蠢猪了，三杯可就是饮牛、饮骡子了’。”说得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

妙玉拿起茶壶，向那大杯里倒了一小杯。宝玉慢慢尝了，觉得味道真是不一般，于是赞赏不绝。妙玉严肃地说：“你喝茶是托她们的福，要是你自己来了，我是不给你喝的。”宝玉笑道：“这我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她们二人好了。”妙玉听了，才说：“你还算明白。”黛玉问：“这也是去年的雨水吗？”妙玉冷笑道：“想不到你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的时候，收集的梅花上的雪，共有那鬼脸青<sup>[5]</sup>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喝，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打开了。我只喝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隔年的雨水哪有这个味道。”黛玉知道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说话，也不好多坐，喝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对妙玉笑着说：“外面那个茶杯虽然脏了，白放着不是可惜？要我说，不如就给那个穷婆子吧，她卖了还可以生活。你觉得怎么样？”妙玉听了，想想点头说道：“好吧。多亏那杯子是我没用过的，要是我用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你要给她，我也不管，你快拿了走吧。”宝玉笑道：“当然是这样了，你去和她说话，就把你脏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宝玉接了，又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仆人去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怎么样？”妙玉笑道：“这样更好了，只是你要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放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我知道了。”说着，她将那杯子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拿着，说：“明天刘姥姥回家时，给她带去吧。”这时候，贾母她们也走出了房间。妙玉也没有多留，送出山门，回身就把门关上了。

## 人物谱

### 妙玉



妙玉是大观园里的特殊人物，她本是苏州人氏，出身官宦人家，因从小多病，所以出家带发修行。她精通文墨，是众女中的一位佼佼者。妙玉生性好洁、孤高自傲，然而她最终却并没有跳出尘世樊笼，虽自称“槛外人”，却没能摆脱俗世枷锁，最终被强人劫掠而去，不知所踪。

[1][土定瓶]宋代定窑（在今河北曲阳）烧制的一种瓶子。“土定”为定窑瓷的品种之一，质地较粗。

[2][钟馗]中国民间传说中能打鬼驱除邪祟的神——赐福镇宅圣君。民间常挂钟馗的像赐福镇宅，跳钟馗祈福祛邪。

[3][笙]古老的中国乐器，发音清越、高雅，音质柔和，歌唱性强，具有中国民间色彩。

[4][老君眉]湖南洞庭湖君山所产的白毫银针茶，精选嫩芽制成，满布毫毛，香气高爽，其味甘醇，形如长眉，故名“老君眉”。

[5][鬼脸青]是古代瓷器中相当名贵不可多得的上品。

## 第二十七回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贾母感觉很疲乏，就叫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去喝酒，自己来稻香村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鬟婆子跟着去了。接着，薛姨妈也告辞走了。王夫人派人把剩下的点心拿给丫鬟们，自己也歪着睡着了。宝玉湘云等人看着丫鬟们将点心放在山石上，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上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

一会儿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到各处去逛逛，大家也都跟着来取笑。走到“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嗳呀！这里还有个大庙呢。”说着，便趴下磕头。大家都笑弯了腰。刘姥姥说：“笑什么？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识。”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这时，刘姥姥的肚子叽里咕噜一阵乱响，她着急地拉着一个小丫鬟，要了两张纸就解衣服，要蹲下大便。众人又是笑，忙告诉她：“这里可不行！”一个婆子带着她走了几步，就指了指方向，然后扔下她走了。

刘姥姥因为喝了些酒，而且吃了许多油腻的东西，发渴又多喝了几碗茶，一下子就闹起了腹泻，蹲下就是大半天。等她站起来，眼前直冒金星，毕竟年纪大了！她四处看看，树啊花啊楼啊好像都一个样子，就找不到来的路了，只能沿着一条石子路慢慢地往前走。

刘姥姥东走西撞地看见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的软帘。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等装饰都贴在墙上，到处金碧辉煌，连地板砖上都雕着花。她看得眼花，却找不到出去的门了。左边有一架书，右边是一架屏风。从屏风后面转过去，只见她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奇怪，忙问道：“想是你见我这几天没回家去，来找我了。是哪位姑娘带你进来的？”她亲家只是笑，也不说话。刘姥姥笑道：“你没见世面吧，见这园子里的花好，你就不知好歹地戴了满满一头啊。”她亲家还是不答。刘姥姥忽然想

起：“常听人说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吧。”说完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一面大镜子镶在四面雕空的紫檀木板里。她自言自语说：“这已经拦住了，怎么走出去呢？”说着，她就用手乱摸。这镜子上安装着西洋的开关，她这一阵乱摸，竟然碰到了开关，镜子就打开了，露出一道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走出来见有一副精致的床帐。她此时有了七八分醉，又走累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她本想坐坐歇歇，哪里想到一下子倒了下去，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刘姥姥

大家等她半天也不见回来，板儿也急得哭了。叫人去找也没找到，袭人想道：“她可能是喝醉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里去了。到了那里，如果没人带着，可够她转一阵子的。我还是去看看吧。”想着就回到了怡红院。



袭人进了门，转过集锦隔子，就听到像打雷一样的呼噜声。她忙进来，马上闻到酒气和屁的臭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满屋一找，只见刘姥姥四仰八叉地仰卧在床上呢。袭人吓了一跳，慌忙上来把她推醒。刘姥姥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犯错了！没弄脏了床帐吧。”边说边用手去掸。袭人怕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就赶紧向她摆手，不让她说话。接着，又忙在香炉内放了三四把百合香。还好刘姥姥没有呕吐，袭人悄悄地笑道：“没事的，有我呢。”说着把她带到丫头们的房中，又对她说：“你就说醉倒在山石上打了个盹儿。”刘姥姥答应着。袭人又给她倒了两碗茶，喝过才醒了酒，又问道：“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一样。”袭人微微笑道：“这是宝二爷的卧室。”刘姥姥吓得不敢出声了。

袭人带着刘姥姥从前面出去，见了大家，说她在草地上睡着了。大家也不理会。一会儿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她还是感觉很疲劳，也不吃饭了，让人抬着回去休息，让熙凤她们都去吃饭。



◆袭人

吃过饭，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说：“明天一早就要回家去了。虽然只住了两三天，但也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见了，没吃过的吃了。难得老太太、姑奶奶和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顾我。我也没有别的报答，只有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就算尽我的心了。”凤姐笑道：“你还先别急着高兴。都是因为你，老太太被风吹病了，我们的大姐儿也着了凉，正发烧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是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太劳累的。”凤姐道：“从来没像昨天这么高兴。因为你在这里，要叫你逛逛，所以一个园子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她，谁知她在

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陌生的地方，小孩不该去的。比不了我们的孩子，会走路了，坟地里边都敢去。一来可能是被风吹着了，二来是她的眼睛太干净，可能遇见什么鬼神了。按我说，给她查一查书，看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了。”

一句话提醒了凤姐，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让彩明来念。彩明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笑道：“是啊，园子里头可不是有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便命人拿两份纸钱来，给贾母和大姐儿送鬼。一会儿，大姐儿就安稳睡了。

凤姐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得多。我这大姐儿时常生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刘姥姥道：“这是常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禁不得一点儿伤害。以后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凤姐道：“说得有理。她还没个名字，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一来借借你的寿，二来你们是庄稼人，说来不怕你生气，你贫苦人给起个名字，也许能压得住她。”刘姥姥想了想，笑道：“不知她是几时生的？”凤姐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她巧哥儿。这是‘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要依我这名字，她必定长命百岁。以后她如果有了不顺心的事，一定都会借着这个‘巧’字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凤姐听了，高兴得忙道谢，又笑道：“只保佑她应了你的话就好了。”

凤姐又叫来平儿，让她帮刘姥姥把东西收拾好。贾母、王夫人、凤姐等都送了些银两和好多东西给刘姥姥，贾母房中那小丫头把宝玉给的那成窑的茶杯也送给她，平儿、鸳鸯等也送了衣服给她。刘姥姥不知念了多少声佛，千恩万谢地收下了。第二天早上梳洗了，就和大家告辞回去了。

### 人物谱

#### 巧姐

巧姐，金陵十二钗之一，荣国府贾赦的孙女，贾琏与王熙凤的女儿。

儿。由于年纪尚小，性格还未形成，所以在书中处于陪衬地位。她从小多病，刘姥姥听说她刚好生于七月初七，就给她取个名字叫巧姐，说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日后如果有不顺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后来，巧姐的确遇到了难处。贾府遭遇抄家，她的祖父贾赦被流放，母亲王熙凤病死。她被“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也许是王仁和贾蓉）卖入青楼，沦为娼妓。巧姐本来就体弱多病娇生惯养，一旦从锦绣丛中跌落尘埃，早就是又悲又怕，精神几乎崩溃，哪里还能想办法跟命运抗争呢？基本上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的状态了。可是因为机缘巧合，遇到了刘姥姥。刘姥姥因为以前得到过凤姐和贾府的周济，决定滴水之恩要以涌泉相报。所以不惜余力搭救巧姐，终于替她赎了身。赎身后的巧姐无家可归，刘姥姥又收留她，并不嫌弃她的青楼经历，忍辱含垢，把她许配给自己唯一的外孙板儿为妻。

## 第二十八回 簪玉宝钗释前嫌

这天宝钗等人吃过早饭，就来贾母这里。问过安后，宝钗叫住黛玉说：“颦儿跟我来，我有句话问你。”黛玉便和宝钗来到蘅芜苑中。进了屋，宝钗便坐下笑道：“你跪下，我要审问你。”黛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话？你实话说了吧。”黛玉只是笑，心里却疑惑起来，嘴里说：“我说过什么？你就是想挑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傻。昨儿行酒令<sup>[1]</sup>你说的是什么？我竟然不知那是哪的话。”

黛玉这才想起来，昨儿不小心，说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不觉红了脸，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这次教育了我，我再也不说了。”宝钗笑道：“我是听你说的那些诗句太陌生，所以请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别告诉别人，我以后再不说了。”宝钗见她羞得满脸通红，又不停地求饶，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

二人坐下喝茶，宝钗又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小时候也是爱缠人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也爱藏书。原来人口多，姐妹弟兄都在一起，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像《西厢记》、《琵琶行》以及《元曲百种》等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看，我们也偷着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们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不看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如果不明事理，那还不如不读的好，何况你我呢。就连作诗写字这些事，原本就不是你我的分内之事，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样才好。只是现在没有听说有这样的  
人，大部分人读了书倒变得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还不如种地或做买卖，那样起码没有什么害处。像你我这样的女孩子，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偏认得了字，如果只读那些正

派的也就算了，最怕的是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改变了品行，那可就无药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装作低头喝茶，心里却暗自服气，嘴里答应着“是”。



◆探春

这时素云进来说：“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宝钗道：“又是什么事？”黛玉道：“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见众人都在那里。李纨见了她们两个，笑道：“诗社刚建起来，就有人要打退堂鼓了，四丫头要请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又叫她画什么园子图儿，她才乐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别怪老太太，都是刘姥姥一句话。”林黛玉忙笑道：“可不是

吗，都是她一句话。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我看叫她‘母蝗虫’就是了。”说着大家都笑起来。

宝钗笑道：“世上的事，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说尽了。还好凤丫头不认得字，所以说的不过都是市俗取笑罢了。颦儿这刁钻的嘴，真是不得了。这‘母蝗虫’三个字，把昨天的情景全都表现出来了。亏她想得出来。”众人听了，都笑道：“你这一注解，也就不比她俩差了。”

李纨道：“我请你们大家商议，给她多长时间的假。我给了她一个月她嫌少，你们说怎么办？”黛玉道：“论理一年的假期也不多。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现在要画当然得两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弄颜色，又要……”刚说到这里，大家知道她是取笑惜春，便都笑问说：“还要怎样？”黛玉自己也撑不住笑道：“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地画，可不得二年的工夫！”众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停。宝钗笑道：“‘又要照着这个慢慢地画’，这一句最妙。昨天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起来却没有滋味。你们仔细想想颦儿这几句话，虽然是平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都笑得动不了了。”

惜春说：“宝姐姐越夸，她就越逞强，这会儿又开始取笑我了。”黛玉拉她笑道：“我要问你，是单画这园子呢，还是连我们大家都画在上头呢？”惜春道：“原本是想只画这园子的，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叫连人都画上，就像‘行乐图’似的才好。我不会用工笔画楼台，又不会画人物，但也不好反驳，正为这个为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画，你会画昆虫吗？”李纨道：“你又乱说了，这个画上用得着昆虫吗？点缀一两只小鸟倒还可以。”黛玉笑道：“别的昆虫不画也罢了，但昨天的‘母蝗虫’不画上，不是缺了典故吗！”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

黛玉笑得两手捧着胸口，又说道：“你快画吧，我连题跋<sup>[2]</sup>都想好了，就叫做《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笑得更是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是什么倒了，原来是湘云趴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没有放稳，她又伏着椅背大笑，没有注意，向东一歪，连人带椅都歪倒

了。大家一见，更加笑个不停。宝玉上去扶她起来，才渐渐止了笑。宝玉向黛玉使了个眼色儿。黛玉明白，便走到里间照了一下镜子，见两边的头发松了些，赶忙打开了李纨的梳妆匣子，拿出梳头发的小刷子，对着镜子刷了两下，然后把东西放好，才又出来。她指着李纨道：“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学道理，你却招我们来胡闹。”李纨笑道：“你们听她这刁话。是她领着头儿闹，逗得人笑，倒赖上我了。真恨死我了，老天保佑以后你伺候一个野蛮的婆婆，再加上几个胡搅蛮缠的大姑子、小姑子，看你那时候还会不会这么刁！”



◆宝玉

黛玉早红了脸，拉着宝钗说：“咱们放她一年的假吧。”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但不过是简单的写意画。这大观园就像画儿一样，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

多，也不少，恰到好处。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行的。还要想好远近、大小的安排，主次要分明，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先准备一个草稿，然后再仔细琢磨，才能画得好。还有这些楼台亭阁，一定要早定好位置。其中穿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如果一笔画不好，画肿了手、瘸了腿，那可就太难看了。我看，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难的。一年的时间太长，一个月又太少，还是给她半年的假，再派宝兄弟协助她。如果她有不太明白的事情，宝兄弟好拿出去问问外边的画家。”



宝玉听了，高兴地说：“说得对。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很好，程日兴画美人是绝技，现在就去问他们。”宝钗道：“我说你是无事忙，说了一声你就问去。等商量好了再去。”惜春说：“我不过用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颜料也不全。”宝钗道：“你该早说。现在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我说着，宝兄弟写。”宝玉早已预备下了笔砚，高兴地提起笔来听着。

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sup>[3]</sup>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朱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赤飞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再要最细的绢箩四个，粗绢箩四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十个，三寸粗白碟二十个，风炉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瓷罐二口，新水桶四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条，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道：“铁锅一口，锅铲一个。”宝钗道：“这用来做什么？”黛玉笑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料吃的。”众人都笑起来。宝钗笑道：“你哪里知道，那粗色的碟子受不了火烤，不用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儿上，一碰上了火就要炸裂。”大家听说，都道：“原来如此。”

黛玉又看了看单子，笑着拉探春悄悄说道：“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想必她糊涂了，把她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嗳”了一声，笑个不停，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她的嘴？”宝钗笑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说着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她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吧！颦儿年纪小，不知道轻重，请姐姐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

别人不知道她话里有话，都笑道：“说得好可怜，连我们也心软了，饶了她吧。”宝钗原是和她玩，听她又拉扯前面说她胡看杂书的

话，便不好再和她厮闹。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是肯定不会饶恕的。”宝钗指着她笑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大家都爱你伶俐，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把头发拢一拢。”黛玉果然转过身来，宝钗用手拢上去。

大家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晚饭后来贾母处请安。贾母原没有大病，不过是劳累疲乏，而且又着了些风寒，休息了一天，吃了一剂药，到晚上也就好了。贾母又打发人把王夫人叫来，对她说：“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前两年我就早想给她过生日，偏巧遇到一些大事，就混过去了。今年人又齐全，也没什么事，咱们大家好好乐一天。”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兴，要不就定下来？”贾母笑道：“我想往年不管谁过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俗气了些，还觉得生分似的。今儿我有个主意，咱们也学那小户人家大家凑份子，不管多少就可着这钱去办，你说怎么样？”王夫人笑道：“这个很好。”

第二天，大家把银子凑上，都送到尤氏这里。尤氏就开始张罗起这个生日来。凤姐只让按照老太太的喜好办就行。

转眼到了九月初二，大家都听说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玩杂技的和说书的盲艺人都有。李纨又对众姐妹说：“今天是诗社聚会的日子，千万别忘了。宝玉还没来，他肯定只想着看热闹，把高雅的文学抛一边了。”说着，便命丫鬟去请宝玉过来。丫鬟去了回来说：“花大姐姐说，他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大家听了，都很奇怪，袭人说：“他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起有要紧的事到北静王府里去，很快就能赶回来的。劝他不要去，他也不听。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又要白衣裳穿，可能是北静王府里的哪个爱妾去世了。”说着，贾母打发人来请，大家便都往贾母这来了。袭人说了宝玉的事，贾母不高兴了，命人赶快去接。

原来这天是金钏儿的祭日，一大早宝玉就带着茗烟到郊外祭祀去了。回来刚走到穿堂那边，就见玉钏儿一个人坐在廊檐<sup>[4]</sup>下流眼泪，一见他来，便止住眼泪说道：“凤凰来了，快进去吧。再不回来，就闹翻

天了。”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去哪了？”玉钏儿也不回答，只顾擦眼泪。宝玉赶忙进了大厅，大家真的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宝玉给凤姐行礼祝贺。贾母和王夫人问他到底去哪里了。宝玉只是回答：“北静王的一个小妾昨天去世了，我去吊丧了。他哭成那个样子，我也不好丢下他就回来，所以多呆了一会儿。”贾母道：“以后再偷着跑出去，一定让你老子打你。”宝玉答应着。



◆熙凤

这天唱的是《荆钗记》。贾母、薛姨妈她们都看得很入迷，有的流泪，有的叹息，还有人骂起了戏里的坏蛋。宝玉和姐妹们一起坐着。黛玉看到《男祭》这出戏时，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大通道理，

不管是在哪里祭一祭也就罢了，还非要跑到江边来做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水的源头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里舀一碗看着哭一哭，也就尽心尽意了。”宝钗没回答。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

贾母特别想让熙凤痛快地乐一天，不时地嘱咐尤氏她们：“让凤丫头坐在上座，你们替我好好地招待她，难为她一年到头这么辛苦了。”尤氏笑着说道：“她坐不惯首席，坐在上头也不得劲，酒也不喝。”贾母听了，笑道：“你不会，等我亲自让她喝去。”凤姐忙进来笑说：“老祖宗别信她们的话，我喝了好几杯了。”贾母笑着，命尤氏：“把她摁在椅子上，你们都轮流敬她。她再不喝，我就真的亲自去了。”尤氏听说，笑着拉她出来坐下，命人给她倒酒，笑道：“一年到头难为你孝顺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亲自倒杯酒，你乖乖儿喝一口。”凤姐见推不过，只得喝了两杯。接着众姐妹、嬷嬷们和丫鬟也都轮着来敬酒，凤姐只得每人的喝一口。大家热热闹闹地给凤姐过了一回生日。

### 人物谱

#### 尤氏

尤氏，贾珍之妻。虽为宁国府当家奶奶，但并无实权，素日只是顺从贾珍。她没什么才干，也没口才，是个锯了嘴的葫芦。她极力阻止过尤二姐的婚事，但无奈贾珍主意已决。当王熙凤发现贾琏偷取尤二姐后，大闹宁国府，尤氏束手无策，随王熙凤作践，把她揉搓成一个面团儿。贾珍在家中聚赌，她也毫无办法。

尤氏并不是贾珍的原配，她是贾珍的继室。她有可能是贾珍在原配妻子死后续娶的，也可能原先是侧室后来扶正的。尤氏也不是贾蓉的生母，贾蓉是贾珍的原配所生。娘家不显赫，自己也没有子女，这是尤氏唯唯诺诺的根本原因。

[1][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他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

[2][题跋]题，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指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字，这是指写在惜春所画的大观园图画上的文字。

[3][须眉]画笔的一种，用以描绘画面细部。

[4][廊檐]廊顶突出在柱子外边的部分。

## 第二十九回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这天众姐妹们都到了凤姐这里，平儿倒上茶来。凤姐笑道：“今儿来得这么齐，倒是像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笑道：“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带着老太太的话。”凤姐笑道：“有什么事，这么严肃？”探春笑道：“我们办了个诗社，但是因为管理不严，第一次活动就少了人。我想必须请你去做个监察官，铁面无私才有效果。还有就是，四妹妹画园子，用的东西都不全，稟告老太太，老太太说，‘可能后边楼里有，找一找，如果没有，让人去买。’”凤姐笑道：“你们别哄我，哪里是请我做监察官！分明是叫我做个捐钱的赞助商啊。”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平儿

李纨笑道：“真是聪明啊，你的心肝都是水晶透明的吗？”凤姐笑道：“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她们办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呢。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可怜，不够用，又有孩子，所以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一样多。又给你土地，叫你收租子。年终分红利，你又是第一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儿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陪她们玩玩，又能拿几年？等她们各自出嫁了，难道还要你赔吗？这会儿你怕花钱，调唆她们来闹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刚说了一句，她就疯了，说了两大车的无赖话。亏她托生<sup>[1]</sup>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还是这样；要是生在贫寒的小户人家，还不知怎么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凤姐笑道：“好嫂子，你先和她们回园子里去。那边大太太派人来叫我，我必须马上过去走一趟。另外我还要忙着为你们准备过年的衣服呢。”

李纨笑道：“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办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凤姐忙笑道：“好嫂子，给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你今儿反倒逼我的命了。况且误了别人的年下衣裳没什么，她们姐妹们的要是耽误了，就是你的责任了，老太太岂不怪你？我宁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让你受责备啊。”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得好不好？先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凤姐笑道：“这是什么话，我要是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公敌了吗？我明儿一早就到任，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做活动资金。我也不会写诗，就是一个大俗人，什么‘监察’不‘监察’的，反正交了钱了，你们还能赶出我去！”说得众人都笑起来。凤姐道：“过会儿我开了楼房，叫人把用得着的东西搬出来你们看，能用的，你们就留着用，要是少了什么，照你们的单子，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呢，我裁出来。那个图样没有在太太那里，还在那边珍大

爷那里呢。也不用你们再去碰钉子，我派人去拿，然后和画绢一起交给外边的画师去打底子。你们看怎么样？”李纨点头笑道：“这样就对了。既然这样，咱们就回家去吧，她要是不送过去咱们再来闹她。”说着，带了姐妹就走。凤姐道：“这些事情肯定都是宝玉惹出来的。”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为宝玉来的，反倒忘了他。第一次活动他就耽误了。我们抹不开脸，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想了一想，说道：“没有别的法子，罚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扫一遍吧。”众人都笑道：“好，就这样吧。”说着就回去了。

到了晚上，凤姐果然命人找了许多画画的工具出来，送到园中。宝钗等人挑出大约一半能用的，然后又写了一个单子，交给了凤姐去照样置买。等加工好了的画绢送来后，宝玉每天便在惜春这里帮忙。探春、李纨、迎春、宝钗等也去那里闲坐。宝钗见天气凉了，就到母亲房中商量做些针线活。白天，她都要到贾母、王夫人那里问候两次，坐下说会儿闲话，另外还要和姐妹们坐一坐。



◆探春

黛玉每年春分秋分之后，都要犯咳嗽，今年秋天赶上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不免有些劳累过度，近日又咳嗽起来，而且比往常都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休养。有时闷了，就盼能有个姐妹来聊天，可姐妹们真来了，说不上三五句话她就又厌烦了。好在大伙儿都体谅她有病，而且平时就娇弱，受不得一点委屈，所以也就不和她计较了。

这天宝钗来看望她，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几个太医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每年都要犯两次病，这也不是个办法啊。”黛玉道：“没有用的。我知道我这病是不能好了。还别说病，只说不犯病的时候我身体的情况，就全

明白了。”宝钗点头道：“也是。古人说‘食谷者生’，你平时吃的少，营养不足，也不是好事。”黛玉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能强求的。今年比往年感觉又重了些似的。”说话间，又咳嗽了两三次。

宝钗道：“昨儿我看你药方，觉得人参肉桂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但也不能太热。依我说，应先以平肝健胃为主，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没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天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sup>[2]</sup>熬出粥来，要是吃惯了，比药还强，最能滋阴补气的。”黛玉叹口气说道：“你平时待人就好，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总觉得你心里藏着坏心眼。那天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我非常感激你。以前是我错了，误会了你。现在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姐妹，我今年十五岁了，还没一个人像你那天那样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原来听见她夸你，还不舒服，现在我亲自体会了才知道。你刚才说叫我吃燕窝粥，虽说燕窝好弄，但因为我身体不好，每年犯这个病，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如果我再要什么燕窝粥，就算老太太、太太、凤姐姐不说什么话，那些老婆子、丫头们，也要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见老太太疼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就背地里议论纷纷，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的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够烦我了。如果我还不懂事，那不又找她们讨厌吗？”

宝钗道：“这样说来，我和你也是一样的。”黛玉道：“你怎么和我一样呢？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大买卖，家里还有房有地。你不过是亲戚，白住在这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又不花他们一分钱，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的穿的用的，一草一纸，都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些小人还不知道怎么讨厌我呢。”宝钗笑道：“将来不过就是多准备一副嫁妆罢了，也没有多少事的。”

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道：“人家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恼告诉你，你却拿我取笑儿。”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

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天，就帮你开心一天。你有什么委屈心烦的，都只管告诉我，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有‘司马牛之叹’<sup>[3]</sup>呢？你刚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天去和母亲说了，我们家里可能还有燕窝，给你送几两，每天叫丫头们熬了，也不兴师动众的。”黛玉忙笑道：“东西事小，难得你这份好意了。”宝钗道：“这有什么的！恐怕你也累了，我先回去了。”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会儿话。”宝钗答应着便走了。

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旧歪在床上。没想到太阳落山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阴沉沉的黄昏，加上雨打在竹叶上的声音，让人有了一种凄凉的感觉。黛玉想宝钗不会来了，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看，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心有所感，于是仿着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一首词，起名叫《秋窗风雨夕》。词的内容是：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写完放下笔，刚要睡觉，宝玉来了。黛玉见宝玉头上带着大箬笠<sup>[4]</sup>，身上披着蓑衣<sup>[5]</sup>，笑着说：“从哪里来的渔翁！”宝玉忙问：“今儿好些了吗？吃了药没有？今儿一天吃了多少饭？”说着，摘了笠，脱了蓑衣，举起灯来向黛玉脸上照了照，眯着眼细看了看，笑道：“今儿气色好些了。”

黛玉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的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盖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趿拉着蝴蝶落花鞋，就奇怪地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难道不怕雨？怎么这么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刚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平常能买到的，十分细致轻巧，便问道：“这是什么草编的？怎么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还罢了，只有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头的这个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带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下这圈子。下雪时男女都能戴，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戴上那个，就成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说了出来，才想起刚才说宝玉像渔翁，后悔不及，羞得脸通红，趴在桌上咳嗽个不停。

宝玉却没有留心，见案上有诗，于是拿起来看了一遍，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抢在手里，在灯上烧了。宝玉笑道：“我已经背熟了，烧了也无妨。”黛玉道：“我也好了许多，谢谢你一天几次来看我，下雨还来。这会儿夜深了，我也要睡觉了，你就先请回去吧，明儿再来。”宝玉道：“是该歇息了。”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转身进来问道：“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去。”黛玉笑道：“等我想好了，明儿早起来告诉你。你听雨越下越大了，赶快回去吧。”说着回手从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命人点上一支小蜡，递给宝玉，道：“这个亮，专门在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雨天跌倒摔碎了，所以没用。”黛玉道：“摔了灯值钱，还是摔了人值钱？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明儿再送来。你怎么又犯‘剖腹藏珠’的脾气来！”宝玉连忙接了过来，回去了。



这时候，蘅芜苑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还有一包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说：“宝钗姑娘说了，姑娘先吃着，吃完了再送来。”黛玉道：“让你们姑娘费心了。”

紫鹃收起燕窝，侍候着黛玉睡下。黛玉躺在枕头上很感激宝钗，又羡慕她有母亲和哥哥，她再想想和宝玉处得虽然不错，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没有最终确定下来。听见窗外竹梢焦叶上的雨声淅淅沥沥，眼泪就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一直到凌晨四更，才渐渐睡了。

### 人物谱

#### 紫鹃



林黛玉的贴身丫鬟，和黛玉情同手足。原本是贾母的丫鬟，因见林黛玉无人服侍，故将其赐与黛玉。紫鹃真诚善良，是一个忠诚的人，但她同时又很攻于心计，用话试探宝玉，结果将宝玉急得痴病大发。紫鹃一直忠诚地服侍林黛玉，直至林黛玉离开人世，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怨恨宝玉。后来送林黛玉灵柩回乡安葬后，随着惜春出家。

[1][托生]迷信说法谓有生命之物死后灵魂转生世间。

[2][铫子]煎药或烧水用的器具。

[3][司马牛之叹]比喻对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感叹。

[4][箬笠]竹叶编的笠帽。

[5][蓑衣]用草或棕编制的雨衣。

[6][剖腹藏珠]破开肚子把珍珠藏进去，比喻为物伤身，惜物伤生，轻重颠倒。

## 第三十回 痴香菱学作诗



◆贾琏

没过几天，荣国府的管家赖大为儿子赖尚荣做了州官摆酒庆贺。贾母高兴，便带着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玉姐妹等，到赖大家的花园里来坐了半天。那花园虽然赶不上大观园，但也非常整齐宽阔，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也有好几处很精致、很特别。

外面大厅里，坐着薛蟠、贾珍、贾琏、贾蓉他们。赖大家请了几个现任的官员和几个富家子弟作陪，其中有位叫柳湘莲的，年纪轻轻，却性情豪爽，酷爱耍枪舞剑。他见薛蟠酒后赖皮赖脸的样子，心中很不高兴。

薛蟠见没有贾政等人在场，就尽着性子，多喝了几杯，更加放肆起

来。他见湘莲年轻，也不问清楚，就对他胡言乱语起来。湘莲见他这副嘴脸，又恨又讨厌，强耐着性子，敷衍了几句，便想抽空走开。谁知薛蟠叫嚷着，竟拽着不放。湘莲心中满是怒火，恨不得打死薛蟠。只是碍着赖尚荣的脸面不好下手，便想了一计，约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见面。薛蟠没有细想，就一个人跟他去了，谁知竟被湘莲狠揍了一顿。



薛蟠白白挨了这顿打，竟不能出气。身上的伤痕还有，他不好意思见人，只好装病躲在家里。闲了十几天，他还是耐不住了，于是便要跟人去南边做生意。薛姨妈和宝钗不放心，叮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喝送行酒，薛姨妈、宝钗她们把薛蟠送出大门，两个人泪汪汪地看着他走远了，才转身回家。

薛蟠走后，薛姨妈叫香菱去和她睡。宝钗道：“妈，这里有这么多人作伴，不如叫香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每夜做活，多一个人岂不更好？”薛姨妈听了，便叫香菱收拾一下，和宝钗来到了衡芜苑。香菱道：“我原本要和奶奶说，大爷去了，我和姑娘作伴儿去。又恐怕奶奶多心，说我贪玩，谁知你竟然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羡慕这园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时又没时间好好玩一玩。趁这个机会，你干脆住上一年，既满足了你的愿望，我也多个作伴的。”香菱笑道：“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工夫，教我作诗吧。”宝钗笑道：“你还真是得寸进尺啊。今儿头一天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

香菱见过众人之后，吃过晚饭，便来到了潇湘馆。此时黛玉的病已好了大半，见香菱进园来住，也很高兴。香菱笑道：“我这一进来，也有空儿了，如果能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然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的文学才能虽然不高，大概教你还行。”香菱笑道：“真是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要腻烦啊。”黛玉道：“作诗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就是结构讲究起承转合<sup>[1]</sup>，当中是两个对仗的句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实的相对。如果有了意思新奇的句子，平仄<sup>[2]</sup>虚实这些都不讲究也行。”香菱笑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有对得极工整的，也有不对的，又听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可是看古人的诗上也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感到很疑惑。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律<sup>[3]</sup>是次要的，词句新奇才是第一位的。”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小事，第一立意要紧。如果诗的意思好了，连词句都不用修饰了，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香菱笑道：“我很喜欢陆游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有趣！”黛玉道：“千万不能学这样的诗。因为你们不懂，所以见了浅显易懂的就喜欢，一旦进了这种形式，就再也学不出来了。你要是真心想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先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杜甫的七言律，然后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有了这三个人的诗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看一看。你是一个极其聪敏伶俐的人，这样不到一年的工夫，不愁成不了一个诗人！”香菱听了，笑道：“好姑娘，那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黛玉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诗拿来，递给香菱，又说：“你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不明白的问你家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给你听。”香菱拿了诗，回到蘅芜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灯下一首接一首地读起来。宝钗连催她好几次睡觉，她也不睡。



◆黛玉

一天，黛玉才梳洗完了，就见香菱笑吟吟地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都读了。”黛玉道：“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略懂了点，但不知对不对，我说给你听听。”黛玉笑道：“要多讨论才能有长进。你说来我听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说不出来的意思，想一想却是逼真的。有的好像没有道理，仔细想一想又特别有理有情。”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哪里领略到的？”香菱笑道：“我看《使至塞上》<sup>[4]</sup>这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直’字似乎无理，‘圆’字好像太俗。但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到了这个情景。如果想找两个字换了这两个，那是绝对找不出来的。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好像无理。仔细想一想，必须这两个

字才能把情景全部描绘出来，读起来，就好像含着几千斤重的橄榄，越嚼越有味儿。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句，这‘余’字和‘上’字，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们那年到京城来，傍晚停下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户人家正做晚饭，那个烟竟然是碧青色的，直上天空。昨晚读了这两句，我就好像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

正说着，宝玉和探春来了，也都坐下听她讲诗。宝玉笑道：“听你说了这两句，可以看出你已经明白诗的真谛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还不知他这一句是套用了前人的。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雅自然。”说着，她翻出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递给香菱。香菱看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宝玉大笑道：“我说你已经明白真谛了吧，别学了，再学就杂了。你马上就写吧，写出来肯定错不了。”探春笑道：“明儿我补一个邀请函来，请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拿我开玩笑呢，我不过是心里羡慕，才学着玩罢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玩？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要说我们认真作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宝玉道：“你们也太瞧不起自己了。前天还有人求我把你们的诗稿拿给他们看呢。我抄了几首给他们，谁不真心叹服啊，他们都拿去刻印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吗？”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可真能胡闹！别说那不成诗，就是成了诗，我们的作品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代女孩儿的诗稿、绘画如果不传出来，现在也就没办法见到了。”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入画来请宝玉，宝玉就去了。

香菱又逼着黛玉换出杜律来，又央求黛玉探春二人：“出个题目，让我试试，帮我改正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亮最好，我正要写一首，还没有写呢。你就作一首，十四寒的韵，你爱用哪个就用哪个去。”香菱听了，高兴地拿回诗来，冥思苦想地写了两句，又舍不得杜甫的诗，拿起来读了两首，如此茶饭不思，坐卧不定。宝钗道：“你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就呆头呆脑的，

再这样，就真成呆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别捣乱了。”说着作了一首，先给宝钗看。宝钗看了笑道：“这个不好，不是这个作法。你别不好意思，只管拿去给她看看，看她怎么说。”

香菱听了，便拿了诗去找黛玉。黛玉看她写道：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

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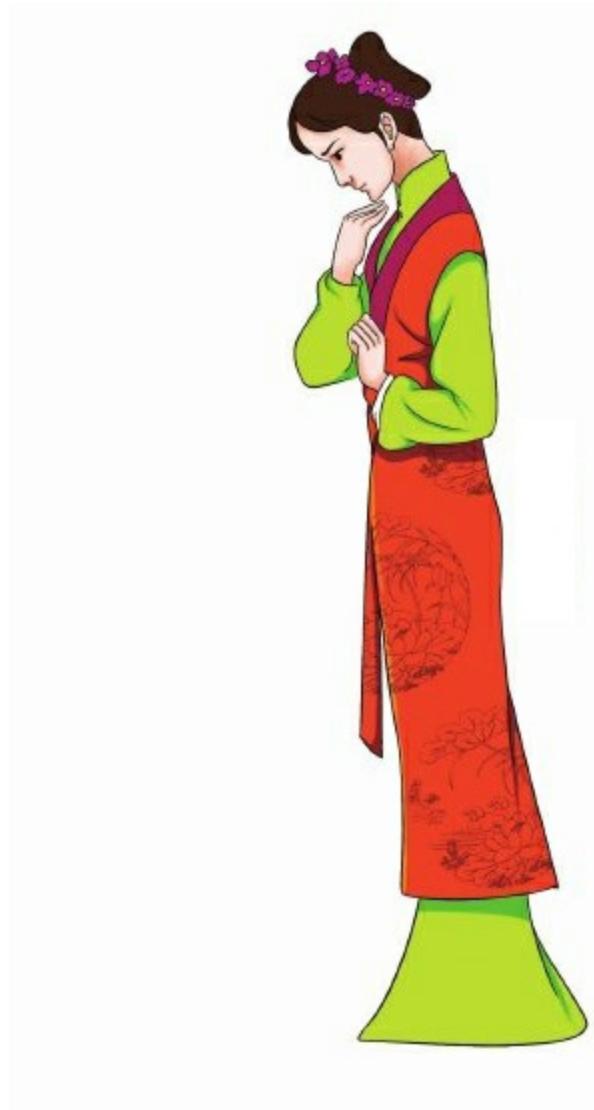
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

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

黛玉笑道：“意思有了，只是措词不雅。都是因为你看的诗少，被束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作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

香菱听了，默默回来，索性连屋也不进，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过往的人都很诧异。李纨、宝钗、探春、宝玉等听说后，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看她。只见她皱一下眉头，又自己笑了一下。宝钗笑道：“这个人要疯了！昨夜嘟嘟哝哝直到五更天才睡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听见她起来，匆匆忙忙梳了头就找簪儿去。一回来，发了一天呆，作了一首又不好，这会儿要另外再作一首呢。”宝玉笑道：“真是‘地灵人杰’。我们常常可惜她这么一个人竟然俗气了，谁知今天她成了这个样子了。可见天地是最公道的。”宝钗笑道：“你能够像她这样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不成的。”宝玉听了只是笑笑。

这时，香菱兴冲冲地又往黛玉那边去了。探春笑道：“咱们跟着去，看她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起都往潇湘馆来。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她讲究。大家问黛玉作得怎么样。黛玉道：“真是难为她了，只是还不好。这首过于穿凿附会<sup>[5]</sup>了，还得另作。”大家看诗是这样写的：



◆香菱

非银非水映窗寒，拭看晴空护玉盘。  
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  
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  
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

宝钗笑道：“不像吟诵月亮的，句句倒是写月色。这就不错了，诗是从胡说来的，再过几天就好了。”香菱自以为这首诗妙绝，听大家这样说，便扫了兴，又思索起来。

一会儿，探春隔着窗笑道：“菱姑娘，你闲一会儿罢。”香菱愣愣地

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宝钗道：“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她！”黛玉道：“圣人说，‘诲人不倦’，她来问我，我岂有不说之理。”李纨笑道：“咱们带她去四姑娘房里，让她看看画儿，使她醒一醒。”

惜春正在床上睡午觉，画布就放在那里，用纱盖着。大家叫醒了惜春，揭开纱看画。香菱见画上有几个美人，指着笑道：“这个是我们姑娘，那个是林姑娘。”探春笑道：“凡是会作诗的都画在上头，快学吧。”

大家说笑了一会儿，各自散去。香菱满心还是想着诗，到了晚间，对灯出了一会儿神，三更以后才上床躺下，直到五更才朦胧睡去。天亮时，宝钗醒了，听她安稳睡了，心里想：“她翻腾了一夜，不知作成了没有？这会儿又累了，就先别叫她了。”正想着，只听香菱在梦中笑道：“终于写成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原来香菱苦心学诗，白天没写出来，忽然在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完毕，便又找黛玉看。

刚到沁芳亭，只见李纨与众姐妹刚从王夫人那里回来，宝钗便告诉她们香菱梦中作诗说梦话的事儿。大家都争着要诗看。香菱笑道：“你们看这一首。如果还不好，我就死了学诗的心了。”说着，把诗递给黛玉及众人看，只见上面写道：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大家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思。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香菱听了还有些不信，觉得大家是在哄着自己玩，又去问黛玉、宝钗她们。

正说着，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地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原来，邢夫人

的哥嫂带着女儿岫烟进京来投奔邢夫人，正巧凤姐的哥哥王仁也要进京，因此两亲家就结伴来了。走到半路上，正遇见李纨守寡的婶子带着两个女儿——李纹和李绮，也进京来了，因此三家人一路同行。薛蟠的堂弟薛蝌，因为当年父亲在京城的时候已经把妹妹薛宝琴许配给京城梅翰林<sup>[6]</sup>的儿子了，正想送她进京结婚，听说王仁进京，也带着妹妹随后赶来。今天，他们集合起来到贾府投奔各自的亲戚。



◆晴雯

大家见面，寒暄了一阵儿。贾母和王夫人都非常高兴。贾母笑道：“怪不得昨儿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是预兆今天这好日子。”黛玉见了众人，先是欢喜，后来又想起众人都有亲眷，惟有自

己孤单无亲，不免又滴下泪来。宝玉知道她的伤心处，赶紧劝慰了一番。

然后宝玉忙来到怡红院中，对袭人、麝月、晴雯等笑道：“你们还不快看人去！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却是另一样了，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的是，你们整天就知道说宝姐姐是最美的人，你们去看看她的妹妹去，还有大嫂子这两个妹子，我都没法形容她们有多漂亮。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人来！可见我是井底之蛙，整天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谁知道不用到远处找，就是本地的人物，也是一个比一个好，今天我算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一边说，一边自笑自叹起来。袭人见他又像着了魔一样，便不肯去看。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笑着对袭人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的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话没说完，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说道：“咱们的诗社可兴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你一高兴起诗社，所以鬼使神差般来了这些人。但不知她们学过作诗没有？”探春道：“我都问过了，虽然她们都谦虚，但看那样是没有不会的。就是不会也没关系，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袭人笑着问：“都说薛大姑娘的妹妹长得特别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探春点头说：“这是真的。我看连她姐姐也算上，没人比得上她。”袭人更惊讶了：“那要好到什么程度啊？我倒要看看去。”

探春又说道：“老太太一见了，就喜欢得不得了，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老太太要养活，刚才已经定了。”宝玉高兴地问道：“这是真的？”探春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谎！”又笑道：“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这孙子了。”宝玉笑道：“这没什么，本来就应该多疼一疼女孩的。明天十六，咱们诗社组织一次活动吧。”探春道：“林丫头刚好起来，二姐姐又病了，总是七上八下的。”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作诗，没有她又能怎样。”探春说：“再等几天，她们新来的都混熟了，咱们再邀请她们岂不更好？不如等着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也熟了，颦儿也

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香菱诗也长进了，这样完整地组织一次不是更好？咱们两个现在去老太太那里听听，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她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要是那三个不在咱们这里住，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她们在园子里住下，咱们多添几个人，就更有意思了。”宝玉听了，高兴得眉开眼笑，忙说道：“还是你明白。我就是个糊涂心肠，怎么就想不到这上头来。”说着，兄妹两个一齐往贾母处来。

王夫人果然已认了宝琴做干女儿，贾母非常高兴，连园中也不叫住，晚上就在贾母这里睡。贾母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回家去了，在园里住几天，逛逛再走。”邢夫人将岫烟交给了凤姐，凤姐便把她送去和迎春一起住。

贾母和王夫人喜欢李纨贤惠，且又年轻守节，令人敬佩。见她寡婶来了，便不让她去外头住。李婶虽然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让，就只得带着李纹李绮在稻香村住下来。

这时保龄侯史鼐又升任了外省的大员，过几日就要带着家眷去上任。贾母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了她，接到家中，想要让凤姐另外安排一处给她住。可是湘云执意不肯，偏要与宝钗一起，因此就罢了。

### 人物谱

#### 香菱



薛蟠之妾，原名甄英莲，甄士隐的女儿。她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她本来是甄士隐的掌上明珠，却又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了冯、薛两家。薛蟠为了把她抢到手而打死冯公子。后来香菱跟随薛家投奔贾府，在大观园中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生得袅娜纤巧，做人行事又温柔安静，因而备受薛蟠正妻夏金桂的折磨，不仅名字被改为秋菱（求怜），还险些被毒死。薛蟠出狱后，把香菱扶了正，后难产而死，并遗

留一子。

[1][起承转合]古代作诗文的规矩与先后顺序。

[2][平仄]古代音韵中，分平、上、去、入四声，上、去、入为仄声，现代汉语中，入声字已不再出现，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入声为仄声。

[3][格律]诗、赋、词、曲等关于字数、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格式和规则；规矩，准则。

[4][《使至塞上》]是唐代诗人王维于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奉命赴边疆慰问将士途中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

[5][穿凿附会]穿凿：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附会：把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把讲不通的或不相干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进行解释。

[6][翰林]我国古代官名，起源于唐朝。清代沿用明代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讲解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

## 第三十一回 芦雪舍即景联诗

此时大观园中比以前热闹了不少。以李纨为首，剩下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加上凤姐和宝玉，一共十三个。要论起年龄来，除李纨年纪最大，他们十二个人不过十五六七岁，年龄、生日或出生时辰相同的也有几个人，所以他们经常“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地乱叫。

香菱全心全意只想作诗，又不敢老麻烦宝钗，可巧来了个湘云。湘云本来就是极爱说话的，哪里禁得起香菱请教她谈诗，二人便没日没夜地高谈阔论起来。宝钗笑道：“我被你们吵得受不了了。一个香菱还没闹完呢，偏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什么杜工部<sup>[1]</sup>悲壮深沉、韦苏州<sup>[2]</sup>淡泊清雅、温八叉<sup>[3]</sup>华美绮丽、李义山<sup>[4]</sup>生僻难懂。放着两个现成的诗人不说，提那些死人干什么！”湘云听了，忙笑问道：“是哪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湘云香菱听了，都笑起来。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是什么东西。宝钗忙问：“这是什么啊？”宝琴笑道：“下雪了，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香菱上来瞧道：“难怪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道：“哪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样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道：“俗语说‘各人有缘法’。她自己想不到会到这里来，更不会想到还有老太太这么疼她。”湘云又瞅了宝琴半天，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她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她还小呢，让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哪里来的福气！我就不信我什么地方不如你！”

说话间，宝玉黛玉都进来了，宝钗还在那里开着玩笑。湘云笑道：“宝姐姐，你这话虽是玩笑话，可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琥珀笑道：“真生气的没别人，就只有他了。”说着手指着宝玉。宝钗湘云都笑

道：“他倒不是这样的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她。”说着又指着黛玉。湘云不出声。宝钗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她的妹妹一样。她喜欢的比我还疼呢，哪里还恼？你别乱说了。”宝玉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又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的事，正担心贾母疼宝琴她心中不自在，见湘云这样说，宝钗又如此回答，再看黛玉的脸色也不像从前，果然与宝钗说的一样，感到非常奇怪。他心里就开始琢磨：“她两个平日不是这样好啊，今天看来竟然比别人好十倍。”



◆宝琴

一会儿，黛玉又赶着宝琴叫妹妹，就像是亲姐妹一般。宝琴在贾府住了两天，大致的人物都已经认识了。她见黛玉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便

与黛玉更加亲近。宝玉更是奇怪得不得了。

大家散后，宝玉便去找黛玉，笑着问她什么时候和宝钗关系变好的。黛玉笑道：“哪知她竟是这么个好人，我平时还只当她很坏。”说着就把从说错了酒令开始，连送燕窝病中所说的那些话，详细地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笑道：“我说呢，原来是这样。”黛玉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姐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你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去年又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非要哭一会儿。”正说着，宝玉屋里的小丫头送了猩猩毡斗篷来，又说：“大奶奶打发人来说，下了雪，要商议明天请人作诗呢。”这时，只见李纨的丫头也走来请黛玉。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来。黛玉换上镶着金边的红色羊皮小靴，穿上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皮里子的斗篷，扎上一条暗色金线和绿丝线编成的丝带，头上戴上了雪帽。两个人踏着雪走去。

众姐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的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只有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没有避雪的衣服。一会儿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她的一件毛皮大褂子，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湘云道：“别拿我取笑了，快商量作诗吧！我听听是谁做东家？”李纨道：“我想来昨天的正式日子已经过了，再等规定的日期又太远，可巧下了雪，不如大家搞个活动，又替他们接风，又可以作诗。我已经打发人到芦雪庵去准备了，明天咱们大家拥炉作诗，你们觉得怎么样？”众人都说好。

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一夜没睡好，天一亮就爬了起来。掀开帐子一看，竟下了一夜大雪，将近有一尺多厚，天上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呢。宝玉非常高兴，洗漱完后，就急忙往芦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样。走到山坡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就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数十株红梅像胭脂一样，映着雪色，显得分外精神，实在是有趣！宝玉便停住，赏玩了一会儿才走。

宝玉来到芦雪庵，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扫雪。众人见他披蓑戴笠来

了，笑着说：“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得回来。走到沁芳亭，见探春正从秋爽斋来，宝玉知道她要到贾母处去，便和她一同出园前去。

众姊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不容易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贾母便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众人答应了。湘云悄悄和宝玉商量：“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到园里弄着吃。”宝玉一听，马上就行动，真的向凤姐要了一块，让老婆子送到园子里。

饭后，大家一起往芦雪庵来，听李纨出题限韵，却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们两个这会儿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也走来看热闹，问李纨道：“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缺吃的，他们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李纨等人忙出来找着他俩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哪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都和我没关系。这么大雪，怪冷的，这要惹祸啊。”宝玉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只见老婆子们正拿了铁炉、铁叉、铁丝网架来。

这时凤姐打发了平儿说，因为忙着发放过年的生活补助，所以不能来了。湘云见了平儿，哪里肯放她走。平儿见这么有趣，便摘去手上的镯子，三个人围着火炉儿，要先烧三块肉吃。湘云边吃边说道：“我吃这个必须喝酒，喝了酒才有诗。要不是这鹿肉，今儿是作不了诗的。”说着，见宝琴披着凫靥裘<sup>[5]</sup>站在那里笑。湘云笑道：“傻子，过来尝尝。”宝琴笑说：“怪脏的。”宝钗道：“你尝尝，很好吃的。你林姐姐身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宝琴听了，过去吃了一块，果然是好吃，便也吃起来。

一会儿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的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着一起吃起来。黛玉笑道：“哪里找这一群叫花子去！算了，算了，今天芦雪庵遭劫，活生生地被云丫头糟蹋了。我要替

芦雪庵大哭一场！”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讨厌了。我们现在大吃大喝，过会儿却锦心绣口，写出最好的诗来。”宝钗笑道：“你要是作的诗不好，就把那肉掏出来，再折几根芦苇塞到你的嘴里，才算是芦雪庵过去这次劫难了。”

吃完肉，大家一起来到地炕屋内，只见杯盘果菜都已摆齐，墙上已贴出诗题韵脚的格式来了。宝玉湘云二人一看，只见题目是“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萧韵。”后面没有排列次序。李纨道：“我不大会写诗，只说开头三句，然后谁先抢着谁先写。”宝钗道：“还是分个次序好。”说着，便令大家抓阄为序。开始正是李纨，然后就按次序排下来。

凤姐儿来了兴致，说道：“既是这样，我也说一句吧。”宝钗将稻香老农上面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将题目讲给她听。凤姐儿想了半天，笑道：“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下雪一定刮北风。昨夜刮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你们说行不行？”大家听了，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然有些粗浅，但正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留下很多空间给人来写。稻香老农快续下去吧。”凤姐得意，和平儿又喝了两杯酒，就走了。大家继续往下续诗句。

写着写着，湘云、黛玉、探春就相互对抢起来。大家看她们三人对抢，也都不作诗了，只是笑着看黛玉、探春共战湘云。她们唇枪舌战，最后连俗语也上来了。黛玉还要推湘云往下联，说道：“你也有才尽的时候。我听听你还有什么舌根嚼了！”湘云扭头扑到宝钗怀里，笑道：“这也不是作诗，竟像是抢命呢。”

大家把续好的诗仔细评论了一会儿，湘云的最多，于是大家笑道：“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李纨笑道：“这些诗句能够贯通下来。只是宝玉又落后了。”宝玉笑道：“我不会联句，大家担待我吧。”李纨笑道：“也不能次次都担待你啊。今天一定要罚你。我看见栊翠庵的红梅很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不过，我讨厌妙玉的为人，不愿理她。

如今罚你去取一枝来。”众人都说这样罚得又雅又有趣。宝玉也乐意去，答应着就要走。湘云黛玉一齐说道：“外头冷，你先喝杯热酒再去。”湘云拿起壶来，黛玉递了一个大杯，倒满了一杯。湘云笑道：“你喝了我们的酒，要是取不来，加倍罚你。”宝玉忙喝了一杯，冒雪而去。

李纨叫丫鬟将一个美女耸肩瓶拿来，装了水准备插梅，又笑道：“回来该咏红梅了。”湘云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钗忙道：“今天不能让你再作了。你都抢了去，别人都闲着，也没意思。回来还罚宝玉。”黛玉笑道：“这话说得对。我还有个主意，让刚才联句少的人作红梅诗吧。”宝钗笑道：“说得是。刚才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人。琴儿和颦儿、云儿三个人也抢了许多，我们一概都别作，只让她们三个作才是。”李纨因说：“绮儿也不大会作，还是让琴妹妹作吧。”宝钗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红梅花’三个字作韵，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妹作‘红’字，你们李大妹妹作‘梅’字，琴儿作‘花’字。”李纨道：“饶了宝玉，我不服。”湘云忙道：“有个好题目命他作。”众人问何题目？湘云道：“命他作‘访妙玉乞红梅’，不是更有趣？”大家听了，都说有趣。

话没说完，只见宝玉笑嘻嘻地举着一枝红梅走进来，众丫鬟接过来，插入瓶内。宝玉笑道：“你们应该赏我，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说着，探春递过一蛊<sup>[6]</sup>暖酒来。湘云告诉宝玉刚才的诗题，又催宝玉快作。宝玉道：“姐姐妹妹们，让我自己用韵吧，别限韵了。”众人都说：“随你作去吧。”

大家一面说一面赏梅花，这时，岫烟、李纹、宝琴三人的咏梅诗都已经写好了。大家就依“红梅花”三字的顺序看去，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才思又敏捷，深为奇异。黛玉湘云二人倒了一小杯酒，齐贺宝琴。宝钗笑道：“三首各有各的好。你们两个天天捉弄烦了我，现在又捉弄她来了。”李纨又问宝玉：“你作得怎么样了？”宝玉忙道：“我想起来了，可是刚才一看那三首，就又忘了，等我再想想。”湘云听了，便拿了一支铜火筷敲着手炉，笑道：“我击鼓了，要是鼓声停了还没写

完，是要罚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笔来，说道：“你念，我写。”

众人听他念道：“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黛玉写了，又摇头道：“只是凑巧而已。”湘云忙又敲了第二遍鼓，宝玉笑道：“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寺院苔。”黛玉写完，湘云等人正评论时，老太太来了。远远地见贾母围了大斗篷，戴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拥轿而来。大家忙上前接斗篷，搀扶着。

贾母来到屋中，先笑道：“好漂亮的梅花！你们也会乐，我是来着了。”说着，李纨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来铺在当中。贾母坐下，笑道：“你们只管玩笑吃喝。我就是来凑个热闹。”李纨拿过手炉，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筷来，亲自倒了暖酒，递给贾母。



众人说笑了一会儿，贾母便说：“这里潮湿，你们别坐得太久了，小心受了潮。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我们到那里瞧瞧她的画儿，看看过年的时候能不能画完。”众人笑道：“过年哪能画完啊，只怕得到明年端阳才完呢。”贾母道：“这还了得！她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说着，来到了惜春这里。大家进入房中，贾母还没坐下，就问画在哪里。惜春笑着说：“天气寒冷，墨水都被冻住了，画了恐怕不好看，所以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底就要的。你别偷懒儿，给我快画。”

话没说完，凤姐来了，嘴里说道：“老祖宗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要我好找。”贾母见她来了，心中自然是高兴，便说：“我怕你们冻着，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灵精儿，到底找到我了。”凤姐笑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稀嫩的野鸡，请去吃晚饭吧，再晚一会儿肉就老了。”贾母搀了凤姐的手，说笑着出了门。

大家环顾四周，到处银装素裹，一片白茫茫。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贾母喜得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配上这人物，又是这样的衣裳，后头又有这梅花，像个什么？”大家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摇头：“那画里哪有这样的衣裳？人也没有这么好。”这时，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哪个女孩儿？”大家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贾母笑道：“我的眼越来越花了。”宝玉笑着向宝钗、黛玉等人道：“我刚才去了栊翠庵。妙玉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众人都笑说：“多谢你费心。”说话之间，已出了园门，来到贾母房中。

吃完饭大家又说笑了一会儿，薛姨妈也来了，贾母说起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她的生辰八字和家内景况。薛姨妈猜到了，大约是为宝玉的婚事，于是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这孩子没福，那年在这里，把她许配给了梅翰林的儿子。”凤姐也不等说完，便跺脚道：“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说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

如今已许了人，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贾母也知道凤姐的意思，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

### 人物谱

#### 薛宝琴

薛姨妈的侄女，薛蟠与薛宝钗的堂妹。她长得非常美丽，入贾府后深得贾母喜爱，不但逼着王夫人马上认了干女儿，而且连大观园都不让独自住，而要她跟随自己一起住。并且还给了她连贾宝玉都没舍得给的凫裘。

在栊雪庵联诗赏梅时，贾母曾夸她比画上的还好看。贾母还想要为她与宝玉订婚，后来经薛姨妈说明，她父亲在世之时将她许给了梅翰林的儿子，贾母方才断了这个想法。

薛宝琴很有才华，曾经作过十首怀古诗。而且大家对她也极为喜爱，将薛宝钗都比下去了。贾府衰败后，王夫人曾提起她与梅翰林之子成了亲，生活富足、丰衣足食。她是红楼梦中唯一一个结局较好的女子。

[1][杜工部]杜甫，因任工部员外郎而称杜工部。

[2][韦苏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

[3][温八叉]温庭筠，因“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得名温八叉。

[4][李义山]李商隐，字义山。

[5][凫靥裘]是用野鸭面部两颊附近的毛皮制作的衣服。

[6][蛊]饮酒或喝茶用的没有把儿的杯子。

## 第三十二回 巧晴雯病补雀金裘

这天三更以后，宝玉在睡梦之中，叫袭人。连叫了两声，都没人答应，倒把自己叫醒了。这才想起袭人因母亲病危请假回家去了，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宝玉说要喝茶，麝月忙起来，倒茶给他喝了。晴雯笑道：“好妹子，也赏我一口儿吧。”麝月笑道：“你还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服侍你一夜，怎么样？”麝月听说，只得也倒了半碗茶给她。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先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就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我们说话，你只管去吧。”

麝月开了后门，掀起毡帘一看，月色果然很好。晴雯等她出去，便想吓唬她，仗着自己平时身体好，不怕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地跟了出去。宝玉笑劝道：“小心冻着，不是闹着玩的。”晴雯摆摆手，随后出了房门。一阵风吹过，她只觉得冰冷透骨，心下想道：“怪不得人们说热身子不能让风吹，这一下可够厉害的。”

晴雯正要吓唬麝月，只听宝玉高声喊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还能吓死她不成？看你就像个被蝎子蛰了的娘们儿一样乱叫！”宝玉笑道：“倒不是为吓坏了她，一是你冻着也不好，二呢，怕她吓一跳，乱喊乱叫地惊醒别人。”他又见晴雯两腮像胭脂一样红，用手摸一摸，冰凉冰凉的，马上说：“你快进被窝来暖和暖和吧。”晴雯因为刚才一冷，现在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喷嚏。宝玉叹道：“怎么样？到底伤了风了。”晴雯咳嗽了两声，说道：“没事，哪有这么娇嫩。”说完，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晴雯果然觉得有些鼻塞声重，不想动弹。宝玉道：“不要声张！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休养。家里虽好，不过还是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我让人请了大夫，悄悄地从后门来看看就是了。”晴雯道：“你还是告诉大奶奶一声儿，不然一会儿大夫来了，问起来怎么说呢？”宝玉觉得有理，便让人去通报了

一声。

大夫来了，说没什么大碍，只是小小的伤寒，吃两副药发散就就好了。宝玉看上面有紫苏<sup>[1]</sup>、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sup>[2]</sup>、麻黄，忙说道：“该死，该死，他拿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这怎么使得！快请王太医来！”王太医来后，诊了脉，开的药方里果然没有枳实、麻黄等猛药，药的分量也减了些。宝玉高兴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用的药。”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便命人熬药。一一安排妥当后，才过贾母王夫人这里问安吃饭。

宝玉因记挂着晴雯的病，在贾母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园子里来了。到房中，药香满屋，一人也不见，只有晴雯自己躺在炕上，脸颊烧得飞红，宝玉摸了摸，只觉得烫手，于是说道：“别人走了也就罢了，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各自走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她去吃饭的，麝月是刚才平儿来找她出去了。两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想必是说我病了不回家的事。”宝玉道：“平儿不是那样的人。况且她不知道你病了，一定是来找麝月说话的。你们平时就好，可不能因这些不相干的事伤了和气。”晴雯道：“这话也是，只是我还是奇怪她今天说话为什么瞒着我。”宝玉笑道：“让我从后门出去，到窗根下听听她们说些什么！”说着，就从后门出去，到窗下偷听。

宝玉仔细一听，原来是自己的丫头坠儿偷了平儿的镯子。宝玉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不把这事儿张扬出去；气的是坠儿偷东西；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竟也做出这丑事来。宝玉回到房中，把平儿的话都告诉了晴雯。晴雯听了，气得蛾眉倒蹙，凤眼圆睁，立刻就要叫坠儿。宝玉忙劝住了。

晴雯服了药，只是不见效。第二天，王太医又来出诊，修改了药方。晴雯还是感觉头很疼。宝玉便让她闻了鼻烟<sup>[3]</sup>，用了西洋膏药，才稍微好了些。

第二天，宝玉要去给舅舅祝寿。出门前，嘱咐了晴雯几句，才往贾母这边来。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猩红毡盘金彩

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道：“外面下雪了吗？”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sup>[4]</sup>给他吧。”鸳鸯答应了，取了一件来。宝玉看那衣服，金翠辉煌，碧彩闪烁，又不像宝琴穿得凫靥裘。贾母笑道：“这叫‘雀金呢’，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了线织的。前天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吧。”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贾母又嘱咐说：“不能喝太多的酒，早些回来。”宝玉赶紧答应着。

晴雯派人叫宋嬷嬷进来，对她说：“宝二爷让我告诉你们，坠儿偷懒，宝二爷使唤她，她不听，连袭人叫她，她背后都骂。今儿一定带她出园子，明儿宝二爷亲自稟告太太就行了。”宋嬷嬷听了，明白是镯子的事情暴露了，就笑着劝道：“虽是这样说，也得等花姑娘回来再让她走啊。”晴雯说：“什么‘花姑娘’‘草姑娘’，我们这样做自有这样做的道理。你快叫她家里的人来领她出去。”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叫了她母亲来，打点了她的东西。坠儿的母亲对晴雯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你们教导她，怎么撵出去？”晴雯道：“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关。”坠儿母亲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哪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安排？他就是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管用。比如刚才说话，虽是背地里，姑娘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姑娘们敢这样做，如果换了我们，那就成了不懂礼貌的野人了。”晴雯听说，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他的名字了，你到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撒野，也撵出我去。”麝月忙劝她带着坠儿走，少说两句。娘俩儿只好恨恨地走了。

晴雯刚才吹了风，生了气，觉得更不舒服了，折腾到晚上才安静了些。一会儿，宝玉回来，进门就跺脚叹气。麝月忙问原因，宝玉道：“今儿老太太欢欢喜喜地给了这个褂子，谁知不小心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好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没注意。”边说，边脱了下来。麝月赶紧叫人悄悄拿出去织补。谁知裁缝、绣匠们都不认识这是什么，都不敢揽这活。麝月道：“这可怎么办呢！明儿别穿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偏第一天就烧了，岂

不是扫兴。”晴雯听了半天，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吧。没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儿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说着，便递给晴雯。晴雯仔细地看了说道：“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密密地织上，可能混得过去。”麝月笑道：“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缝这个？”晴雯道：“那没办法了，我拼命做吧。”宝玉忙道：“这怎么能行！才好了些，怎么能做活儿呢！”晴雯道：“不用你着急说，我自己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在撑不住。但要是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只得咬牙撑着。晴雯叫麝月帮着拈线。她补两针，又看看，织两针，再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就得伏在枕上歇一会儿。宝玉在旁，一会儿问：“喝点热水吧？”一会儿又说：“歇一歇。”一会儿又拿了一件灰鼠斗篷替她披在背上，一会儿又命人拿个拐枕给她靠着。急得晴雯求道：“小祖宗！你只管睡去吧。再熬上半夜，明天把眼睛熬红了，那怎么办啊！”宝玉见她着急，只好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



一会儿，听到自鸣钟已经敲了四下，这才刚刚补完，晴雯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补得真好，要不留心，是看不出来的。”宝玉忙看看，说道：“真像原来的一样了。”晴雯已咳嗽了几阵，好不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然补了，如果不像，我也没办法了！”说完，嗳哟了一声，便身不由己倒下了。

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筋疲力尽，忙命小丫头替她捶背，捶了一会儿她才好些了。没有一顿饭的工夫，天已大亮，宝玉便叫人快传大夫来。王太医来诊了脉，疑惑地说道：“昨天已经好了些，今天怎么反倒有些重了，不会是吃多了吧？要不就是受什么劳累了。如果不好好调养，那可就不妙了。”说着出去开了药方进来。宝玉忙命人煎去，又叹说：“这可怎么办！要是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啊。”晴雯睡在枕上说道：“我的好太爷！你干你的事情去吧，哪里就得痨病<sup>[5]</sup>了。”宝玉无奈，只得去了。

### 人物谱

#### 平儿



王熙凤的陪房丫头，贾琏之妾。她心地善良、聪明灵巧、处世通达、办事干练，常背着凤姐做好事。她从不仗势欺人，同情弱者，也经常规劝凤姐。后被贾琏扶为正室。

[1][紫苏]又名白苏、赤苏、红苏等，一年生草本植物，属于综合交叉商品，既可药用，又能食用。主治感冒发热、胸闷、咳嗽、腹泻等症。

[2][枳实]中药名。为芸香科植物酸橙及其栽培变种或甜橙的干幼果。主治积滞内停，痞满胀痛，大便秘结，泻痢后重，胃下垂等。

[3][鼻烟]是把优质烟草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加入麝香等名贵药材或用花卉提炼而成。

[4][氅衣]古代罩于衣服外的大衣，用以遮风寒其形制不一。

[5][痨病]又称肺痨，在古代是不治之症。

## 第三十三回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宝玉去了半天，到底放心不下。吃了午饭，说身上不舒服就回来了。晴雯的病虽然有些重，幸亏她平时也不大费心思琢磨什么事，再加上饮食清淡，加倍养了几日，便渐渐地好了。

转眼间，就进了腊月，离过年越来越近了。王夫人的哥哥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sup>[1]</sup>，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sup>[2]</sup>，协理军机参赞朝政。

王夫人和凤姐开始准备过年的事。贾珍那边，开了宗祠，叫人打扫，收拾供器，又打扫上房，准备悬挂祖宗的画像。荣宁二府内外上下，都是忙忙碌碌。这时，一个仆人拿着帖子和一个账单来说：“黑山村的乌庄头交租子和进贡来了。”贾珍高兴地说：“这个老不死的今天才来。”贾蓉接过帖子和账单，一边展开单子看，一边命人带他进来。贾珍让人拉他起来，和他闲聊了几句，又说：“我刚才看那单子了，今年你这老东西又来和我讨价还价来了。”乌进孝忙向前走几步，恭敬地说：“我的爷，今年收成不好。从三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八月。九月又下了一场碗大的雹子，方圆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加上牲口、粮食，打伤了成千上万，所以才这样。小人我并不敢说谎啊。”贾珍皱着眉头说：“我想你至少得送五千两银子来，这点够干什么的！现在你们只剩了八九个村子，还有两处有了旱涝灾情，你们又来耍滑头，这是不让我们过年了！”

乌进孝说：“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道收成竟差远了。他现在管着那边府里的八个村子，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有这么多东西。”贾珍道：“正是呢，我这边还可以，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比不得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事多了，但娘娘和万岁爷岂有不赏的！”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贾蓉等忙笑道：“你们生活在穷乡僻壤，哪里知道这些道理。娘娘难道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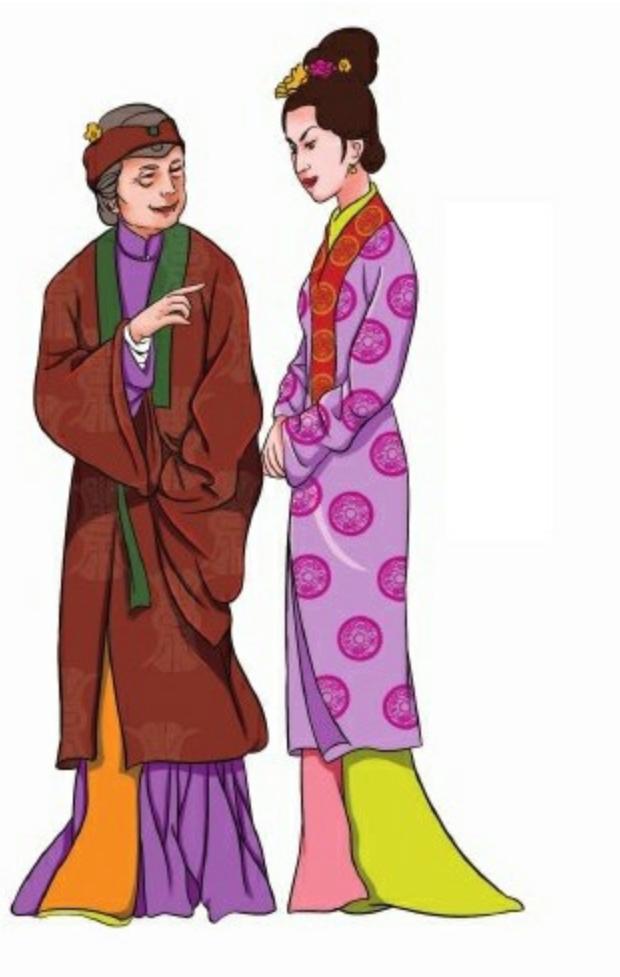
上的银库都给我们吗！哪会不赏赐呢，但都是逢年过节赏赐绸缎、古董、小玩意儿。就算赏赐，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干什么的？这两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两银子！就说省亲加上盖花园，你算算花了多少，就知道了。过两年再搞一次省亲，只怕就穷得一干二净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稼人老实，不明白这外头体面里的苦头。”

贾蓉又笑着向贾珍说道：“确实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量，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捣的鬼，怎么就穷到这地步了。肯定是她见花钱的地方太多，赔得太厉害了，所以这样做，先让别人都知道知道，已经穷得不行了！”说着，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好好招待一下。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九，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上上下下焕然一新。贾敬、贾赦带领众人祭祀了祖先。大年三十这天，荣宁二府张灯结彩，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贾府所有的人都打扮得花团锦簇，一晚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烟花爆竹声此起彼伏。

第二天便是正月初一，贾母等又按品级盛装打扮，进宫朝贺，同时也祝贺元春的生日。回来后，贾母又到宁府祭拜过列祖，然后才回去换衣服休息。所有来拜年的亲友一概不见，只和薛姨妈李婶二人说说话，或者同宝玉、宝琴、宝钗、黛玉等姐妹玩围棋或打牌。王夫人与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客厅上院子里都是看戏喝酒的，亲友们往来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

紧接着又到了元宵佳节，宁荣二府都张灯结彩。贾母命人在大花厅摆下酒宴，准备了小戏班，挂上各种灯笼，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举行家宴。



◆贾母和熙凤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听戏。一会儿又献上元宵来。贾母命唱戏的先歇一歇，吃些热乎乎的元宵再唱。听完戏，又有两个常来的女先生<sup>[3]</sup>进来了，贾母问李婶薛姨妈想听什么书，她们都回说：“随便什么都行。”贾母便问：“近来又添什么新书了没有？”那两个女先生说道：“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叫《凤求鸾》。”贾母道：“这个名字好，先大概说说，如果好再详细说。”女先生道：“这书上说得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名叫王忠，曾做过两朝宰相。如今告老还乡，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叫王熙凤。”大家听了，都笑起来。贾母笑道：“这名和我们凤丫头的重了。”女先生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名字。”凤姐笑道：“怕什么，你们只管说吧，

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生又说道：“这年王老爷打发王公子上京赶考，那天正赶上大雨，他就到了一个村庄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于是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千金小姐。小姐芳名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忙道：“怪不得叫《凤求鸾》，不用说，我猜着了，肯定是这王熙凤要娶这雏鸾小姐为妻。”女先生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一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过！就是没听过，也猜得到。”贾母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意思。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一定是爱如珍宝。这小姐一定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是一见了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就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还哪一点儿是佳人？这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吗？”大家听了，都笑道：“老太太这一说，把里面的谎话都揭出来了。”凤姐走上来倒酒，笑道：“算了，酒凉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揭谎，这一回就叫《揭谎记》……”她边倒酒边说笑，还没说完，大家就都笑倒了。两个女先生也笑个不停，都说：“奶奶好口才。奶奶要一说书，我们就没饭吃了。”说话间，贾母又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三更了。”贾母道：“天儿有点冷了，咱们还是进屋坐着吧，大家挤在一起，又亲热，又暖和。”于是大家起身，来到了里间。

凤姐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生们在这里，不如叫她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酒令，怎么样？”贾母笑道：“这个好，传到谁手里，除了喝一杯酒，还要说个笑话，你们觉得怎么样？”众人都拍手叫好。接着就开始击鼓。梅花刚传到贾母手里，鼓声恰好停了。大家呵呵一笑，贾蓉忙上来倒了一杯酒。贾母笑着讲道：“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只有第十个媳妇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爱，整天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都很委屈，便商量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她那样嘴巧，这委屈向谁诉

去？’大媳妇有主意，便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和阎王爷说去，问一问他，叫我们托生人，为什么单单给她一张乖嘴，我们都是笨的。’众人听了都说这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到阎王庙里来烧了香，九个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唬<sup>[4]</sup>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孙行者问明原因，把脚一跺，叹口气道：‘你们多亏遇到我，等阎王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九个魂听了，就求说：‘大圣大发慈悲吧。’孙行者笑道：‘这也不难。’那天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了，因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婶子便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们吃了就是了。’说完，大家都笑起来。

凤姐笑道：“还好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一样。”说着又击起鼓来，这会儿轮到凤姐了。凤姐想了一想，笑道：“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到城外放去，吸引了上万的人跟着去看。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噗哧’一声，大家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做得不好，没等放就散了。”湘云道：“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道：“他是个聋子。”众人听说，都大笑起来。凤姐笑道：“外头已经四更，依我说，老祖宗也累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吧。”尤氏等用手帕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她说道：“这个家伙真会耍贫嘴。”贾母笑道：“真是这凤丫头越来越贫嘴了。”说着吩咐道：“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



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仆人们在院内安放烟火。这些烟火都是各地进贡来的，虽不是很大，却极精巧，什么花样都有，里面还夹杂着花炮，另外还有些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十响等零碎小爆竹。放完后，又上了汤菜，大家随便吃了些，用过漱口茶，就散了。

一晚上，大家听说书、讲笑话、击鼓传花、看戏放花，这个年过得好不热闹！

### 人物谱

#### 贾珍



宁国府的长子，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其父贾敬一心修仙，在城外的道观中居住，家中由贾珍当家。在东西两府中，贾珍是纨绔子弟的首领，经常聚众赌博，生活奢华放纵。贾府抄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贾珍聚众赌博被人告发，被革去爵位，发配边疆。贾珍算是贾家子弟中比较精明能干的一个，拥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贾宝玉等人则缺乏这方面的才干。

[1][九省都检点]古代高级武官名。统辖九省军事。又称九省统制。

[2][大司马]古代官名。是中国古代对中央政府中专司武职的最高长官的称呼。

[3][女先生]古代称说书人为说书先生，女先生指的是女性说书人或女道士。

[4][唬]吓。

## 第三十四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没想到，刚忙过过年的事，凤姐便流产了。在家休养了一个月，不能管理家务，天天都请两三个太医来治疗。王夫人失了膀臂，一人怎能忙得过来？所以有了大事，她就自己决策，而家中琐碎的小事，都让李纨来协助处理。李纨是个大好人，不免放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叫探春与李纨一起处理事务，又请了宝钗来帮着管事。

这时候正是初春，黛玉又犯了咳嗽的毛病。湘云也因为气候变化病倒了，在蘅芜苑养病，一天到晚不断药。探春和李纨离得远，为了方便，所以二人商议：每天早晨都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集合办事，吃过早饭，直到过了正午再各自回房间。众人开始见李纨一个人管事，心中都暗自高兴，认为李纨是个厚道的人，并不会责罚她们，比凤姐好搪塞。见又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而且平时也挺平和的，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在时懈怠了许多。但三四天后，几件事过手，大家渐渐觉得探春做事精细，丝毫不比凤姐差，只不过是说话温柔、性情柔顺些罢了。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sup>[1]</sup>，连夜里偷着喝酒玩的工夫都没了。”

这天王夫人到锦乡侯府去赴宴，李纨与探春伺候出门后，回到厅上坐了。正喝茶时，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天死了。和太太说过了，太太叫回姑娘、奶奶来。”说完，她就垂手站在旁边等着。这时来回话的人很多，都知道赵姨娘是探春的亲生母亲，赵国基是探春的亲舅舅，所以就看这件事她们二人如何处理：若办得妥当，大家就老老实实敬重她们，若稍有不当之处，大家不但不服，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她们。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了主意，要是凤姐在，她早已献殷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现在她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她二人有什么主见。

探春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说道：“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说赏银四十两。也赏她四十两罢了。”吴新登家的听了，忙答应了是，接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先回来。我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家里的要是死了人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赏多少，你先说两个我们听听。”这一问，吴新登家的都忘了，忙陪笑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是胡闹。依我说，赏一百更好。如果不按惯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然这么说，我去查查旧账。”探春笑道：“你办事这么长时间了，还记得，倒来难为我们。平时你回二奶奶也现查去？还不快找来给我看看。”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

一会儿，吴新登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到两个家里的赏的都是二十两，两个外头的都赏四十两。还有两个外头的有特殊缘故，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探春递给李纨看了，并说：“给她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看。”吴新登家的去了。

这时赵姨娘进来了，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把我的头踩到脚底下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边说边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不明白。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在就踩我呢，我告诉谁去！”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可不敢。”李纨也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和你兄弟，这会儿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说着拿账翻给赵姨娘看，又念给她听，说道：“这是祖宗的老规矩，人人都要遵守，难道我能改了吗？如今太太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务，要是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就真是没脸，连姨娘也没脸面！”一说着就流下泪来。赵姨娘无言以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就更应该照顾照顾我们。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个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现在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

去了！”



◆探春和李纨

探春没听完，就气得面白气噎，抽抽咽咽地一边哭，一边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那你说吧，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都要站起来，又跟着他去上学？他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派头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你何必老是来纠缠这件事，就生怕人不知道，故意到处宣扬。也不知道是谁让谁更没脸？幸亏我还明白，要是糊涂不明事理的，早就急了。”李纨急得只管劝。

忽然有人来报：“平儿来了。”赵姨娘这才停了口，忙陪笑让坐

道：“你奶奶好些了吗？我正要看看她去，只是没有空儿。”李纨见平儿进来，便问她来做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要是照惯例，只是二十两。现在就请姑娘考虑着办，再添些也行。”探春擦去泪痕，忙说道：“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生下来的？还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救过主人的命啊？你的主子倒乖巧，让我乱了规矩，她做好人，拿着太太的钱不心疼，乐得做人情。你告诉她，我不敢随便添减。她添是她的恩情，等她身体好了出来，爱怎么添就怎么添。”平儿一来就已明白了一半，现在听了这一番话，就全明白了。她见探春怒气冲冲的，也不敢像平时那样嬉皮笑脸了，只是在一边垂手等着，也不说话。

这时，只见秋纹进来，说要问一问宝玉的月钱和她们的月钱什么时候才能领。平儿与众媳妇忙让她改日再来，又说：“她正要找几件难度大的事情和有头有脸的人开刀，镇压镇压给大家看看。你们何苦先来碰这个钉子。连二奶奶的事，她还要驳回两件呢。”秋纹听了，伸舌笑道：“幸好平姐姐在这里，没臊的一鼻子灰。我赶紧回去告诉她们。”说着，便起身走了。

这些媳妇们都悄悄地议论：“大家省点儿事吧，别玩花花肠子了。连吴大娘刚才都弄得灰头土脸的，咱们又不是什么人物。”自此之后，她们都不敢像原来那样轻慢疏忽了。探春这才消了气，向平儿说：“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现在正好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问你奶奶可行不可行。”平儿答应着回去了。

凤姐问平儿为何去了这么长时间，平儿便笑着将刚才的经过细细地说给她听。凤姐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只可惜命不好，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她就不是太太生的，难道谁还敢小看她？”凤姐叹道：“你哪里知道，虽然庶出<sup>[2]</sup>一样，但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结婚的时候，就有一种轻狂的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还是庶出，很多人就因为庶出就不要的。其

实，别说庶出，就是我们的丫头，也比一般人家的小姐还强呢。将来还不知哪个没福气的因为挑挑拣拣误了事；也不知哪个有福气的不挑正出、庶出，把她娶了去啊。”说着，又向平儿笑道：“咱们先别说这些，你吃了饭，快听她要商议什么。这真是给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呢。”

平儿陪着凤姐吃过饭后，就往探春这来了。探春说道：“过年时我们去赖大家，你也去了，你看他那小园子和咱们这个比怎么样？”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和他家女儿说了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了她们吃的笋菜鱼虾之外，有人承包了去，年底还能剩下二百两银子。咱们这园子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两银子的收益。我们不如挑几个本分能干、又懂种园子的老嬷嬷，派她们去料理园子，也不要交承包费，只要求她们每年孝敬些东西就行。这样一来，园子有了专门的人管理，有些东西也不会浪费，老嬷嬷们也可借着这个补贴一下家用，而且可以省了请人照管这些花木的费用。”



宝钗听她一说，笑道：“太好了，这样三年之内都不会挨饿了！”李纨笑道：“好主意。省不省钱的是小事，关键是有人负责料理园子，各司其职，又允许她们去卖钱。谁会不尽职尽责呢。”平儿道：“真是太好了，姑娘应该马上办这件事！”探春道：“话虽这么说，也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在这里挑毛病，已经不合适了，都是因为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做的。”平儿笑道：“既然这样，我去告诉一声。”说着就去了。一会儿平儿回来，笑着说：“我就说是白走一趟，这样的好事，奶奶怎能不依呢。”探春听了，便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商量着大概定了几个。又把她们一齐传来，李纨把事情告诉了她们。众人听了，没有不愿意的。有的包竹山，有的包稻田，有的包花木香草……除了交一定的笋米、钱粮之外，其余的收成都可以自己拿去卖钱。宝钗又让包园子的婆子拿出点钱来，分给其他不包园子的当差人，免得惹人妒忌，生出是非。婆子们都连连称是。那些没得到管地的人听到每年终可以无故分钱，也都欢喜异常。

### 人物谱

#### 贾探春



贾探春，贾宝玉的庶出妹妹，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与贾环同母，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也是海棠诗社的发起者，别号蕉下客，居于大观园中的秋爽斋。

探春是个“才自精明志自高”、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的女子。敢说敢为、办事练达。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凤姐患病期间，治理大观园，兴利除弊，富有改革精神；再是抄检大观园时，王善保家的无理取闹，要搜她的身，她无所畏惧，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表现出决断果敢的气概。

她为人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玫瑰花”之诨名。

[1][太岁]古代传说中年、月、日时由四位神祇掌管，称“四值功曹”。太岁即是值年神。太岁为木星，一说为一种肉芝，有“太岁之神在地，其上不得动土”的说法，所以此处称“镇山太岁”。

[2][庶出]偏房侧室所生的孩子，与正妻所生嫡出相对。

## 第三十五回 慧紫鹃情辞试宝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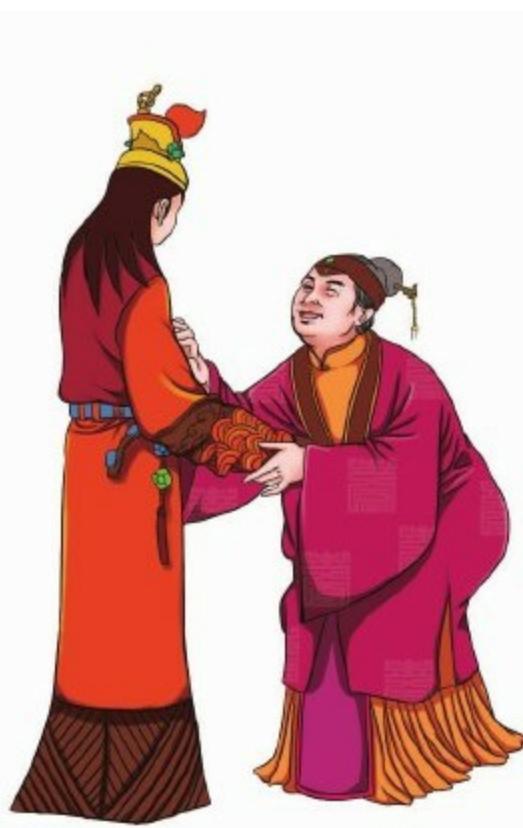
这天，宝玉去看黛玉，正赶上黛玉在睡午觉，宝玉不敢惊动，见紫鹃正在回廊上做针线，便来问她：“昨天夜里咳嗽可好了？”紫鹃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赶快好了吧。”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少见！”宝玉笑道：“所谓‘有病乱投医’了。”又见她只穿着单薄的弹墨缕薄棉袄，便伸手向她身上摸了一摸，说：“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可别着凉了。”紫鹃说道：“从此咱们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比一年大了，叫人看着不尊重。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瞧她最近躲你都躲不及呢！”说着便起身，带着针线进别的房去了。

宝玉心中像被浇了冷水一般。他瞅着竹子，发了一会儿呆。这时，祝妈来挖竹笋修竹子，他就怔怔地走出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由得流下泪来。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人参出来，经过这儿，看到宝玉托着下巴出神，感到很疑惑，便走上前道：“怪冷的，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宝玉抬头见是雪雁，便说道：“你管我干吗？你难道不是女儿？她既然避嫌，不让你们理我，你又来找我，如果被人看见了，那不又有闲话了？你快回家去吧。”雪雁一听，便知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到房中。

黛玉这时还没醒，她将人参交给紫鹃，又说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紫鹃听了，忙问在哪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紫鹃听说，放下针线，便出了潇湘馆，找到宝玉，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弄出病来可怎么办。”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想你们既这样说，别人当然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所以伤心起来。”

紫鹃挨着他坐下。宝玉笑道：“刚才对面说话你都要走开，现在怎么又挨我这么近？”紫鹃道：“你都忘了？前几天你和她刚说了一句‘燕

窝’，见赵姨娘走了进来就停住了，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的。我想着吃燕窝不可间断，但也不好总是从宝姐姐那里要。所以就在老太太跟前略提了提，可能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现在我听说一天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行了。”紫鹃道：“原来是你说的，多谢你费心。”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两三年就好了。”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回家去，哪里有闲钱吃这个。”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哪个家去？”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家去。”宝玉笑道：“你又胡说。苏州虽是原籍，但没了姑父姑母，也无人照看，她回去找谁去？”紫鹃冷笑道：“你太小看人了。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她年纪小，虽有叔叔伯伯，但也不如亲生的父母，所以接来住几年。现在大了，该出嫁了，当然要送还林家的。总不能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呆一辈子吧？林家就算是贫穷到没有饭吃，也是世代读书做官的人家，是绝不能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让人耻笑。

的。所以早则明年春天，晚则秋天，这里就是不送去，林家也会有人来接的。前天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候玩的东西，她送你的，都打点出来还她。她也将你送她的打点好了放在那里。”宝玉听了，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

这时晴雯来说：“老太太叫你呢。”紫鹃笑道：“他在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和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信。你拉他走吧。”说着，自己便回房去了。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拉着他一直到了怡红院。袭人见他这样，慌起来，还以为是被凉风吹着了。可是再细看宝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口角边直流口水，他自己却不知道。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就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喝茶。大家见他这样，都着急起来，又不敢惊动贾母，便派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会儿李嬷嬷来了，看了半天，问话他也不回答，用手摸了摸脉门，用力掐了两下人中<sup>[1]</sup>，他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便放声大哭起来。急得袭人忙拉住她问：“到底严重不严重啊？你怎么先哭起来了？”李嬷嬷拍着床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辈子心了！”袭人听她这样一说，也都哭起来。

晴雯告诉袭人，宝玉是在黛玉那里变成这样的。袭人二话不说，便去了潇湘馆，见紫鹃正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走上来问紫鹃道：“你们刚才和宝玉说了些什么？你去看看吧，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子上。黛玉见袭人满脸怒色，又有泪痕，不免也慌了，忙问怎么了。袭人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宝玉眼睛也直了，手脚也凉了，话也不说了，李嬷嬷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李嬷嬷都说不中用了，在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儿都死了！”



黛玉一听这话，“哇”的一声，将腹中的药全都吐了出来，然后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脸变红了，头发乱了，眼睛肿了，筋也跳起来了，喘得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趴在枕头上喘了半天，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拿绳子来勒死我算了！”紫鹃哭道：“我没说什么呀，不过是说了几句玩笑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次都把玩笑话当真。”黛玉道：“你说什么话，趁早儿去说清楚，他也许就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

这时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见了紫鹃，眼里直冒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也没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玩笑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哎呀”一声，哭出声来，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走连我也带去。”大家不明白，一问才知道是紫鹃说“要回苏州去”的一句玩笑话引出来的。

贾母流泪道：“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大事，原来是这句玩笑话。”又对紫鹃说：“你这孩子平时最伶俐聪明的，又不是不知道他有个呆病根，没事哄他干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和林姑娘从小一块儿长大，比别的姐妹不同。现在说一个要走，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就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放心，吃一两剂药就好了。”正说着，有人回：林之孝家的看宝玉来了。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吧！”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吧。”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她的，你就放心吧。”宝玉哭道：“不管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贾母道：“没姓林的来，凡是姓林的我都打走了。”又吩咐众人：“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字。”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宝玉抬头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格子上摆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于是指着乱叫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吗？就停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宝玉把它藏在被中，笑道：“这回可走不成了！”边说边死拉着紫鹃不放。

一会儿大夫来了，给宝玉诊过脉后，说没什么大事，只开了些药。

贾母命人按药方煎了药给宝玉服下，果然安静了许多。只是宝玉还不肯放紫鹃，说她去了就是要回苏州了。贾母王夫人没有办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让琥珀去服侍黛玉。黛玉不时派雪雁来打探消息，这边的情况也都了解到了，自己在心中暗叹。

晚上宝玉安静了，贾母王夫人等才回房去。一夜还派人来问过几次。贾母又让人拿来宫廷秘制的祛邪守灵丹和开窍通神散给他服用，第二天又吃了王太医开的药，渐渐地好起来。他神志也清醒了，但因为害怕紫鹃离开，有时就假装发疯的样子。紫鹃也很后悔，现在虽然日夜辛苦，但也没有怨意。袭人等都心安神定，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

这时湘云的病也好了，天天过来探望，见宝玉清醒了，就把他得病时疯狂的表现比划给他看，逗得宝玉自己趴在枕头上笑。没有人的时候，宝玉就拉着紫鹃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吓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玩的，你就认真了。”宝玉道：“你说的那么在理，怎么是玩笑话。”紫鹃笑道：“那些玩笑话都是我编的。林家确实没有人了，就是有也是很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就是有人来接，老太太也不会放走的。”宝玉道：“就是老太太放走，我也不会答应。”紫鹃笑道：“你真不答应？只怕是嘴里说说。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两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定了谁？”紫鹃笑道：“过年的时候，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她？”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那不过是句玩笑话，她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要是定下了她，我还能是这个样子？我这刚好起来，你又来气我。”接着又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只愿这会儿立刻死了，把心挖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全都化成灰——灰还有形状痕迹，不如干脆化成一股烟——烟还可以凝聚，还能看见，必须再来一阵大乱风刮到四面八方都散了，这才好！”说着又滚下泪来。紫鹃忙上来捂住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笑着说道：“你不用着急。这都是我心里着急，所以来试试你。”宝玉听了，诧异地问道：“你又着什么

急？”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但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唤。她又和我极好，比她从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我现在心里发愁，她要是走了，我一定要跟着她去的，不然就辜负了平日的感情了，可我的全家都在这里，跟着她，就只能放弃了本家。所以故意用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活着，咱们一起活着，不活着，咱们一起化灰化烟，怎么样？”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琢磨起来。

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回去吧。”紫鹃听说，收拾了一下，回到潇湘馆来。

黛玉见宝玉这样，自己的病更重了，哭了好几场。见紫鹃回来了，她赶紧问现在的情况，听说差不多全好了，就让琥珀回去伺候贾母。晚上紫鹃躺在床上，悄悄地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要走就发起疯来。”黛玉没说话。紫鹃停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了，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起长大，脾气、性情彼此都了解的。”黛玉道：“你这几天还不累？趁这会儿不歇一歇，胡说些什么。”紫鹃笑道：“不是我胡说，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好。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没父母没兄弟的，谁是知疼知热的人？趁着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候，定了大事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儿是不是疯了？怎么去了几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明儿去和老太太说，我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你又有什么好处？”黛玉听了这话，心里不免伤感起来，哭泣了一夜，到天明才打了个盹儿。



◆紫鹃

这天宝钗来潇湘馆，正好她母亲也来看黛玉了。只听薛姨妈道：“我的孩子，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sup>[2]</sup>，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不管你们两家隔着海，隔着国，还是有世仇的，终究会有机会做夫妇的。反过来，就算父母和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都在一起，以为是确定无疑的亲事，如果月下老人没有用红线拴住，最终也是不能在一起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现在也不知道是在眼前，还是在山南海北呢。”宝钗道：“说话就说话，干嘛拉上我们。”一边说，一边趴在她母亲怀里笑道：“咱们走吧。”黛玉笑道：“你瞧，这么大了还撒娇。”薛姨妈用手抚摸着宝钗，叹口气向黛玉说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我见了她，有多少愁能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她偏在这里撒娇，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宝钗笑道：“妈，瞧她轻狂的样儿，倒说我撒娇。”薛姨妈道：“也怨不得她伤心，可怜没有父母，到底没个亲人。”薛姨妈又抚摸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

见我疼你姐姐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黛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要是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宝钗忙道：“认不得的。”黛玉道：“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问道：“我先问你，为什么反倒把邢妹妹先说给我兄弟了，这是什么原因？”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给他兄弟了。”宝钗笑道：“不对。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回到家就定下了，也不必提出人来。也不明说是谁了，我刚才说你不能认娘，你自己想去吧。”说着，便和她母亲挤眼儿发笑。

黛玉听了，便也趴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她我不依。”薛姨妈忙也搂她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她是逗你呢。”宝钗笑道：“真的，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她做媳妇，岂不比外头找的好？”黛玉便够上来要抓她，薛姨妈忙笑劝，用手把她们分开了。又向宝钗道：“连邢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踏了她，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是断不肯给他的。前儿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要是外头去说亲，肯定是不满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皆大欢喜？”

林黛玉先还愣愣的，后来听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你为什么招姨妈说出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也跑来笑道：“姨太太既然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妈哈哈笑道：“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是催着你姑娘出了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鹃听了，也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是倚老卖老啊。”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笑道：“阿弥陀佛！该，该，活该！也碰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女以及屋内的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1][人中]位于人体鼻唇沟的中点，是一个重要的急救穴位。主治癫痫，中风昏迷，小儿惊风，面肿腰背强痛等症。

[2][月下老人]是我国神话传说中专管婚姻的神，又称“月老”。

## 第三十六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

过了几天，宫中的老太妃<sup>[1]</sup>去世了，凡是有爵位<sup>[2]</sup>的都要去守灵。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尤氏和许氏等每天都要进朝参加祭祀活动，到下午两点以后才能回家，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商量，宁荣二府不能没有主事的人啊，就上报说尤氏要休产假，留下她来帮助处理两边府里的事。又委托薛姨妈照看大观园里的诸位姐妹，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让薛姨妈照管好黛玉，薛姨妈就搬到了潇湘馆和黛玉同住，照顾她的饮食用药等。黛玉感激不尽，也跟着宝钗一起叫娘，称呼宝钗姐姐，宝琴妹妹，亲热得就像一家人一样。贾母见了也很高兴、很放心。

这天皇帝又下令，各官宦人家把自家的戏班子都解散了。王夫人分析说：“这些学戏的和那些丫鬟们不一样，她们也是好人家的孩子，因为没办法才这样的。不如给她们几两银子做路费，让她们各自回去吧。”尤氏又补充说：“要不就去问一下她们自己，愿意回去的，就让她们的父母来领回去，给几两银子当路费。要是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叫来十二个女孩子一问，有的怕父母再卖了自己，有的是父母双亡的，也有的是舍不得这里。想走的也就四五个人，王夫人让她们的干娘领回家，等着亲父母来领走。不愿走的就分派在园子里使唤。

清明这天，贾琏准备好祭祀的用品，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铁槛寺祭柩烧纸。宁国府的贾蓉也和同族的几个人去了。因为宝玉还没痊愈，所以就没让他去。吃过饭后有些发困，袭人说：“天气这么好，你出去逛逛吧。”宝玉拄了一支拐杖，趿拉着鞋，就出去了。园子里的老婆子们都各忙各的，有栽花的，有种豆的，水池里还有人驾着船捞泥种藕。香菱、湘云、宝琴和丫鬟们坐在石头上看着玩儿。湘云见宝玉过来，忙笑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大家都笑起来。宝玉红了脸，也笑道：“人家的病，又不是故意的，你也来取笑。”湘云笑道：“本来就是好笑，怎么能怪别人。”说着，宝玉也坐下来。湘云说：“这里有风，石头上又冷，坐一会儿就回去吧。”宝玉正要去看林黛

玉，就起身拄拐去潇湘馆了。

当下宝玉的生日到了，宝琴也是这天。因为王夫人不在家，也不像往年那样热闹。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完毕，穿戴整齐出来。到前厅院中，点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到宁府中的宗祠祖先堂两处行礼。然后走到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贾母、贾政、王夫人等。顺便到尤氏上房、薛姨妈处、李氏等房中一一行礼后才回来。进来便歪在床上，才喝了半杯茶，就听外面唧唧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说：“拜寿的挤破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这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大家刚坐下，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原来今天也是平儿的生日。探春等人吩咐丫头告诉凤姐，今天留平儿一日，大家在一起过生日。

探春就开始忙活起来，她一边派人去问李纨、宝钗、黛玉，一边派人去传柳家的进来。探春笑着对柳家的说：“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生日。现在我们私下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酒席。你只管挑好菜预备着，然后去我那里领钱就是了。”柳家的听说忙去预备酒席。探春又邀请了宝玉，一起到厅上吃面。等到李纨和宝钗都来了，又派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因为天气暖和，黛玉的病渐渐好了，所以她也来了。这样，挤了满满一大厅的人，花团锦簇，燕语莺声。



◆薛蝌

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都准备了寿酒，互相赠送。饭后，宝玉和宝钗等人一起回园子。大家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素云、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准备好了，快去上席吧。”宝钗等人带着他们来到了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尤氏已请过来了，一会儿又接了鸳鸯来。众人都笑：“寿星全了。”于是大家坐好，热闹了一会儿。

宝玉提议说：“干坐着没意思，不如行个酒令才好。”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又有说行那个令好的。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全都写上，拈成阄儿，咱们抓出哪个来，就是哪个。”众人都说好。于是拿了笔砚和纸来，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连忙起座

说：“我写。”大家想了十来个，香菱写完后搓成阄儿，扔在一个瓶里。探春让平儿挑，平儿用筷子夹了一个出来，上面写着“射覆”二字。

宝钗笑道：“这可是酒令的老祖宗啊。‘射覆’<sup>[3]</sup>很古老了，现在已经失传了，这是后人编的，比其他的酒令都难。这里有一半人不大会，不如换一个雅俗共赏的吧。”探春笑道：“既然已经选这个了，怎么能换呢。可以再选一个，要是雅俗共赏的，就叫她们去做。咱们还用这个。”说着又叫袭人挑了一个，却是“拇战”<sup>[4]</sup>。史湘云笑着说：“这个简单利索，正对了我的脾气。我划拳去了。”探春道：“只有她乱令，宝姐姐快罚她一杯。”宝钗不容分说，便灌湘云一杯。

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大家听我安排就是了。”说完又命人取了令骰令盆来，“从琴妹妹开始扔下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都扔得不对，直到香菱才扔了一个三。宝琴笑道：“最好是说屋里的东西，说外边的根本就没法猜了。”探春道：“当然。三次猜不中的要罚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听了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道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她见香菱射不着，大家又击鼓催她，便悄悄地拉香菱，教她说“药”字。黛玉看见了，说：“快罚她，在那里作弊呢。”这一喊，大家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得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又罚了香菱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覆了一个“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范围大得很。”探春笑道：“那就添一字“窗”吧，”宝钗一想，见席上有鸡，便射着她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便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她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二人一笑，各自喝了一杯。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一会儿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尤氏赢了鸳鸯，三个人限定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历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和人事有关的水果或者菜肴名。”众人听了，都笑说：“只有她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得想一想啊。”黛玉便道：“你多喝一杯，我替你说。”宝玉真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古文），风急江天过雁哀（旧诗），却是一只折足雁（骨牌名），叫的人九回肠（曲牌名），这是鸿雁来宾（黄历上的话）。大家笑了，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

大家又继续划拳，这次湘云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得当。”湘云便说道：奔腾而砰湃（古文），江间波浪兼天涌（旧诗），须要铁锁缆孤舟（骨牌名），既遇着一江风（曲牌名），不宜出行（黄历上的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说：“真是个诌断了肠子的。难怪她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她说酒底。湘云吃了酒，夹了一块鸭肉咂摸味儿，忽然看见碗里有半个鸭头，就拿过去吃脑子。众人催她快说，湘云便用筷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螺、莺儿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拿着我们取笑，快罚一杯才行。”湘云只得饮了。

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为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人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真是十分热闹。玩了一会儿，大家才散了。忽然发现不见了湘云，大家都以为她到外边走

走就回来的，谁知道左等右等也不来，派人各处去找，结果也没找到。正着急时，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走来说：“姑娘们快去瞧云姑娘吧，她喝醉了想凉快，在山后头的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过来看。只见湘云躺在山石僻静的一个石凳上，已经睡着了，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都是落花，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快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哄哄地围着她——原来她还用手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

大家看了，又是喜欢，又是好笑，忙上来推醒她，扶她起来。湘云做梦口中还说着酒令，唧唧嘟嘟说：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众人笑着推她，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凳上潮，不要睡出病来。”湘云慢慢睁开眼睛，见了众人，低头看了看自己，才知是醉了。她本来是想凉快凉快的，没想到酒劲儿上来，就睡着了。她感到不好意思，连忙起身来到红香圃中，洗过脸，喝了两碗茶。探春叫人将醒酒石拿来给她含在口内，又给她喝了一些酸汤，才觉得好了些。

### 人物谱

#### 史湘云



史湘云，金陵十二钗之一，贾母娘家的侄孙女，宝玉的表妹。父母早亡，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但叔叔婶婶对她并不好。她的身世和林黛玉有点相似。但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甚至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身着男装，大说大笑；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诗思敏锐，才情超逸；说话“咬舌”，把“二哥哥”叫作“爱哥哥”。她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令人喜爱、富有“真、善、美”的豪放女性。她和宝玉也算是好友，在一起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毕竟胸襟坦

荡，“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没有林黛玉那种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在史湘云身上，除她特有的个性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被赞扬的某些文人的豪放不羁的特点。

[1][太妃]在封建社会，皇帝去世后，他的妃嫔通常受封为各级太妃。

[2][爵位]又称封爵、世爵，是古代皇族、贵族的封号，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利的高低。

[3][射覆]在瓯、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是古代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高超又有趣的玩乐方式。

[4][拇战]猜拳。酒令的一种。其法：两人同时出一手，各猜两人所伸手指合计的数目，以决胜负。

## 第三十七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宝玉回到房中洗手，和袭人商议：“晚间喝酒，大家取乐，不能有什么拘束的。想吃什么，就说给他们准备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sup>[1]</sup>、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她们有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高兴地说：“她们哪里有钱，不该叫她们出才是。”晴雯道：“她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是各人的心意。哪怕她是偷的呢，只管领她们的情就是。”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一天不挨她两句硬话，你就过不去这天。”晴雯笑道：“你现在也学坏了，专会挑拨事了。”说着，大家都笑了。



◆麝月

掌灯时分，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查过房后，晴雯等忙命人关了门，摆上酒果。大家都坐下，宝玉和芳官两人先划拳。宝玉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道：“斯文些的好，别大呼小叫，小心让人听见。”麝月笑道：“拿骰子咱们抢红吧。”宝玉道：“没意思，不好。咱们占花名儿好。”晴雯笑道：“早就想弄这个玩意儿了。”袭人道：“这个虽好，只是人少了也没意思。”小燕笑道：“依我说，咱们悄悄把宝姑娘、林姑娘请了来玩一会儿，到二更天再睡也不迟。”袭人道：“又要开门，如果巡夜的问呢？”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快请

去。”小燕、四儿忙开了门，分头去请。

大家都先后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才坐下了。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吧。”又拿个靠背垫着。袭人等都搬了椅子在炕沿下作陪。黛玉笑着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天天说别人喝酒赌博，今儿我们自己也这样了，往后还怎么说别人。”李纨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只有过生日才这样，并不是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摇了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放在盒内，摇了摇，揭开一看，里面是五点，数到宝钗。

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摇，伸手拿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一句唐诗，道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侑酒。”众人看了，都笑说：“真是巧得很，你正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

宝钗喝过，便笑说：“芳官唱一曲给我们听吧。”芳官为大家唱了一支《赏花时》。宝玉只管拿着那支签，听完这曲子，呆呆地看着芳官不说话。湘云抢过来，扔给宝钗。

宝钗又扔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伸手拿了一根出来，看了一眼，便扔在地下，红了脸，笑道：“这东西不好，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浑话在上头。”众人不明白，袭人等忙捡了起来，大家看上面是一枝杏花，用红字写着“瑶池<sup>[2]</sup>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众人笑道：“还以为是什么呢。这签子本来就是女孩们闹着玩的，也没什么的。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你可能也是王妃吧。大喜，大喜。”说着，大家就让探春喝酒。

大家又继续玩，这回轮到李纨了。她摇了摇，拿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太好了。你们瞧瞧，这个竟然很有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写着“霜晓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诗是：竹篱茅舍自甘心。注

释为：“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是有趣，你们扔去吧。我只喝一杯，不管你们了。”说着，便喝酒，将骰子给了黛玉。

黛玉一扔，是个十八点，就该湘云抽了。湘云挽挽袖子，伸胳膊抽了一支。大家忙伸头去看，就见上边画着一枝海棠，写着“香梦沉酣”四个字，那诗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夜深’两个字，应改为‘石凉’两个字。”大家知道她又在拿湘云喝醉了的事开玩笑呢，湘云笑着指那自行船给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回家去吧，别多话了。”大家又都笑了。再看注释是：“既然说‘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是个好签！”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倒了两杯要喝。宝玉先喝了半杯，趁人不注意，递给了芳官。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倒在漱盂内了。

湘云又抓起骰子来一扔，轮到了麝月，接下来是香菱，然后是黛玉。黛玉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注释为：“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这个很好。除了她，别人不配作芙蓉的。”黛玉自己也笑了。于是饮了酒，便扔了个二十点，下一个轮到袭人。袭人刚要扔，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回去的。

大家一看时间，已是二更后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撑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下大家。李纨宝钗等都说：“夜太深了，这已是例外了。”袭人道：“既然这样，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倒满了酒，每人喝了，都命点灯。袭人她们送到沁芳亭那边才回来。

关了门，大家又接着玩起来。这时候，大家都有了三分醉意，就划起拳，唱起了小曲儿，一直玩到四更天。芳官喝得两腮像胭脂一样红，她一下趴在袭人身上，迷迷糊糊地说：“好姐姐，心跳得厉害。”袭人笑着说：“谁让你喝那么多。”小燕和四儿也坚持不住了，早早地睡了。晴雯叫她们起来，宝玉摆手说：“不用叫了，咱们先歇一歇吧。”他躺在红

香枕上，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袭人看芳官醉得厉害，担心她会吐，就把芳官扶到宝玉的旁边，让她躺下。自己在对面床上睡下了。



◆芳官

第二天，袭人醒来，天都大亮了。她忙说：“起来晚了。”宝玉翻身醒了，笑着说：“是很晚了！”他就推芳官起床。芳官揉着眼睛坐起来，袭人笑着说：“也不害羞，你喝醉了，怎么不看地方就乱躺下了。”芳官听了，才发现和宝玉睡一个炕上，忙笑着下来，不好意思地说：“我喝得什么都不知道。”宝玉也笑着说：“我也不知道。要是知道了，就在你脸上抹些黑墨汁。”他又说：“昨天晚上让大家破费了，今儿晚上我回请各位。”袭人笑着说：“算了，今天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

了。”宝玉有些激动地说：“怕什么，不过才两次嘛。咱们也算是会喝酒了，那一大坛子酒，怎么就喝光了。正到兴头上，酒偏偏又没了。”

宝玉梳洗完了正喝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sup>[3]</sup>底下压着一张纸，拿了出来，原来是一张粉笺子，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原来是妙玉写的祝宝玉生日快乐。看完，宝玉跳了起来，忙命：“快拿纸来。”有人拿了纸，研了墨。可他看着落款“槛外人”三个字，却想不出个称呼和它对应了。他心想：“如果去问宝钗，她一定会说我胡思乱想，还是问黛玉去吧。”

他想了想，就把信笺放在袖子里，来找黛玉。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地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要去哪里啊？”岫烟笑着说：“我找妙玉去。”宝玉很奇怪，就问：“她为人孤僻，与众不同，谁都瞧不上眼的。她这么看重姐姐，看来姐姐不是我们这一类的俗人。”岫烟笑了：“我和她做过十年的邻居，她在蟠香寺修行时，我家比较穷，租的就是她们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没事就去找她玩儿。我认字也是她教的。我和她算是贫贱时的交情，又有一些师生的情分。分别后没想到，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感情比当年就更进一层了。”宝玉听了，高兴地笑道：“难怪姐姐举止言谈，如野鹤闲云一般，原来是有原因啊。我正有事要请教别人，现在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巧合，还求姐姐指教。”说着，他就把帖子拿给岫烟看。岫烟笑着说：“她这脾气还没改，还是这样怪癖。从没见过帖子上还写别号的，这不就是俗话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了吗，成什么样子。”宝玉听了，忙笑着说：“姐姐不知道，她本来就和世上俗人不一样。她是觉得我还算有一些见地，才给我这帖子的。我却不知该写什么落款才好。”



岫烟笑着说：“既然这样，我就给你说一说。她常说：‘从汉晋、五代、唐宋以来就没什么好诗，只有两句说得好：‘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她自称‘槛外之人’。她又常常夸赞庄子的文章好，所以又常常自称为‘畸人’。她要是写‘畸人’，你就自称‘世人’。现在她自称‘槛外之人’，是说自己站在铁门槛外边了，所以你写为‘槛内人’，就合她的心意了。”宝玉听了，马上就明白了，笑着说：“怪不得我们的家庙叫‘铁槛寺’呢，原来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姐姐忙去吧，我回去写回帖。”岫烟就去栊翠庵了。宝玉写了回帖，上面写着“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几个字，亲自拿着到了栊翠庵，隔着门缝儿扔进去就回来了。

### 人物谱

#### 芳官



芳官，原姓花，姑苏人氏，贾家买来唱戏扮正旦的。与藕官、蕊官、葵官、豆官等人并列为《红楼梦》中的十二大名伶。戏班解散后成了贾宝玉的丫鬟。后来由于旁人的诬陷，王夫人称其为狐狸精，把她撵了出去，赏她干娘给她外头找个女婿，芳官不甘心再被干娘买卖，便跟水月庵的智通出家去了。芳官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很讲姐妹情谊，但脾气倔强，虽身份卑微，但敢于抗争的精神却值得赞扬。

[1][芳官]原姓花，姑苏人氏，贾家买来唱戏扮正旦的，后做了宝玉的丫鬟。

[2][瑶池]是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地方，位于昆仑山上。

[3][砚台]磨墨的文具。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砚台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

## 第三十八回 尤二姐受虐偷吞金

大家正说笑呢，就见东边府里的几个人慌慌张张跑过来说：“老爷升天了。”大家都吓了一大跳，说：“好好的又没有得病，怎么就没了？”仆人们说：“老爷天天修炼，是功德圆满，做神仙去了。”又请太医过来检查。大夫检查后说：“是误吃了丹药，烧坏了肚子才去世的。”道士们赶紧辩解说：“是老爷吃了秘法新制的丹砂<sup>[1]</sup>，我们都劝过他‘功夫未到，不能吃的’，没想到老爷晚上偷偷地吃了，就升天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心诚，所以扔掉皮囊<sup>[2]</sup>，脱离人世的苦海了。”

尤氏想贾珍父子还有贾琏等都因为国丧不在家，宝玉又不懂事，一时间竟没个得力的男子，不免有些慌张起来。她一边着急回去料理，一边又叫人快去向贾珍报信。但是算来，贾珍最早也得半个月才能回来。现在天气又炎热，实在等不得，于是就自作主张，先把棺材抬到铁槛寺停放，然后就做起道场来等贾珍。尤氏因为在铁槛寺不能回家，便将她的继母和两个未出嫁的妹妹带来帮着料理家务。

贾珍听到消息，马上就和贾蓉星夜赶回。过了没几天，贾琏也回来了，他便帮着贾珍在铁槛寺料理丧事。又过了几日，到了给贾敬送殡的日子，贾母没有痊愈，就留下宝玉在家伺候。凤姐也没好利索，也没去。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他们率领家人，送到铁槛寺，晚上才回来。贾珍、尤氏和贾蓉还在寺里守灵，等过了百天后，就送灵柩回原籍。宁国府的事仍旧托付给尤老娘和二姐、三姐照管。

这天，贾琏陪着贾蓉来东府里取银子。没想到碰到了尤二姐后，就被她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不好说出口。谁知他的心事被贾蓉看出来了，为了讨好贾琏，贾蓉便撺掇起来。那尤老太、尤二姐和贾珍也同意了，只有尤氏觉得这件事很不妥当，所以极力反对。可是贾珍已经拿定了主意，尤氏也没办法，就随便他们了。于是，贾珍、贾琏与贾蓉也不顾国孝家孝在身，就秘密商量起来。他们怕凤姐知道，就在外面买了新房，定下了日子要偷偷迎娶尤二姐。

到了初二这天，先把尤老太和尤三姐送到新房。尤老太一看，东西很齐全，母女俩人也很高兴。不一会儿，贾琏也穿着便服坐着小轿来了，拜过天地，烧了纸马<sup>[3]</sup>，就算明媒正娶了。



◆ 尤二姐

贾琏自从娶了尤二姐后，越看越喜欢，就把凤姐扔一边不管了。他不时地回趟家，只说在东边府里有事，凤姐倒也没起疑心。家里的人虽然多，但也都不管这些事。贾琏一月出五两银子的生活费，又把自己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一起拿过来交给了尤二姐保管。还说等凤姐一死，就把尤二姐接进府里。尤二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

且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凤姐不知从何处听得一些风声。这天，兴儿正在帐房里和仆人们玩，听说二奶奶叫，就吓了一跳。凤姐一见他，就咬牙切齿地说：“好小子！你和你爷办得好事啊！你给我老老实

实地说清楚！”兴儿一见这阵势，不觉“扑通”一下跪倒，把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凤姐边听边骂，最后大声地说：“从今天起你不许再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晚一点儿，你试试！”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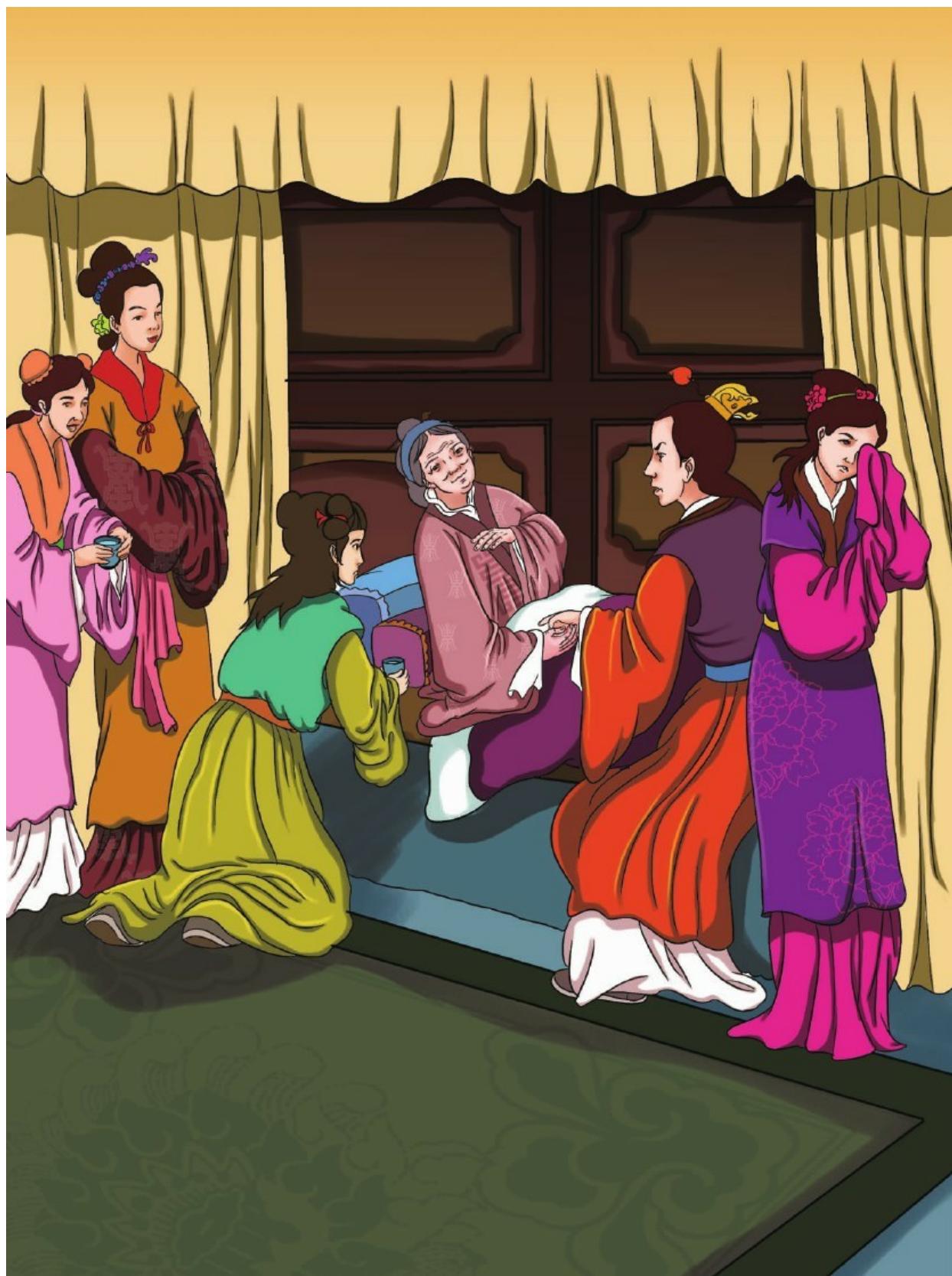
凤姐私下里早已打定了主意，等贾琏一走，她就找来工匠，收拾了三间东厢房，并照着自己的卧室进行装饰摆设。十五这天，她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家的、旺儿家的四个人，来到了尤二姐的住处。一见凤姐来，尤二姐让丫鬟拿来褥子，跪在上边说：“我年轻，所有事情，都是母亲和姐姐商量决定。如果姐姐不嫌弃我，我就一切都听姐姐的，全心全意伺候姐姐。”说着，她又行了礼。

凤姐忙站起来还礼，并说：“二爷娶妹妹做二房的大事，也没跟我说。今天碰巧他出了远门，所以奴家我亲自来拜见，还求妹妹体谅我的苦心，搬到家里去住。你我姐妹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如果妹妹在外边，我怎么能够安心呢。再说，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啊。那些下人见我平时管理严格，都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妹妹可不要信以为真。我求妹妹进去和我一起住着，同享幸福，同侍公婆，同劝丈夫，同甘共苦，情同姐妹。这样，那些小人见了，就要后悔以前看错了我，而且二爷回家看见，也会暗暗悔恨的。所以妹妹就是我的大恩人，能帮我洗清过去的冤屈啊。要是妹妹不和我回去，我情愿在这里陪着，每天伺候妹妹梳头洗脸。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说说好话，让我好歹有个安身之处，我死了也愿意啊。”说着，她就哼哼唧唧地哭起来。

尤二姐见了这情景，也陪着流下了眼泪。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坐好，凤姐又叫周瑞家的拿出四匹上好的布料，四对金珠簪环作为见面礼。尤二姐忙行礼接受了。两个人喝着茶，说着话。熙凤还不住地自我检讨。尤二姐看到这些，就把她当作一个大好人，认为小人们因为不如意就诽谤主子，也是正常。于是，她就掏心窝子地和凤姐谈着，最后干脆就把凤姐当成了知己。

凤姐又催着尤二姐穿戴好，两个人拉着手上了车。在车上，她轻声地对二姐说：“我们家的规矩多。这件事老太太也不知道，要是她知道二爷在服孝的时候娶了你，会把他打死的。所以现在不能见老太太和太太。我们家有一个花园，都是姐妹们住着。你先在园子里住两天，等我想个办法去说，那时再去见面就稳妥了。”尤二姐低着头说：“一切听姐姐安排。”下了车，凤姐就领着二姐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的住处。尤二姐和大观园的人，一一见了面。大家见她漂亮和善，没有不称赞的。凤姐又悄悄地求李纨收留几天，说等和贾母说了之后，自然就走了。李纨见那边已经收拾了房屋，况且是在服孝期间，只好帮这个忙了。凤姐又安排了自己的一个丫鬟伺候尤二姐。

尤二姐也算进入贾府，见姐妹们这么好，也就安心住下，没有多想。谁想没过三天，丫鬟善姐就不听使唤了，不但讽刺挖苦尤二姐，不伺候她，渐渐的连饭也懒得给她端了，有时早一顿，有时晚一顿，拿来的也都是剩菜剩饭。尤二姐也说过两次，没想到她反倒先乱叫起来。尤二姐怕别人笑话她不安分，只好忍了。每隔五六天，凤姐就过来一趟，总是和容悦色的，还亲切地嘱咐说：“如果下人做得不对，只管告诉我，我就打她们。”接着，她又骂丫鬟、媳妇说：“我了解你们，软的欺，硬的怕。如果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了你们的命。”尤二姐见她这样好心，就想：“既然她有这份心，我又何必再多事。我如果告了，她们受了委屈，就会说我不贤惠了。”因此，她反过来替仆人们遮掩。



凤姐又派旺儿在外面打听着尤二姐的事。原来她已经有了婆家，女婿现在才十九岁，叫张华，整天在外边吃喝嫖赌，不务正业，把家产都花光了，就被父亲赶了出来，现在住在赌场里呢。凤姐拿了二十两银子给旺儿，叫他悄悄地指使张华到衙门里告状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期间，违背圣旨，瞒着父母，依仗有钱有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

贾蓉和贾珍听说有人状告他们，马上拿了二百银子让人去打点都察院，又让家人去应诉。这时，凤姐来了，她大声地说：“好个大哥啊，带着兄弟们干得好事！”说着又拉着贾蓉来到了上房。尤氏正好迎了出来，见凤姐脸色不对，忙笑着说：“什么事这么忙？”凤姐照脸上就吐了一口说：“你们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只会偷着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你就愿意给，也要明媒正娶，才像个样。你得了病了，国孝、家孝两重孝，就把人送来了。现在人家告我们，连官府都知道我好吃醋，要休了我。我到你们贾家，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害我？”她边说，边哭，还拉着尤氏，非要上公堂。

贾蓉急得跪在地上直磕头，求着说：“姑妈、婶子不要生气了。”凤姐马上又狠狠地骂起贾蓉来。尤氏快被凤姐揉搓成一个面团了，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跟着骂起贾蓉来。这时，众仆人都跪了一地，央求凤姐给留个面子。凤姐闹够了，就换了副脸孔，反过来给尤氏赔礼道：“我年轻不懂事，一听见有人告了，就吓昏了，都不知道刚才怎样得罪嫂子了。请嫂子体谅我，还要转告哥哥，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和贾蓉听了，都说：“婶子放心，横竖是一点连累不着叔叔。只是老太太、太太跟前婶子还要周全，别提这些话才好。”

凤姐冷笑说：“你们背着我干了事，现在还哄着我成全你们。我还没傻到这个地步，我和嫂子一样怕绝后。我一听见消息，赶紧叫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进来一起住。谁知道，事情偏偏不顺我的心，半空里又跑出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得两个晚上都没合眼儿，也不敢声张，只好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大胆。这事爷做得太

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再说人家确实占着理啊。你兄弟不在家，又没个人能商量。所以我又急又气，只好来找嫂子了。”

尤氏和贾蓉不等她说完，赶紧说：“不用担心，肯定能处理的。”贾蓉又说：“那张华不过是穷疯了，所以拼了命来告状。咱们想个办法，多给他些银子就完了。”凤姐听他这么说，就不说什么了。尤氏命人来服侍凤姐梳妆洗脸，又摆酒招待，亲自递酒夹菜。

凤姐也不多坐，坚决地走了。她进了园子，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尤二姐，又说自己怎么操心打听，又怎么想办法，大家才都平安无事了。尤二姐听了，自是对她感激不尽，就跟着她去见了贾母、王夫人。贾母见了尤二姐，仔细看过后说：“真是个齐整的孩子，比你还要俊些。”凤姐笑说：“还请老祖宗发发慈心，先让她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贾母点头同意。王夫人正担心凤姐会闹事儿，现在见她这样做，也很高兴。于是尤二姐就搬到厢房去住了。

那张华本来就没有胆量告贾家，后来见贾蓉打发人来威逼利诱，便撤了状子，回老家去了。凤姐听说张华逃走了，就怕张华日后来翻案，那岂不是害了自己，于是悄悄命旺儿将张华治死，斩草除根。旺儿不敢惹上人命官司，便在外面躲了几天。回来告诉凤姐说，张华在路上被强盗打死了。凤姐听了，这才罢休。

又过了几天，贾琏办事回来，去见贾赦和刑夫人，贾赦对贾琏的办事能力很满意，高兴得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秋桐赏给他做妾。贾琏十分高兴，又去见贾母和王夫人等，然后回房见了凤姐。凤姐竟和尤二姐一同出来迎接，还对他嘘寒问暖。贾琏便将秋桐的事说了，凤姐听后只好忍气吞声，装出笑脸来，贾琏心中很是纳闷儿。

秋桐连凤姐、平儿都不放在眼里，哪里容得下尤二姐，张口骂尤二姐是娼妇，凤姐听了暗乐。李纨、迎春、惜春她们，都觉得凤姐对尤二

姐很好，然而宝钗、黛玉却暗暗替尤二姐担心。没别人的时候，尤二姐常常抹眼泪，但又不敢抱怨什么。贾琏见凤姐这么贤惠，也就什么都不留心了。

贾琏自从娶了秋桐，心里就只有秋桐一个了。熙凤虽然恨秋桐，但却想“借刀杀人”，用她来除掉尤二姐，然后再慢慢收拾秋桐。没人的时候她偷偷对秋桐说：“你年轻不懂事。她现是二房奶奶，是你爷心坎儿上的人，就连我还要让她三分，你却硬去碰她，不是找死吗？”秋桐听了马上就炸了，天天破口大骂。尤二姐在房里气得直掉眼泪，饭也吃不下，又不敢告诉贾琏。

尤二姐本是个温柔、娇弱的女孩，怎么能禁得起这样的折磨。过了不久，就病了一场，饭也不大吃，逐渐黄瘦下去。贾琏来看她的时候，她就哭着说：“我这病是不能好了。我已有了身孕，不知道是男是女。如果老天可怜我，让我生下来就好了。”贾琏马上叫人去请来了医生。谁知竟是个庸医，胡乱开了一剂猛药，不但没治好病，反而把腹中的男胎打下来了。

到了晚上，尤二姐心想：“病已经得了，天天受着折磨，估计是不能好了。孩子还没了，也就没有什么挂念了。不如死了，倒还干净。”想着，她就挣扎着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子，含着泪放到嘴里，吞咽了下去。然后，又把衣服、首饰穿戴整齐，上炕躺下了。第二天早晨，丫鬟们发现她已经死了。平儿进来看时，不由放声大哭。丫鬟们都惧怕凤姐，然而想想尤二姐为人温和宽容，现在就这样死了，也都很伤心。

贾府的人很快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贾琏趴在遗体上哭个不停。凤姐也哭了两声：“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走了，辜负了我的心啊！”尤氏、贾蓉等人也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贾琏去禀报了王夫人，在梨香院停放五天，再挪到铁槛寺去。贾琏掀开被单只见尤二姐面色红润，就又大哭起来，喊叫着：“奶奶，你死得不明不白啊，都是我害了你啊！”贾蓉忙上来劝说：“叔叔别太悲伤了，是我姨娘自己没福啊。”说

着，他又向南指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明白了他指的是凤姐，跺着脚说：“都怪我大意了，被她骗了。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我替你报仇。”平儿偷偷给了贾琏一包二百两的碎银子，贾琏含泪将尤二姐葬了。

### 人物谱

#### 尤二姐



贾珍之妻尤氏继母的女儿。贾琏见尤二姐相貌出众，性格温顺，就打算娶她做偏房。尤二姐也十分乐意。但贾琏因惧怕王熙凤就将她藏在府外。后来凤姐发现后，先将其骗回贾府，秘密安置在大观园，后将其放到自己的院子里。表面对其百般照顾，暗中却陷害尤二姐。尤二姐在百般折磨下吞金而死。

[1][丹砂]即硫化汞，为古代方士炼丹的主要原料。

[2][皮囊]原指皮制的袋子，佛教中借指人畜的躯体。

[3][纸马]俗称“甲马”，古时祭祀时用牲币。

## 第三十九回 抄检大观园

这天，贾政的书信到了。宝玉把书信里请安的话念给贾母听，上面说六月中旬进京。宝玉回到怡红院，袭人劝他收收心，有空的时候读读书，好好准备一下。宝玉算了一算说：“还早着呢。”袭人提醒他说：“书是一件，还有字呢？”宝玉笑着说：“我平时也写了好些，难道都没有收起来？”袭人说：“怎么没收。昨天你不在家，我拿出来数了数，只有五六十篇。老爷走了三四年的工夫，难道只写了这几张字吗。要我说，从明天起，天天临摹几张字补上才是。”宝玉忙自己又数了一遍，看实在是糊弄不过去了，就说：“从明天开始，一天写一百字才好。”

第二天，起来洗漱完，宝玉就开始认认真真地临摹正楷。贾母知道后很高兴，王夫人怕宝玉急着赶出病来。宝玉说不碍事，探春、宝钗等人都笑着说：“老太太不用着急。我们每人每天临摹一篇给他，就能搪塞过去了。”黛玉听说贾政要回家，知道一定会问起宝玉的功课，也很替他担心，便模仿宝玉的笔迹写了一卷蝇头小楷<sup>[1]</sup>送给他。正忙乱时，又传来消息，说沿海一带出现了海啸，老百姓财产生命遭受了损失。皇上下令贾政顺路查看灾情、组织赈灾。这样一来，贾政差不多得过了冬才能回来。宝玉就把书和字扔到一边，继续逍遥自在了。

这天，宝玉刚刚睡下，丫鬟们也准备要休息了，忽然有人来敲院门。开了门一看，是赵姨娘屋里的小鹊。小鹊笑着对宝玉说：“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老爷回来了，明儿叫你过去问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李嬷嬷

宝玉浑身不自在起来。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先好好复习一下了。他想温习这篇，又怕明天提问那篇；想温习那篇，又担心明天提问这篇。况且一夜功夫，也不能全都温习一遍，所以就更加着急起来。

他这一看书不要紧，却连累着一房的丫鬟们都不能睡。忽然，芳官从后房门跑进来，喊着说：“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众人忙命人各处寻找。晴雯趁机对宝玉说道：“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就说是吓着了。”此话正合宝玉的心意。

值夜班的婆子们打着灯笼四处寻找，却什么都没发现，就回来 说：“姑娘们可能睡花眼了，把风摇的树枝儿，错当成人了。”晴雯马上 说道：“你们查得不仔细，还拿这话来应付事儿。现在宝玉吓得脸色都

变了，浑身发热，我现在还要到上房去拿安魂丸药去。太太问起来，是要稟告清楚的，难道按你们的话说就行了。”婆子们听了，吓得不敢吱声，只得又出去找。晴雯和芳官真的要去取药，故意闹得大家都知道了。王夫人听了，赶忙派人来送药，又命令值班的仔细搜查。

贾母听说宝玉被吓着了，细问缘由，大家只得回明情况。贾母道：“我早料到会有这种事了。现在值夜班的都不经心，这还是小事，只怕她们自己就是贼啊。”邢夫人、尤氏、凤姐和李纨等人都不说话，只有探春站出来说道：“近来凤姐身体不好，园内的人比先前放肆多了。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赌赌小钱，近日竟开了赌局，输赢都很大。”贾母听了，忙道：“你既然知道，为何不早回我们？你个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夜里既然要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然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夜静人稀，什么事做不出来！”凤姐听贾母这样一说，忙道：“偏偏我又生病了。”于是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管事的四个媳妇来，当着贾母的面训斥了一顿。贾母又命人立刻去查赌钱的人，查出来重罚。

林之孝家的等人见贾母发怒了，也不敢再徇私情，马上到园子里把人都叫来，一一盘查。最后共查出大小头家和聚赌的二十多人，押着来见贾母。这些人跪在院子里，磕着响头求饶。贾母让人把骰子和牌一块烧毁，没收的赌庄充公再发给大家。带头的每人四十大板，并赶出去，永远不许再进来工作。其他人每人二十大板，去负责打扫厕所。贾母又把林之孝家的好好训斥了一番。其中有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她见亲戚给自己丢了脸，觉得很没面子。迎春的乳母也在，这让迎春觉得很不自在，黛玉、宝钗、探春她们就都向贾母求情：“这个嬷嬷平日里是不玩的，偶尔才犯错误。看在二姐姐的面子上，饶了她这一回吧。”贾母说：“你们不知道。这些奶妈们，仗着给哥儿、姐儿喂过奶，就觉得比别人体面。到处惹事生非，这比别人更可恶。这必须要做出个样子来，恰好现在就逮着一个。你们别管了，我自有道理。”宝钗她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贾母要睡午觉，大家就都出来了。尤氏去熙凤那里聊了一会儿，见她身体还不行，就到园子里去聊天。邢夫人在王夫人那里坐了一会儿，也到园子里来散心。她刚到园子门前，就见贾母屋里的丫鬟傻大姐笑嘻嘻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邢夫人叫道：“傻丫头，又拣了个什么狗不吃的东西这么高兴？拿来我看看。”邢夫人接来一看，是一个绣着裸体人像的香囊，吓得连忙攥住，忙问：“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傻大姐道：“我捉蟋蟀时在山石上捡的。”邢夫人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不是好东西，说出去，连你也要被人打死。”这傻大姐听了，吓得脸都黄了，说：“再不敢了。”磕了个头，就呆呆地去了。邢夫人将香囊塞在袖内，心内也十分纳闷，揣摩着这东西是从哪来的。然后，又叫一个贴心的媳妇送到了王夫人那里。

凤姐正和平儿说着话，忽然有人通报说：“太太来了。”凤姐听了很诧异，不知她为什么事来的，马上和平儿等人迎出来。只见王夫人脸色不同平常，只带一个贴身的丫鬟走来，一言不发，走进里间屋坐下。凤姐端上茶，陪着笑问：“太太今天心情这么好，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大声说：“平儿出去！”平儿吓得都不知怎么好了，忙答应了一声，带着丫鬟们一齐出去。

凤姐也慌了起来，不知是什么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扔出一个香囊来，说：“你自己看吧。”凤姐忙拾起一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哪里得来的？”王夫人见问，更加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哪里得来的？我天天就像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谁知你也和我一样啊。这样的东西大白天就摆在园子里的石头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捡着了。幸亏被你婆婆遇见，要不早送到老太太那里去了。我先问你，这个东西怎么丢在那里了？”



凤姐听了，也变了脸色，忙问：“太太怎么知道就是我的？我虽然年轻，但也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说不定是哪个不自重的丫鬟、媳妇掉在那里的，或者从外面带进来的也不一定。”王夫人叹道：“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怎么会这样轻薄呢。不过是我气急了，拿话来激你。可现在怎么办呢？”凤姐说道：“太太快别生气了。先平心静气地暗暗查访，把事情查清楚。只借口说查赌博的案子，到时就算查不出来，外人也不会知道的。”王夫人说：“先叫人去通知周瑞家的，赶快暗暗地查访这件事。”

一会儿，周瑞家的等管事媳妇都来了。王夫人正嫌人少，忽然见邢夫人的陪房<sup>[2]</sup>王善保家的走来，刚才正是她来送的香囊。王夫人见她十分关切地来打听这件事，就对她说：“你去禀告你太太，也进园子里帮忙照管，可就比别人强多了。”这王善保家的，正因为园子里的丫鬟们不大奉承她生气呢，现在可抓住机会了。她听了王夫人的话就说：“这个容易。不是我多话，论理这件事早该严抓了。太太也不大到园子里去，这些女孩子一个一个好像成了千金小姐了，都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王夫人说：“这也是有的，跟姑娘的丫头可能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她们。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是不行的，何况她们呢。”

王善保家的又继续说：“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宝玉屋里的晴雯，因仗着生得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有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得像西施似的，在人跟前能说会道。一句话不投机，她就立起两个眼睛来骂人，像个妖精一样，太不成体统。”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想起往事，便问凤姐说：“上次我们跟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和老太太一起走，我就没有说。现在想想这丫头肯定就是她了。”王善保家的又说：“干脆把她叫来让太太认认得了。”王夫人说：“宝玉屋里我常见袭人和麝月，这两个倒还好。我最讨厌她这样的人，好好的宝玉，如果让这样的东西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她马上叫人把晴雯找来。

晴雯身上不舒服，刚睡醒午觉，正发呆呢。听到叫她，只好跟着来了。到了凤姐的屋里，王夫人一见她松松的头发，垮垮的衣服，像贵妃醉酒、西施捧心那样懒洋洋、病怏怏的，而且看长相就是上个月那个丫鬟，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于是冷笑着说：“好个美人啊！真像病西施了。你天天弄这个样子给谁看啊？你干的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呢！我先放着你，等明天再揭你的皮！宝玉今天还好吗？”

晴雯一听这话很奇怪，但马上就明白被人暗算了。她听见问宝玉的情况，知道不能实话实说，就赶紧回答：“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也不常和宝玉在一起，具体情况只能问袭人、麝月。”王夫人又生气地说：“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干什么！”晴雯回答说：“我本来是伺候老太太的人。宝玉的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嬷嬷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和秋纹几个。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活，宝玉的事也没大留心。既然太太责怪，那我以后留心就是。”王夫人信以为真，接着说：“阿弥陀佛！你不接近宝玉是我的福气，不用你再费心了。既然是老太太把你给宝玉的，我明儿请示了老太太，再赶出你去。”她又对王善保家的说：“你们好好防着她，不准她在宝玉屋里睡觉。”晴雯满腹委屈，一出门就拿手帕捂着脸，边跑边哭，直哭到园子里。

王善保家的又说：“要调查这事其实也容易，等到晚上关园子门的时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屋里搜查一下。如果翻出别的东西来，这个香囊肯定也是她的。”王夫人点头说：“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做吧！”

吃过晚饭后，王善保家的请凤姐一起进园子，命人把角门都锁上，开始挨个儿搜查。她们先到了怡红院里。宝玉正因为晴雯不痛快呢，忽见一群人窜进来，奔着丫头们的房间就去了，赶紧迎出来，问是怎么回事。凤姐说：“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可能是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一面说，一面坐下喝茶。

王善保家的搜了搜，又问几个箱子是谁的。袭人见晴雯这样了，知

道肯定出事了，又见来搜查，只得自己先打开了箱子和匣子，任她们搜查一遍。看到不过是些平常生活用品。到了晴雯的箱子，王善保家的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呢？”袭人她们刚想替晴雯打开，只见她挽着头发闯进来，“哗啦”一声把箱子掀开，两手抓住箱底，往地下一抖，把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王善保家的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斜着眼睛见也没什么违禁的东西，就禀报了凤姐，要到别处去。

从怡红院出来以后，凤姐对王善保家的说：“要搜查也只能搜查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是绝对不能搜的。”王善保家的笑着说：“这个当然了，哪能搜查亲戚家呢。”于是她们就进了潇湘馆。黛玉已经睡下了，听说来了很多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她刚要起来，凤姐已经走了进来，忙按住她不让起来，嘴里还说：“睡吧，我们马上就走。”接着，就说些闲话。

王善保家的带着人到丫鬟屋里，搜查了一遍。结果从紫鹃屋里搜出两副宝玉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披带，两个荷包和扇套，扇套里还有扇子。王善保家的很是得意，忙跑来叫凤姐去看，还大声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凤姐笑着说：“宝玉和她们从小在一处混了几年，这当然是宝玉的旧东西。也不算什么怪事儿，还是撂下再到别的地方去吧。”紫鹃笑着说：“直到现在，我们的东西也分不清。要问这一个，恐怕连我也忘了是哪年哪月哪天的了。”王善保家的听熙凤这样说，也只好算了。

她们又到了探春院子里，谁知道早有人报告探春了。探春也猜着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才引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来，她就让丫鬟们举着蜡烛，打开门等着。看众人来了，探春故意问是什么事。熙凤笑着说：“因为丢了一件东西，连着几天也查不出人来，担心有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干脆大家搜一搜，去掉嫌疑，倒是洗清她们的好办法。”探春冷笑着说：“我们的丫头当然都是些贼了，我就是个大窝藏犯。既然这样，先来搜我的箱柜，她们偷来的东西都交给我藏着呢。”接着，她命令丫鬟们把箱柜一起打开，请凤姐搜查。熙凤陪着笑

说：“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令来的，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又叫丫鬟们都快关上。



◆王熙凤

探春又说道：“你们别忙，连你们也都有抄家的日子呢！你们今天不是议论甄家，好好的怎么抄家了。现在咱们也开始有抄家的了。大族人家，要是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sup>[3]</sup>，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就流下泪来。

凤姐知道探春的厉害，只得陪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没有？”周瑞家

的等都陪笑说：“都搜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没多少心眼的人，平时也听过探春的名，以为是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一个姑娘家哪里会这么厉害。她自恃是邢夫人的陪房，就想趁这个机会显摆一下，于是走上去掀起探春的衣襟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话没说完，王善保家的脸上早挨了探春一巴掌。探春大怒，指着她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扯我的衣裳！少给我狗仗人势，惹事生非。”凤姐向王善保家的喝道：“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还不快出去！”凤姐服侍探春睡下后，才带着人往对面的暖香坞来。

这时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所以她们就到丫鬟们的房中一一搜了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就到惜春房中来。惜春年纪小，还不懂事，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所以凤姐也少不得安慰她。谁知竟在入画的箱中搜出一大包金银锞子<sup>[4]</sup>来，约三四十个，还有一副玉带板子和一包男人的靴袜等东西。入画也黄了脸，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为我父母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爱喝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次得了，悄悄地让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然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她，就带她出去打吧，我是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如果是真的呢，还是可以饶恕的，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撒谎。奶奶明天只管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凤姐道：“这个当然是要问的，如果撒谎，一定饶不了你！”说完，就去了迎春那里。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要睡，众人敲了半天门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小姐。”于是往丫鬟们的房里来。因为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人是不是私藏东西了，于是她留神看她搜检。搜司棋的箱子时，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正要盖箱时，周瑞家的道：“等一下，这是什么？”说着，便伸手拿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和一双缎鞋来。还有一个小包袱，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同

心如意和一张字帖儿。字贴儿上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所赐香袋两个，今已查收。特送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凤姐看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别人并不识字，王善保家的平时也不知道她外孙女的事，见了这鞋袜，心里就有些发毛了，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看着笑，她便说道：“是她们胡乱写的帐目，不成个字，所以让奶奶见笑了。”凤姐笑道：“这个帐目可是不好算啊。你是司棋的姥姥，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只得勉强说道：“司棋的姑妈嫁给了潘家，所以她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笑道：“这就是了。我念给你听听。”说着她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王善保家的一心只想挑别人的错儿，不想反捉住了她外孙女儿，真是又生气又害臊，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没有惭愧害怕的意思，倒觉得奇怪。想到这时夜深了，也不必盘问。凤姐怕司棋羞愧了会寻短见，就叫两个老婆子看守她。她带着人，拿了物证回来，先休息了，等着明天再处理。

谁知第二天，凤姐就觉身体十分虚弱，有些支撑不住。于是请了太医来，开了药，倒将司棋的事放在了一边。听说凤姐病了，尤氏过来看望，坐了一会儿，又到园子里探望了李纨。正要去看望众姐妹，忽然，惜春派人来请她，尤氏就去了那里。惜春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了说，尤氏看过入画的东西后说：“这确实是你哥哥赏给她哥哥的，只是她不该私自传送的。”惜春严厉地说：“这些姐妹里，只有我的丫头做了没脸的事情，我怎么好见人啊。昨天我让凤姐带她走，可她不肯。嫂子来得正好，快带她走吧。打她、杀她、卖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一概不管。”入画赶紧跪下哭着哀求道：“我再也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在从小的情分上，不要让我走了。”尤氏和奶妈们也都劝说。可谁知道，惜春虽然年纪小，却天生一种百折不回的怪脾气，任别人怎么说，她都认为丢了自己的脸，不肯松口。

尤氏从惜春那里出来，恰好碰到宝钗。薛姨妈近日不舒服，宝钗正要搬回家照顾她。这时，湘云和探春也来了。宝钗说了要出去的事，探春故意说：“很好。姨妈好了回来行，不回来也行的。”尤氏笑着问：“这话就奇怪了。”探春冷笑道：“叫别人撵，不如我先撵。亲戚们好，也没有必要死住在一起啊。咱们倒是一家人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尤氏忙笑着说：“我今天是哪里来的晦气，偏都碰到你们姐妹们的气头儿上了。”探春笑着说：“你别装老实了。实话说吧，我昨天把王善保家的给打了，我还顶着个罪呢。”宝钗忙问为什么，探春就把昨晚的事情详细地说了说。

尤氏见探春先说了出来，就也把惜春的事儿说了。探春点点头说：“她就是这样孤僻性格，我们谁也拗不过她的。”她停了停，接着说：“今儿一早也没什么动静，听说凤辣子又病了。我让奶妈出去打听王善保家的怎么样了。她回来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大太太怪她多事呢。”尤氏说：“这倒是正理。”探春冷笑着说：“这种掩饰谁不会做，再看以后吧。”尤氏也不好说什么了。差不多到了开饭的时间，湘云和宝钗就回去准备了。

### 人物谱

#### 贾惜春



贾珍的妹妹。因为父亲贾敬一味好道炼丹，别的事一概不管，母亲去世又早，所以一直跟在贾母身边长大。贾惜春性格冷漠孤僻，心冷嘴冷。抄检大观园时狠心撵走丫鬟入画。她能诗而不善诗，能画而不善画，对别人的哀伤无动于衷。贾府的衰败，三个姐姐的悲惨结局，都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她产生了弃世的想法。后削发为尼。

[1][蝇头小楷]指毛笔写的像苍蝇头一般大小的楷体汉字。

[2][陪房]旧时指随嫁的女仆。通常主人会给这些女仆在家里的男仆中找个丈夫成家。比如周瑞家的，就是王夫人的陪房，陪房通常在仆人中很有权势。

[3][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足，虫名，约一寸长，全身三十多个环节，切断后能蠕动。比喻人或集团虽已失败，但其势力和影响依然存在。这里探春说贾府也像这个百足一样，虽已开始衰败，但是还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这个时候外部无法立即杀死它，但是却可以从内部杀死它。

[4][锞子]旧时作货币用的小金锭或银锭。

## 第四十回 俏晴雯委屈离人世

中秋过了以后，凤姐的病也比原先好多了。屋里没人的时候，王夫人就叫来周瑞家的，问前天搜查园子的结果。周瑞家的已经和熙凤她们商量好了，于是毫无隐瞒地告诉了王夫人。王夫人听了，很吃惊，也很生气，同时又很为难。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周瑞家的将司棋带出贾府。

周瑞家的叫人带着司棋刚出了院门，正巧宝玉从外边进来。看到司棋，宝玉禁不住也伤心起来，含着泪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晴雯也病了，现在你又走了。都要走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正说着，只见几个老婆子走过来，着急地说：“你们都小心。太太亲自来园子查人呢，又命令人快叫怡红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来，领出他妹妹去。”看门的老婆子笑着说：“阿弥陀佛！老天终于开眼了，把这一个祸害妖精解决了，大家都清净些。”宝玉一听王夫人要来清查，就知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已经飞一样赶回去了，就没听到这些幸灾乐祸的话。

宝玉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气呼呼地坐着。晴雯已四五天没有吃东西了，身体很虚弱，现在被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架起她来拖走了。王夫人又吩咐说，只准把她贴身的衣服拿出去，剩下的好衣服都留下给好丫鬟们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来一一过目。



看过后，她厉声问道：“谁是和宝玉一天的生日？”老嬷嬷指道：“这个蕙香，又叫作四儿的。”王夫人仔细看了看，虽然比不上晴雯，但有几分秀气。行为举止，聪明劲儿也都露在外面，而且打扮得也与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不害臊的。她背地里说，同一天生日的就是夫妻，还以为我不知道呢。难道我这宝玉，就让你们给勾引坏了不成！”四儿见王夫人这样说，不禁红了脸，低头哭泣。王夫人命令把她家的人叫来，领出去嫁人。

接着又问：“谁是耶律雄奴？”老嬷嬷们指指芳官。王夫人说：“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走，你们既然不愿出去，就应该安分守己才是。你还成精了，教唆着宝玉什么事儿都干。”芳官笑着辩解道：“我没有教唆什么。”王夫人笑道：“你还犟嘴。我问你，前年我们到皇陵上去，是谁教唆着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你连你干娘都欺负倒了，更何况别人呢！”又喝道：“叫她干娘来领走，就赏她到外头找个女婿去吧。”又命令唱戏的女孩们，都不许留在园里，让各自的干娘带出去，许配给人。

王夫人又满屋检查宝玉的东西，凡是不顺眼的，就都收的收，卷的卷，让人拿到自己的屋里去。她又要求袭人、麝月等人：“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儿违反规定的，我一概不饶恕。”说完，她茶也不喝，匆匆地带着人又到别的地方检查去了。

宝玉见王夫人发了这么大的火，也不敢多说一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才回来。走进屋，见袭人正在那里抹眼泪，他也伤心得倒在床上哭起来。袭人推推宝玉说：“哭也没用。晴雯的病已经好了，她回了家，可以静心地养几天。你要真舍不得她，等太太气消了，你再求求老太太，慢慢地叫进来也不难。不过是太太偶然信了别人的坏话，一时在气头上才这样做的。”宝玉哭着说：“不知道晴雯到底犯了什么大罪，非要赶她走！”袭人说：“太太只嫌她长得太好了，做事有些轻佻。太太认为这样的美人一定不老实，所以就讨厌她，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宝玉抬起头来说：“这也算了。可咱们私下里的玩笑话她怎么也知

道了？又没有外人走漏风声，这可就奇怪了。”袭人说：“你平时又不知道忌讳，高兴了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给你使眼色，也递过暗号，别人都看出来了，你反而没发觉。”宝玉又问：“怎么别人的错误太太都知道，却不挑你和麝月、秋纹的错呢？”

袭人听了这话，心里一动，低着头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就笑着说：“正是呢。要说我们也有不留心犯错误的时候啊，怎么太太都忘了？可能是还有别的事，等办完了再处理我们吧。”宝玉笑着说：“你是头一个善良、贤惠的人，她两个又是你带出来的，怎么可能犯什么错误呢！只是芳官还小，过于伶俐了，不免就会有些仗势欺人，招人讨厌。那四儿是我害了她，因为我和你拌嘴，才叫她上来干些细活的。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她长得比人好，也没什么大错啊。”说完，他又哭起来。

袭人仔细揣摩宝玉的话，好像有怀疑她的意思，也就不好再劝了，叹口气说：“只有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时候也查不出人来，哭也没用。倒是应该养着精神，等老太太心情好的时候，再请示要她回来才是正理啊。”宝玉冷笑着说：“你不用宽我的心。等到太太火下去，她的病就等不及了。她一肚子的闷气，没有亲爹亲娘，只有一个醉泥鳅一样的姑舅表哥。她这一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说着，又越发伤心起来。

袭人笑着说：“你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sup>[1]</sup>’。我们偶然说一句不太好的话，你就嫌不吉利。现在却诅咒她，就算她比别人娇弱些，也不至于这样啊。”宝玉说：“不是我诅咒她，今年春天已经有预兆了。这台阶下好好的一棵海棠花，无缘无故地就死了半边，我就知道会有怪事，果然应验在她身上。”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于是笑道：“这话真是让人生气。晴雯算什么，要说这海棠，也应该先来比我啊，应该是我要死了。”宝玉听说，忙捂住她的嘴。袭人又道：“我已将她的衣裳和东西都打点好了，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她拿出去。我还有攒下的几吊钱也给她吧。”宝玉听了，感谢不尽。



◆司棋和迎春

宝玉对晴雯一直放心不下，这天，他找了个机会出了后角门，央求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看看。来时，晴雯的表哥和嫂子都出去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外间屋里趴着。宝玉让那个老婆子在院门口放哨，他自己掀起草帘进来了。见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幸亏被子、褥子还是过去她用的。

宝玉含着泪，走上前拉住晴雯的手，轻轻地叫了两声。晴雯因为受了风，又挨了哥嫂的训斥和讽刺，病上加病，咳嗽了一天，刚昏昏沉沉地睡着。听到有人叫自己，强睁开双眼，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伤又心痛，忙一把死死地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天，才说出半句话来：“我只当见不到你了。”接着，她又咳嗽个不停。宝玉也只剩哽咽了。晴雯说：“阿弥陀佛，你来的正好，快把茶给我倒半碗来。渴了半

天，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忙擦着泪去倒茶。

晴雯接过茶，就像得了甘露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宝玉见她这样可怜，就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我现在是挨一天算一天了。只是有一点，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然长得比别人略好些，但并没有勾引你怎样，怎么就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有冤无处诉啊。”说完又哭起来。

宝玉拉着她的手，觉得瘦如枯柴，哭泣着说：“可惜你这指甲，好不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又会损伤好些。”晴雯擦着泪，伸手拿了剪刀，将左手上的指甲齐根铰<sup>[2]</sup>下，又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来，和指甲一起递给宝玉道：“这个你收下，以后看见它就像见了我一样。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给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一样了。”宝玉听了，忙脱衣换上，收起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她们看见了要问，也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然担了这罪名，也就不用隐瞒了。”

话还没说完，晴雯的嫂子突然笑嘻嘻地掀帘子进来了。宝玉起身说道：“好姐姐，你千万照看她两天。我现在回去了。”说完又来和晴雯告别。二人虽然是依依不舍，但少不得一别。晴雯知道宝玉舍不得走，就用被蒙住头不理他，宝玉这才出来。

宝玉回到怡红院，发了一晚上呆，直到三更以后，才渐渐睡着。袭人这才放了心，也就朦朦胧胧地睡了。没一会儿，只听宝玉叫“晴雯”。袭人忙睁开眼睛连声答应，下去洗了手，倒了半杯茶来。宝玉笑着说：“我叫惯了她，却忘了是你。”袭人笑着说：“她刚来的时候，你曾经也在睡梦里直叫我，半年后才改了。我知道晴雯人虽然走了，但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走的。”说着，大家又睡下。

宝玉又翻腾了一两个时辰，到五更才睡着了。只见晴雯恍恍惚惚地从外边走进来，还是过去的样子，笑着对他说：“你们好好过吧，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说完，转身就走了。宝玉赶忙叫，又把袭人叫醒了。袭人见宝玉哭了，嘴里还说：“晴雯死了。”就笑着说：“这是哪里

的话！你就知道胡闹！”宝玉哪里肯听劝说，恨不得马上派人去问信儿。

天刚亮，就有小丫鬟来叫宝玉说，老爷因为喜欢他前天作的诗，所以要带他和兰哥去赏桂花。宝玉匆匆忙忙地赶到，贾政已经在那里喝茶了，心情看上去还不错。宝玉忙行了礼，贾政命令他坐下喝茶，又对贾环和贾兰说：“宝玉虽然读书不如你们两个，但题写对联和写诗的才能，你们都不如他。宝玉应该找个机会帮助他们两个一下。”王夫人她们从来没听过贾政这样夸奖宝玉，所以特别的高兴。

宝玉他们走了以后，王夫人就到贾母那里去问安。见贾母这时心情不错，她趁机说：“宝玉屋里有个晴雯，现在也大了，而且一年了，病不离身，我见她比别人要淘气，也懒，前几天又病倒了，叫大夫来看，说是女儿痨<sup>[3]</sup>，所以我就赶紧叫她出去了。要是病好了也不用叫她进来，就赏给她家许配人去。还有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出去了。她们都会演戏，说话没轻没重的，女孩儿们听了怎么能行啊？再说丫头们也太多，如果不够使的，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的。”

贾母听了，点头说：“这倒是正理。但晴雯那丫头我看她长大的，怎么就成这样了。我是想她干净利落，针线活又好，将来只有她还可以给宝玉使唤。谁知她竟变了。”王夫人笑着说：“老太太挑中的人本来没错。只怪她没有福气，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难免就有些怪毛病。老太太什么事情没有见识过啊。原先我也留心，看她比别人强，但只是不大稳重。要说稳重识大体的，还是袭人第一。”

贾母笑着说：“这样更好了。袭人从小就不言不语的，我还以为她是个没嘴的葫芦。既然你深知，是不会有大错的。宝玉这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是他这种和丫头们好的毛病让人难懂。难道他原来是个丫头错投了胎吗？”大家都笑起来。王夫人又说了贾政今天夸奖宝玉的事，贾母听了，就更高兴了。

正说话的时候，宝玉回来了。说贾政因为看天要黑了，就叫他们先

回来了。王夫人忙问：“今天没有丢丑吧？”宝玉笑着说：“不但没丢丑，反倒挣了许多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是客人赠送的扇子、扇坠、笔墨、香珠和玉带环。贾母看了，也非常高兴，不免又问了些话。宝玉心里还惦记着晴雯，回答了几句，就说骑马颠得骨头疼。贾母便说：“快回房去换了衣服，放松放松就好了。”宝玉听了，就赶忙回园子里了。

### 人物谱

#### 袭人



原名花蕊珠，是金陵十二钗中“又副册”的女子，从小就被卖给贾府做丫鬟，是服侍贾宝玉的四个大丫鬟之一，因姓花，故宝玉取陆游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之意赐此名。

袭人对人和气，处事稳重，是出了名的贤人。她不时规劝宝玉要读书上进。宝玉调弄戏子、王夫人害死金钏、又遭贾环诬陷而挨父亲打后，她向王夫人进言建议应该好好管教他并叫他搬出园子来，王夫人认为袭人深明大理，对其信任有加。

袭人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深严等级制度下的一个‘好丫鬟’的成功之路，以及这个过程中所隐含的人性的扭曲与悲剧。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丫鬟，对宝玉的照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她忠于贾府，为贾府的存亡和发展心怀忧虑。但是，因为贾府的衰败，她最终也没有实现当宝玉的姨娘的梦想，而是不得已嫁给了优伶蒋玉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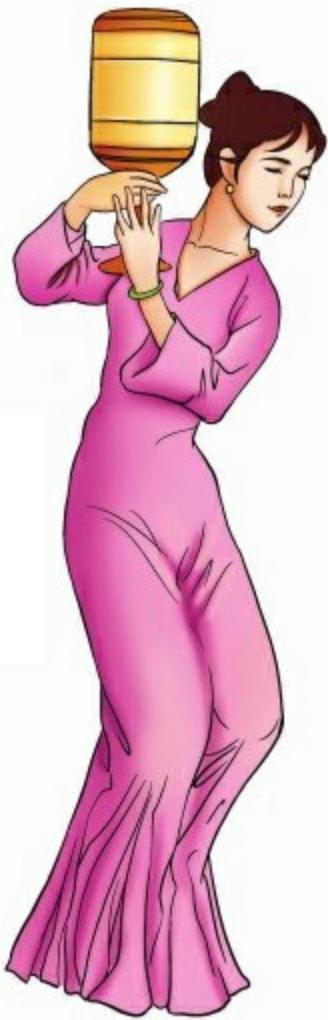
[1][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比喻只许自己任意而为，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力。

[2][铰]用剪刀的两刃相夹切，用剪刀剪。

[3][女儿痨]指女生青春期结核病。

## 第四十一回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宝玉嘴里叫着“好热”，边走边摘了帽子，解下扎的带子，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里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做的，就叹道：“这条裤子以后放起来吧。”麝月也笑着说：“这是晴雯的针线活。真是物在人亡了！”秋纹拉了麝月一把。宝玉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又走了两步，停下来说：“我要走一走。”麝月马上说：“大白天的，还怕什么？还怕你丢了不成吗？”便命令两个小丫头：“你们跟着，我们送回这些东西去再来。”宝玉听了，正中下怀，就让她们两个人走了。



◆袭人

宝玉带着两个小丫鬟到一个石头后边，问道：“我走了以后，你袭人姐姐派人去看晴雯姐姐了没有？”有一个回答说：“打发宋妈妈去了。”宝玉问：“回来说什么？”小丫鬟说：“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天早晨起来就闭了眼、住了口。”宝玉忙问：“一夜叫的是谁？”小丫鬟说：“叫的是娘。”宝玉擦擦眼泪，又问：“还叫谁？”小丫鬟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宝玉说：“你糊涂，肯定没有听清楚。”旁边那一个小丫鬟很机灵，听宝玉这样说，便上来道：“她真的很糊涂。

我是亲自偷着去看的。”宝玉忙问：“你怎么又亲自去看了？”这小丫鬟说：“我想着晴雯姐姐和别人不同，对我们也很好。现在她受了委屈出去，我们没有办法救她，亲自去看看，也不辜负她疼我们一场。就是有人知道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情愿的。谁知她平生为人聪明，到死了也没变。见我去了，她就睁开眼，拉着我的手问：‘宝玉去哪里了？’我告诉她实情。她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面了。’然后又笑着说：‘你们并不知道。我不是死，现在天上少了一位花神，是天上的神仙下旨来招我去的。我因受了神仙的邀请，所以怎么能够拖延时间呢！’

宝玉忙说：“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天上一种花有一位神，还有总花神。但不知道她是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种花的神？”这丫鬟听了，忙回答说：“我也曾问她是管什么花的神，她说：‘天机不可泄漏。我要是告诉你，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个人。除他以外，如果泄露了天机，就会天打五雷轰的。’她告诉我说，是专管芙蓉花的。”宝玉听了这话，反而转悲为喜，指着芙蓉花，笑着说：“这花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人去掌管。我就料定她那样的人一定会有一番事业做的。”他又想：“虽然临终时没能见面，我也得去灵前拜一拜，也算尽了这五六六年的情谊了。”

想到这，宝玉赶紧回了房中，换了一套衣服，一个人往晴雯家来。宝玉以为棺材就停在里面，谁知晴雯哥嫂见她一咽气就禀告了贾府，王夫人马上赏了十两银子，又命令说：“送到外边烧了吧。女儿痨死了，是不能留下的！”她哥嫂就立即雇了人来，抬到城外去烧了。宝玉这时候来，正好扑了个空。

他呆呆地站了半天，没别的办法，只好转身又进了园子。觉得很髣 [诔]古代叙述死者生平，表示哀悼类的文章。



没意思，就顺路去找黛玉。偏黛玉也不在房内，丫鬟们说是去了宝姑娘那里。宝玉又来到蘅芜苑，却见屋里搬得空空的，不觉吃了一惊。有个老婆子走过来，宝玉忙问发生什么事儿。老婆子嘟嘟囔囔地说：“宝姑娘出去了。这里交给我们看着，你快请出去吧，让我们扫扫灰尘。以后你老人家省得再往这里跑了。”宝玉听了，又发了半天愣。见院子里的各种藤蔓，仍然是翠翠青青的，然而他感觉却凄凉了很多，所以就更添伤感了。

宝玉默默出来，见门外树荫下的小河堤上也没人来往，不像原来各房中丫鬟们络绎不绝。他低头看看河水，心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回想这些天，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人都走了，晴雯又死了，宝钗也搬出去了。现在迎春也总是不见，而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想来大概园子里的人不久都要散了。一时他心绪烦乱，却也无可奈何。

宝玉一路还很伤感。回到园子里，他忽然看见了水池边的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当上了芙蓉神，不觉看着芙蓉感叹了一会儿。他忽然又想起晴雯死后还没到灵前祭拜，不如现在往芙蓉前面祭拜一下，也算尽心了。想完，便要行礼，忽然又停下自言自语说：“虽然这样，也不可太草率了，必须得衣冠整齐，祭奠物品齐备，才可表敬意。”他又想：“现在学那些世俗祭奠礼仪，是肯定不行的；需要别开生面，才算不辜负我们二人的情意。还应认真地写一篇祭文<sup>[1]</sup>才好。”

主意已定，宝玉就回房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并用楷书写在晴雯平时喜欢的一块手帕上，题名叫《芙蓉女儿诔》。他又准备了四样晴雯喜欢的东西，在月光之下，让小丫鬟把东西捧到芙蓉花前。他先行完礼，然后把祭文挂在芙蓉枝上，哭着诵读了这篇祭文。宝玉读完后，便烧了手帕，用茶来祭奠，心中依依不舍。小丫鬟再三催促，他才回身。正要回去，忽然听到山石后面有一人笑道：“请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惊。那小丫鬟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吓得她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来显魂了！”宝玉也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黛玉。只听她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以和《曹娥碑》一起流传

下去了。”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说：“我觉着世上的这些祭文都太俗套，所以就改个新花样。谁知又被你听见了。要是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请帮着修改修改吧。”

黛玉道：“原稿在哪里？倒要仔细读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虽好，只是‘红绡帐里’有些老套。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们都是霞影纱糊的窗棂，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跺着脚笑道：“好极了！到底是你能想得出，说得出来。想来，天下现成的好景妙事非常多，只是愚蠢的人说不出、想不出罢了。但有一点：虽然这一改非常新颖奇妙，可是你住在这里可以，我就实在不敢当了。”说着，又接连说了一二十句“不敢”。黛玉笑他道：“这有什么。我的窗就是你的窗，何必弄得这么生疏。古代陌生人之间，尚且‘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何况咱们呢。”

宝玉笑道：“要说起交友之道，别说肥马轻裘<sup>[2]</sup>，就算是黄金白玉，也不应该计较的。但是要冒犯了女孩儿，那是万万不可的。我干脆还是把‘公子’‘女儿’改了，就算是你祭奠她的吧。况且，你平时对她又很好，所以宁可舍弃一篇文章，决不能丢了‘茜纱’这个好句子。不如改成‘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这样改，虽然和我无关了，但我也是非常满意的。”黛玉笑着说：“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何必用这样的话。再说小姐、丫鬟的也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这样说，也不算晚。”宝玉听了，忙笑着说：“你何苦又咒她。”黛玉笑着说：“是你要咒的，并不是我说的。”

宝玉说：“有了，这样改一下就更恰当了。不如说是‘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sup>[3]</sup>。’”黛玉听了，心中“咯噔”一声，变了脸色，就想到了自己身上，但也不好说什么，反而含笑点头称赞：“改得很妙。只是不要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吧。刚才太太派人叫你明儿一早到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经有人家求婚了，想是明天那家人要

来，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着手说：“何必这么忙呢？我身上也不大舒服，明天还不一定能去呢。”黛玉说：“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吧。一年大得一年了……”边说边咳嗽起来。宝玉忙说：“这里风冷，咱们还是回去吧。”黛玉就说：“我也回去休息了，明天再见吧。”说着，她就走了。宝玉只得闷闷地转身要走，忽然想起黛玉没人陪伴，就赶忙叫丫鬟送她回去。到了怡红院，果然王夫人派人来说，让他明天一早到贾赦那边去。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给孙家了。这孙家是大同人，祖上都是军官出身，是宁国府和荣国府的学生、弟子辈，也算是多年的交情了。现在孙家只有一人在京城，世袭指挥的官职，此人名叫孙绍祖。相貌魁梧，体格健壮，骑马、射箭非常精通，应酬交往得心应手，年纪还未满三十，而且家庭富有，在兵部作为后备干部等待提拔。因未娶妻，贾赦见他是世交的孙子，而且人品门第都合适，就选择他做了女婿。回去禀告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满意，想要拦阻又怕他不听，况且是亲生父亲做主，又何必再多事呢。所以她只说“知道了”三字，也没多说什么。贾政很讨厌孙家，虽是世交，当年不过是孙家的祖先想借着贾府的权势，想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个难题，所以才拜在门下做弟子。他们也不是什么名门后代，所以他倒劝过两次，但贾赦不听，最后也就算了。

宝玉从未见过孙绍祖，第二天就过去应付了一下。他听说娶亲的日子很急，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就要将迎春接出园子去，他觉得更是扫兴，每天痴痴呆呆的，不知干什么好。又听说有四个丫鬟要陪着嫁过去，就跺着脚叹道：“从今以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干净的人了。”他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徘徊，见这里人去屋空，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老婆子在值班。再看岸边的蓼花苇叶和池子里的翠荇香菱，也都觉得是摇摇落落，不是原来争奇斗艳的样子，似乎是在追忆老友。看到这种凄凉寥落的景象，他情不自禁，信口吟成一首诗：



◆宝玉和香菱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刚吟诵完诗，就听背后有人笑说：“你又发什么呆呢？”宝玉回头看是香菱。就笑着问：“我的姐姐，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好多日子也不来逛。”香菱笑嘻嘻地说：“我何尝不想来啊。只是现在你哥哥回来了，就不像原来那么自在了。刚才我们奶奶派人找你凤姐姐的，说是到园子里来了，我就主动请求来找她。碰见她的丫头，说是在稻香村呢。我正要去，谁知又遇见了你。袭人姐姐这几天好吗？怎么忽然晴雯姐姐去世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得好快，你看看这地方真是空落落的。”

宝玉回答不过来这么多问题，于是请她到怡红院去喝茶。香菱摆摆

手说：“现在不行，等找到琏二奶奶，说完了正事再来吧。”宝玉问：“什么正事这么忙？”香菱说：“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得抓紧时间。”宝玉点点头说：“这倒也是。是哪一家的女孩啊？”香菱道：“长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笑问道：“为何称‘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富贵。其田地不用说，单是桂花就有几十顷地，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店都是他家的，连宫里的盆景也是他家进贡的，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号。他们家姑娘也因此叫‘金桂’。”宝玉忙道：“这姑娘有什么好？你们大爷怎么就看中了？”香菱笑道：“一是缘分，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又是通常来往，从小都在一起玩。论起亲来，还算是姑舅兄妹呢。夏奶奶又没有儿子，见了你哥哥，竟比见了亲儿子还亲。这姑娘出落得像花儿似的，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看准了。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走了，可别误了正事。”说着就走了。

听了香菱的话，宝玉心里更觉得空落落的，呆呆地站了半天，思前想后，不觉就滴下泪来，没精打采地回了怡红院。这一整夜都没睡安稳，睡梦中不是叫晴雯，就是从梦里惊醒过来。第二天，身体开始发热，也不爱吃东西了。加上最近发生了查抄园子、赶走司棋、送别迎春、祭奠晴雯几件事情，他又惊又怕，又气又悲，再加上受了风寒，一病竟卧床不起。

贾母听说后，天天亲自来看望。王夫人也后悔不该因为晴雯的事而过分责备他。她心里这样想，脸上却不表现出来，只是命令奶娘好好伺候宝玉，一天两次带医生来诊脉开药。一个月以后，他才渐渐地恢复了。贾母命他好好保养，过了一百天才能动荤腥的饭菜，才能出门走走。这一百天里，连院门前面都不准去，只能在院里玩耍。

要宝玉整天不出门，他哪能闲得住。只过了四五十天，宝玉就又快憋出病来了。他想尽办法，百般央求，无奈贾母和王夫人就是不同意，他也只好认了。因此就在家里和丫鬟们随意耍笑游戏。他听说薛蟠已经摆酒唱戏娶了媳妇，十分热闹。又听说这夏家小姐长得十分俊俏，也略

通文墨，宝玉恨不得马上过去见一面。

又过了些日子，他听说迎春也出嫁了。他想到当初和姐妹们在一起，耳鬓厮磨<sup>[4]</sup>，这次离别后，就算以后见了面，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亲密了。现在又不能过去看一眼，他就更加伤心了。不过，贾政没有再逼着他读书。这一百天，他和这些丫鬟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世上没人玩的花样都玩出来了，就差拆了怡红院的院墙了。

### 人物谱

#### 刑夫人

荣国府贾赦的妻子。她愚钝懦弱，嫉妒心重，对王夫人和凤姐心怀不满，打击报复。她为人吝啬且耳软心活，容易听信谗言。她在贾家的地位并不高，也不为贾母所喜。凤姐死后，贾环要将巧姐儿卖给藩王做丫头，刑夫人并没有坚持反对。刑夫人为讨贾赦欢心，百般要求将鸳鸯给贾赦做妾，最后闹得面目无光。

<sup>[1]</sup>[祭文]文体名。祭祀或祭奠时哀悼或祷祝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主要为哀悼祷祝、追念死者生前主要经历，颂扬他的品德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同时，祭文也是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是供祭祀时诵读的。

<sup>[2]</sup>[肥马轻裘]裘：皮衣。骑肥壮的马，穿轻暖的皮衣，形容阔绰。

<sup>[3]</sup>[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因为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的窗纱是茜纱，所以这句话无意中暗示贾宝玉和林黛玉没有姻缘，黛玉短命的意思。因此林黛玉才会悄然变色。

<sup>[4]</sup>[耳鬓厮磨]形容亲密相处的情景。

## 第四十二回 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宝玉过了一百天，已经可以出门走动了。这天吃过晚饭，便去潇湘馆找黛玉。见黛玉正靠在桌上看书，就凑过去看，却一个字也不认识，宝玉笑道：“妹妹近日进步很快啊，都看起天书来了。”黛玉“嗤”的一声笑道：“亏你还是个念书人呢，连个琴谱都没有见过。”宝玉道：“琴谱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上头的字一个也不认得。妹妹你认识么？”黛玉道：“要是不认识我还看它干什么？”宝玉道：“从没有听说你会弹琴。怎么有本事还藏着？”黛玉道：“我哪里是真会呢。前天感觉身体不错，在大书架上翻书，看有一套琴谱，高雅有趣，上边讲的琴理很深刻，手法说得也明白，就拿来看看罢了。我在扬州的时候学过一些，只是不练习，早就忘了。”宝玉听得高兴，便道：“好妹妹，你教教我吧。我连上面的字都不认识。”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说就知道了。”宝玉道：“我是个糊涂人，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中间一个‘五’字的。”黛玉笑道：“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弦。并不是一个字，而是一声，是很容易的。还有吟、揉、绰、注、撞、走、飞、推等法，是讲究手法的。”

宝玉乐得手舞足蹈地说：“好妹妹，你既然懂得弹琴，就教我一起学吧。”黛玉道：“琴是象征道德的乐器，不能随便弹。弹琴是为了修身养性，去除邪念。古人弹琴，一定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或者在高楼上，或者在树林中，或者在高山上，或者是在河水边。另外，还要在清风明月的时候，点上香，心气平和的静坐着，不胡思乱想，才能和道相通。所以古有人说‘知音难遇’。如果没有知音，宁可对着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弹奏一曲，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心情和追求，才算不辜负了古琴。另外，还要衣帽整齐，穿上礼服，把手洗净，点上香，坐在榻上，把琴放在桌案上，两只手从容地抬起，这样身心才算都端正了。”宝玉说：“我们是学着玩的，要是这么讲究起来，那就难了。”

两人正说着，只见紫鹃进来，看见宝玉笑说道：“宝二爷，今天这

么高兴。”宝玉笑道：“听妹妹讲解，叫人顿开茅塞，所以越听越爱听。”紫鹃道：“不是这个高兴，说的是二爷这么有兴致到我们这边来。”宝玉道：“之前妹妹身体不舒服，我怕闹得她烦。而且我又上学，因此就显着疏远了似的。”紫鹃不等说完，便说：“姑娘也是刚好，二爷既然这么说，坐一坐也该让姑娘歇歇了，别叫姑娘太劳累了。”宝玉笑道：“我只顾着爱听，就忘了妹妹劳累了。”



◆宝玉和紫鹃

黛玉笑道：“说这些倒也开心，没什么劳神的。只是怕我说，你却不懂呢。”宝玉道：“慢慢地自然就明白了。”说着，便站起来道：“妹妹歇歇儿吧。明儿我告诉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她们都一起来学，弹给我

听。”黛玉笑道：“你也太会享受了。假如大家都学会了，你又不懂，可不是对——”黛玉说到这里，想起心上的事，便停住了口，不肯往下说了。宝玉便笑道：“只要你们能弹，我便爱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红了脸一笑，紫鹃雪雁也都笑了。

宝玉走出门来，只见秋纹带着小丫头捧着一小盆兰花来说：“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兰花来，叫给二爷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见有几枝双朵儿的，心中忽然一动，也不知是喜是悲，就呆呆地看着。宝玉此时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说：“妹妹有了兰花，就可以做《猗兰操》<sup>[1]</sup>了。”黛玉听了，心里反而不舒服起来。回到房中，看着花，想道“草木当春，花鲜叶茂，想我年纪尚小，便像三秋蒲柳<sup>[2]</sup>。若是果能遂愿，或者渐渐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想到那里，不禁又流下泪来。

宝玉转身出来，忽然想起有几天没见到惜春了，就溜溜达达地走到了蓼风轩。走到窗下，就听到里面有下棋的声音。掀帘进去一看，和惜春下棋的是栊翠庵的妙玉。宝玉也不敢说话，怕惊动她们。妙玉低头问惜春：“这个‘畸角儿’你不要了吗？”惜春说：“怎么不要。你那里头都是死子儿，我怕什么。”妙玉说：“你先别说大话，走着瞧吧。”惜春说：“那我就打了，看你能怎么样。”妙玉笑了着把边上的一个子接住，把惜春的一个角儿都打了起来，然后笑着说：“这叫做‘倒脱靴势’。”

还没等惜春说话，宝玉就在旁边激动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这倒把惜春她们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惜春埋怨说：“你进来也不说话，还捣乱吓唬人。”宝玉说：“我刚才进来，看你们两个正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他又给妙玉行了个礼，笑着问：“妙公平日轻易不出庙宇的，今天怎么肯到凡间来了？”妙玉听了就红了脸，也不答话，只是低着头看棋。宝玉觉得有些莽撞了，连忙陪着笑说：“出家人和我们俗人就是不一样，心是静的，静就灵，灵就慧。”宝玉话没说完，只见妙玉抬眼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脸更红了。宝玉见她对自己不理，便不好意思地在旁边坐下了。

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天说道：“以后再下吧。”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地问宝玉：“你从哪里来的？”宝玉巴不得她问，好解释前面的话，忽然又想道：妙玉这么问不会是有什么玄机吧。于是他红了脸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去和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有什么难答的，你没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己来，脸上一热，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于是站起来说道：“我来很久了，要回庵里去了。”惜春知道妙玉的为人，也不深留，就把她送出门口。妙玉笑道：“很长时间不来这里，弯弯曲曲的，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宝玉道：“让我来给你带路，怎么样？”妙玉说：“那真是麻烦你了，二爷请前面走吧。”

二人快走到潇湘馆时，忽然听到叮咚的声音。妙玉说：“这是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在那里弹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原来没听见提起过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又说：“咱们去看看她吧。”妙玉说：“自古只有听琴，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就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走到潇湘馆外，在石头上坐着静听，觉得音调清切。又听有人低声吟唱：“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

停了一会儿，又吟唱道：“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然后又停了一下。妙玉说：“刚才‘侵’字韵是第一叠，如今‘阳’字韵是第二叠了。咱们再听。”里边又吟唱道：“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妙玉说：“这又是一拍。何忧思之深也！”宝玉道：“我虽然不懂，但听她音调，也觉得太悲伤了。”



这时里面又调了一回弦。妙玉说：“大弦太高了，这样与无射律就不配了。”里边又吟唱道：“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忘，素心如何天上月”。妙玉听了，突然变了脸色说：“怎么忽然变成了变徵<sup>[3]</sup>的声了？音韵就好似能穿透金石一样。只是太过了。”宝玉说：“太过了能怎么样呢？”妙玉道：“恐怕不能坚持太久。”正议论着，只听琴弦“崩”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宝玉问：“怎么了？”妙玉道：“以后就知道了，你也不必多问了。”说完就一个人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地回到了怡红院中。

且说妙玉回去以后，把“禅门日诵”念了一遍，吃了晚饭，点上香拜了菩萨，就自己坐在禅床上，一直坐到三更以后。忽然听到屋上骨噜噜一片瓦响，妙玉担心来了小偷，就下了禅床，走到门前，看见天上有淡淡的云，月光像水一样泻在地上。妙玉忽然想起白天宝玉说的话，不觉得一阵心跳耳热。自己连忙回了回神，走进禅房，仍然在禅床上坐下。可却是神不守舍，一会儿，她就感觉好像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求娶她，又有些媒婆拉拉扯扯地拽着她上车。一会儿，又有盗贼抢她，拿刀动棒地逼迫她，她只能大声哭着喊救命。庵中的女尼、道婆等人都被惊醒了，拿着火来照看。

只见妙玉两手撒开，口中流沫。被叫醒时，两只眼睛还是直竖的，嘴里骂道：“我是有菩萨保佑的，你们这些强徒敢怎么样！”众人都吓得没了主意，说道：“我们在这里呢，快醒醒吧。”妙玉说：“我要回家去，你们有什么好人送我回去吧。”道婆说：“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说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观音祷告，求了签，翻开签书看时，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小鬼。一个尼姑说：“对了。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是没人住的，确实有阴气。”又有一个尼姑弄了些汤水给妙玉喝了，直到天亮才睡了。

女尼打发人去请大夫来诊脉，有说是思虑伤脾的，也有说是邪鬼触犯的，也有说是内外感冒的。后来请一个大夫来，问：“有没有打坐<sup>[4]</sup>过？”道婆说道：“一直都是打坐的。”大夫道：“这病可是昨夜忽然得

的？”道婆道：“是。”大夫道：“这是走火入魔了。”众人忙问：“严重吗？”大夫说：“幸亏打坐不久，魔还入得浅，还可以救。”于是开了降伏心火的药，吃了一剂，妙玉才稍稍平静些。过了几天，妙玉的病虽然稍微好了一些，但精神还是没有恢复，有些恍惚。

### 人物谱

#### 贾赦

世袭一等将军，贾母长子、贾琏的父亲。他才能平庸，整日花天酒地，仗着贾家的权势，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还不听劝告，为了几把古扇，害得石呆子家破人亡。贾琏批评他时，他将贾琏毒打一顿。因见鸳鸯美貌，就百般要讨鸳鸯为妾。他为了还债，将亲生女儿贾迎春嫁与酒肉之徒，致使迎春饱受折磨而死。贾赦最后被发配充军，实属罪有应得。

[1][猗兰操]最早相传是孔子所作，琴曲似诉似泣，把孔子当时的内心世界抒发得淋漓尽致，在兰的身上寄托了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是一首优美的兰诗，也是一首幽怨悱恻的抒情曲。

[2][蒲柳]植物名，即水杨，生长于水边，质性柔弱且又树叶早落，所以用来比喻柔弱的体质。

[3][变徵]中国民族调式中的一个音级的阶名。

[4][打坐]我国古代的一种养生健身法，又叫“盘坐”、“静坐”，分多种方法。

## 第四十三回 贾宝玉失通灵

这天紫鹃见黛玉渐渐好起来，园中又没什么事，听说尼姑们被带到了园子里，不知是什么事，便到贾母这边来打听打听，正好遇见鸳鸯下来，便坐下和她说会儿闲话儿。正说着，只见傅试家两个女人过来向贾母请安，因贾母正睡午觉，就和鸳鸯说了一声儿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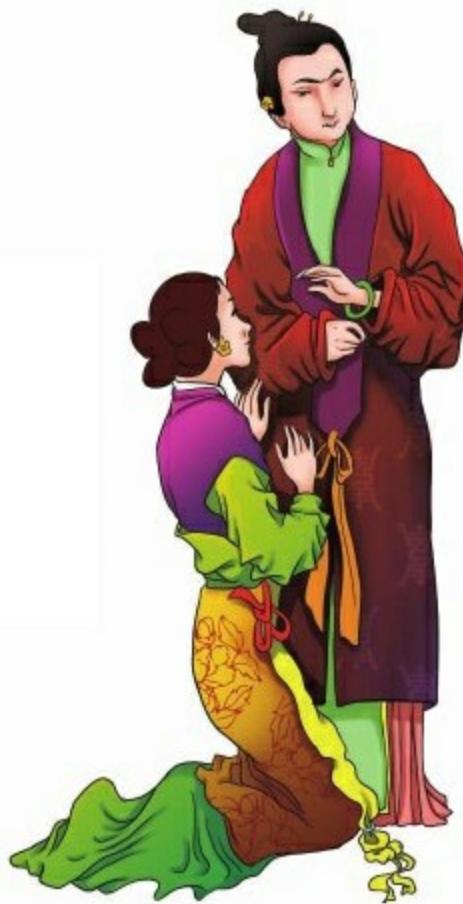
紫鹃问：“这是谁家派来的？”鸳鸯道：“太讨厌了。家里有了一个女孩儿生得好些，便献宝似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夸她家姑娘长得怎么好，心地怎么好，又懂礼貌，又会说话……来了就编这么一大套，我听着就烦。可我们老太太偏爱听这些话。老太太也就罢了，还有宝玉，平常见了老婆子便很厌烦，偏见了她们家的老婆子便不厌烦。你说奇不奇！前儿还来说，她们姑娘现在有多少人家来求亲，她们老爷总是不肯应，心里只要和咱们这种人家作亲才肯。一会儿夸奖，一会儿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说话了。”紫鹃听了一呆，便假意道：“要是老太太喜欢，为什么不给宝玉定了呢？”鸳鸯正要说出原因，听见有人说：“老太太醒了。”鸳鸯就赶紧回去了。

紫鹃只得起身出来，回到园里。一边走，一边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们家的那一位更痴心起来了，看她的那个神情儿，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就为这个么！这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要是添了一个什么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宝玉的心也在我们那一位的身上，没想到听鸳鸯的话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我们姑娘不是白操了心吗？”紫鹃本来是想着黛玉，这么一想连自己也没有主意了，不免掉下泪来。

紫鹃回到潇湘馆，见黛玉独自一人坐在炕上，整理从前作过的诗文词稿。抬头见紫鹃来，便问：“你到哪里去了？”紫鹃道：“我今儿瞧了瞧姐妹们去。”黛玉道：“是找袭人姐姐去了吗？”紫鹃道：“我找她做什么。”黛玉一想这话，怎么顺嘴说了出来，反觉不好意思了，便吐了一口说：“你找谁和我有什么关系！倒茶去吧。”紫鹃也心里暗笑，出来倒

茶。只听见园子里有人乱嚷嚷，就一面倒茶，一面叫小丫鬟去打听。

丫鬟回来说道：“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枯萎了几棵，也没人去浇灌它。昨天宝玉走过去，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似的。别人都不信，没有理他。忽然今天开出了很好的海棠花，大家都感到奇怪，争着去看呢。连老太太、太太都去了，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园里的败叶枯枝，这些人在那里传唤呢。”黛玉也听见了，知道老太太来，便换了衣服，照了照镜子，抹了一下鬓发<sup>[1]</sup>，和紫鹃一起到怡红院来。



◆王夫人和袭人

进了门，看见老太太坐在宝玉的床上，黛玉便说道：“请老太太安。”然后，又见了邢王两位夫人，回来与李纨、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问了好。大家说笑了一会儿，议论这花开得古怪。贾母说：“这花

本来应该在三月里开放的，现在虽然是十一月，因为节气迟了，还算十月，应该属于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可能是因为暖和才开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见多识广，说得是。”邢夫人说：“我听说这花已经枯萎了一年，怎么这回不应时候儿开了，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李纨笑道：“我有个糊涂的认识，一定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海棠花先来报信。”

探春虽然没有说话，心里却想：“这花未必是好兆头。顺应自然就会昌盛繁荣，违背自然就会灭亡。草木知道命运，不到季节开花，一定是有什么鬼怪的事情。”她只是不好说出来。黛玉听说是喜事，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便高兴地说道：“原来田家有荆树<sup>[2]</sup>一棵，三个弟兄分了家，那棵树就枯了。后来弟兄们被感动了，就合在了一起，荆树就又复活开花了。可以看出，草木也是随着人事来生长的。现在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高兴了，那棵树也就开花了。”贾母、王夫人听了很高兴，便说：“林姑娘比方得有道理，也很有意思。”

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进来看花。贾赦便说：“依我看，把它砍去，一定是花妖作怪。”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它，随它去就是了。”贾母听见，便说：“谁在这里胡说！人家有喜事好处，什么怪不怪的。要是有好事，你们享受去；如果不好，我一个人承担。你们不准胡说。”贾政听了，不敢说话，不好意思地同贾赦等人走了出来。

贾母高兴，便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快预备酒席，大家赏花。并且说：“宝玉、环儿、兰儿每人做一首诗志喜<sup>[3]</sup>。林姑娘的病刚好，不要叫她费心，要是高兴，给你们改改。”又对着李纨说：“你们都陪我喝酒。”李纨答应了“是”，便对探春笑道：“都是你闹的。”探春道：“不叫我们作诗，怎么是我们闹的。”李纨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么，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大家听着都笑了。

不一会儿，摆上了酒菜。大家喝着酒，为了要讨老太太的高兴，都说些开心的话。宝玉上来，倒了酒，便马上想好了四句诗：

海棠何事忽摧輶，今日繁花为底开？

应是北堂增寿考，一阳旋复占先梅。

贾环也写了来念道：

草木逢春当茁芽，海棠未发候偏差。

人间奇事知多少，冬月开花独我家。

贾兰用正楷字写好，捧给贾母，贾母让李纨念出来：

烟凝媚色春前萎，霜微红雪后开。

莫道此花知识浅，欣荣预佐合欢杯。

贾母听后说：“我不大懂诗，听上去倒是兰儿的好，环儿做得不好。都上来吃饭吧。”宝玉见贾母高兴，也来了兴致。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天海棠又复活了，我们院内这些人自然都好了。但是晴雯却不能像花一样死而复生了。”顿时又转喜为悲。他又想起前天巧姐提到凤姐要把五儿补给他，或许这花就是为她开的吧。这样一想，又转悲为喜，依旧说笑。

贾母坐了半天，然后扶了珍珠宝去了。王夫人等跟着过来。只见平儿笑嘻嘻地迎上来说：“我们奶奶知道老太太在这里赏花，自己不能过来，便叫奴才来服侍老太太、太太们，还有两匹红布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当作贺礼。”袭人过来接了，递给贾母看。贾母笑道：“就是这凤丫头，做出事儿来，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鲜，很有趣儿。”袭人笑着向平儿道：“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谢。要有喜大家喜。”贾母听了笑道：“嗳哟！我还忘了呢，凤丫头虽是病着，但还是她想得周到，送得也巧。”说着，众人就随着去了。平儿悄悄对袭人说：“奶奶说，这花开得奇怪，叫你用这块红绸子挂挂，就会应在喜事上了。以后也不要当作奇事乱说了。”袭人点头答应，送了平儿出去。

这天，宝玉本来穿着皮袄在家，见到花开了，出来一看一回，赏玩一回，感叹一回，心中无限喜怒哀乐的感情，都转移到这株花上去了。忽然听说贾母要来，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sup>[4]</sup>，外边罩了一件元狐腿外褂，出来迎接贾母。因为太匆忙，就没将通灵宝玉挂在脖子上。等到贾母等人去了，换衣服时，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有挂着玉，便问：“那块

玉呢？”宝玉道：“刚才忙着换衣服，摘下来放在炕桌上，我没有带。”袭人回头看桌上没有玉，便到处寻找，可是踪影全无，吓得袭人满身冷汗。宝玉说：“不用着急，肯定还在屋里。问问她们就知道了。”袭人以为麝月她们藏起来吓他玩，便向麝月等人笑着说道：“小蹄子们，玩儿可要有个分寸，不能这样玩的。把这件东西藏在哪里了？别真弄丢了，那大家可就活不成了。”麝月等人都严肃地说：“这是什么话！玩是玩，笑是笑，这个事非同儿戏，你可别胡说。你自己糊涂了吧，好好想想，到底放在哪里了。可别赖人啊！”

袭人见她这样说，不像是玩笑，便着急道：“皇天菩萨小祖宗，到底你放哪里去了？”宝玉道：“我记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们赶快找啊。”袭人、麝月、秋纹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儿地各处搜寻。找了大半天，还是没找到，甚至翻箱倒笼，实在没处找了，便怀疑是刚才进来的这些人，不知谁捡了去了。袭人说道：“进来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谁敢捡？你们千万别声张，快到各处问问。这可不是小事，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本人还厉害啊。”

麝月等人分头往各处去追问，人人都说不知道。大家回来，都目瞪口呆，面面相窥。宝玉也吓愣住了。袭人急得直哭。找是没处找，回又不敢回，怡红院里的人吓得个个像木雕泥塑一样。



大家正在发呆，只见各处知道这事儿的人都来了。探春叫人把园门关上，先命老婆子带着两个丫头，再到各处去寻找。接着又告诉众人：“谁要是找到，重重的赏他。”大家都想要摆脱干系，听见还有重赏，便不顾命地乱找了一遍，甚至连茅厕里都找了。谁知那块玉竟然像绣花针一样，还是没有踪影。

李纨急了，说：“这件事不是玩的，我要说句无礼的话了。事情到了这步，也顾不得了。现在园子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叫跟来的丫头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要是没有，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和粗使的丫头。”大家说道：“这话也说得有理。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sup>[5]</sup>，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白。”只有探春没说话。那些丫头们都愿意洗净自己。

先是平儿说道：“打我先搜起吧。”于是每个人自己解开了衣服，李纨一顿乱搜。探春有些生气地说：“大嫂子，你怎么也学起这一套来了？那个人既偷了去，还肯藏在身上？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到了外头，不知道的是废物，偷它做什么？我想一定是有人故意使坏。”大家听说，又见环儿不在这里，昨天是他满屋里乱跑，就都怀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说出来。探春又说道：“使坏的只有环儿。你们叫个人去悄悄地把他叫来，背地里哄着他，叫他拿出来，然后吓着他，叫他不要声张。这就完了。”大家点头称是。李纨便向平儿道：“这件事还是得你去才弄得明白。”平儿答应着去了。

不一会儿，平儿带着环儿来了。大家装出没事的样子，叫人沏了碗茶搁在里间屋里，其他人都找借口走开了。平儿就笑着对贾环说：“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看见没有？”贾环急得涨紫了脸，瞪着眼说道：“人家丢了东西，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怀疑我。我是犯过案的贼么！”平儿见他这样，倒不敢再问了，便又陪笑道：“不是这么说，怕三爷要拿了去吓他们，所以就问问瞧见了没有，好叫他们找。”贾环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没看见该问他，怎么问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么不来问我，丢了东西就来问我！”说着，起身就走。大家也不好拦

他。

宝玉却急了，说道：“都是这破东西惹的事，我也不要它了。你们也不用闹了。环儿一去，一定是嚷得满院里的人都知道了，这可不是闹事了么。”袭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这玉丢了不要紧，要是上头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众人更加伤感，知道此事不能掩饰了，只得先商量一下，就要来回贾母等人。

宝玉说：“你们也不用商议，就说被我砸了就完了。”平儿道：“我的爷，你说得倒轻巧！上头要问为什么砸的呢，他们也是个死啊。”宝玉道：“不然就说我前天出门丢了。”众人一想，这句话倒还混得过去，但是这两天又没上学，又没往别处去。宝玉道：“怎么没有，大前儿还到南安王府里听戏去了呢，就说是那天丢的。”探春道：“那也不妥当。既然是前儿丢的，为什么当天不回来。”

大家正在胡思乱想，要怎么撒谎，只听得赵姨娘哭着喊着走来说：“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环儿。我把环儿带了来，索性交给你们，该杀该剐，随你们吧。”说着，将环儿一推说：“你是个贼，快快招认吧！”气得环儿也哭喊起来。李纨正要劝解，丫头来说：“太太来了。”袭人等此时无地可容，宝玉等赶忙出来迎接。赵姨娘暂时也不敢出声，跟了出来。

王夫人见众人都很惊惶的样子，才信了刚才听见的话，便说：“那块玉真丢了么？”大家都不敢出声，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便叫袭人。袭人连忙跪下，含泪要稟告。王夫人道：“你起来，快快叫人仔细找去，一忙乱反倒不好了。”袭人哽咽着。宝玉恐怕袭人真告诉出来，便说道：“太太，这事与袭人无关。是我前天到南安王府那里听戏，在路上丢了。”王夫人道：“为什么那天不找？”宝玉道：“我怕他们知道，没有告诉他们。我叫焙茗等在外头各处找过的。”王夫人道：“胡说！如今脱换衣服不是袭人她们服侍的么。大凡哥儿出门回来，手巾荷包<sup>[6]</sup>不见了，还要问个明白，何况是这块玉不见了！”宝玉无言以对。

赵姨娘听见，便得意了，忙接过话说道：“外头丢了东西，也赖环儿！”话没说完，被王夫人喝道：“这里说这个，你却说那些没用的话！”赵姨娘便不敢言语了。还是李纨探春把实话告诉了王夫人，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索性要去回明贾母。



◆邢岫烟

凤姐在病中也听说了宝玉丢失玉的事，知道王夫人过来，便扶了丰儿来到园里。正好王夫人起身要走，凤姐娇怯怯地说：“请太太安。”王夫人说道：“你也听见了么，这不是奇事吗？转眼就丢了，再找不着了。你去想想，从老太太那边丫头开始，到你们平儿，谁的手不稳，谁好捣乱。我要禀报了老太太，认真地查出来才好。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

根子了。”凤姐回道：“咱们家人多手杂，自古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经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是叫太太查出来，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毁坏了灭口，那时可怎么办呢。我想，只说宝玉本来就不喜欢，把它扔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大家严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这么说了，再暗暗派人去各处察访，哄骗出来，那时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觉得怎么样？”

王夫人想了半天，才说道：“你这话虽然也有理，但只是老爷跟前怎么瞒得过呢。”说了叫环儿过来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只问了你一句，怎么你就乱嚷嚷。如果走漏了消息，人家把那块玉毁坏了，我看你能不能活得了！”贾环吓得直哭。赵姨娘听了，那里还敢言语。王夫人又吩咐袭人：“绝对不能泄露消息。三天内必须给我找出来，要是三天找不着，那也瞒不住了，大家谁都不用过安静日子了。”说着，便叫凤姐跟着到邢夫人那边去商议了。

李纨等人纷纷议论，叫看园子的人来，把园门锁上，又把林之孝家的叫来，叫她吩咐前后门的守卫人员，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从里头可以走动，要出去时一概不许放出，只说里头丢了东西，等这件东西找到了才可出入。林之孝家的说：“前儿奴才家里也丢了东西，林之孝上街去找了一个测字<sup>[7]</sup>的，那人叫什么刘铁嘴，算得很准，回来一找就找到了。”袭人听见，便央求说：“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

邢岫烟说：“要说那外头测字打卦的，是不管用的。我在南边听说妙玉能扶乩<sup>[8]</sup>，何不请她问一问。况且我听说这块玉也是有仙机的，可能问得出来。”麝月忙问岫烟道：“估计别人求她是没用的，好姑娘，我给姑娘磕个头，求姑娘马上去，如果问出来了，我一辈子也不忘你的恩情。”说着，赶忙就要磕下头去，岫烟连忙拦住。黛玉等也都怂恿着岫烟快到栊翠庵去。

这时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姑娘们大喜。林之孝测了字回来说，

这玉是丢了的，将来一定有人送还来的。”众人听了，也都半信半疑，只有袭人、麝月欢喜得不得了。探春便问：“测的是什么字？”林之孝家的说：“他的话多，奴才也学不上来，记得是挑了个赏人东西的‘赏’字。那刘铁嘴也不问，便说：‘丢了东西不是？’他还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这件东西是可以放嘴里的，一定是个珠子宝石。”众人听了，夸赞道：“真是神仙。接下来怎么说的？”林之孝家的接着说：“他说底下‘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当’字，叫快到当铺里找去。‘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偿’字？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众人道：“既然这样，就先从左边的近处找起，几个当铺都找遍了。咱们有了东西，再问人就容易了。”李纨道：“只要东西，哪怕不问人都行。林嫂子，麻烦你把测字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然后让二奶奶快派人查去。”

大家稍微定了一点儿神，呆呆的等岫烟回来。正等着，只见跟宝玉的焙茗在门外招手儿，叫小丫头快出来。那小丫头赶忙出去了。焙茗说道：“你快进去告诉我们二爷和里头太太、奶奶、姑娘们，天大的喜事。”那小丫头道：“你快说吧，怎么这么嗦。”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诉姑娘，姑娘进去回了，咱们两个人都得赏钱呢。你猜怎么的，宝二爷的那块玉呀，我有了准信儿了。”

### 人物谱

#### 薛蝌



薛姨妈的侄子，薛宝琴的哥哥，薛蟠与宝钗的堂弟。他秉性忠厚，不像薛蟠那样仗势欺人。因为父亲去世，他带着妹妹薛宝琴进京聘嫁，投奔薛姨妈。他尽心帮助薛姨妈料理各项事务，不理睬金桂、宝蟾的挑

逗。后同贾母说媒，与刑夫人的侄女刑岫烟订婚。

[1][鬓发]在耳朵前面的一绺头发或一簇卷发。

[2][荆树]落叶乔木，分布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区。有“荆树有花兄弟乐”的典故，是说兄弟和睦，家业才兴旺。

[3][志喜]表示喜悦。

[4][箭袖]箭袖起源于北方民族的服饰。北方民族服饰以箭袖居多，且寒冷地区的袖缘大多宽厚。箭袖的形态从袖根到袖口逐渐收紧。

[5][鱼龙混杂]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6][荷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人们所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

[7][测字]一种迷信占卜法。在古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及功能，从而把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现了文字崇拜。

[8][扶乩]同“扶箕”。一种迷信占卜法，一般是在架子上吊一根棍，两人扶着架子，棍就在沙盘上画出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

## 第四十四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那个小丫鬟急忙回来告诉了宝玉。宝玉走到门口问：“你从哪里找到的？赶快拿来。”焙茗大声说：“拿是拿不出来的，还得托人去担保才行。”宝玉着急地说：“你快说是怎么回事儿，我好叫人拿去。”原来焙茗说得是当铺里的那些玉，大家一听都明白过来了，笑着说：“快叫二爷进来吧，不用理那糊涂东西了。他说的那些玉，肯定不是些正经东西。”



宝玉正笑着，只见岫烟来了。原来岫烟到栊翠庵见了妙玉，求妙玉扶乩。不料妙玉冷笑几声，没有理睬她。岫烟知道她的脾气，只得陪着

笑将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妙玉听后感叹道：“何必管这些闲事呢。没人知道我会扶乩，今天为你破了例，恐怕将来就有人纠缠不休了。”岫烟道：“我也是一时不忍心，又知你是慈悲的。就算将来有人求你，愿不愿意都在你，谁敢强迫你呢。”妙玉笑了笑，叫人点起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和架子，写了符。岫烟行礼、祷告，然后起来和妙玉扶着乩。不一会儿，只见那沙盘上写出来：

“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

岫烟把字抄下来，请妙玉解说。妙玉说：“这个我也不懂。你拿回去，那里聪明的人多着呢。”岫烟回来，把抄下的话递给李纨。姐妹们和宝玉都争着看，大家都说：“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丢是丢不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找出来了。但是青埂峰在哪里呢？”李纨说：“这是仙家的暗示。可能是有人故意扔在有松树的石头底下了。只是‘入我门来’这句，到底是入谁的门呢？”黛玉说：“不知请的是谁？”岫烟说：“是铁拐李。”探春说：“如果是仙家的门，就难入了。”

袭人听到这里，又跑到外边去找，可还是没找到。宝玉回到院子里，只是傻笑。李纨和探春说：“从早晨起来就开始找，现在快到半夜了。林妹妹已经支撑不住，先回去了。我们也该休息了，明天再找吧。”说完，大家就走了。

黛玉自己先回去了，躺在床上，但还是胡思乱想，又想到海棠花上：“这块玉不是平常的东西，来去都是有原因的。如果这花预兆的是好事，这玉就不该丢呀？看来这花很不吉祥，难道是预示有什么厄运吗？”这样想着，她不觉伤心起来，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睡着。

这天，贾政焦急地回到家，对王夫人说：“快去禀告老太太，娘娘病了，太监在外边等着呢！”王夫人听后大哭起来，又赶快去请贾母，只是说元妃病了，要进去请安。贾母和王夫人进了皇宫探望元春，元春已不能说话了。

不一会儿，太监出来叫主管天文历法<sup>[1]</sup>的钦天监官员。贾母知道不

好，但也不敢动。又过了一会儿，小太监出来传达圣旨：“贾娘娘病逝了。”贾母悲伤地站起来，上轿回了家。到家了，邢夫人、李纨、熙凤、宝玉他们从大厅里出来迎接，也都哭起来。第二天，凡是有级别的，按照贵妃丧礼，来进宫哭拜。贾府上下都忙得团团转，还好凤姐这几天身体恢复了很多，能够照应家务事，王夫人心里就舒服多了。

宝玉自从丢了玉以后，就变得呆傻起来。他不烧，也不疼，只是稀里糊涂地说胡话。袭人和麝月都慌了手脚，连着去向凤姐汇报好几次。凤姐亲自过来看了几趟，开始还以为宝玉是因为找不到玉生气，但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儿，只好叫人请大夫来。问宝玉哪里不舒服，他却说不上来，吃过几服药后，不但没见好，病反而更重了。

办完元春的丧事后，贾母和王夫人马上到园子来看望宝玉。袭人叫宝玉过来请安，宝玉就像个木头人一样，袭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还嘻嘻地傻笑。看宝玉这样，老太太和王夫人是既心疼又着急。贾母说：“叫琏儿写个悬赏的告示贴出去，就说有捡到玉送回来的，送他一万两银子；如果能够提供线索的，送五千两银子。”接着，贾母又说：“把宝玉的东西都搬到我那里去吧，袭人和秋纹跟着过来服侍，其他的人还留在园子里看屋子。”宝玉一直都不说话，只是傻笑。

贾政回来后，看见宝玉这个样子也很心疼。这时贾母派人来请他过去。贾母叫他坐下，说道：“我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你不久又要到外赴任去了。你这一去，我心疼的只有宝玉，偏偏他又病得糊涂，不知道怎么样呢。我昨天叫人给宝玉算了算命，算命的先生说，要是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冲冲喜才好，要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素来不信那些话，所以叫你过来商量。”

贾政陪着笑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想法儿疼孙子，做儿子的还敢违抗？老太太想怎么做，怎么做就是了。”

于是，贾母与贾政夫妇商量，因为家中最近有丧事，宝玉又痴痴傻傻的，况且薛蟠还在狱中，所以就不大办了。挑个好日子，过了彩礼，鼓乐一概不用，按宫里的样子，用十二对提灯<sup>[2]</sup>，一乘八人的轿子抬

来，照南边规矩拜了堂，这样就算娶亲了。亲友先不要通知，也不摆筵席，等宝玉的病好了，再摆席请人。

贾母和贾政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没有听见，袭人却听得清清楚楚。她想，上头的眼力果然不错，这样配才对。要是宝姑娘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但是我们爷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没有听见，要是知道了，不知又要闹到什么分儿了。想到这里，袭人转喜为悲，来到王夫人这里，说了她的担心。

王夫人听后说道：“这件事叫人怎么办呢？”袭人道：“依奴才说，太太还是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王夫人说道：“既然这样，你先去干你的，等我回明老太太，再做打算。”说着，就到贾母这边来。正好凤姐也在。王夫人把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了贾母。贾母叹道：“林丫头倒没有什么，宝玉要真是这样，这可真叫人为难了。”凤姐说：“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sup>[3]</sup>儿的法子。”贾母道：“怎么掉包儿？”凤姐说：“现在先不管宝兄弟脑子明白不明白，大家就嚷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把林姑娘许配给他，看看他的态度怎么样。要是他不在乎，就不用掉包了。如果他有些高兴的意思，这事就要费些劲儿了。”王夫人说：“如果他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呢？”凤姐凑到王夫人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王夫人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就这样吧。”贾母问道：“你们捣什么鬼，到底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凤姐又趴到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一遍。贾母笑道：“这么做也好，就是有些委屈宝丫头了。如果把这个消息嚷嚷出来，林丫头又会怎么样呢？”凤姐道：“这些话只说给宝玉听，其他人一概不许提起，有谁知道呢。”说完凤姐回到了自己房中，将宝玉的婚事告诉了贾琏，又叫他派人收拾新房。



一天，黛玉吃过早饭后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则自己也散散心。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黛玉忽然想起忘了带手绢儿，便叫紫鹃回去取，自己则慢慢地走着等她。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就是她和宝玉一起葬花的地方，忽然听到一个人呜呜咽咽在那里哭。黛玉停住脚听，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么话。心里却很是疑惑，便慢慢地走过去。

等到了跟前，只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黛玉没见她时，还以为是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等见了这个丫头，就好笑地想道：这屋里做粗活的丫头一定是受了大丫头的气了。仔细地瞧了瞧，她却不认得。那丫头见黛玉来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来擦着眼泪。黛玉问道：“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里哭啊？”那丫头听了这话，又流泪道：“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错了一句话，我姐姐也不应该打我呀。”

黛玉听了，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就笑着问道：“你姐姐是谁啊？”那丫头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听了，才知道她是贾母屋里的，就又问：“你叫什么？”那丫头道：“我叫傻大姐儿。”黛玉笑了笑，又问：“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什么话了？”那丫头道：“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黛玉听了这句，如同一个疾雷，心头乱跳。定了定神，便叫了这丫头说：“你跟我到这里来。”

那丫头跟着黛玉走到畸角儿<sup>[4]</sup>上葬桃花的地方，那里安静些。黛玉问道：“宝二爷娶宝姑娘，为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说赶着把宝姑娘娶过来。第一，是为了给宝二爷冲喜，第二——”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笑，说道：“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家呢。”黛玉已经听呆了。这丫头只管说道：“我又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的，还不叫人吵嚷，怕宝姑娘听见害臊。我只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咱们明儿更热闹了，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林姑娘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胡说，不听上头的话，要撵我

出去。”说着，又哭起来。

黛玉此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甜，说不上什么味儿。停了一会儿，颤颤巍巍地说道：“你别瞎说了。你再胡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可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两只脚像踩着棉花一样，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回来。

紫鹃取完绢子，却不见了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脸色苍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了？要往哪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她到贾母这边来。

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你来干什么？”紫鹃陪笑道：“我找了手帕来。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来问姑娘，姑娘没理会。”黛玉笑道：“我以为你来看宝二爷了呢，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紫鹃见她心里迷惑，便知黛玉一定是听那丫头说了什么话。紫鹃心想：那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个又这样恍恍惚惚，两人见了，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可如何是好？心里虽是这样想，却也不敢违抗，只得搀她进去。

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身子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袭人听见帘子响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姑娘屋里坐吧。”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吗？”袭人刚要回答，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她努嘴<sup>[5]</sup>儿，指着黛玉，又摇摇手。袭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不敢说话。

黛玉见她不理会，就自己走进房来。只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她嘻嘻地傻笑。黛玉自己坐下，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袭人看见这样，心里没了主意。忽然听见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来打岔。两个人却又不说话，仍旧傻笑起来。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便悄

悄地和紫鹃说道：“姑娘刚好，我叫秋纹妹妹和你搀姑娘歇歇去吧。”又回头向秋纹说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回去吧，你可别胡说话。”秋纹笑着，也不说话，便和紫鹃搀起黛玉。

黛玉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又点头儿。紫鹃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吧。”黛玉道：“可不是，我该回去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还要快。紫鹃、秋纹在后面赶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贾母院门，只管一直往前走。紫鹃连忙搀住叫道：“姑娘往这边来。”黛玉仍是笑着随她们往潇湘馆来。离门口不远，紫鹃道：“阿弥陀佛，可算到家了！”只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

这可吓坏了紫鹃和秋纹，两个人挽扶着黛玉到屋里来。等秋纹走后，紫鹃和雪雁守着。黛玉渐渐苏醒过来，问紫鹃说：“你们守着哭什么？”紫鹃见她说话明白，倒放了心，说道：“姑娘刚才从老太太那边回来，身上觉着不大好，吓得我们没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放心吧，我还死不了。”说着，又喘成一团。

秋纹回去的时候，贾母正好睡午觉醒来，看见她慌张的样子，便问怎么了。秋纹连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贾母大惊说：“这还了得！”连忙派人叫了王夫人、凤姐过来。凤姐道：“我都嘱咐到了，这是什么人走了风呢。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吗？”贾母道：“先别管那些了，去瞧瞧怎么样了。”说着便起身带着王夫人、凤姐等往潇湘馆来探望。

只见黛玉脸色煞白，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神气昏沉，气息微弱。半天又咳嗽了一阵，丫头递了痰盒，吐出来都是痰中带血的。大家都慌了。黛玉微微睁开眼，看见贾母在她旁边，便喘吁吁地说道：“老太太，你白疼我了！”贾母一听这话，十分难受，便道：“好孩子，你养着吧，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睛又闭上了。

这时外面丫头进来回凤姐说：“大夫来了。”于是大家回避。大夫同贾琏进来，诊了脉，说道：“不碍事的。这是郁气伤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气不定。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才能见好。”说完，和贾琏出去

开方取药去了。

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便出来告诉凤姐等人道：“我不是诅咒她，看这样子，不容易好啊。你们也该替她准备准备，冲一冲。如果好了，大家就都省心了。就算出了什么情况，也不至于到时候又忙乱了。咱们家里这两天正好又有事呢。”凤姐答应着。

### 人物谱

#### 邢岫烟

邢岫烟，红楼梦邢夫人之兄嫂女儿，投奔了邢夫人，但邢夫人只知自己搂钱避祸曲意奉迎贾赦，根本不去体贴关爱岫烟。岫烟是个心地善良的女性，因为与妙玉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所以在大观园内成为孤高的妙玉的朋友。后来将她许配给薛宝钗的堂弟薛蝌，薛蝌和岫烟还是很幸福的，但是四大家族的破败，也使他们难逃厄运。

[1][天文历法]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

[2][提灯]可以提挈的灯。

[3][掉包]暗中调换，也写作“调包”。

[4][畸角儿]角落，边僻处。

[5][努嘴]翘起嘴唇，向人示意。

## 第四十五回 黛玉焚稿断痴情

第二天凤姐吃了早饭过来，想要试试宝玉，走进里屋说道：“宝兄弟大喜，老爷已择了吉日<sup>[1]</sup>要给你娶亲了。你高兴不高兴？”宝玉听了，只是瞅着凤姐笑，微微地点点头。凤姐笑道：“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来。凤姐看着，也猜不透他是明白还是糊涂，便又问他：“老爷说你好了才给你娶林妹妹呢，要还是这么傻，便不给你娶了。”宝玉忽然严肃地说道：“我不傻，你才傻呢。”说着，便站起来说：“我去瞧瞧林妹妹，叫她放心。”凤姐忙扶住他，说：“林妹妹早知道了。她如今要做新媳妇了，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宝玉道：“娶过来她到底还见不见我？”凤姐又好笑，又着急，心里想：“袭人的话不错。说到林妹妹，虽说还是说些疯话，却觉得明白些。要真明白了，将来不是林妹妹，打破了这个灯虎儿<sup>[2]</sup>那可就麻烦了。”便忍笑说道：“你好好儿的便见你，要是疯疯颠颠的，她就不见你了。”宝玉说道：“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她要过来，肯定给我带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凤姐听着像是疯话，便出来看着贾母笑。贾母听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说道：“我早听见了。如今先不用理他，叫袭人好好安慰他。咱们走吧。”

这时，王夫人也来了。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只说因为惦记这边的事，就来看看。贾母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跟宝钗说明原因，别让她蒙在鼓里。薛姨妈也答应了。接着，大家又定下请熙凤夫妇做媒人。第二天，薛姨妈把商量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宝钗。宝钗开始低头不说话，后来就流起了眼泪。薛姨妈又劝说解释了一阵。

且说黛玉虽然服着药，可这病却还是渐渐加重了。紫鹃等在旁边苦劝道：“姑娘的心事，我们都知道。姑娘放心，不会出问题的。姑娘不信的话，就看宝玉的身体吧，这样的大病，怎么能结婚呢。姑娘别听谣言了，自己安心保重才对啊。”黛玉笑了笑，也不说话，又咳嗽几声，吐出好些血来。紫鹃她们也没办法了，只有流着泪守护着，一天跑几次

去向贾母汇报。鸳鸯估计贾母现在也不大疼黛玉了，所以也就不常去回贾母。况且贾母这几天的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只是请太医调治罢了。



◆紫鹃

过去黛玉病了，由贾母带头，直到姐妹们的下人，都来问候。现在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探望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她觉得也活不下去了，就强打精神说：“妹妹，你是最知道我心的，虽然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这几年，但我拿你就当我的亲妹妹。”说到这里，气又接不上来。紫鹃听了，一阵心酸，早哭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黛玉又一面喘着一面说道：“紫鹃妹妹，我躺着不舒服，你扶我起来靠着坐坐吧。”紫鹃道：“姑娘身体不舒服，起来又要累着了。”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说话了。一会又要起来。紫鹃没办法，只得和雪雁把她扶起来，两边用软枕靠住。

黛玉哪里坐得住，瘦得皮包骨，硌得生疼，没有多少力气，只能死命地撑着。她叫雪雁来说道：“我的诗本。”说着又喘起来。雪雁把她整理的诗稿拿过来，黛玉点点头，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没明白，只是发愣。黛玉气得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口，吐在盒内。紫鹃用绢子给她擦了嘴。黛玉拿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团，闭上了眼睛。紫鹃道：“姑娘躺会吧。”黛玉又摇摇头。

紫鹃便叫雪雁打开箱子，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看了，放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这才明白过来，是要那块题诗的旧手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吧，何苦又费这心思，等好了再看吧。”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看诗，挣扎着伸出手来狠命地撕那绢子，可哪里撕得动。紫鹃知道她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点点头，放在袖里，叫雪雁点灯。

雪雁答应着，连忙点上灯来。黛玉瞧瞧，又闭上眼坐着，喘了一会儿，又说：“笼上火盆。”紫鹃以为她冷，便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吧。那炭气可能受不了。”黛玉又摇头。

雪雁只得笼上，放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是叫她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

黛玉把身子欠起来，紫鹃只得用两只手来扶她。黛玉将刚才的绢子拿在手里，瞅着那火盆，往上一撂。紫鹃吓了一跳，想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紫鹃劝道：“姑娘这是干什么呢。”黛玉也不说话，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放下了。紫鹃怕她也要烧掉，连忙用身体倚住黛玉，腾出手来去拿。黛玉却又拿起来，放在火上。这时紫鹃却够不着，干着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扔，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早已呼呼得烧起来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扔在地下乱踩，但已烧得所剩无几了。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差一点把

紫鹃压倒。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地乱跳。想要叫人时，天又晚了；不叫人吧，自己和雪雁、鹦哥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事情。好不容易熬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黛玉又缓过一点儿神来。吃过饭后，忽然又咳又吐起来。紫鹃看情况不好，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自己来回贾母。哪知到了贾母上房，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呢。紫鹃问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说不知道。紫鹃听这话奇怪，于是到宝玉屋里去看，竟然也没有人。她又问屋里的丫头，也说不知道。

紫鹃猜到是什么事儿了，可怜的是这几天连去问问黛玉的人也没有啊，这些人太狠毒了。她越想越伤心，一扭身就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天倒要看看宝玉是什么样子！看他见了我说什么！那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天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都是铁石心肠，没一个好东西！”她边走边想，来到了怡红院。

只见院门虚掩着，里面却又寂静得很。紫鹃忽然想到：“他要娶亲，当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这新屋子在什么地方？”正在那里徘徊时，忽然看见墨雨<sup>[3]</sup>飞跑过来，紫鹃便叫住她。墨雨过来笑嘻嘻地道：“姐姐在这里做什么？”紫鹃道：“我听见宝二爷娶亲，来看看热闹儿。谁知他不在这里，也不知到底是哪天。”墨雨悄悄地道：“我这话只告诉姐姐，你可别告诉雪雁她们。上头吩咐了，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天夜里娶亲，哪里是在这里，老爷派琏二爷另收拾房子了。”说完又飞跑去了。

紫鹃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两眼泪泪汪汪地，咬着牙发狠说道：“宝玉，姑娘明儿死了，看你能不能躲得过不见！”一边哭，一边走，呜呜咽咽地回去了。

还没走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一眼看见紫鹃，便嚷道：“那不是紫鹃姐姐来了吗。”紫鹃知道不好了，连忙摆手儿不叫嚷，赶忙进去看时，只见黛玉肝火上炎<sup>[4]</sup>，两个颧骨通红通红

的。紫鹃觉得事情不妙，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紫鹃以为王奶奶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儿，谁知竟然也是个没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鹃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忽然想起李纨来，于是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见一个丫头冒冒失失进来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行了。”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站起身来便走，素云、碧月跟着，一边走着，一边落泪，想着：“姐妹们在一起一场，她的容貌和才情在姐妹们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青衣<sup>[5]</sup>和嫦娥才能比得上，可惜这样小小的年纪就要死去了！偏偏凤姐想出调包计，我也不好到潇湘馆来，不能尽一尽姐妹的情谊。她真是太可怜了。”走到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寂然无声，李纨以为黛玉已经死了，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

里间门口一个小丫头看见，便说：“大奶奶来了。”紫鹃忙往外走，和李纨走了个对脸。李纨忙问：“怎么样？”紫鹃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只用一只手回过去指着黛玉。李纨看紫鹃这样子，就更伤心了，也不再问，连忙走过来。黛玉已经不能说话了。李纨轻轻地叫了两声，黛玉微微睁开眼睛，似乎有些明白了，嘴唇好像动了动，嘴里只有出的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纨回身见紫鹃不在跟前，便问雪雁。雪雁说：“她在外头屋呢。”李纨连忙出来，只见紫鹃在外间空床上躺着，脸色蜡黄，闭着眼睛只管流泪，那鼻涕眼泪把旁边的褥子湿了一大片。李纨说：“傻丫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只顾着哭！林姑娘的衣服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还等什么呢。难道女孩儿家，你还叫她赤身裸体的光着去吗！”紫鹃听了这话，更加止不住地痛哭起来。

正说着，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倒把李纨吓了一跳，一看是平儿。她跑进来看见这样，只是呆呆地发愣。李纨道：“你这会儿不在那边，到这儿做什么来了？”说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平儿道：“奶奶不放心，叫我来瞧瞧。既然大奶奶在这里，我们奶奶就只顾那一头儿了。”李纨点点头。平儿道：“我也见见林姑娘。”说着，泪就流下来了。

李纨对林之孝家的说道：“你来得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林之孝家的答应了，还站着。李纨道：“还有什么话？”林之孝家的说：“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叫紫鹃姑娘去用一用呢。”李纨还未回答，只见紫鹃道：“林奶奶，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哪里用这么……”说到这里却又不好说了，所以又改说道：“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洁净。林姑娘还有气儿呢，这儿离不了我。”林之孝家的见紫鹃哭得泪人一样，为难地说道：“让我怎么回老太太呢。况且这话怎么告诉二奶奶呢！”

这时，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就叫雪姑娘去吧，她去也是一样的。”说着，已叫了雪雁出来。雪雁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不敢不去，连忙收拾了头，换了件新鲜衣服，跟着林之孝家的去了。

[1][吉日]吉利的日子，好日子。

[2][灯虎儿]灯谜的意思。

[3][墨雨]贾宝玉小厮之一。

[4][肝火上炎]肝火炽盛，循经上攻头目，气血涌盛络脉的病理变化。

[5][青衣]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掌管霜雪的女神。

## 第四十六回 宝玉娶亲成大礼

雪雁到了新房子，看着眼前的情景，想起她家姑娘，也不免伤心起来，她想：“宝玉以前和我们姑娘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现在却总不见面了，也不知道是真病假病。可能是怕我们姑娘不依，他就假说丢了玉，装出傻子样儿来，叫我们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宝姑娘啊。我看看他去，看他见了我傻不傻。总不能今天还装傻吧！”想着，已溜到里间的屋子门口，偷偷儿地看。这时宝玉虽然还是有些糊涂，但是听说要娶黛玉做妻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病情也不太严重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气又是伤心。



宝玉叫袭人快快给他打扮好。他坐在王夫人屋里，看见凤姐、尤氏忙忙碌碌只管问袭人道：“林妹妹从园里来，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

来？”袭人忍着笑道：“等好时辰呢。”

过了一会儿，大轿从大门进来，家里乐队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新人出轿，宝玉见新娘蒙着盖头，下首扶新娘的就是雪雁。宝玉看见雪雁，还在想：“为什么紫鹃不来，而是她呢？”又想道：“是了，雪雁本是她从南边家里带来的，紫鹃是我们家的，自然不必带来。”因此见了雪雁竟像见了黛玉一样高兴。傧相<sup>11</sup>赞礼拜了天地，又请出贾母受了四拜，然后请贾政夫妇登堂，行完礼后，送入洞房。贾政原本不信冲喜说法，可是今天见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样，倒也很高兴。

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走到新娘跟前说道：“妹妹身体好吗？好些天不见了，盖着这东西干什么！”刚要揭去，反而把贾母急出一身冷汗来。宝玉转念又一想：“林妹妹是爱生气的，不可冒犯。”只是等了一会儿，宝玉还是按捺不住，就上前揭了盖头。

宝玉睁眼一看，好像是宝钗，心里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嘛！宝玉愣了一下，又见莺儿立在旁边，不见了雪雁。宝玉这时更糊涂了。以为是在梦中，呆呆地只管站着。

众人接过灯去，扶着宝玉坐下。宝玉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贾母怕他病发，亲自扶他上床。凤姐尤氏请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下，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说话。宝玉定了定神，见贾母、王夫人坐在那边，便轻轻地叫袭人道：“我这是在哪里呢？不是做梦吧？”袭人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要梦不梦的乱说，老爷可在外头呢！”宝玉悄悄儿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里的这位美人儿是谁？”袭人捂着自己的嘴，笑得说不出话来，歇了半天才说道：“是新娶的二奶奶。”

大家也都回过头去，忍不住地笑。宝玉又道：“好糊涂，你说的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道：“宝姑娘。”宝玉道：“林姑娘呢？”袭人道：“老爷作主要娶的是宝姑娘，怎么说起林姑娘来。”宝玉道：“我刚才看见林姑娘了，还有雪雁呢，怎么说没有。你们这都是做什么呢？”凤姐便走上来轻轻地说道：“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别瞎说，回来得罪了

她，老太太可不答应的。”宝玉听了，糊涂得更厉害了。口口声声的要找林妹妹去。贾母等人上前安慰，无奈他就是不懂。又有宝钗在内，不好明说。只能满屋里点起安息香<sup>[2]</sup>来，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



众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宝玉便昏沉地睡去了。贾母等人这才有些放心，叫凤姐去请宝钗歇息。宝钗像没听见一样，穿着衣服一声不响地垂下了。

第二天一早，贾政辞了宗祠，过来拜别贾母。贾母恐怕贾政在路上不放心，就没提宝玉又犯病的事。宝玉辞行回来，更加糊涂，连饭也不吃了。王夫人等忙了手脚，到处遍请名医，但都不能看出病因来。城外破寺中住着个穷医生，姓毕，别号叫知庵。他诊断宝玉是悲喜交加，冷暖失调，饮食不按时，所以造成了忧愁悲伤的感情郁积在心中。他给宝玉开了药，到晚上服用了，二更以后果然有些效果，贾母王夫人等这才放了心。

宝玉清醒一会儿，见大家散开后，就拉着袭人的手哭道：“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走了？”袭人不敢明说，只得说道：“林姑娘病着呢。”宝玉又道：“我瞧瞧她去。”说着，要起来。连着几天不吃饭，身子哪能动？他哭着说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的话，只求你回明老太太：反正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的命也保不住了。两个病人都是要死的，不如腾出一处空房子，趁早将我同林妹妹抬到那里，活着也好一起医治服侍，死了也好在一处停放。”袭人听了这些话，哭得快喘不上气来。

宝钗恰好和莺儿过来，听见这话，便说道：“你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才安心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只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期望着你的封诰<sup>[3]</sup>，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看着高兴，也不枉她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要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怎么办呢。我虽然是命薄，但也不至到了那种地步。从这些来看，你就是要死，天也不容你死的。只管安心养病，四五天后，风邪散了，太和正气一足，这些邪病自然就都没有了。”

宝玉听了，竟然无言以对，半天才嘻嘻地笑道：“你好长时间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儿说这些大道理给谁听？”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

道：“实话告诉你吧，那两天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来，大声诧异地说道：“真的死了吗？”宝钗道：“真的死了。谁还会去诅咒她吗。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和姐妹们感情深，如果你听见她死了，自己也要死，所以没有告诉你。”宝玉听了，不禁倒在床上，放声大哭。

宝玉忽然眼前漆黑，辨认不出方向，心中正恍惚，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道：“请问这是哪里？”那人道：“这是阴间的黄泉路。你的寿命还没有结束，怎么到这来了？”宝玉道：“刚才听说有一个朋友去世了，所以就找到这里，没想到却迷了路。”那人问道：“你朋友是谁？”宝玉道：“姑苏城的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活着和常人不一样，死了和鬼不一样，没有魂魄<sup>[4]</sup>，能到哪里去找呢！人的魂魄，活着聚成有形的人体，死了就散成气体。常人死了都没处寻找，何况林黛玉呢。你快回去吧。”

宝玉听了，呆了半天说道：“既然死了的人都散成气了，怎么还有阴间呢？”那人冷笑道：“这都是世俗的说法，用来警世世人的。人们总是说，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不到寿限就自杀的人、因为贪图女色或者斗气斗狠死了的人，他们的魂魄都被关在了地狱里，遭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来抵偿活着时的罪责。你到这里来找林黛玉，不是找错地方了吗？再说，林黛玉已经回到太虚幻境，你要是真心想找到她，就要养好身体，到时候自然就能见面了。”

那人说完，从袖中取出一块石头，向宝玉心口扔来。宝玉听了这话，又被这石子打着心窝，吓得想要回家，可是却迷了路。正在踌躇间，忽然听到那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哭泣叫着。自己仍旧躺在床上，案上有红灯，窗前是明月，自己依然是在繁华的世界，刚才只是一场大梦。他浑身都是冷汗，心里反而觉得清爽了。他仔细一想，确实是无可奈何，只能长叹几声而已。

宝钗早已知道黛玉的死，因贾母等不许大家让宝玉知道，担心加重

他的病情。自己却深知宝玉的病就是因黛玉而起的，丢失了玉是次要的，所以趁刚才的机会说出来，想让宝玉在悲痛中断了念头，魂魄归一，可能病就容易治了。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怪她太鲁莽，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这才放了心。又立即到外书房请了毕大夫进来诊视。那大夫进来诊了脉，说道：“奇怪，这回脉气沉静，精神安定，明天再服用调理的药，就可以好了。”说着出去。大家各自安心的走了。

服过药后，宝玉渐渐感觉神志安定一些，但想起黛玉来，却还是很伤心，辛酸地直落泪。想要寻死，又想起梦中的话，又怕老太太、太太生气，所以下不了决心。他想黛玉已经死了，宝钗又是绝对一流的女孩子，就开始有些相信金玉良缘的说法了，心里也宽慰了很多。宝钗看宝玉也没什么大事，自己就安心了。

[1][傧相]古代称接引宾客的人，也指赞礼的人。现指婚礼中的伴娘伴郎。

[2][安息香]属开窍药。有开窍醒神、豁痰辟秽、行气活血、止痛的功效。

[3][封诰]古代皇帝对功臣的女眷给予的封赏和赞誉，称为封诰。

[4][魂魄]指人的精神灵气。古代认为魂是阳气，构成人的思维才智。魄是粗粝重浊的阴气，构成人的感觉形体。魂魄（阴阳）协调则人体健康。

## 第四十七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就在宝玉成亲的那一天，黛玉白天已经昏迷过去，只是还有一丝微气没断，李纨和紫鹃哭得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了眼睛，紫鹃便端了一碗桂圆汤和梨汁，用小银匙喂了两三匙。黛玉闭着眼睛静养了一会儿，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稍微好了一些，明知是回光返照<sup>[1]</sup>，却觉得还能熬过半天去，所以自己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些事情。



◆紫鹃

黛玉睁开眼睛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以及几个小丫头在这里，便攥着紫鹃的手，使劲说道：“我快不行了。你服侍我几年，我本来希望咱

们两个能永远在一起。没想到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儿，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紫鹃见她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我这里也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一定要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里又闭上眼睛不说话了。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团，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紫鹃急坏了，连忙叫人去请李纨，可巧这时探春来了。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也来不及说话。正擦着，猛然听到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都是冷汗，不出声了。紫鹃等人急忙扶住她，可是汗出得更多了，身子也渐渐地冷了。探春、李纨叫人赶紧给她梳头穿衣服，只见黛玉两眼一翻，离开了人世。真是：“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当时黛玉咽气的时候，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紫鹃等人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着黛玉平时让人疼、让人爱的样子，今天就更加可怜了，也都伤心得痛哭起来。因是潇湘馆离新房很远，所以那边并没有听见。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见远远的一阵音乐声，仔细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只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惨淡！过了一会叫林之孝家的过来，将黛玉停放好，派人看守。宝玉知道黛玉死了，就一定要亲自去祭奠她。贾母怕他悲伤过度，病情会有反复。倒是大夫看出心病，建议干脆让他去，再用药调理，也许可好得快些。宝玉听说，立刻要到潇湘馆来。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过来，扶宝玉坐上。贾母王夫人在前面先走。到了潇湘馆，一见黛玉的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凤姐等人再三劝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场。

宝玉一来，看到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从前是那么亲密，现在却永别了，怎么能不伤感呢。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他去歇息。宝玉一定要叫紫鹃过来，问问姑娘临死之前说什么了。紫鹃本来非常恨宝玉，见他哭成这样，心里已有些原谅他了，又见贾母、王夫人都在这里，不敢数落宝玉，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怎么烧毁手帕，焚

化诗稿，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都告诉了宝玉。宝玉听后，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探春又将黛玉临终嘱咐她带灵柩回南边的话也说了一遍。贾母、王夫人又哭起来。多亏凤姐劝慰，她们才好了点。



◆贾母

贾母是上了年纪的人，自从宝玉病后，白天晚上都休息不好，现在又大哭了一阵，就觉得头晕身热，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也要回去，派了彩云帮着袭人照应。宝钗知道宝玉一时半会儿不能忘记，也不相劝。宝玉反倒担心宝钗多心，也就不再哭了。歇了一夜，倒也安稳。第二天一早，大家都来看他，虽然气虚身弱，但精神好了很多。庆幸的是贾母没有病倒。

这天，薛姨妈过来探望，看见宝玉精神好些了，也就放心了。贾母请薛姨妈过去商量说：“宝玉的病多亏姨太太相救，现在想来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宝玉身体恢复了，又过了娘娘的服孝期，正好圆房。所以求姨太太做主，另选个好日子。”薛姨妈说道：“老太太就定个日子吧。还用通知亲戚们吗？”贾母说：“宝玉和你们姑娘一生的大事，况且费了那么多周折，现在终于安逸<sup>[2]</sup>了，一定要大家热闹几天。亲戚都要请的。一来是还愿，二来咱们也喝杯喜酒。”



薛姨妈听说，当然也很高兴，便将要办嫁妆的话也说一番。贾母道：“咱们亲上做亲，我想也不必这些。要说用的东西，他屋里已经满了。要是宝丫头心爱的，就拿过来几件。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她不得长寿。”说着，连薛姨妈也落泪了。这时，恰好凤姐进来，贾母擦擦泪，吩咐道：“你去叫人挑个好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吧。”凤姐答应着去了。

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他时常要到园子里去逛。贾母等人怕他看到那里的景象就伤心，虽然黛玉的灵柩已经放到了城外的庙里，然而潇湘馆依然是人亡屋在，不免又会勾起旧病来，所以也不让他去。况且亲戚姐妹们，薛宝琴已经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史湘云因为史侯回到京城，也接回家去了，又定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也不大常来；邢岫烟因为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了；李家姐妹也另住在外面。所以园内只有李纨、探春和惜春了。

过了些日子，探春要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家里忙着为她准备着。这天，她到宝玉这边来，宝玉忽然问她：“三妹妹，我听说林妹妹死的时候你也在那里。还有，林妹妹死的时候远远的有音乐声。这是不是说明她不是平常人呢？”探春笑着说：“那天晚上的音乐的确很怪，不像是普通的音乐。你的话也许是对的。”宝玉听了，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了。

宝玉听到袭人和宝钗谈论起探春要出嫁的事，“哎呀”一声哭倒在了炕上。宝钗和袭人都吓得赶紧扶住他，宝玉却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定了定神才说到：“这日子没法过了！姐妹们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林妹妹做神仙去了；大姐姐已经死了；二姐姐呢，碰上了一个混蛋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了，不能见面；史妹妹不知要到哪儿去；薛妹妹有了人家。这些姐妹们，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干什么！”宝钗和袭人听他又说起胡话来，就赶紧劝解他。

宝玉想让紫鹃过来，就去请示贾母。紫鹃心里很不愿意，虽然过来了，但在宝玉面前，总是唉声叹气。没人在的时候，宝玉低声下气地问

她黛玉留的话，紫鹃从没什么好话回答他。宝钗请示了贾母和王夫人，把雪雁嫁给了一个仆人。黛玉的几个小丫鬟仍然回来伺候老太太。宝玉很想念黛玉，看到伺候黛玉的人都走了，就更加伤心苦闷。不过，他一想到黛玉很可能是成了神仙了，就又高兴起来。

### 人物谱

#### 贾迎春



贾迎春是贾赦与妾所生的女儿，贾府的二小姐，她的外貌美丽、气质端庄，性格却是软弱可欺，诨名“二木头”，才华平庸。她的父亲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还不起，就把她嫁入孙家，拿她抵债。她受尽了丈夫的百般折磨，在整日的拳打脚踢下只支持了一年便离开了人世。

[1][回光返照]由于日落时光线反射，天空有短时间的发亮。比喻人死前表面稍微好转的现象。

[2][安逸]安稳，太平无事。

## 第四十八回 锦衣卫查抄荣国府

过了一阵，贾政被降职而回了家。王夫人摆了家宴，欢迎贾政。吃过饭后，贾政又布置明天祭拜祖宗的事。王夫人把黛玉死了的事说了，贾政大吃一惊，连声叹息，还掉下了眼泪。王夫人也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贾政就到宁国府的贾家祠堂行礼，儿子、侄子们都跟着。拜祖过后，贾家的亲朋好友因为老爷回家，都要送戏来祝贺。贾政再三推辞说：“不用唱戏了，不如干脆在家里准备酒席，请亲朋好友过来好好坐坐。”

贾政正摆酒请客，忽然见赖大急忙走上荣禧堂来回贾政说：“锦衣府堂官<sup>[1]</sup>赵老爷带领好几位官员说来拜望。”贾政听了，心想：“平日和赵老爷并无来往，他怎么来了？”正想着，只见二门上家人又报说：“赵老爷已进二门了。”

贾政等赶紧去迎接，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官员，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是都不说话。贾政等人心里没了主意，只得跟着上来让坐。众亲友有认识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是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客套话。大家看见来头不好，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站立的。

贾政正要带笑叙话，只听家人来报：“西平王爷到了！”贾政慌忙去接，见王爷已经进来了。

不一会儿，只见进来无数官员，守住各门。贾府上下所有的人，一步也不能乱走。赵堂官向王爷说道：“请王爷宣读圣旨，好动手啊。”西平王慢慢地说道：“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贾赦等听见，都趴在了地上。王爷站在上头说：“圣上有旨：‘贾赦勾结外省官员，依仗权势欺凌弱小，辜负了皇上的恩情，侮辱了祖先的品德，撤销继承的祖先职务。钦此。’”赵堂官大声说道：“拿下贾赦，其余的人看守起来。”这时贾赦、贾政、贾琏、贾珍、贾蓉、贾蔷、贾芝、贾兰都

在，只有宝玉假装说有病，在贾母那边打闹。贾环不爱见人，也不在。赵堂官当即下令抄家。贾府上下人等都面面相觑，那些当差的倒是高兴得摩拳擦掌，就要去各处动手。西平王说道：“听说赦老与政老已经分家了，应该遵旨查抄贾赦的家产，其余各房的先封存，我们再去请示皇上。”赵堂官站起来说：“回王爷，贾赦和贾政根本没有分家，听说他侄子贾琏现在就当着总管家，不能不全部查抄。”西平王听了，也不再说话。



◆贾琏

赵堂官便说：“贾琏贾赦两处应由奴才带领去查抄才好。”西平王便说：“不必忙，先通知后院，请家眷们回避，再查也不晚啊。”话没说完，赵全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王爷大喝道：“不许乱动！待本王亲自查看。”说着，便慢慢地站起来要走，又吩咐说：“跟我的人一个不许

动，都给我站在这里候着。”正说着，只见锦衣卫官员跪着禀报说：“查出了许多皇宫专用的物品，请示王爷处理。”一会儿又有人来拦住王爷，回说：“东跨院搜出两箱子房地契和一箱借据，都是违法的。”赵全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就该全抄！请王爷坐下，叫奴才去将其全部抄来。”正说着，西平王王府的总管禀报说：“皇上特别命令北静王来宣读圣旨，请王爷出去迎接。”赵堂官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西平王走了，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所以也跟着去了。

只见北静王已到了大厅，说：“圣旨在此，锦衣府赵全听宣：‘锦衣卫只负责抓捕审问贾赦，其余事情交给西平王办理。钦此’”西平王很高兴，便与北静王坐下，命赵堂官带着贾赦走了。北静王挑选了两个诚实可靠的官员和十来个老年当差的去查抄。西平王说：“我正与赵全生气。幸亏王爷来了，不然这里要吃大亏。”北静王说：“我在朝内听见王爷奉旨查抄贾宅，我很放心。没想到赵全这么混账。不知道现在政老先生及宝玉在哪里，里面不知闹到怎么样了。”大家禀告说：“贾政等人在下房看守着，里面已抄得乱腾腾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员：“快将贾政带来问话。”贾政来后跪下请安，又含泪谢恩。北静王起身拉着他，说：“政老放心。”便将旨意说了。贾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谢了皇恩。

西平王说：“刚才赵全在这里的时候，查出了皇宫专用物品及高利贷借据等，我们也没法隐瞒了。皇宫专用物品是准备给贵妃用的，我们说明一下，估计没什么问题。可是高利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呢。现在，你先把贾赦老先生的家产统统交出来，可千万不能再隐瞒啊。”贾政答应道：“犯官不敢隐瞒。但只是，我们祖父的遗产没有分开过，各人住的房子、用的东西是自己的。”两个王爷便说：“这也没什么，只要将赦老那一边所有的交出来就是了。”又吩咐下面的官员，不许乱动东西。

且说贾母那边的女眷也在摆家宴，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大声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许多穿靴带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地来拿东西。”贾母等听得发愣。这时平儿

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啼啼地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绑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话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面王爷进来查抄家产了。’我听了着急，正要进房拿贵重的东西，被一伙人又推又骂地赶了出来。咱们这里该穿该带的快快收拾吧。”王邢二夫人等听说，吓得魂都没了，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凤姐先是圆睁着两眼听着，后来便一仰身栽到地下晕了。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一屋子人拉那个，扯那个，正闹得翻天覆地，又听见一声嚷说：“叫里面女眷们回避，王爷进来了！”

大家正忙乱着，贾琏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好了，好了，幸亏王爷救了我们了！”大家正要问他，贾琏见凤姐躺在地下，哭着乱叫，又怕老太太吓坏了，急得死去活来。幸亏平儿将凤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缓过气来，哭得气短神昏，躺在炕上。然后贾琏定了定神将两个王爷的恩典<sup>[2]</sup>说明，担心贾母、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抓走，又要吓坏，便没敢说出来，只得出来照料自己屋内。

一进屋门，只见箱子柜子都破了，东西被抢得没剩什么。他也没什么办法，只有流着眼泪发呆。听见外头叫，只得出来。只听两家王爷问贾政道：“所查抄的家产里有高利贷，究是谁干的？”贾政听了，跪在地下磕头说：“我不管家务，这些事实在不知道。这要问问侄儿贾琏。”贾琏连忙走上跪下，禀告说：“这一箱文书既是在奴才屋内抄出来的，我也不敢说不知道。只求王爷开恩！”两个王爷先命人看守着贾琏，其余人不能出大院。然后又对贾政说道：“我们进宫向皇帝汇报去，政老先生等着听皇帝的旨意吧。”说着，上轿出门。

贾政魂魄未定，正呆呆地发愣。贾兰说：“请爷爷进里面看看老太太，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贾政连忙起身来到贾母屋里。贾母奄奄一息的，微微睁开双眼说：“我的儿啊，没想到还能见着你！”话没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于是满屋里人都哭个不停。

大家都不敢走散，只有邢夫人回到自己那边，见门都封锁着，丫头婆子也锁在几间屋内。邢夫人没有地方可去，就放声大哭起来，往凤姐

那边去。见大部分房子都贴上了封条，只有正房的屋门开着。邢夫人进去，见凤姐脸色煞白，闭着眼睛躺着，平儿在旁轻声地哭泣。贾政在外面，心惊肉跳地等候旨意。心里刀绞似的，嘴里喃喃自语道：“完了，完了！不想我们一败涂地到这个地步！”

这时薛蝌气嘘嘘地跑进来说：“好不容易进来了！姨父在哪里？”贾政道：“来得好，但是外头怎么放进来的？”薛蝌道：“我再三央求，又给他们钱，所以才放我出入的。”贾政便将抄家的事告诉了他，又请他去打听打听。薛蝌道：“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东府的事我已经听说了，完了。”贾政道：“究竟犯了什么事？”薛蝌道：“今天我去打听哥哥的事，听说有两位官员说珍大爷引诱官员子弟赌博。这个罪名还算是轻的，还有是强占老百姓的妻子和女儿当小老婆，人家女孩不愿意，就把人家逼死了。那个官员为了调查清楚，还把咱们家的鲍二抓走了，又找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都察院<sup>[3]</sup>都有过错了，因为姓张的那个人曾经到那里告过状的。”贾政还没听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罢了，罢了！”叹了一口气，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贾政正愁得没办法，见北静王府的总管来了，一见面便说“大喜！”那总管道：“我们王爷和西平王回复了圣上。皇上念及贵妃刚去世不久，不忍加罪，开恩让你仍旧做原来的官职。查封的家产，只是把贾赦的那部分没收，其余的都发还回来。只是要求我们王爷还要调查高利贷的事情，如果违反规定，就按要求没收。贾琏撤掉职务，免罪释放。”贾政连忙叩谢天恩，又拜谢王爷恩典。



可怜贾琏屋内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他想起多年的积蓄和熙凤的私房钱不下七八万两银子，一下子全完了，心疼得不得了。再想想，父亲被关着，熙凤又病危，他更加悲痛了。贾政含泪责问他高利贷的事，贾琏满腹委屈。贾政知道责任都在熙凤，不过她现在病重，东西又都被抢走了，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贾母不了解事情的真相，身体也渐渐好些了，见贾政没什么事，宝玉、宝钗又天天不离左右，就放下心来。她平时是最疼凤姐的，便叫鸳鸯拿些银钱交给平儿，并让她好好服侍凤丫头。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宁国府的住宅、家产、仆人都被官府没收了，贾母就叫人把尤氏婆媳接过来。可怜显赫一时的宁国府只剩下尤氏婆媳和佩凤、偕鸾两个小老婆了。贾母安排她们住在惜春的隔壁，又派了四个婆子、两个丫头服侍。

贾母见祖宗世袭的官职被革去，现在子孙被关押审问，邢夫人尤氏等人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虽有宝玉宝钗在旁边劝解，但也不能分忧，所以日夜不宁，思前想后，眼泪不止。一天傍晚，她叫宝玉回去，自己挣扎着坐起来，叫鸳鸯等人到佛堂上香，又命人在院内点起了香，用拐拄着走到院中。琥珀铺下大红短垫，贾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头，念了一会佛，含泪向天地祷告：“皇天菩萨在上，我贾门史氏，虔诚祷告，求菩萨慈悲。我贾门几代以来，不敢行凶霸道。我帮助丈夫，抚育孩子，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善事，却也从不敢作恶。现在儿孙被抓，肯定是凶多吉少，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孽，不会教育子孙，所以才成了这个样。我祈求皇天保佑：在监狱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痊愈。全家的罪过，我情愿一人承当，只求饶恕儿孙们。如果皇天可怜我，就早早地让我死了，好宽恕儿孙的罪过啊。”贾母默默说着，不禁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鸳鸯珍珠一边解劝，一边将她扶进房去。

[1][堂官]明、清对中央各部长官，如尚书、侍郎等的通称，因在各衙署大堂上办公而得名。

[2][恩典]指帝王按定制给予臣子的恩赐和礼遇。

[3][都察院]明清时期官署名，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

## 第四十九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这天，贾政从朝堂上回来，急匆匆地到贾母跟前做了汇报：皇帝发还了抄走的财产，但祖宗传下的两个官职都丢了，贾赦和贾珍被发配到偏远地区。贾母听到这里，就又悲伤地哭起来。

贾赦、贾珍和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拉着他们的手，哭个不停。她又对贾政说：“他们两个人出门的花销，到外边不好借的，还是我替你们解决吧。”接着，她就让鸳鸯叫人去准备了。然后叫邢夫人、王夫人，带上鸳鸯她们，翻箱倒柜，把自己从做媳妇到现在积攒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他们都来，一一地分了下去。

贾母说道：“这些银子，给贾赦三千两，两千两作路费，留一千给大太太用。这三千给珍儿，但你只准拿一千，留下两千交给你媳妇过日子。以后就是自己生活了，房子是在一起，但饭就单独吃吧。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现在弄得精光了，给她三千两，叫她自己放着，琏儿不准用。她现在还病得不能动，叫平儿拿去。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还有我年轻时候的衣服、首饰，现在我用不着了。男式的呢，叫大老爷、珍儿、琏儿、蓉儿拿去分了；女式的，就叫大太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去分了。这五百两银子交给琏儿，明年把林丫头的棺材得送回南边去。”



她又叫过贾政说：“你说咱们还欠着别人的钱，你就把这些金子变卖了偿还吧。你是我的儿子，我不会偏向的。宝玉已经成了家，剩下的这些金银，大概还能值几千两银子，就都是给宝玉的了。珠儿媳妇一直都孝顺我，兰儿也很好，我也分给他们些。我的事情就算完了。”贾政他们都跪下，哭着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一点半点儿的孝敬，还要承受老祖宗这样的恩典，叫儿孙们更是无地自容了！”贾母苦笑着说：“别说了，如果不闹出这个乱子来，我还自己放着呢。现在仆人太多了，你告诉管事的，把人叫齐了，好好分配一下。各家有人伺候就行了。那些丫头该嫁人的就嫁人，想回家的就放回去。外边的那些田地，让琏儿清理一下，该卖的卖，该留的留。我干脆说了吧，江南甄家还有一些银子，在二太太那里放着，应该派人给送去，如果再有点事，会连累咱们的。”

贾政本来不大会管理家务，听着贾母的话，当然只有点头的份儿了。他见母亲疲惫了，就让她去休息一下。贾母摆摆手，叹气说：“我剩下的东西也不多了，就作我死后的花费吧。还有剩下的都给伺候我的丫头们。”大家都跪下，哭着说：“请老太太宽心，愿托老太太的福，将来都兢兢业业地好好过日子，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贾母笑着说：“能这样最好，我死了也好去见祖宗。其实我也早知道，外边虽然好看，里边早就空虚了。只是讲排场习惯了，一时下不了台。正好借这个机会约束一下，守住这个门头，不然就叫人笑话了。”

这天贾政回家，见门口有很多人在乱嚷嚷：“今天皇上下令，让贾政继承荣国公的官职。”贾政知道这个消息，对皇帝更是万分感激，马上进去禀报贾母。大家听到这个喜讯，也都很高兴。过了几天，湘云出嫁回门，过来给贾母请安。正好赶上宝钗的生日，大家就好好的热闹了两天。贾母因为高兴，多吃了一点儿东西，晚上就有些不舒服。接下去两天没有吃饭，胸口还是很憋闷，感觉头晕目眩，又咳嗽起来。

贾母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大家都很着急。贾政知道这病不好治了，就请了假，和王夫人日夜伺候母亲。这天，他

见贾母略微吃了一点东西，才有些放心。这时，一个老婆子来报说，迎春被孙绍祖折磨病了，而且很厉害。贾母听后又伤心起来，王夫人和鸳鸯她们劝了好半天。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迎春死了。贾母病得很重，大家就没敢告诉她。贾赦不在家，只能叫贾琏去看看。其他人都走不开，就没有去，孙家也就草草地埋葬了她。

贾母的病越来越重了，大家都感觉情况不太好。贾政悄悄叫过贾琏，要他出去安排一下。贾琏集合起了家里的仆人，说：“老太太的事情不好了，你们快分头派人去准备吧。先把棺材抬出来看看，挂上里子<sup>[1]</sup>。再去量量每个人的身材，叫裁缝做孝衣。扎灵棚、抬棺材等工作要找好人。厨房里还要多派几个人才行。”赖大他们答应着，分头去安排了。

过了一会儿，贾母睁开眼睛，要茶水喝。大家赶紧送上了一小杯茶水，她一口喝了，还要，又喝了一口，说：“我要坐起来。”贾政他们劝说：“老太太要什么只管说，还是躺着吧。”贾母说：“我喝口水，心里就舒服些了，想靠着和你们说说话。”珍珠等人轻轻地扶她起来。大家看她的精神还算不错。贾母坐起来说：“我到贾家已经六十多年了。从年轻到老，福也享尽了。从你们老爷算起，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呢，我疼了他一场。”说到这里，她就用眼睛在地上找。王夫人就推宝玉走到床前。贾母拉着宝玉说：“我的儿，你要争气啊！”宝玉嘴里答应着，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但又不敢哭。贾母又说：“能再看看重孙子我就安心了。我的兰儿在哪呢？”李纨推贾兰上去。贾母放了宝玉，拉着贾兰说：“你母亲是要孝顺的，将来你成了人，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凤丫头呢？”凤姐赶忙走到贾母眼前说：“在这里呢。”贾母说：“我的儿，你就是太聪明了，将来多积德行善吧。”贾母又看了看宝钗，叹了口气。贾母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看了看满屋里的人。王夫人和宝钗上去轻轻地扶着，邢夫人、凤姐她们忙着给她穿衣服。只听贾母喉咙里响了一声，脸上带着笑容去世了，终年八十三岁。



◆熙凤

大家开始为贾母办理丧事。仆人们到各处去报丧，亲朋好友知道后也都前来悼念。选择了吉时，把遗体移放进了棺材，在正屋停灵。凤姐仗着自己有这方面的才干，本来打算老太太死了自己能好好地表现一下。邢夫人和王夫人知道她操办过秦氏的丧事，一定很稳妥的，就叫她总管里边的事情。

这时的贾家已经不能和原来相比了，原本想风风光光地送老太太走，可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可愁坏了凤姐。招呼伺候的人少，偏偏来的人又很多，大家忙里忙外，一片混乱。不管大小事情，全都来找凤姐，凤姐稍微有一点照顾不周的，就要受埋怨。凤姐也不敢说什么，受了委屈却是强忍着。她又气又急又伤心，吐了一口血，就昏了过去。平儿赶紧过去扶着，又叫人慢慢地送了回去。多亏了有几位亲戚帮助照

顾着。仆人们见凤姐不在，就偷懒不干活，所以弄得乱糟糟的。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忽然发现鸳鸯不见了。原来鸳鸯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心想：“我跟了老太太一辈子，最后也没有个结果。我们这些人不是做姨娘，就是嫁给仆人，我是受不了这种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她一边想，一边就走到老太太的套间屋里上吊了。大家都说，没想到鸳鸯还有这样的志气。贾政因为鸳鸯是为贾母死的，就上了三炷香，还作了一个揖。又嘱咐说，让她跟着老太太一起出殡<sup>[2]</sup>，停在老太太的棺材后边，成全她的心愿。

### 人物谱

#### 鸳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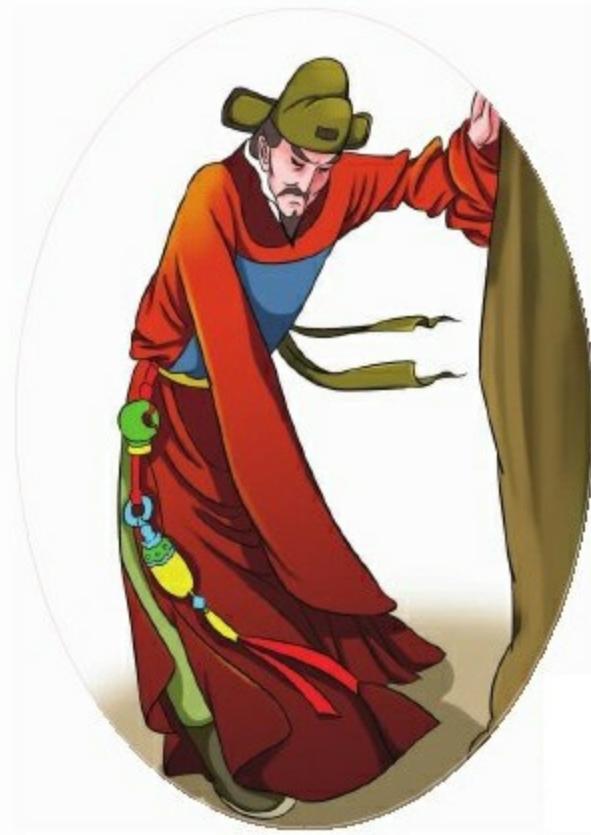
贾母的大丫头，贾母的所有东西，包括私房钱都由她保管，是贾母不可一刻稍离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她在贾府的丫头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她自重自爱，从不以此自傲，仗势欺人，因此深得上下各色人等的好感和尊重。鸳鸯性格刚烈、不畏权势，坚持自己的人格和操守。贾赦一定要纳她为妾，并且使人规劝、威逼。但鸳鸯坚决不从。在贾母死后，为了坚持操守，不受贾赦玷污，鸳鸯选择了悬梁自尽。

[1][里子]某些东西的里面或内部；衣、冠、履等的内层；也比喻事物的本质。

[2][出殡]把灵柩运到埋葬或寄放的地点。

## 第五十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贾母的后事完了以后，家里又陆续发生了许多事。先是府内遭到强盗的抢劫，而后妙玉被强盗侮辱，接着赵姨娘在寺庙里得了暴病而死，随后凤姐也扔下巧姐去世了。宝玉也跟着大病了一场，醒过来后，却是神清气爽，吃了几天的药，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身体也渐渐复原了。



◆贾政

贾政见宝玉身体好了，也不知道贾赦什么时候能回来，而老太太的灵柩还放在寺庙里，也不放心，就想把灵柩送到南边去安葬。他嘱托王夫人管好家，自己选好了日子，就要动身。贾政把宝玉、贾环和贾兰交给贾琏，叫他负责照看，又嘱咐说：“今年举行科举考试。环儿正在服孝，不能参加。兰儿是孙子，守孝完了是可以考的。一定要叫宝玉和他侄儿一起去考。能够中举，也好赎一赎咱家的罪名。”贾琏答应着。贾

政又嘱咐了其他的人，到家庙告别了，又在城外念了几天经，就带着林之孝他们，坐着船走了。

因为贾政让宝玉去参加考试，王夫人就时常检查宝玉的功课。宝钗和袭人也时常劝说勉励宝玉。这天宝玉拿起《秋水》在那里阅读，宝钗正从里间屋里走出来，见他看得那么入神，就走过去看了看。宝钗担心宝玉沉迷在庄子遵循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里，想劝劝他，但也知道没什么用，就在宝玉旁边愣愣地坐着。宝玉见她这个样子，就问：“你又怎么了？”宝钗说：“我想你我既然成了夫妻，你就是我终身的依靠。说到荣华富贵，那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自古以来品德高尚的古代圣贤人，都是看重人品事业的。”宝玉还没听完，就微笑着说：“你说什么圣贤、人品事业，你可知道古代圣贤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sup>[1]</sup>。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就是什么都不懂、稀里糊涂的。我们人生来就陷在贪婪、愤怒、痴情的感情中，是无法从俗世中挣脱出来的。”

宝钗马上说：“你既然说到‘赤子之心’，古代圣贤都把忠于皇上、孝敬父母作为赤子之心，并不是把逃出现实社会、了无牵挂当作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公、孔子这些人时刻都把解救百姓、拯救国家当作赤子之心的。”宝玉点点头，笑着说：“尧舜没有强迫巢父和许由，武王和周公也没有强迫伯夷和叔齐。”宝钗接着说：“你越说越不对了。你总说巢父、许由、伯夷和叔齐，为什么人们都把尧、舜、周公和孔子称为圣贤呢！现在皇上英明，咱们世世代代受皇上的恩情，你又是老太太、老爷和太太的宝。你想想，刚才说的话对吗？”宝玉听了，也不说话，只是仰着头微笑。

宝钗又继续劝他说：“你既然无话可说了，就好好收收心，用功读书。如果能考一个举人，也算对得起皇上和祖先的恩情啊。”宝玉听了，点点头答应着。

宝钗回到屋里，细想刚才的情景。她觉得宝玉有可能醒悟过来了，不过又觉得他答应考举人也太痛快了，让人感到很奇怪。正想着，宝玉进来了，他叫麝月、秋纹把自己平时喜欢看的《参同契》、《元命

苞》、《五灯会元》这些书，都拿走放到一边去。宝钗见他这样，感到奇怪，就笑着问他：“不看这些书是对的，只是也用不着都搬走啊。”宝玉非常认真地说：“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烧了它们，这样才干净。”宝钗听了，很高兴。宝玉又轻轻地说：“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宝钗没有听清，只是听到了“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里又开始怀疑起来。宝玉又叫麝月、秋纹她们收拾出一间清静的屋子，把那些儒家的语录、文章选本、歌颂皇帝的诗歌都放在一起，他真的开始用功读书了。宝钗这下才放下心来。

从这以后，宝玉也不出门了，只是每天派人去给王夫人请安。王夫人听说他能这样努力，感到特别欣慰。到了八月初三，是贾母的冥寿<sup>[2]</sup>。宝玉早晨过去磕了头，就又回了那间屋子里学习。

再过几天就要考试了，别人只盼着宝玉能考中，只有宝钗注意到宝玉虽然很用功读书，但却显得特别冷淡、安静。宝钗看宝玉转变得有些太快，心里总有些不放心，担心会出什么事情。考试前一天，她让袭人带着丫鬟们和素云她们给他和贾兰收拾好了东西，自己又亲自检查了一遍，放在那里准备着。还叫上李纨一起去见了王夫人，多派了几个老成的仆人，保护着他们，别让车马碰着。

第二天，宝玉和贾兰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过来见过王夫人。王夫人嘱咐了几句，贾兰都一一答应，但宝玉却一声不吭，等王夫人说完了，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说道：“母亲生养我一世，我却无以为报，只有进场考试用心作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高兴高兴，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王夫人听了，更觉得伤心起来，便说道：“你有这个心当然是好的，可惜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边说边拉他起来。宝玉却跪着不肯起来，说道：“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既然能知道了，也就高兴了。只不过隔断了形体，又没有隔断精神。”



◆惜春

李纨见王夫人和宝玉这个样子，一是怕勾起宝玉的病来，二来也觉得这个情景不大吉祥，连忙过来说道：“太太，这是大喜的事，干吗这样伤心呢！”说着，过去搀起宝玉。宝玉却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个揖，说：“嫂子请放心。我们爷儿两个都是必中的。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李纨笑道：“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说到这里，恐怕又勾起王夫人的伤心来，连忙咽住了。宝玉笑道：“只要有了个好儿子能继承发扬祖宗的业绩，就是大哥哥看不到，也算他的后事完成了。”李纨见时候不早了，也不能总和他说话，只好点点头。

这时宝钗听得都呆了，不但宝玉，就是王夫人、李纨所说的，也句句都是不祥之兆，但她又不敢说什么，只得忍着眼泪。宝玉走到她跟前，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好跟着太太听

我的喜信儿吧。”宝钗说道：“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宝玉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只是没有惜春和紫鹃，便说道：“四妹妹和紫鹃姐姐那里替我说一句吧，反正是能再见就完了。”

大家听着这话有些道理，但又像是疯话，便说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闹就耽误时间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大家也都笑道：“快走吧。”只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倒像生离死别一样，眼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几乎是失声痛哭。但见宝玉嘻嘻哈哈，好像疯了一样，出门走了。正是：走求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

很快就到了考试结束的日子，考生们都走出了考场。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等到了中午，却还不见回来，王夫人、李纨、宝钗都着急起来，打发人去到处打听。等到傍晚有人进来，一看是贾兰。大家高兴地问道：“宝二叔呢？”贾兰来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愣住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幸亏有彩云等人在后面扶着，连拍带喊地叫醒了，她马上大哭起来。宝钗也着急地差点晕过去。王夫人边哭边骂贾兰：“糊涂的东西，你和二叔在一起，怎么他就丢了呢？”贾兰说道：“我和二叔是一起吃一起睡的。进了考场，离得也不远，时刻都在一起的。今儿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就答完了，还等我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的，在门口一挤，回头就不见了。我马上叫李贵他们分头找去，我也带了人各处都找遍了，没有，所以我这时候才回来。”

王夫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宝钗心里已明白了八九，袭人哭个不停。贾蔷等不等吩咐，也是分头去找。荣国府本来已准备好了接场的酒席，谁想闹成了这样。众人中只有惜春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好说出来，便问宝钗道：“二哥哥带玉去了没有？”宝钗道：“这是随身的东西，怎么能不带！”惜春听了便不再说话了。

一连闹了好几天，王夫人哭得吃不进饭，命在垂危。忽然有家人回道：“我们家的三姑奶奶明天到京了。”王夫人听说探春回京，心里略微

好了些。多亏探春会说话，慢慢地劝解了好一会儿，王夫人等才平静下来。探春见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不顺的事，便决定留下来住几天。从此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无昼无夜地专等宝玉的信儿。

那天五更多时，外头几个家人来回：“太太奶奶们大喜。”王夫人还以为是宝玉找着了，便高兴地起身来说：“在哪里找着的，快叫他进来。”那人说道：“中了第七名举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没说话，王夫人仍旧坐下了。探春便问：“第七名中的是谁？”家人回说：“是宝二爷。”正说着，外头又嚷道：“兰哥儿中了。”原来贾兰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纨心里很高兴。王夫人见贾兰中了，也很高兴，只是想：“要是宝玉一回来，咱们这些人不知道怎样乐呢！”只有宝钗非常悲伤痛苦，但也不好掉眼泪。

第二天，贾兰先去向皇帝谢恩，主考官把考中的卷子呈递给皇帝，皇帝一一地看了。当看到第七名贾宝玉的籍贯是金陵，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贾兰，皇帝就问这两个姓贾的金陵人，是不是贾贵妃家族的。大臣就叫贾宝玉和贾兰问话。贾兰就出来把自己三代的姓名和宝玉走失的情况说了。皇帝非常英明仁慈，想起了贾家的功勋，就又询问起了贾家的情况。他很怜悯贾家，就让人再好好查查贾赦的案子。皇帝又看到报告，说派到边疆剿灭海盗的军队打了胜仗，边疆一片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他非常高兴，就命令按功行赏，并且大赦天下<sup>[3]</sup>。听到了大赦的消息，贾兰赶紧回去告诉了王夫人他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只盼着宝玉赶快回来。

再说贾政他们，到了金陵后，先安葬了贾母、秦氏、熙凤和鸳鸯。贾蓉又送黛玉的灵柩去安葬。一天，贾政接到家信，知道宝玉和贾兰都考中了，非常高兴。当他知道宝玉走丢了时，又很烦恼，就忙着往回赶。

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叫？陵驿的地方，天气忽然变冷，还下起了雪，船就停在了一个清静的地方。贾政正在船舱里写家信，准备派人先送回家。写到宝玉的事，他停下了笔，猛一抬头，看见船头上的雪影里

有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对着他跪下来行礼。贾政没有看清是谁，急忙走出船舱，想扶起来问问是谁。那个人朝他拜了四拜，站起来合掌问好。贾政刚要还礼，猛然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

贾政大吃一惊，忙问：“是宝玉吧？”那人也不答话，脸上是悲伤的神情，又好像有些欢喜。贾政又问他：“你如果是宝玉，怎么成了这样，跑这里来了？”宝玉还没说话呢，就见船头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他们夹住宝玉，说道：“尘世的缘分已经结束，还不赶快走。”说着，三个人轻快地上岸走了。这时贾政也顾不上路滑，赶忙去追。那三个人就在前面，可是却怎么也追不上。也不知道这三个人里，是谁唱起了歌谣：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  
我所游兮，鸿蒙太空。  
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再说贾雨村，因为贪污被抓起来判了罪，又遇到大赦，被撤销了职位，成了老百姓。他让家人先走，自己带了一个仆人和一车行李，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sup>[4]</sup>。这时，一个道士从一个草棚里出来，向他拱手行礼。雨村认出是甄士隐，也连忙行礼。甄士隐说：“贾先生一向还好吧？”雨村说：“今天有幸再次见到甄老先生，很是赞叹老仙翁道行高深。只是我自己太愚蠢，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甄士隐说：“人的一生，富贵、贫贱都不是偶然的，今天能够再次见面，也是一件奇事。这里离草庵不远，请你过去谈谈，可否？”雨村高兴地答应了。



二人一起往前走，来到了一座茅草屋前。甄士隐让雨村进屋坐下，童子端上了茶。雨村就请教甄士隐怎样才能超脱出尘世。甄士隐笑着说：“只是一念之差。你从繁华的俗世来，难道不知道有个宝玉吗？”雨村说：“怎么会不知道。大家都在传说，他已经进入佛门了。”甄士隐说：“宝玉，就是玉石啊。在那年贾府被抄家之前，钗黛分离的那天，这块玉就已经离开尘世了。以前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它来到人间，现在尘世的缘分已经结束，还是这两位把它带回了原来的地方。这就是宝玉的下落。”雨村听了，虽然不能全明白，但也猜到了四五分，就感慨说：“原来是这样，我太愚蠢，竟然不知道。但是，宝玉既然有这样的来历，又为什么会痴迷到这个地步，又突然间觉悟了呢？”甄士隐笑着说：“在太虚幻境里让他阅读了册子，他怎么会不觉悟？绛珠仙草都回到了仙境，通灵宝玉怎么能不回去呢！”

吃完饭，雨村还想要问一问自己的将来。甄士隐却站起来说：“老先生休息一下，我还要去了结一段尘世的缘分。”雨村问道：“你修行到如此高的境界，还有什么尘世的缘分呢？”甄士隐说：“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小女英莲年幼时遭受了灾难，你刚做官的时候还判过这个案子啊。如今她嫁给了薛家，因为难产结束了在人间的劫难，会留给薛家一个男孩传宗接代。我这就去引导引导。”说完，他就走了。雨村恍恍惚惚的，在这里睡着了。

甄士隐去超度<sup>[5]</sup>解脱了香菱，送她到太虚幻境，把她交给了警幻仙子。刚过了牌坊，就见那个和尚和道士走了过来。甄士隐说：“大士、真人，恭喜，贺喜啊！一段情缘了结了，都交办清楚了吗？”那和尚和道士说到：“情缘还没了结，那个蠢物倒是回来了。还得把它送回原来的地方，将他的后事说明白了，也不枉他到人间走一回啊。”甄士隐听了，忙拱手行礼告辞了。这和尚和道士来到了青埂峰下，把宝玉放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就各自游历修行去了。从此以后，“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

[1][赤子之心]这里是指视民如赤子，保养民命的意思。

[2][冥寿]也叫“阴寿”，即亡人的生辰。

[3][大赦天下]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以施恩为名，常赦免犯人。一般在新皇帝登基或者皇宫有重大喜庆时，通常会赦免一批罪犯，这种行为叫大赦天下。“大赦”是赦免的一种。

[4][觉迷渡口]作者虚拟的地名。佛教以“迷”喻海，以“觉”喻岸。由迷惘而入觉悟的境界谓岸觉。小说中甄士隐既“早已彻悟”，便是觉岸之人，故在觉迷渡头草棚内修道。

[5][超度]宗教用语。僧、尼、道士为人诵经拜忏，谓可以救度亡者超越苦难。

更多电子书访问：<http://t.cn/EyyuThn>